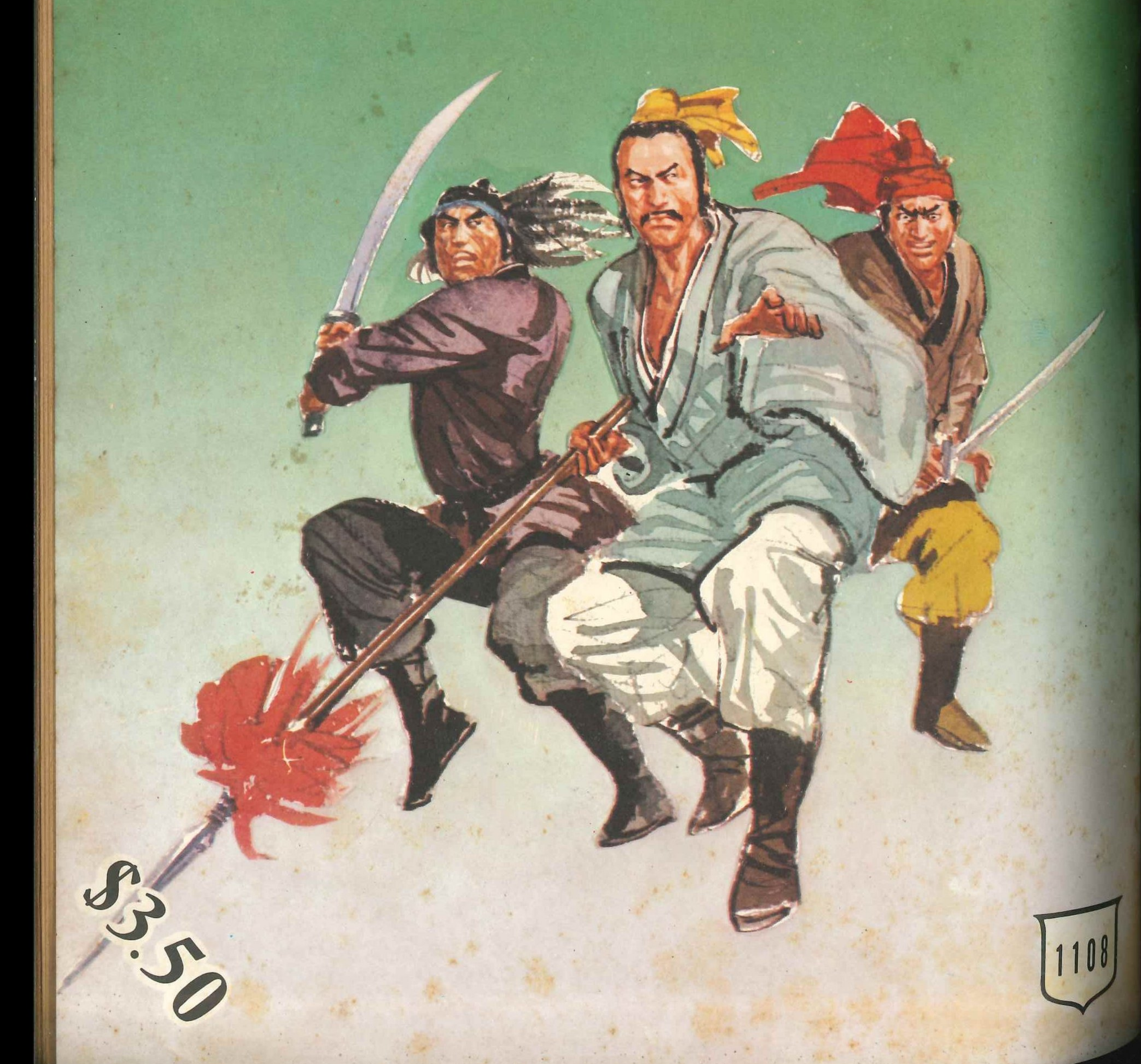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旋風三俠（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鐵燕帮遽生巨變，蕭家堡風雨飄搖；俏佳人，江湖浪子，歷盡驚濤駭浪，痛懲黑道羣魔。本文故事詭秘刺激，佈局曲折懸疑，是一篇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編者話

名作家黃鷹另一新篇「御用殺手」，今期起隆重刊出，是篇爲一部以宮幃作背景的武俠小說，描述一個江湖上的名劍客，牽涉入政治漩渦，當今天子認爲他是可造之材，於是召入行宮加以種種特殊的訓練，變成了一個無所不能、出類拔萃的御用殺手……故事過程曲折離奇，驚心動魄，有武有俠，可歌可泣，萬勿錯過。

＊＊　　＊＊　　＊＊

雪刀浪子又來了！今期巨型小說是該故事集之「旋風三俠」。作者龍乘風以萬鈞筆力，精心構思下完成是篇，情節發展絲絲入扣，匪夷所思。一代浪子，嬌俏佳人，聯袂江湖，闖盡驚濤駭浪，痛懲黑道羣魔，造福武林同道，綏靖湖海……

＊＊　　＊＊　　＊＊

慕容美的新篇「無名鎮」，鐵定於壹壹壹叁期推出，是篇爲慕容美君久別武壇之最新作品，保証絕對以一流題材寫作水準刊出，特別推介。

下期太空科幻故事「神仙的故事」，由馬雲執筆，描述一個殘廢的醫生，突然之間回復了正常，還可以不用藥物醫好了不少疑難雜症，你說奇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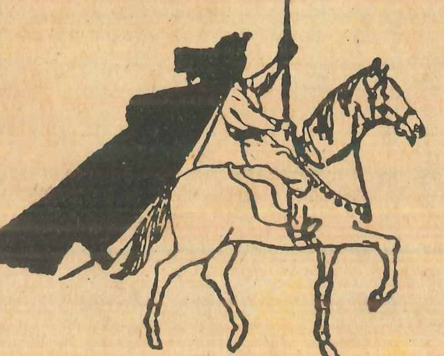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0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毒鴛鴦變死鴛鴦

（一）

北風捲起江中浪濤，二十四隻雁兒在半空列成「人」字，往南飛去。

飛雁從佟雪衣的頭上掠過，牠們從遠處而來，現在已向更遠處飛去。

她佇立江邊，一身如雪白衣迎風吹得獵獵作響。

她的臉龐美麗而蒼白，她的情緒凌亂而焦慮。

她要渡江，卻是欲渡無舟。

雖然她是陝北著名的「白飛燕」，但長江遼闊，江中波濤兇險，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夠飛渡過去。

人畢竟不是飛鳥。

所以，她只好耐心的等候着。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旋風三俠

仰望天色，已近黃昏。

× × ×

江邊蘆葦在風中搖曳，忽然一陣「鴉鴉」怪響，數十烏鴉似是受了驚嚇，聯羣飛起，拍翅遠颺。

「白飛燕」佟雪衣沒有等到渡船，卻等到了一對夫婦。

那是神出鬼沒，江湖中人稱「毒鴛鴦」的兇神惡煞。

「毒鴛鴦」夫婦，男的是「肝腸寸斷搜魂手」高入雲，女的是「淒風苦雨奪命簫」穆斐斐。

佟雪衣在江邊，他們已站在她的背後不足三丈。

他們都已屆中年，但男的衣飾鮮明，女的更是一身彩衣，一眼望去，兩人都是色彩繽紛，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

穆斐斐忽然盤膝坐下，輕吹手中一枝銀簫。

這是一直陪伴了她二十五年長的奪命簫。

簫聲在寒風中傳來，倍覺蒼涼憂鬱。

佟雪衣的視綫，一直停留在波濤洶湧的江面上，似是完全不知道這一雙可怕的夫婦，已在她的背後。

她也彷彿沒有聽到穆斐斐的簫聲。

高入雲的腳步，已漸漸向她移近。

佟雪衣仍然不動，但右手已按在腰間一把銀劍的劍柄上。

高入雲的腳步移動得很慢。

他臉上完全沒有半點表情，一雙眼睛雖然向前望，卻似對世間上的一切都視如不見。

他和佟雪衣的距離已不足一丈。

她忽然冷笑：「高先生，江湖中人都說你出手快如閃電，何以直到現在還不出手？」

高入雲漠然一笑。

簫聲更幽怨，穆斐斐臉上，忽然淌下兩行淚。

佟雪衣看不見。

就算是她看見，也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簫聲忽然停下來，高入雲終於跪下出手！

（二）

瞭解高入雲武功的人，都知道他的四十九路搜魂手，最後一招的名堂，就叫「跪搜黃龍」。

每當高入雲忽然跪下，一爪向前插，他的手就會從敵人的腹部插入，再從背脊骨後穿出。

這是極可怕的一招武功。

他並不常用這一招。

但他每次使出這一招「跪搜黃龍」，他的對手就絕無倖免的機會。

佟雪衣雖然從來都沒有親眼見過這一招武功，但卻曾多次聽人提及。

她實在想不到，高入雲第一招出手，就是七七四十九路搜魂手的最後一招。

然而，更令佟雪衣意想不到的，是高入雲雖然使出了這一招。但他要對付的竟然不是她，而是他自己。

高入雲單膝跪下，右手竟插進了自己的腹臟，從背脊後穿了出來。

佟雪衣本已轉身過來，她的銀劍也已出鞘，而且劍尖已幾乎刺在高入雲的咽喉上。

就在這一剎那間，佟雪衣已看見了這一幕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景。

她這一劍竟然再也刺不下去，臉上充滿了驚詫和不相信的神色。

但她看得很清楚。

高入雲的確是出手毀了自己，這一着絕對不會是甚麼「兵不厭詐」。

「你瘋了？」她忍不住地失聲叫了起來。

她本來就是個生性仁慈的姑娘，若不是被人逼得無可選擇，她的劍絕不會一出手就向別人的咽喉上刺去。

高入雲慘然一笑。

「妳現在大概可以相信，高某不是出賣令尊的叛徒了？」

佟雪衣急忙扶着他：「你是以一死表明心跡，但這豈不是太愚蠢了？」

高入雲又是一陣苦笑：「別人都說高某聰明絕頂，如今偶然愚蠢一次，却又何妨？……」

說到這裏，再也支撐不住，氣絕在佟雪衣的懷裏。

直到這時候，佟雪衣的目光才轉移在穆斐斐的臉上。

穆斐斐臉上淚如雨下，却沒發生半點嗚咽之聲。

佟雪衣突然嚷叫：「妳早已知道他會出手毀了自己？」

穆斐斐閉目輕輕點頭。

佟雪衣忍不住跳了起來，大聲道：「別人都說你們夫妻情深義重，妳怎能讓他

白白的死在這裏？」

穆斐斐沉重的嘆口氣：「高郎主意已決，這是他唯一可以表明淸白的法子。」

佟雪衣呆住。

「難道除了一死了之之外，已別無他法可以證明他是被人寃枉的？」

穆斐斐搖搖頭：「也許過了很久之後，事情總會水落石出，但他現在就已忍受不住。」

佟雪衣全身冰冷。

「我一直都錯怪了他，鐵燕帮的兄弟們也錯怪了他，我們都是笨蟲！」她喃喃地說：「我們也錯怪了妳！」

穆斐斐凄然一笑：「這實在很難怪你們，當日總壇被襲，那十二個幪面高手，其中一人使用的武功，正是高郎的四十九路搜魂手，而另外一個婦人，她手中的一枝銀簫，與賤妾的奪命銀簫可說是一模一樣！」

佟雪衣聽到這裏，她的心彷彿已被撕成碎片。

穆斐斐又接着說：「愚夫婦雖然不是鐵燕帮中人，但這二十餘年以來，可說是與令尊推心置腹，生死與共，我們沒有加入鐵燕帮，是因爲我倆在江湖上的聲譽並不怎樣好，帮中上下，難免會對愚夫婦有所成見。」

佟雪衣連連點頭：「這幾天以來，我一直都錯怪了你們……」

「這不要緊，」穆斐斐握住了她的手，强顏笑道：「雖然鐵燕帮傷亡慘重，但它還沒有倒下，令尊雖然死了，而妳却還活着，妳一定要支撐着鐵燕帮，妳一定要把謀害佟帮主的元兇找出來！」

佟雪衣吸了口氣。

她知道，自己過了二十年平靜的生活，到現在這種日子已經結束。

穆斐斐接道：「妳記着，血印門必和這次的突襲有關係，這十餘年來，血印門已不止一次攻擊鐵燕帮，血手老君、血魔女袁紅淚、血衣侯律白，全是佟帮主的死對頭，高郎要我告訴你，他們都是極具嫌疑的人物。」

佟雪衣默默的把這三個人的名字緊記在心上。

穆斐斐忽然嘆了口氣，道：「妳現在是不是準備渡江，找韓四太爺助妳一臂之力？」

佟雪衣點頭道：「晚輩正有此意。」

穆斐斐道：「韓四太爺與令尊有八拜之交，妳去求他，那是順理成章的事，其實以韓四太爺爲人來說，即使妳不去求他，他也絕不會坐視不理。」

佟雪衣長長的吸了口氣：「晚輩只怕這一次，爲了鐵燕帮的事，會連累及韓伯伯。」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誰叫他是妳父親的金蘭兄弟？這件事他是萬萬無法袖手的。」

穆斐斐說到這裏，忽然目視遠方蘆葦，怒喝一聲：「是誰在鬼鬼祟祟？」

佟雪衣一凜，轉身望去。

蘆葦隨風搖擺，却未見有任何異動。

就在這一刹那間，她忽然聽到一種很可怕而怪異的聲音。

這種聲音，只有用武器刺入身體時，才會如此可怕，如此怪異。

佟雪衣回頭一望，不由臉如死灰，恨不得馬上一頭撞死自己。

穆斐斐剛才那聲叱喝，根本就是在故意引開佟雪衣。

佟雪衣就是這一陣子的疏忽，穆斐斐已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用那枝銀簫，貫穿過左右兩邊太陽穴。

她仍然盤膝坐在江邊，臉上的神態居然還很平靜。

鴛鴦同命。

毒鴛鴦也是鴛鴦，高入雲既已死了，穆斐斐又怎能單獨活着？

除此之外，她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跡。

她也和自己的丈夫一樣，絕對沒有出賣鐵燕帮。

他們的表現是何等壯烈！又是何等無奈與悲哀？

（三）

風聲蕭蕭，浪濤拍岸。

佟雪衣花了半個晚上，總算把這一對同命鴛鴦的屍體埋葬好。

他們沒有出賣佟大先生。

佟大先生是鐵燕帮的帮主，也是佟雪衣的父親。

佟大先生一直是北武林的泰斗，他的鐵燕十三刀和八八六十四式穿雲手，再加上爲人重義氣，輕生死，這十餘年來，他和鐵燕帮的聲譽，可說是與日俱增。

但他却在如日方中之際，死在這次可怕的偸襲中。

毒鴛鴦夫婦，一直備受嫌疑，連佟雪衣也一直這樣想。

但她錯了。

毒鴛鴦沒有出賣佟大先生。

佟大先生之死，他們比誰都更難過。

他們悲傷的程度，並不下於佟雪衣。

然而，無論如何，他們之死雖然令人同情，但却並不値得恭維。

在黎明之際，佟雪衣在這對同命鴛鴦的墓上立碑。

雖然天氣已漸漸好轉，風也已漸漸緩和下來，但她的心情却比昨天還更沉重。

（四）

同日正午，佟雪衣終於找到了一隻漁舟，渡過長江。

未到黃昏，她已到虎丘城。

她從來都沒到過虎丘城，也不知道韓四太爺的府宅在何方。

她只好問一個賣糕餅的小販。

這小販一聽到「韓四太爺」這四個字，臉上立刻露出和藹的笑容。

他伸手向東方一指。

佟雪衣向東方望去，這小販却從西方出手，一刀刺向她的纖腰。

飛濤館的老板

（一）

這是名副其實的聲東擊西！

佟雪衣是佟大先生的女兒，在北武林中素有「白飛燕」之稱，區區一個小販的這種技倆，本來是無法可以傷得了她的。

但這賣糕餅小販，却原來是個深藏不露的一流高手，他這一刀以極快的速度，

從佟雪衣的脇下斜斜刺出，非獨早已算準了部位，而且出手角度刁鑽毒辣的程度，簡直令人無法能夠想像。

這絕對是殺人的刀法。

即使佟雪衣的武功本來在這賣糕餅小販之上，這一次也是難逃一死。

她已閃不開去。

在這刹那間，連她都以爲自己是死定了。

但也在同一刹那間，一塊不大不小的黑影，突然飛擊在小販的右腕上。

小販本已可在俄頃之間，一刀刺死佟雪衣，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的尖刀忽然跌在地上。

一塊尖銳而且鋒利的瓦片，深深的插進小販右腕脈門上。

小販登時面如土色。

只聽一人朗聲一笑，從地上拾起那把刀，淡然道：「這本來就不是殺人的刀，充其量只能用來切糕餅。」

小販驚怒交集，盯着這人。

佟雪衣也目不轉睛的，用一種感激的眼光瞧着這個救了自己一命的人。

這人衣着隨便，臉上的神態也是懶洋洋的，好像對世間上任何事情都不在乎，就連對自己也是一樣。

然而，他的眼睛裏射出來的光芒，有時候又是那麼鮮明而强烈，就像是黎明時份的陽光，總是令人有一種朝氣勃勃的感覺。

佟雪衣瞧着他。

他也忽然瞧了她一眼。

她却立刻移開了視綫。

那小販忽然對這人說：「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的本領在我之上，但你別得意……」

這人悠然一笑，緩緩說道：「現在虎丘城已成爲你們的天下，最得意的人並不是我，而是律白。」

小販的腳步漸漸向後挪動，忽然道：「你別走，咱們走着瞧！」

這人笑道：「三天之內，我絕不會走，巢兄就對律堂主說，浪子正在飛濤館裏恭候大駕。」

小販聽到「巢兄」這個字，連臉都黃了。

他走得更快，嘴裏却還在說：「你敢動老子，將來你一定會後悔的！」

（二）

飛濤館最著名的酒是墨荷香，最馳名的招牌菜是貴妃鷄。

墨荷香是虎丘城的特產，味道有點特別，喜歡喝的人覺得其味無窮，喝不慣的却會覺得它味帶苦澀，很不好受。

龍城璧是前者，他已不是第一次喝這種酒。

但佟雪衣却屬於後者。

她只是喝了一口，就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全都吐了出來。

龍城璧一怔，繼而笑道：「想不到妳也和司馬一樣，喝不慣這種酒。」

佟雪衣嫣然一笑，看着這個救了自己一命的浪子。

「你說的司馬，是不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不錯，就是他。」龍城璧淡淡一笑，道：「那時候這裏還只賣這一種酒，其他的一律欠奉。」

佟雪衣吃了一塊貴妃鷄，忽然說：「你認爲律白會不會來？」

龍城璧道：「就算他現在忽然不見了一雙腿，他也會爬着來找我。」

「哦！」佟雪衣一怔，「你何以如此肯定？」

龍城璧呷了口酒，緩緩道：「在三年前，律白已開始到處找我。」

佟雪衣奇道：「他爲甚麼到處找你？是不是你們之間有仇怨存在？」

龍城璧道：「三年前，在雁門關外，在下殺了一個强盜。」

佟雪衣目光一亮，急問道：「他是律白的人？」

龍城璧點點頭，道：「他叫律青，是律白的胞兄。」

佟雪衣皺眉道：「小妹曾聽人說，律青手段兇殘比起律白可說是不遑多讓。」

龍城璧道：「江湖上有這對兄弟存在，自非善良百姓之福。」

佟雪衣沉吟道：「龍兄到此，是爲了律白而來？」

龍城璧搖頭。

他嘆了口氣，道：「在下的確是爲了一個人而來，却不是爲了律白。」

佟雪衣道：「然則，龍兄是爲誰而來的？」

龍城璧凝視着她，過了很久才說出一個字：

「妳！」

「爲我而來？你知道我一定會來虎丘城？」

「不錯。」

「其中緣故，龍兄可否賜告？」

龍城璧默然半晌，才慢慢的說：「佟大先生遭奸人殺害，此事已傳遍武林。」

佟雪衣目露黯然之色。

「韓四太爺是與令尊肝胆相照的八拜之交，鐵燕帮發生了這樁慘案，妳去向他老人家求助，是合情合理之擧。」

佟雪衣聽到這裏，已是目中含淚。

龍城璧接道：「可是，韓四太爺也遭人殺害了。」

「甚麼？」佟雪衣大吃一驚。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韓四太爺若不是給他們殺掉，虎丘城內，又怎會出現會殺人的小販？」

佟雪衣急道：「韓四太爺眞的已經死了？」

龍城璧道：「這是兩天前的事，此刻的虎丘城，已不再是昔日太平的地方。」

佟雪衣忽然低聲道：「這裏會不會有危險？」

龍城璧道：「不會。」

佟雪衣奇道：「却是何故？」

龍城璧緩緩的說道：「因爲這裏的老闆，是在下的朋友。」

佟雪衣一怔：「他是誰？」

龍城璧還沒有說，帳房裏已有一個人走了出來。

這人身穿一襲灰衣，神態沉着，只是無論怎樣看來看去，他都不像個老闆。

但龍城璧却對佟雪衣說：「他就是在下的朋友，也是這裏的老闆。」

佟雪衣拭乾了淚，問：「他是誰？」

龍城璧道：「他姓司馬。」

佟雪衣目光閃動，說：「難道他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龍城璧笑而不答。

這灰衣人却已徐徐的走了過來，說道：「在下雖然是龍城璧的朋友，雖然也姓司馬，却不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佟雪衣一怔。

這人緩緩道：「在下司馬十鵬，這位姑娘，想必是佟小姐了？」

佟雪衣抱拳爲禮，含笑說：「小妹佟雪衣。」

龍城璧大笑：「別這麼拘束，來，咱們喝一杯。」

說着，舉杯痛飲。

滿滿一杯酒，瞬即點滴無存。

但他喝完這杯酒之後，却把這杯子向門外扔了出去。

他似是隨手一揮。

但這酒杯却像是一枝離弦矢箭般，居然把一個人的額頭撞得開了花。

（三）

看樣子，龍城璧似乎是有點醉意了。

但奇怪，司馬十鵬一點也不介意，被撞得額頭開了花的人也是不敢出聲。

那是一個穿着黑色勁裝的漢子。

他似乎是該要給人撞穿額頭似的，居然連叫也沒叫一下，只是暗暗雪雪呼疼。

佟雪衣雖然江湖經驗薄，但却也看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知道，血印門的人終於來了。

× × ×

飛濤館已被重重圍困。

在這酒家的四週，已不知道有多少黑衣武士，正在對酒家裏的人虎視眈眈。

龍城璧和佟雪衣，都是他們要擊殺的對象。

但是，他們顯然還是忽略了另外一個人。

他們似乎沒有料到，飛濤館的老闆，居然也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司馬十鵬忽從一個窗戶飛掠出去，他身如怪鳥，接二連三出手，不到片刻，已有七八個黑衣武士傷在他的手下。

司馬十鵬大笑。

「想不到血印門這次來的，都是些膿包貨色，全然不堪一擊。」

他的笑聲有點刺耳。

龍城璧瞧着他，嘴角流露出一絲神秘的微笑。

佟雪衣忍不住說道：「他的武功很厲害？」

龍城璧笑道：「當然厲害。」

佟雪衣也笑了笑：「你呢？」

龍城璧回答道：「我比他還厲害一點。」

佟雪衣道：「你好像並不是個自大狂的男人。」

龍城璧點點頭，說：「妳說得一點也不錯，而且我也從不喜歡在自己的臉上貼金。」

佟雪衣道：「但你現在却在自己稱讚自己，這未免令小妹感到有點奇怪。」

龍城璧淡淡一笑，緩緩說道：「我若不比他更加厲害，此刻早已死了。」

「龍兄的意思，小妹有點不懂。」

「妳可知道他爲甚麼走過來？」

佟雪衣搖頭。

龍城璧臉色一沉，沉聲道：「他並不是存心來問候我們，而是要在我的酒裏下毒。」

佟雪衣一怔。「他不是你的朋友？」

龍城璧苦笑：「本來是的，但現在已不是了，倘若我沒有猜錯，他現在已和血衣侯律白混在一起。」

這時候，那七八個給司馬十鵬「擊倒」的武士，已絲毫無恙的站在窗旁，冷冷的注視着龍城璧和佟雪衣。

司馬十鵬的聲音，又從外面響起。

「龍城璧，你果然有點門道兒，那些毒酒，竟然對你毫無效用。」他踱着步，慢慢的又走了進來。

龍城璧淡淡一笑：「我本來就沒有喝那些酒，只不過當我把酒潑在地上的時候，手法太快，連你都被瞞過而已。」

司馬十鵬冷冷一笑：「龍城璧，你是自投羅網，休怪我辣手無情。」

龍城璧嘆息一聲：「你眞的不把我當作朋友看待了？」

司馬十鵬冷冷道：「就算我們本來是摯友，但此刻已是無法共存。」

龍城璧道：「你不後悔？」

司馬十鵬說道：「自從你要開始對付本門的時候，在下主意已決，又豈會後悔呢？」

龍城璧一怔。

「你已是血印門中人？」

「不錯，韓四太爺也是我殺的！」

龍城璧長嘆了口氣，緩緩道：「你在虎丘城買下這間飛濤館，就是爲了要對付韓四太爺？」

司馬十鵬道：「本門爲了要誅滅韓四太爺，早已釐定好一切計劃，否則豈會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龍城璧道：「韓四太爺被誅滅，即使整個虎丘城都成爲血印門的天下，對你們來說，又有甚麼好處？」

司馬十鵬道：「這是本門的秘密，恕難奉告。」

龍城璧嘆道：「你爲血手老君賣命，司馬血若知道，恐怕會很失望。」

司馬十鵬道：「殺手之王雖然與我同姓司馬，但彼此非親非故，在下的事，也不必要他來担心。」

龍城璧嘆息一聲，道：「殺手司馬曾對我說，十鵬絕不可靠，今日已足證此言不假。」

司馬十鵬冷冷一笑：「偏就是有這許多廢話！」

龍城璧突然叫道：「律白，你爲甚麼還不進來？」

外面一陣子沉默。

過了很久，才有人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回答說：「本門的事，你能否不管？」

一個身穿白衣的男人，倒提着一枝方天畫戟，走進飛濤館內，和司馬十鵬並肩而立。

他的衣裳雖然是白色的，但胸前却有一大塊已變成暗赤色的血漬。

這是血衣。

這人就是血衣侯律白。

南北雙煞

（一）

律白身上穿着的血衣，龍城璧知道，那本來是屬於律青的。

三年前，龍城璧在雁門關外，殺了律青，當時他身上穿着的，就是這一襲白色的衣裳。這白衣上的血漬，也就是律青心臟裏流出來的血。

三年來，律白一直都穿着這件衣服，不但從來沒有更換過，連洗都沒有洗過一次。所以，這襲白衣其實已不是白色，而是變成了灰黃之色。

單是看他這襲血衣，就該知道，他對龍城璧有多强烈的仇恨存在。

× × ×

「本門的事，你能否不管？」律白又重複着這兩句說話。

龍城璧冷冷的瞧着他。

「就算我不管，那又怎樣？」

「你若能不管，今天我不殺你！」律白的聲音令人覺得很刺耳一點也不好聽。

他說的，本來就不是甚麼動聽的話。

龍城璧沉吟道：「你豈不是一直都很想殺我，爲律青報仇嗎？」

律白承認：「不錯。」

龍城璧道：「既然如此，你爲甚麼還不動手？」

律白道：「你我之間的血債，他日再清算不遲，現在我甚麼都不想，只想你馬上離開虎丘城。」

龍城璧淡淡道：「這看來不是你的主意。」

律白眼色微微一變：「你走不走？」

龍城璧道：「在下既然來了，爲甚麼這樣快便走？虎丘城內熱鬧無比，我是個不甘寂寞的浪子，倒想看看，血印門究竟還要弄些甚麼花樣。」

律白目光如刀，冷冷的說：「龍城璧，你以爲本侯眞的沒有本領，把你永遠留在這裏？」

龍城璧道：「血衣侯武功絕頂，江湖上有誰敢小覷你來着？」

律白倏地大笑。

他的聲音並不好聽，這一陣笑聲更是令人爲之毛髮直豎。

「好一個浪子，今天本侯只好捨命奉陪！」律白說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方天畫戟已來到了龍城璧的胸前。

這一戟看來似乎平淡無奇，實則已是血衣侯蓄勢已久，有去無回的一擊。

森寒殺氣砭人肌膚，甚至刺入每個人的骨髓裏。

這是致命的一招。

從這一招，已可以看出律白心中對龍城璧的怨毒，是何等深邃。

但龍城璧却像一條矯捷輕靈的游龍。

他忽然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裏，巧妙地閃過律白這一戟。

律白暴喝，回戟飛刺龍城璧的面龐。

但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已出鞘，「鏗」一聲響，刀戟相交，兩人拚了一招。

律白腕力沉雄，這是他向來自負的優點。但此刻刀戟相碰，他竟然險些連方天畫戟也拿不穩。

他不知道龍城璧又怎樣，但這已是足够讓他大吃一驚。

雪刀浪子之名，果非倖致。

他全神貫注，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存着絲毫的大意。

司馬十鵬却已揮着一把大砍刀，向佟雪衣毫不留情的猛攻。

龍城璧冷笑：「司馬十鵬，你果然很够朋友！」

司馬十鵬大笑：「實不相瞞，在下一直都沒有把你看作朋友，你只是在自作多情。」

龍城璧只好嘆了口氣，說：「難怪別人都說，自古多情空遺恨，做人還是無情無義好一點。」

他邊戰邊說話，神態從容不逼，但血衣侯律白却已滿頭大汗。

兩人的優劣，就算是不懂武功的人也不難看出來。

但龍城璧還沒有施展殺手之意。

律白突然收戟，喝道：「我武功不如你，你殺了我便是，如此再三戲弄，太欺人了。」

龍城璧一怔，想不到他居然會說出這種話來。

但他隨即一笑，道：「你若是律白，說不定我會把你一刀砍爲兩段，但你却不是他。」

律白臉色一變，道：「你怎知我不是律白？」

龍城璧淡淡說道：「你若是律白，又怎會趕我走？你的裝扮雖然很像律白，但武功却遠不及他。」

那人怔住。

龍城璧悠然接道：「現在你不妨坦白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只要你肯說實話，我不殺你。」

「魏立德！」那人遲疑半晌，終於說出了這三個字。

「律白呢？」

「他在甚麼地方，連我也不知道。」

龍城璧目光一寒，忽然凝視着司馬十鵬。

（二）

毫無疑問，司馬十鵬的武功必然在佟雪衣之上。

但佟雪衣是佟大先生的掌珠，內力修爲雖然不及司馬十鵬，對於輕功、身法方面，却絕不稍爲遜色。

佟雪衣就是憑着輕盈的身法，與司馬十鵬展開游鬥。

她總算是支撐了五六十招。

但再纏鬥下去，依然是凶多吉少。

但龍城璧却已不再讓司馬十鵬打下去了。

匹鍊的刀光，擱在司馬十鵬和佟雪衣的中央。「住手！」

司馬十鵬總算收了刀。

龍城璧冷冷的對他說：「道不同不相爲謀，你實在令人太失望。」

司馬十鵬道：「龍城璧，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咱們誰也不欠誰甚麼，你也不必老是說着老氣橫秋的說話。」

龍城璧一怔，說道：「別人罵我的說話，甚麼我都聽得多了，但罵我老氣橫秋

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他嘆了口氣，接着道：「若非事實擺在眼前，實在很難使人相信，你竟然會投在血手老君門下，助紂爲虐。」

司馬十鵬冷冷一笑。

「你是個無憂無慮的浪子，當然不會知道錢的好處。」

「血手老君給你些甚麼酬勞？連你也甘心爲這老魔頭賣命？」

「這與你無關！」

「你現在打算怎樣，是不是一定要殺了我和佟小姐才甘心。」

「不錯。」

「但憑你們現在的力量，行嗎？」

「綽有餘裕，」司馬十鵬充滿信心地，「在這四週，已全是我們的人，你們就算插上一雙翅膀，絕對飛不出去。」

龍城璧淡然一笑。

他悠悠地說道：「我們既不是鳥兒，也不想飛出去，反正這裏的貴妃鷄很不錯，而且我們還沒有吃完。」

他臉上毫無緊張的神色，居然眞的坐了下來，挾了一塊鷄腿向嘴巴裏塞去。

面對强敵，他還是那麼悠閒，好像自己有好幾十條性命似的。

× × ×

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

無論你是淪落街頭的乞丐，還是腰纏萬貫的富豪，甚至是皇帝，太上皇，每個人都只有一條性命。

人，只能活一次。

同樣地，也只能死一次。

性命是寶貴的。

但此刻在龍城璧的眼中看來，他自己的性命似乎還不及嘴裏這塊鷄腿來得更爲重要。

司馬十鵬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魏立德是血印門的年靑高手，雖然武功不及血衣侯律白，但在一枝方天畫戟上，也具有相當深厚的造詣。

然而，他已是驚弓之鳥，對於龍城璧，他是毫無辦法的。

縱使己方佔着人數上的便宜，但他還是對自己沒有半點信心。

但司馬十鵬却已在指揮着血印門上的武士，把龍城璧和佟雪衣圍得更緊。

那是一張殺人的網，只要把網收緊，網裏的人就得粉身碎骨。

但龍城璧却好像根本看不見這張網。

他的眼中只有貴妃鷄。

突聽一人在門外冷冷的說：「老闆，我也想吃鷄，但却不是貴妃鷄，而是人頭炒鷄柳。」

（三）

儘管世間上有不少稀奇古怪的食譜，但「人頭炒鷄柳」這種菜式，佟雪衣還是第一次說過。

幸好，她現在只是聽見這種菜式而巳，倘若眞的有人把它弄出來，她的胆子就算再大，恐怕也要爲之嘔吐。

這人的說話雖然很可怕，但當他出現在佟雪衣眼前的時候，她却覺得這人非但一點也不可怕，而且還有一種很吸引人的氣質。

佟雪衣忍不住悄悄的問龍城璧，「他是誰？」

龍城璧悠悠一笑，說：「他是個酒囊，也是個專門砍別人腦袋的煞星。」

「難道他就是兪腦袋大俠衞空空？」

她的聲音忽然响亮起來。

此言一出，血印門武士的眼色，全都變了。

× × ×

司馬十鵬的刀忽然入鞘。

他臉上的殺氣，也忽然消失得乾乾淨淨，倒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正在迎接一宗買賣一樣。

他微笑。

他甚至向衞空空鞠躬彎腰：「衞爺請進。」

他臉上的表情，甚至巳客氣得跡近乎滑稽。

衞空空冷冷的瞧着他，好像想把他的頭顱割下來拿去厨裏炒鷄柳似的。

司馬十鵬的笑容忽然有點僵硬。他向厨房那邊瞧了一眼，忽然說：「衞爺暫請坐下休息片刻，且待我去囑咐厨子……」

他囑咐厨子些甚麼？

沒有下文。

但他却是跑進厨房裏去。

× × ×

司馬十鵬看見了衞空空，就像是在白天看見鬼。

他跑進厨房裏之後，就一直再也沒有出來。

魏立德並不愚笨，他巳看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單是對付雪刀浪子龍城璧，他們憑着地利人和，最少還有好幾分機會。

但在這時候，却又來了一個兪腦袋大俠衞空空。

這一下子的局勢，可算是急轉直下，司馬十鵬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冒這種險。

兪腦袋大俠的砍腦袋劍法，再加上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普天下間又有誰敢漠視這股力量？

魏立德看見勢頭不對，也悄悄的撤退去了。

不久，整間飛濤館，就只剩下了龍城璧、衞空空和佟雪衣三人，連那些伙計、厨子都不見了踪影。

衞空空是酒囊，酒量之佳，除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之外，幾乎巳無人能出其右。

他當然不會呆坐在這裏。

他找了一罎墨荷香，喝得很痛快。

龍城璧忽然問：「你可知道血衣侯去了哪裏？」

衞空空搖頭。

但他說：「雖然我不知道他在哪裏，但有一件事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龍城璧不待他說完，就巳接口道：「他現在必巳不在虎丘城中！」

「不錯，據我和司馬血的猜測，他正在和袁紅淚會合。」

「血魔女袁紅淚？」

「正是這個女魔頭。」

「這女魔頭的迷心幻影追魂索，端的非同小可。」

「血衣侯與血魔女在血印門中，素有南北二煞之稱，兩人會合，必然又在進行

着一項可怕的陰謀。」

「這個自不待言。」

衞空空眉心一聚，道：「血印門巳先後對鐵燕帮、韓四太爺作毫不留情的誅殺，下一步又是怎樣？」

龍城璧雙眉一揚，忽然道：「空空，你曾否聽過旋風三俠的故事？」

衞空空一怔。

龍城璧吸了口氣，沉聲說道：「遠在二十餘年前，佟大先生、韓四太爺，還有魯東蕭家堡的銀笛郎君蕭鳳狂，他們被江湖中人譽爲旋風三俠。」

衞空空聽得有點出神，忽然擊桌說道：「不錯，血印門的目標，就是要對付他們。」

龍城璧却在這時候閉目沉思，默然不語。

倘若他所料不差，血衣侯和血魔女，該巳向蕭家堡進發。

殺手之王司馬血是個聰明人，這次他會不會也和龍城璧一樣，把事情聯想到蕭家堡呢？

唯一能够令龍城璧感到稍爲安心的，就是蕭家堡的勢力雄厚，尤遠在鐵燕帮之上。

血印門要攻佔蕭家堡，並不是一件易事。

在別人的想像中，血印門襲擊鐵燕帮，是爲了仇殺的報復。

但龍城璧却並不這樣想。

他深信其中必然另有緣故。

但目前，這還是個謎，他巳決心要把這個謎的答案找出。

鳳狂與小狂

（一）

蕭家堡在魯東是名堡。

蕭鳳狂當然也是名人。

他的人有名，劍更有名。

他爲人有時一本正經，但有時候却會顚三倒四，瘋狂巳極。

所以在魯東一帶，有人叫他蕭瘋狂。

無論你叫蕭鳳狂也好，蕭瘋狂也好，人人都知道那就是蕭家堡主銀笛郎君。

要找一個這樣的人，本來並不難。

難的是：蕭堡主並不經常接見人客。

有一次，有三個劍客從長白山來到這裏，意欲向蕭鳳狂印證武功。

所謂「印證武功」，其實不啻就是向蕭鳳狂挑戰。

但他們等了大半天，却連蕭鳳狂的影子都見不着。

這三個劍客怒火上升，正待闖堡大鬧一番，却見四條漢子扛着一副棺木入堡。

其中一個劍客忍不住問道：「是誰死了？」

扛棺木的漢子回答：「蕭堡主。」

這劍客不相信，再問堡中人。

堡中人俱答：「蕭堡主巳在昨天急病死去。」

三劍客茫然互視，終於長嘆一聲，不辭而別。

蕭鳳狂眞的急病死掉嗎？

不！

他沒事，連一丁點兒的小病都沒有。

當這三個劍客在求見他的時候，他一直都在臥室裏賞花、喝酒、和一個艷婢在弈棋。

當時，他心情極佳，所以他不打算派人把這三個劍客趕走。

但是他們老是賴着不走，倒也厤煩頂透。於是，蕭鳳狂就對蕭小狂說：如此這般如此這般……

他裝死，終於把這三個劍客趕走。

所以，有人說蕭鳳狂是個瘋子，倒也不是毫無理由的。

（二）

蕭小狂並不是蕭鳳狂的兒子，也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他的母親。

這又可够怪了罷？

原來蕭鳳狂的父母俱姓蕭。

他的父親威嚴精明，不苟言笑，但却早巳歸登極樂。

從兩歲那年開始，蕭鳳狂就一直與母親蕭小狂相依爲命。

蕭小狂雖然是蕭鳳狂的母親，但這一雙母子却很特別。

蕭小狂在蕭家堡裏，沒有掌握着很大的權力。

別人不知就裏，還會以爲蕭小狂只是蕭家堡的一個老褓姆。

蕭小狂脾氣古怪，雖然很少亂發脾氣，但做起事來，却是令人難以揣測，誰都不知道她忽然會出些怎樣的主意。

原來那次，他是問母親，以「裝死」之法把那三劍客趕跑，此計如何。

蕭小狂居然沒有反對，而且辦得比兒子想像中還要妥當。

這末嘗不是奇人奇事，甚至一度使人誤會，以爲蕭鳳狂眞的急病死了。

直到眞相大白之後，那三劍客不由啞然失笑，自此之後，再也沒有去找蕭鳳狂的厤煩。

（三）

從天水河向西望，就是建築巍峨、高手如雲的魯東蕭家堡。

武林中並不只有一座蕭家堡，但若論堡壘氣勢之磅礴，却是第一該數魯東蕭家堡。

距離蕭家堡不遠，有一個市集，那是來往官道必經的富來集。

富來集雖然不是大地方，但吃喝住宿，都不虞缺乏供應。

蕭鳳狂偶然也會到這小市集裏逛逛，但他這人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他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直到有人驀然驚覺，他就是蕭家堡主的時候，他却又巳杳然不知所踪。

倒是她的娘親蕭小狂，經常都在這裏出現。

到了現在，蕭鳳狂巳經是個花甲老翁，蕭小狂自然更是老得連牙齒都沒剩下幾枚。

沒有牙齒的人，本來不該吃骨頭之類堅硬的食物。

但蕭小狂却不理，每次來到富來集，例必到富來居吃一斤烤排骨。

以她這把年紀，居然還能吃肉一斤，這食量也算是厲害之至。

她不但吃肉，也愛吃魚。

別人吃魚要吃新鮮的，她却喜歡吃臭

魚。

儘管世間上有不少人寧願喜歡吃臭蛋、吃臭豆腐，但喜歡吃臭魚的人，却是罕見之又罕見。

這實在是怪人怪事。

這一天，她忽然發覺，富來居的魚特別臭。

她照吃不虞。

但碟上的魚還沒吃完，她巳臉色大變，「咕咚」的一聲栽倒下去。

陪着蕭小狂一起到富來居的家僕，都巳嚇得手足顫抖。

他們還沒有扶起蕭小狂，忽然就覺得天旋地轉。

他們也在富來居吃飯喝酒。

這一次，他們全都着了別人的道兒。

（四）

燈光下，蕭鳳狂滿臉紅潤之色。

他喝了不少酒，整整五杯。

蕭小狂在富來居給人暗算，這件事他巳知道。

同時，他也知道自己的母親沒有死，而是給人擄走。

堡中上下人等，俱是担心得要命。

蕭鳳狂也担心，他担心堡裏養的幾條狗沒有人照顧。

他對人說：「娘親伺候那幾條狗，可說是無微不至，她若有甚麼閃失，那可怎辦？」

他頓了頓足，又嘆道：「有一隻母狗快要生小狗了，到時她還不回來，氣死我也！」

他一氣之下，就喝了不少酒。

他這幾句話很快就傳了出去，那種速度簡直比跑馬還快。

這位堡主好像眞的瘋了，瘋得就像隻吃屎的狗。

其實，狗吃屎並不瘋。

但在人們的眼中看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五）

蕭家堡最喜歡喝酒的人並不是蕭堡主，而是蕭留忠。

蕭留忠年紀巳不輕，據說僅在蕭小狂之下。

他在蕭家堡，是負責掌管茶房的。

蕭家堡的人，都叫他茶房老蕭。

雖然他掌管茶房，但却從不喝茶。

他喝的若不是清水，就是酒，而且總是喝酒比喝水爲多。

這一天，他又喝了不少，一雙眼睛早巳迷迷糊糊，雖然不致舉步維艱，却也是有如搖風擺柳。

雖然他巳醉態可掬，但他還是看見，在茶房頂上，出現了一個神秘的黑袍人。

「你下來！」蕭留忠舉杯痛飲，嘴裏却又在嚷叫着。

茶房頂上那人立刻飄然落下。

那是一個用黑布蒙住了臉的人。

蕭留忠冷笑，目光忽然變得鋒利，冷酷而清醒：「朋友，蕭家堡可不是貓兒窩，小狗巢，你來得容易只怕去時無路。」

蒙面人沉聲說道：「就算是蕭堡主在此，他也不敢動我分毫。」

蕭留忠冷笑：「朋友，你憑甚麼說這種話？」

蒙面人忽然從懷中取出一隻玉鐲。

蕭留忠一楞，問道：「這算是甚麼玩藝兒？」

蒙面人冷冷道：「我不相信你會不認得這隻玉鐲是誰的？」

蕭留忠又仔細的看了一會，忽然道：「這好像是蕭老夫人的碧水綠玉鐲。」

蒙面人點頭：「你總算還沒有眞的喝醉。」

蕭留忠看着他，似是要看穿這人臉上蒙着的黑布。「你們敢去動蕭老夫人，看來也不像是無名小卒。」

蒙面人道：「我們是否無名小卒，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須知道，無名小卒也會殺人，而且你們更難抓住這兇手。」

蕭留忠冷笑：「但我現在最少巳可以抓住你。」

蒙面人淡淡道：「就算你抓住我又有甚麼用？一旦弄得不好，惹怒了敝上，那時候蕭老夫人的性命……」

「別儘說廢話！」蕭留忠冷喝，「尊駕此行目的，還請直說。」

蒙面人道：「我們都知道，在貴堡想會晤蕭堡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倒不錯，」蕭留忠忽然嘆了口氣，道：「有時候，甚至連蕭老夫人都很難見得着蕭堡主。」

蒙面人道：「但蕭大總管若肯帶引，在下必可見得着蕭堡主。」

「我不是甚麼大總管，而是看管茶房的老兒，」蕭留忠搖搖頭，「蕭家堡的大總管，是銀翅飛鵰蕭易寒。」

他懶洋洋的坐下，乜斜着眼對他說：

「你要大總管引路，不妨去找蕭易寒。」

蒙面人道：「在江湖中一般人看來，蕭易寒的地位自然比你爲高，但在蕭堡主心中，你老人家的地位却比蕭易寒更爲重要。」

蕭留忠打個哈哈，說道：「他爲甚麼這麼看重我這個老頭兒？莫不是我有三頭六臂？」

蒙面人道：「五年前，蕭堡主練功走火入魔，若不是你及時以內家眞氣貫注，保住他這條性命，嘿嘿……」

「哦？」蕭留忠臉色一沉，「看來，你知道的事可還不少。」

蒙面人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

蕭留忠道：「這裏不是梁山，却比梁山更不易闖。」

蒙面人道：「在下可不是來闖堡，只是欲見蕭堡主一面。」

蕭留忠冷冷道：「老夫從來都不喜歡在別人的威逼下做任何事。」

蒙面人說道：「這不是威逼，而是請求。」

「請求？」

「不錯，是請求。」

「常言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蕭留忠冷冷的瞧着他，道：「但老夫看來，你却並不怎樣有禮，甚至連臉上的表情怎樣，老夫都完全看不見。」

蒙面人道：「在下有逼不得巳的苦衷，這一些還望蕭先生見諒。」

蕭留忠冷笑：「閣下非但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而且連聲音也曾因服用藥物而有

所改變，當眞是神秘鬼祟，彙而有之。」

蒙面人的身子似是微微一震，却沒有說甚麼。

蕭留忠沉默半晌，才緩緩接道：「你要老夫爲你引見堡主，可有甚麼酬勞？」

蒙面人毫不猶疑立刻取出一張銀票。

蕭留忠接過一看，目光倏地發亮。

「一萬兩？」

「還望蕭先生切莫見嫌。」

「一萬兩代價，不算少了，老夫收下便是。」

蕭留忠正想把銀票藏好，忽然哎喲一聲叫了起來。

「不好！這銀票着了火！」

銀票眞的着火焚燒。

蕭留忠還沒說完，那張銀票巳在他的手中化爲灰燼。

大總管是苦差事

（一）

一萬兩的銀票，巳化爲飛灰。

蒙面人嘆了口氣：「蕭先生的玄門烈燄神功，實在令在下大開眼界，只是未免太奢侈一點。」

蕭留忠拍拍自己的腦袋：「老夫就是生來一副窮相，錢多了永遠無福消受。」

蒙面人嘆道：「別人說財可通神，在蕭先生的面前，恐怕用不着了。」

蕭留忠道：「財雖可通神，但老夫却不是神，而是神憎鬼厭的老骨頭。」

蒙面人道：「蕭先生要甚麼條件才願替在下引見蕭堡主？」

蕭留忠沉吟片刻，忽然道：「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把你蒙在臉上的布解開。」

蒙面人猶豫着。

蕭留忠道：「你臉上的蒙面布巾不除，就算你用金山銀海壓過來，老夫還是不會答應你的請求。」

蒙面人想了很久，忽然道：「咱們是一言爲定。」

蕭留忠立刻說：「如有反悔，天誅地滅。」

蒙面人吐了口氣，終於緩緩地把蒙住臉的布巾除下。

蕭留忠聚精會神的瞧着他。

當布巾解下之後，蕭留忠呆住。

他完全的呆住。

假如地上是個洞的話，他立刻會鑽下去。假如天上有隻飛天怪獸，他寧願給牠咬着自己的鼻子，然後把自己拋到九重霄外。

他暗自大罵，把自己罵得比豬還蠢，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 × ×

蒙面的布巾巳除下。

但這可惡的混蛋，居然臉上還有另一副薄薄的青面具。

蕭留忠向來自問聰明老辣，但這個觔斗可栽的不算小。

唉！他又焉能不爲之噴飯呢？

（二）

話巳說在前頭，蕭留忠可不能反悔。

他無奈，只好帶着這個仍然是神秘莫測的黑袍人去見蕭鳳狂。

× × ×

蕭鳳狂在臥室裏。他的臥室沒有床，只有一張巳破爛的蓆子。他半臥半坐的，在這張破爛的蓆子上接見蕭留忠。

蕭留忠不但很快就找到了蕭鳳狂，而且還可以帶着這個神秘的黑袍人，一起來到這間佈置簡潔的臥室中。

蕭鳳狂却連看也不看那人一眼，只是問蕭留忠：「是不是酒巳喝光？」

蕭留忠却沒有回答這句問話。

他說：「這位朋友要見堡主。」

蕭鳳狂仍然是那副懶洋洋的樣子：「他是你的朋友？」

蕭留忠搖頭：「他是聰明人的朋友，但下屬却比豬還蠢。」

蕭鳳狂道：「既然不是你的朋友，踢他出去。」

蕭留忠道：「屬下遵命。」

戴青面具的人忽然說：「你們若對我不客氣，蕭老夫人的性命可難保得住。」

他說着，不斷把蕭小狂的玉鐲晃來晃去。

蕭留忠不敢妄動。

蕭鳳狂冷笑道：「難怪他的胆子這麼大，原來我的娘親落在他們手裏。」

黑袍人道：「好說！好說！」

蕭鳳狂嘆了口氣，對蕭留忠道：「既然這樣，你倒是不能踢他了。」

蕭留忠退開一旁。

蕭鳳狂却忽然一聲大喝，叫道：「讓我親自把他踢出去！」

黑袍人眼色一變，身形閃動。

但蕭鳳狂的人巳從破蓆上突然掠起，左腿一伸，黑袍人立刻有如球兒般，被踢得凌空飛起。

蕭鳳狂不愧是魯東名堡之主，這一招脚法，那黑袍人根本連看也未曾看得清楚，肋骨巳最少斷了三根。

（三）

黑袍人巳被踢出臥室之外。

他勉强站起，雖然一張臉龐給面具罩着，但他此際驚怒交集，乃是不必懷疑的事。

蕭鳳狂的武功，着實遠遠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恨聲地說道：「蕭堡主，你會後悔的！」

蕭鳳狂瞧了蕭留忠一眼，忽然道：「把他抓回來。」

蕭留忠立刻出外，把那黑袍人抓回臥室中。

「別動手，我還能走路！」黑袍人一手揮開了蕭留忠。

但蕭留忠却像是寃魂不息似的，老是跟着他背後。

蕭鳳狂冷冷的盯着黑袍人，忽然說：「你們抓了本堡主娘親，意欲何爲？」

黑袍人道：「堡主既沒有誠意，就算在下白來一趟好了。」

蕭鳳狂嘆了口氣，道：「你們抓去的，畢竟是我的娘親，爲人子女者，又豈能不裝得很關心？」

黑袍人一楞。

蕭鳳狂的說話，實在是瘋狂得可以。

難道在他心底中沒，竟然沒有把蕭小狂的生死存亡問題放在心上？

只聽得蕭鳳狂又問：「別再吞吞吐吐

轉彎抹角，你們是甚麼人，我不管，也沒有興趣去管，現在只想問閣下，要怎樣的條件，才能把我娘親釋放？」

黑袍人沉吟着，半晌才道：「敝上需要的，是一塊羊皮。」

蕭鳳狂臉色倏地一變。

他突然「霍」聲站直了身子：「好不要臉的傢伙，竟然吃裏扒外，勾結着外人來對付自己的堡主，還想要甚麼羊皮！」

黑袍人的身子猛得一震。

蕭鳳狂冷冷一笑：「你以爲聲音改變，容貌遮掩着，就可以瞞得過本堡主？錯了！我一早就巳認出，你就是本堡的大總管蕭易寒！」

說到這裏，他又巳閃電般出手，一下子就點住了他胸前十一個穴道。

黑袍人根本毫無反抗之力。

蕭鳳狂冷冷的說下去：「雖然你改變了聲音，但你左手尾指上的一顆青痣，却還是瞞不過本堡主的眼睛。」

蕭留忠嘿嘿一笑：「這下子連老夫都想起來了，蕭易寒，你好大的胆子！」

黑袍人現在巳成爲俎上魚肉，蕭留忠很輕易的，就把他臉上的面具揭開。

這人眉粗目大，長着一個鷹鼻，果然正是蕭家堡的總管蕭易寒。

蕭易寒無話可說，一張臉孔巳變成鐵青之色。

蕭留忠冷冷道：「蕭易寒，堡主待你一向不薄，想不到在這時候，你居然會成爲了本堡敵人的使者，來找堡主談判！」

蕭鳳狂悠悠一笑，說道：「你以爲抓住我娘親，一切都可以得償所願，那是做夢。」

蕭易寒抽了口涼氣，道：「堡主若不肯拿出那塊羊皮，敝上就會對蕭老夫人不客氣！」

蕭鳳狂忽然又沉下了臉，道：「你們現在巳對她老人家很不客氣，還想怎樣再進一步？」

蕭易寒道：「三天之內，堡主若不交出羊皮，蕭老夫人就會給活活蒸熟。」

蕭鳳狂嘆了口氣，道：「娘親近月來有個怪習慣，就是經常喜歡橫行，就像隻螃蟹。」

說到這裏，凝視着蕭留忠：「蕭伯，你說是不是？」

蕭留忠只是訕訕一笑，道：「我早巳有這種想法，只是說出來大大不敬，所以一直都只是自己對自己說。」

蕭鳳狂嘆了口氣，道：「像螃蟹就是像螃蟹，就算你在娘親跟前當面這樣說，她也絕對不會怪責你。」

「這倒不錯，」蕭留忠點點頭，「老夫人可也不是那種器量狹小的人，她近來的確有些像螃蟹。」

蕭鳳狂也點頭不迭，目光却轉移到蕭易寒的臉上：「螃蟹最宜蒸吃，你們若蒸熟了我娘親，還望分我一杯羹。」

蕭易寒呆住，臉上的表情簡直是驚詫到了極點。

只聽得蕭鳳狂淡淡的接道：「至於那塊羊皮，你們是不必指望的了，你們若蒸了我娘親，蕭某將來也會把你們的人，一一蒸熟，以示禮尚往來。」

蕭易寒簡直不能相信自己所聽見的一切。

難怪蕭鳳狂，又被稱爲蕭瘋狂。

此人瘋狂之時，委實令人驚詫不巳！

（四）

蕭易寒終於被踢出蕭家堡。

把他踢出去的人，自然就是蕭留忠。

蕭易寒穴道被制，全身上下動彈不得，蕭留忠奉了蕭堡主之命，把他一脚復一脚的踢出去。

這就是蕭鳳狂給予蕭易寒的懲罰。

可以說，蕭易寒是名副其實地，給蕭留忠踢出蕭家堡的。

在蕭家堡外，蕭留忠才把蕭易寒的穴道解開。

經過這麼一陣亂踢，蕭易寒渾身骨頭都似巳完全爆裂。

「蕭大總管，放心好了，你是死不了的，」蕭留忠冷冷的盯着他，用一種諷刺的語氣對他說道：「老夫地位不如你，在江湖上的名氣遠不如你，你若給老夫活活踢死，將來江湖上的人，就會說蕭家堡的大總管，原來是個飯桶，這種消息傳出去，蕭堡主就會被人說他用人不當，缺乏眼光。」

蕭易寒緊咬着牙，氣得連咳都咳不出來。

只聽得蕭留忠又接道：「雖然老夫不敢踢死你，但你的一身武功嘛，咳咳！咳咳……」

蕭易寒悚然一驚，暗自運氣，却是全然使不出半點勁力來。

蕭留忠却不再理睬他，只是喃喃地說：「時候巳不早，老夫要上床睡覺啦。」

他伸了伸腰，懶洋洋的走進堡內。

蕭易寒的背脊巳經濕透，全身冷汗如雨。

就在這時候，一匹黑馬風馳電掣般從東方而來。

鞍上一人，一身紅衣如血，但頭髮，眉毛，鬚子俱如雪般發白。

馬匹到了蕭易寒身旁，紅衣老人立喝：「上馬！」

蕭易寒却巳渾身虛軟無力。

紅衣老人眉頭一皺，右手一抄，把他整個人撈到馬上。

「老蕭，你怎麼了？」

蕭易寒嘴唇緊閉，一言不發。

紅衣老人目中露出冷酷的光芒，冷冷道：「蕭鳳狂，你莫太早得意！」

馬鞭一抽，「劈」的一聲，聲音清脆玲瓏。

馬兒嘶鳴，有如離弦箭矢般望西怒射而去。

×　×　×

堡中，蕭鳳狂問蕭留忠：「龍城璧甚麼時候會到這裏？」

蕭留忠回答：「據老瞎子的消息，他巳到了射箭城。」

蕭鳳狂嘆了口氣：「看來，他又要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中。」

蕭留忠道：「三年前他曾在本堡作客，當時你們倒是談得很投契。」

蕭鳳狂道：「他爲人爽直豪放，武功也很不錯。」

蕭留忠道：「鐵燕帮，韓四太爺先後被襲，龍城璧必料想到，我們也會有了麻

煩。」

蕭鳳狂道：「麻煩事確巳來了。」

蕭留忠道：「所以他也快將來了。」

蕭鳳狂喟然道：「這年青刀客確實不錯，但這一次，只怕我們會連累了他。」

蕭留忠嘆了口氣，道：「堡主爲人，又何嘗不是急公好義？也只有你這種人，才配擁有龍城璧這種朋友。」

蕭鳳狂忽然沉下臉，冷冷的盯着蕭留忠：「你爲甚麼忽然拍我的馬屁？」

蕭留忠一怔。

「我甚麼時候拍你馬屁？」

「你現在就是巳經在拍我的馬屁。」蕭鳳狂的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甚麼急公好義？又甚麼只有我這種人，才配擁有龍城璧這種朋友？」

蕭留忠一怔，隨即說道：「堡主，實話實說，是否有罪？」

蕭鳳狂道：「這倒無罪。」

蕭留忠道：「拍馬屁呢？」

蕭鳳狂道：「在本堡主看來，那是有罪。」

蕭留忠道：「我剛才的說話，只是實話實說，而不是拍你的馬屁。」

蕭鳳狂道：「但本堡主却認爲你不是實話實說，而是在拍我的馬屁。」

蕭留忠正欲說話，蕭鳳狂又巳揮了揮手：「你不必反駁，我說你是在拍馬屁就是拍馬屁，再加否認，那是罪上加罪。」

蕭留忠只好一言不發。

蕭鳳狂緩緩的接道：「既然你巳默認是在拍我的馬屁，那麼自然是有罪。」

蕭留忠暗暗苦笑，仍然默不作聲。

蕭鳳狂又說：「你犯的這條罪，雖然罪不致死，却也是非同小可，那是要嚴懲的。」

蕭留忠吸了口氣：「小老兒任憑堡主處分。」

「唔，那是當然的，」蕭鳳狂沉默了半晌，才道：「本堡主現在給你的懲罰，是要你馬上成爲本堡的總管。」

「總管？」蕭留忠一怔，「小老兒現在巳是總管。」

「甚麼總管？」

「茶房總管。」

「呸！那算甚麼？」蕭鳳狂板着臉，喝道：「本堡主現在要你承繼蕭易寒的職位！」

蕭留忠吃了一驚，叫道：「那可是一件苦差事！」

蕭鳳狂嘿嘿一笑：「若是優差，那也不算是甚麼懲罰了。」

蕭留忠忙道：「小老兒不是這種材料，還望堡主收回成命。」

蕭鳳狂冷笑：「本堡主無戲言！」

蕭留忠呆住。

從此刻開始，他就是蕭家堡的大總管了。

這個職位，蕭家堡中巳不知多少人在暗中伺窺，但蕭留忠獲得這個職位的時候，却是愁眉苦臉，就像是接到了一隻又燙又熱，還會咬他一口的山芋一樣。

世事離奇。

人亦甚是離奇。

但更奇怪的還是造物者，何以把人們「造」得如此古怪？如此多姿多采？

追魂毒血絕命刀

（一）

射箭城距離蕭家堡約五里。

二百年前，崑崙派掌門耿東亭，曾與西方魔教教主金衣羅刹比箭，地點就在這座古老城堡的城門下。

金衣羅刹與耿東亭打賭，金衣羅刹若贏了，崑崙派從此不理江湖中事，對於魔教的一舉一動，更不能稍加干涉。

但若是金衣羅刹輸了，魔教中人則在三十年內不再踏足中原半步。

結果，這一場打賭，耿東亭險勝金衣羅刹。

金衣羅刹也遵守諾言，三十年內，魔教果然不再在中原武林興風作浪。

這座城堡本名石城，但自此之後，石城就被人稱爲射箭城。

×　×　×

二百年前這段典故，直到現在仍然爲射箭城中人所津津樂道。

那時候，城內城外的人，都很重視這一場比賽的勝負。

直到耿東亭贏了金衣羅刹的消息傳出後，全城中人爲之興高采烈，大燃炮竹，不少人甚至通宵狂歌痛飲。

二百年後，這件事早巳成爲歷史。

但射箭城中人，仍然沒有忘記祖先一直談論下來的這段往事。

尤其是飛箭樓的老闆，更是每逢遇見了外地人，都一定把這件事重提一番，好像他也曾親眼看見那場比箭似的。

他是在射箭城裏生長，也在射箭城裏長大，到了現在，他在射箭城裏有一妻三妾，兒孫成羣。

他熱愛射箭城，就像是愛護自己的兒女。

他是個好人，長得矮矮胖胖，看來的確很有福氣。

現在，他又在飛箭樓裏，對一個從外地而來的浪子，滔滔不絕地談及二百年前的那次比箭。

但這浪子好像醉得很厲害。

無論老闆說甚麼，他都只是說：「說得好！說得好！」

老闆有點生氣了。

他忽然說：「我說你是個混蛋。」

浪子又點頭。但這一次他說的却是：「混蛋說得好！混蛋說得好！」

老闆的臉色變了。

這浪子也是有點醉，但却還是頭腦清醒得很。

他忽然抓了一個銅水壺，嘆道：「泡壺熱茶，讓你的酒意醒一點。」

他輕輕咳嗽一聲，動作仍然是那麼緩慢。但忽然間，紅光閃動，這老闆手裏提着的銅壺，竟然潑出一壺鮮血！

（二）

老闆的行動，本來一直都是那麼遲鈍，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的動作變了。

他的人也完全變了。

假如剛才他像隻老山羊，現在他應該像隻剝掉了身上山羊皮的惡豺狼。

血光湧現，但却不腥臭。

老闆出手極快，而且所用的法子也是

令人大感意外。

稍有江湖經驗的人，都可以看出，這壺血是有毒的。

那浪子巳完全在血光的籠罩下。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浪子的人也變了。

他突然擰身，整個人好像燕子般冲天飛去。

但他沒有冲上天，因為他還不想把這座酒家拆掉，否則他就要擊破屋頂飛去。

他的人只是飛到橫樑上，然後，又忽然從天而降，一拳重重擊在那老闆的頭頂上。

老闆突然拔刀。

他的身上原來有刀，而且不只一把。

他拔出了兩把尺許長的鐵刀，同時向上擊去。

浪子急收拳，人躍出丈許之外。

老闆獰笑道：「龍城璧，你避得了我的追魂毒血，却還是避不開我的奪命絕魂刀。」

浪子一笑：「你以為我巳中刀?」

老闆冷笑：「剛才那兩刀，你只避開一刀，但還有一刀，分明巳刺在你的左腿上。」

浪子大笑。

「我的左腿沒事，你沒刺中我。」浪子把左腿一揚，笑道：「剛才你刺中的，只是一個布娃娃。」

他手裏果然有隻布娃娃，而且巳經被刺破。

老闆臉色驟變。「你怎麼會有隻布娃娃?」

酒家內一個白衣女郎突然走了過來。

她本來一直都坐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和她在一起的還有個穿着一襲青袍的年青公子。

這時候，那青袍公子仍然在自斟自飲，好像對這裏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完全沒有半點興趣。

白衣女郎腰肢輕擰，嫣然地向浪子一笑：「還我布娃娃。」

浪子把布娃娃拋給她，聳肩道：「抱歉，這布娃娃巳給刺爛了。」

白衣女郎笑瞇瞇的說：「沒關係，反正我並不喜歡它，倒不如送給別人。」

浪子道：「妳想把它送給誰?別忘了布娃娃裏面裝着的，是蜀中唐門的奪命飛砂。」

白衣女郎的目光轉向老闆，笑道：「你很喜歡使用暗算手段，這種奪命飛砂送給你使用，那是必然沒錯的。」

說着，布娃娃脫手飛出，一蓬細砂從布娃娃的腹部射了出來。

老闆面無人色。

唐門暗器，名滿天下，唐門毒砂，只要沾上一點點，都是無窮禍患。

他要閃避，巳來不及。

他滿身是砂，而臉上更是一片死灰之色。

浪子立刻嘆氣：「唉!沒救了，沒救了。」

老闆驚得呆住。

就在這一刹那間，浪子突然中指一彈，一枚棋子射在老闆的氣海穴上。

老闆臉上的神態一陣驚怒，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浪子的人巳在他眼前。

他的七個要穴，就在這霎眼間被點住了。

× × ×

那浪子正是龍城璧。

那白衣女郎是佟雪衣。

還有，那個正在自斟自飲的青袍公子，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他們巳到了射箭城，不久之後就要繼續向蕭家堡進發。

他們本不欲在射箭城停留，但却在途中探得一消息，謂司馬血正在射箭城中。

所以，他們在射箭城到處探查司馬血的下落!但到目前為止，却是全無結果。

倒是飛箭樓的老闆，忽然露了這一手功夫，顯見此處絕非尋常之地。

(三)

藏在布娃娃內的，並不是甚麼唐門毒砂，而僅是普通的泥沙而巳。

但那老闆却信以為眞。

龍城璧點住了他的穴道，然後却含笑安慰他：「你別害怕，那不是毒砂，而是泥沙。」

老闆的身子猶在發抖。

龍城璧在他身上抓了一把泥沙，笑道：「唐門毒砂若是這種樣子，也不會叫人從心底裏寒出來了。」

老闆吸了口氣，目光陰晴不定。

佟雪衣冷冷叫道：「他用毒血橫施暗算，顯見是個邪惡卑劣之徒，這種人留下來，終究是江湖上的禍患。」

龍城璧微微一笑。

「妳是主張我把他殺了?」

「那也不必，但最少也該廢了他的武功。」

龍城璧盯着老闆，笑道：「她說該廢了你的武功，你認為怎樣?」

老闆道：「那不如殺了我。」

龍城璧淡淡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想不到你連死都不怕。」

老闆道：「我不是不怕死，而是武功被廢，對我來說，那是生不如死。」

龍城璧悠然道：「剛才我若給毒血潑在身上，那才是生不如死。」

突聽一人乾笑。

這人的笑聲很刺耳，雖然笑聲並不响亮，却像是隻蝙蝠在吱吱怪叫。

「龍城璧不愧是龍城璧，果然够朋友，够義氣。」

一個面長嘴闊，眼睛狹長的紫衫漢子，從門外緩緩的走了進來。

他的手裏提着一隻大痲袋，痲袋裏也不知裝着些甚麼東西，份量似甚是沉重。

佟雪衣眉頭一皺，問龍城璧：「這人是誰?」

龍城璧奇道：「妳怎知道我一定認識他是誰?」

佟雪衣一笑：「你在江湖上經常走動，而且對這些怪物認識得不少，這人怪裏怪氣的，想來你也該知道他的來歷。」

龍城璧微微一笑：「這位仁兄有甚麼奇怪之處?妳會用怪裏怪氣這四字來形容他?」

佟雪衣瞧了那漢子一眼，道：「本來他這個人也不算怎樣奇怪，但那口痲袋子，却是大有蹺蹊。」

龍城璧道：「難道妳巳知道痲袋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

佟雪衣點點頭，但旋即又搖頭，說：「痲袋裏裝着的不是東西，而是人。」

龍城璧道：「那是死人還是活人?」

佟雪衣毫不猶疑，立刻回答：「那是個活人，而且還是自願給放在這口痲袋裏的。」

龍城璧笑道：「何以見得?」

佟雪衣凝視着他，忽然嬌笑一聲，說：「你不必問我，因為你也巳經知道。」

龍城璧並不否認：「不錯，妳巳看出這一點，我也是一樣。」

佟雪衣道：「你說出來聽聽，看看是否也和小妹所看的一模一樣?」

龍城璧緩緩笑道：「痲袋裏裝着的，肯定是個活人，而且他還是自願給放在痲袋裏的，因為袋中人現在正優哉悠哉，不斷的在痲袋裏面喝酒。」

紫衫漢子冷冷一笑，怪聲說道：「到現在，你大概巳經知道我們是誰了?」

龍城璧搖頭。

佟雪衣似是大感意外。「龍大哥，你眞的不知道?」

龍城璧聳聳肩，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雖然我認識的怪物不少，知道的怪事也不少，但這一雙活寶貝，恰巧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對怪人物。」

就在這時候，衞空空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

「你不知道，我知道。」

紫衫漢子冷冷一笑：「小子，你別以為自己的劍法很了不起。」

衞空空哂然一笑：「尊駕知道我是誰嗎?」

紫衫漢子冷然道：「無名小卒，怎會放在我的眼內?」

衞空空一怔。

龍城璧笑了笑，道：「你認識他?」

紫衫漢子搖頭。

龍城璧道：「你知道他是誰?」

紫衫漢子又搖頭。

龍城璧奇道：「既然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又豈知他是個無名小卒?」

紫衫漢子冷冷一笑：「別的不提，就看他的佩劍巳是平凡之物，連一口好劍都沒有的人，又豈會是個有名氣的劍客?」

龍城璧道：「你說的好像很有道理，其實却是狗屁不通。」

紫衫漢子冷笑。

龍城璧冷冷接道：「雖說英雄寶劍，相得益彰，但古往今來，不知多少世外異人，絕頂高手，他們所用的武器，都是平凡之物而巳。」

紫衫漢子為之語塞，答不上話來。

這時候，那口痲袋忽然傳出了一個人混濁不清的聲音。

「採花郎，這次你可碰釘子了，難道你沒聽過，偷腦袋劍客衞空空，從來不用好劍之說?」

「鮮花，他就是衞空空?」紫衫漢子楞住。

衞空空淡淡一笑，悠然道：「不錯，在下就是藉藉無名的衞空空。」

× × ×

衞空空當然不是藉藉無名之輩。

採花郎和鮮花也不是。

他們一個是採花賊，還有一個却是個和尚。

那是個最喜歡吃女人耳朵的惡和尚!

嶺南雙花

(一)

直到現在，龍城璧總算知道眼前這兩人是誰了。

他們是南海門的死對頭，在南海一帶，巳不知發生過多少次衝突。

在嶺南一帶，提起了採花郎白絕天和鮮花和尚，眞是令人有談虎變色之感。

白絕天是個淫賊，鮮花和尚却是個貪財的惡僧。

這惡僧不但貪財，而且還喜歡吃女人的耳朵!

白絕天姦淫民婦之後，鮮花和尚接着就會把受害者的耳朵割下，活生生嚼掉。

這一雙惡賊的禽獸暴行，着實令人髮指。

龍城璧忽然指着飛箭樓的老闆，問白絕天：「你們現在是來救他的?」

白絕天還沒有回答，痲袋裏巳爬出了一個白臉和尚。

這和尚年逾四旬，長得皮細肉滑，但却比常人矮了一截。

原來他竟然沒有了雙腿，只靠一雙木枴走路。

龍城璧瞧着他，說：「你就是鮮花和尚?」

和尚反問道：「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道：「你巳知道我是誰，我也巳知道你們就是嶺南雙花。」

和尚咧嘴一笑：「好說!我倆正是嶺南雙花。」

他走到飛箭樓老闆的身旁，接道：「這位朱老闆是個蠢材，所以，他用一些很笨的法子來殺你，結果當然是失敗。」

龍城璧問道：「你們沒有詳細的計劃嗎?」

鮮花和尚道：「他沒有，但我倆却不同。」

龍城璧皺眉道：「你們和朱老闆不是同一夥的人?」

鮮花和尚乾笑：「朱老闆是血印門的分舵舵主，咱們却不是。」

龍城璧「哦」的一聲，緩緩道：「所以雖然朱老闆和你們兩位都想殺了在下，但却不是同一夥的人。」

鮮花和尚搖搖頭，道：「那又不盡然，雖然我倆並不是血印門中人，但却是血手老君的生死之交。」

「生死之交!」龍城璧淡然一笑，「所以兩位甘願為血手老君賣命!」

鮮花和尚又搖頭。

「貧僧不是賣命，而是買命!」

「買誰的命?」

「多管閒事的人的命!」

「我算不算是個多管閒事的人?」

「算。」

「所以，你現在就要買下我的命?」

「不，現在還不是貧僧要買下你性命的時候。」鮮花和尚淡淡的說：「因為我

們現在還要討價還價。」

龍城璧緘默下來。

衛空空忍不住問：「有甚麼東西值得我們討價還價的？」

鮮花和尚瞧了白絕天一眼，緩緩地說道：「小白，你對他們說。」

白絕天沉吟着，道：「蔴袋裏還有一件事物，諸位一定會感到很有興趣。」

他從蔴袋裏拿出了一把劍。

這把劍一出現，衛空空，龍城璧兩人的臉色全都變了。

只有佟雪衣沒有感到震驚，因爲她根本不知道這把劍是屬於誰的。

但龍城璧和衛空空却一眼便已認出，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碧血劍！

殺手之王司馬血的碧血劍！

（二）

司馬血的碧血劍，不啻是他的第二生命。

江湖人都很重視自己的武器。

司馬血亦然。

雖然，他從來都沒有說過：「劍在人在，劍失人亡。」這一類的說話，但龍城璧和衛空空都知道，碧血劍對於司馬血來說，是何等的重要。

放眼天下，不乏神兵利器。

以司馬血的本領和歷年來的際遇來說，他要找一把比碧血劍更好的劍，並非絕難之事！

碧血劍無疑是好劍，但却肯定絕對不是天下間唯一的好劍！

但對於司馬血來說，即使是干將莫邪，天闕魚腸種種名劍，都放在他眼前，但仍然及不上碧血劍。

是否碧血劍最佳？

不！

但對司馬血來說，世間上已沒有任何武器，能代替碧血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那就像是情比金堅的「情聖」，「除却巫山不是雲」的道理一樣。

這種說法，也許有點無稽。

劍是無情之物，又怎能與人相比？

但有一點是無可否認的，司馬血是個有情的殺手，他的情並非痴於人，而是痴於劍。

痴於碧血劍！

劍雖無情，却有靈氣。

靈氣中亦隱藏着鋒利逼人的殺氣。

司馬血是個殺手，一個殺氣逼人的殺手。

他不能沒有劍，尤其是碧血劍。

但此刻，人劍已分離，碧血劍居然會落在嶺南雙花的手上。

劍在此。

人呢？

衛空空、龍城璧都不敢想像。

雖然他們外表看來還是那麼鎮定，但彼此的心中都已冒出了寒意。

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司馬血還沒有遭遇到奸人的毒手。

鮮花和尚忽然笑了。

他的笑容很溫和，就像是賣豬肉的肉販，正拿着一把切肉刀，瞧着一個準備向他買豬肉的小主婦。

他笑了一會，才對龍城璧說：「你是不是想見一見這把劍的主人？」

龍城璧試探着問：「在下雖然也想見一見他，倒不知道是否要到西方極樂世界，才能見到他一面？」

鮮花和尚大笑：「龍城璧，你儘管放心，貧僧沒有把他怎樣，只是挖了他的一雙眼珠子而已。」

龍城璧、衛空空相顧一怔！

雖然他們臉上沒有露出震駭憤怒之色，但他們都已知道，彼此的心情都是同樣的激動。

佟雪衣並不愚蠢，她也已看出兩人都在驚怒之中。

但在這時候，龍城璧却居然笑了。

他忽然對白絕天說：「我老是覺得，你這人今天實在奇怪極了。」

白絕天冷笑：「是不是我的鼻子上長出了一朵菊花？還是你的眼睛出了毛病，有點眼花花了？」

龍城璧淡淡道：「採花郎畢竟是採花郎，口不離花，心中也不離花。」

白絕天直認不諱：「我本來就是個採花盜！」

龍城璧道：「這才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白絕天道：「何怪之有？」

龍城璧望了佟雪衣一眼，慢慢的說道：「佟小姐是萬中無一的絕色佳人，以你這種色中餓鬼來說，豈有不垂涎三尺？」

說到這裏，佟雪衣已是滿臉緋紅。

但她沒有怪責龍城璧輕薄，因爲她知道，龍城璧此番說話必然另有一番深意！

白絕天還沒回答，鮮花和尚已冷冷笑道：「這位佟小姐，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也許還算不錯，但對小白這種識貨之人來說，還是引不起他的胃口。」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和尚此言，恐怕連白癡也騙不過，照在下看來，採花郎必然大有苦衷，否則以他的性情而論，又怎會對佟小姐這種如花美眷爲之無動於衷？」

衛空空一直都在担心着司馬血的安危，但龍城璧却還是從容不逼，還把話題扯到白絕天的身上去。

他不由暗暗嘆了口氣，佩服龍城璧的這份鎮定。

至此，衛空空也實在有些奇怪，難道眼前這位白絕天，會是個冒牌貨色？

但現在，他已無心理會這一點。

鮮花和尚忽然乾笑一聲，對龍城璧說：「貧僧知道你現在一定很想見一見司馬血。」

龍城璧聳聳肩，道：「既然他已變成了瞎子，見不見也是一樣，反正他已看不見我。」

衛空空又是暗暗佩服。

龍城璧分明已很急於一晤司馬血，但却仍然以退爲進，完全不受到鮮花和尚的控制！

但鮮花和尚也是個厲害的脚色，聞言淡笑說道：「你若不想見他，那也無妨，待咱們兩人回去，把他的鼻子、耳朵一起割下來，用來煮碗酒吃。」

龍城璧忽然說：「跟你們談了這許久，我也很餓了，既然有可吃之物，機會倒是不可錯過。」

鮮花和尚獰笑。

「浪子，現在，你總算願意跟我們走了？」

此時衛空空，佟雪衣齊聲說道：「我也去。」

鮮花和尚道：「你們不必去，也不能去。」

佟雪衣怒道：「不能去？我們爲甚麼不能去？」

鮮花和尚說：「因爲我們的主人只想見龍城璧。」

衛空空一怔，問道：「你們的主人？他是誰？」

鮮花和尚道：「你不必問，貧僧也不會說。」

衛空空臉色一沉，突然掣劍在手。

鮮花和尚也是臉色一變：「你想砍掉貧僧的腦袋？」

衛空空冷冷道：「確有此意！」

鮮花和尚道：「你若要砍掉我的腦袋，最少該先問問龍城璧。」

衛空空道：「我砍你的腦袋是我自己的事，爲甚麼要先問問龍城璧？」

鮮花和尚又是一聲獰笑：「因爲他一定不會贊成你用這種法子來對付我的。」

龍城璧嘆了口氣，忽然道：「和尚，這一次你是料錯了。」

衛空空突然出劍。

呼！他劈出一劍，但鮮花和尚也閃避得快。

劍鋒散發着逼人的殺氣，一下子就湧到鮮花和尚的面頰上。

鮮花和尚喝道：「你們都想害死司馬血？」

衛空空冷笑道：「正是爲了要救司馬血，所以非要把你的腦袋砍下來不可。」

鮮花和尚的眼睛陡地睜大。

衛空空的長劍又已急落。

鮮花和尚一偏身，左手探爪，疾抓衛空空右腕脈門。

他出手極快，方位也極是準確。

衛空空招式却已急變。

他的目光更銳利，劍鋒上散發的光芒也更是輝煌。

劍雖無名，劍法却是大有名堂。

刷！

劍如電閃，一下子已壓在鮮花和尚的眉心不足三寸部位。

鮮花和尚若是閃慢一點，他已給這一劍把頭顱一分爲二。

但他身手敏捷，出手矯捷非比尋常，身子一溜，人已在七尺之外。

衛空空兩劍猛擊不中，鮮花和尚已展開了反擊。

他突然欺前，連發十二支毒針，追殺衛空空。

他的暗器功夫，每一支毒針都可以遠擊至五丈之外，而衛空空和他的距離，還不到一丈。

衛空空若閃不開，任何一支毒針都可以在瞬息間置他於死地。

但衛空空沒有閃避，那些毒針也沒有一根能損得了他分毫。

他的劍，竟然比所有的毒針都還更快得多。

鮮花和尚眼角肌肉一陣跳動，身形一曲，猛地再撲向衛空空。

他施展了一套怪拳。

拳怪，人的身形也很怪異，就像是一隻瘋猴，不斷的左跳右躍。

倏地，他的拳又化爲指，而且以極迅速的手法，疾向衛空空的喉結穴上點去。

衛空空却在這時候發出一聲斷喝：「醉斬天魔！」

劍再急落。

鮮花和尚突然臉色大變。

他那雷霆萬鈞的一指，沒有擊中衛空空，却擊在一木柱上，那根木柱登時現出了一個深洞。

但衛空空的劍已逼近眉睫。

剎那間，他簡直是傻住了。

他自忖必死無疑，但衛空空却又忽然把劍停頓下來。

他冷冷的問鮮花和尚：「我也想去見一見你的主人，如何？」

鮮花和尚鐵青着臉，光禿禿的頭頂上已冒出了汗珠。

「你一定要看我們的主人，那是自取滅亡，愚不可及。」

衛空空冷冷一笑：「他一定要見龍城璧，又何嘗不是自尋死路？」

鮮花和尚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你們都一起跟着貧僧好了。」

（三）

他們很快就離開了射箭城。

他們沒有走多遠，就已來到距離射箭城不足半里外的一座小村莊。

這座小村莊最大的屋子，就在村南第一家。

綠色的屋簷，紅色的牆，但兩扇大門却是漆黑如墨。

衛空空皺眉道：「這是誰的屋子？」

鮮花和尚沒有說，跟隨在他背後的白絕天已插口接道：「這是魔女的家。」

「魔女？」

「不錯，她也就是我們的主人。」

× × ×

暮色已臨，魔屋顯得倍加深沉可怖。

黑漆的大門打開，一個頭大如斗的青臉怪人走了出來，冷冷的對鮮花和尚說：「主人對你很不滿意。」

鮮花和尚面色驟變。

頭大如斗的青臉怪人接道：「主人只想見龍城璧，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進來。」

鮮花和尚吸了口氣，道：「但衛空空已來了。」

青臉怪人嘆道：「雖然他已來了，但却只能吃閉門羹。」

衛空空冷冷道：「但我若一定要進去呢？」

青臉怪人道：「那麼我們只好殺了司馬血。」

說到這裏，屋裏忽然出現了三個人。

其中兩人，頭戴闊大笠帽，各持一柄利斧。

在這兩人的中間，挾持着一個神情蕭索的灰衣人，赫然竟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司馬血沒有被挖掉眼睛。

這一點，鮮花和尚是撒了一個謊。

他是要藉此打擾龍城璧和衛空空的心

境。

但司馬血落在歹人之手，却已是毫無疑問的事。

青臉怪人直盯着衞空空：「你滾出去，滾得越遠越好！」

衞空空默然半晌，終於說：「我滾，我現在馬上就滾出去。」

佟雪衣怔住。

衞空空忽然向她一笑：「我們去釣魚，捉田鷄，射烏鴉好不好？」

青臉怪人冷冷一笑：「這裏的烏鴉很兇，小心莫要被啄瞎了眼睛。」

衞空空却已走了，佟雪衣也只好跟隨着他，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

他們當然不是去釣魚、捉田鷄，射烏鴉。

龍城璧知道，他們都很關心自己的安危，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暫時離去。

夜色漸濃。

龍城璧在青臉怪人的帶引下，走進了這間神秘的魔屋。

他沒有直接搶救司馬血，因爲他已看出，司馬血的神智極不正常，顯然是中了某種可怕的邪毒所致。

那青臉怪人忽然發出一陣詭異的笑聲，對龍城璧說：「嶺南雙花是不是對你很不客氣？」

龍城璧淡淡道：「但我却對他們更不客氣。」

青臉怪人搖搖頭，道：「那不行，因爲你很快就會成爲魔屋的一份子，就和我們一模一樣。」

龍城璧瞧着他：「我沒有這打算。」

青臉怪人乾咳兩聲，道：「但在不久之後，你就會完全改變過來。」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們想在我的身上使用藥物，或者是用懾魂大法之類的邪術？」

青臉怪人道：「不，這對你並不適合，因爲那樣會使你的武功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龍城璧道：「但我若還是清清醒醒的，恐怕這一輩子也不會成爲魔屋中人。」

這時候，他們已經來到了一座九曲橋上。

雖巳夜色蒼茫，但龍城璧還是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佈置很幽雅的花園。

但最令他感到奇怪的，就是園中竟然擺放着兩副金棺！

大幻迷心香

（一）

棺無蓋。棺中也無人。

龍城璧一怔，問青臉怪人：「這是用來幹甚麼的？」

青臉怪人淡淡一笑，道：「這是我們用來埋葬死人的。」

龍城璧吸了口氣：「這兩副金棺，全部都是用黃金鑄成的？」

青臉怪人點頭：「單是這兩副金棺，已是一筆驚人的財富。」

龍城璧聳肩一笑：「無論是誰死後躺進這種棺材裏，都一定很難得到眞正的安靜。」

青臉怪人道：「死人無罪，躺金棺其罪。」

龍城璧道：「你把我帶到這裏，是不是要我和司馬血都一起躺下去？」

青臉怪人搖頭。

「我們不想你死在這裏。」

「那麼這兩副金棺……」

「是嶺南雙花的。」青臉怪人的眼睛裏露出一種神秘的光芒，「因爲我們的主人查到了一件事。」

「甚麼事？」

「因爲他們在三天前，又犯了案，」青臉怪人緩緩的說道：「白絕天强姦村婦，鮮花和尙吃其耳朵。」

「你們的主人因此而很不高興？」

「當然，」青臉怪人淡淡的說道：「魔屋之中，對於這種罪行的懲罰，就是殺頭。」他的話還沒說完，園外巳先後响起了兩聲凄厲絕倫的慘叫。

不久，兩個手持黑斧的人，各自捧着一個人頭，來到青臉怪人的面前。

「主人，嶺南雙花巳然伏誅。」

青臉怪人冷冰冰的說道：「把他們的人頭埋在金棺中，至於屍身，全都拿去餵狼。」

龍城璧似是無動於衷。

青臉怪人忽然一聲嬌笑：「龍公子，你豈非早就很討厭他們？」

這人的聲音忽然變了，變得很溫柔，很婉轉動聽。

這人的頭顱也忽然變得很細小，因爲這腦袋居然是雙重的。

解除了巧妙絕倫的易容術之後，在瞬息間，這青臉怪人變成了一個傾國傾城的人間尤物。

這種事，你若沒有親眼看見，一定會有難以置信之感。

即使是龍城璧，他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許他不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是不相信自己會這麼幸運，在這裏遇上了一個如此美麗的女人。

他的目光彷彿變得很呆滯，呆滯得有如白痴。

那美麗的女人，凝視着他，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似有勾魂攝魄的魅力。

「你是不是巳經知道我是誰？」

「袁紅淚？」

「不錯，我就是血魔女袁紅淚，也是血印門裏最可怕的一個女人。」

「妳眞的那麼可怕？」

「別人都這麼說。」

「不，」龍城璧的目光更呆滯，聲音却漸漸變得有點特別，「妳並不可怕，除了白痴之外，沒有人會不喜歡妳。」

「眞的？」

「當然是眞的，只要你願意，我一輩子都甘爲你裙下之臣。」

「我現在要你替我做一件事，你能否答應？」

「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袁紅淚似是很滿意龍城璧的答覆，她的笑容更動人，更可愛。

她說：「我要你去殺一個人。」

龍城璧說道：「誰？」

袁紅淚美麗的眼睛瞇成了一綫，緩緩

說出了四個字：

「血手老君！」

（二）

血手老君一直以來都是袁紅淚最尊敬的人。

這一點，在血印門中，可說是無人不知的事。

但現在，血手老君却成爲袁紅淚要暗殺的對象。

這是爲了爭權？還是爲了奪利？

龍城璧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事，就是自己一定要殺了血手老君。

無論袁紅淚要他去幹甚麼事，他都非去不可。

因爲他巳爲袁紅淚而陶醉。

× × ×

袁紅淚不錯很美麗，但她眞的有這種無邊法力可以完全控制雪刀浪子龍城璧？不！

如果單憑容貌，世間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完全控制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那兩副金棺之中，却隱隱散發着一種淡淡的薰香。

這是大幻迷心香！

普天之下，只有迷心叟袁理本才能製練的大幻迷心香！

而袁理本却正是袁紅淚的父親。

大幻迷心香再加上三魂大法，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控制着一個陌生人的意志，無論施法者向他提出甚麼要求，都一定不會被拒絕。

被大幻迷心香和三魂大法控制着的人，無疑已成爲別人的奴隸，甚至是殺人利器。

然而，有一點不可不知的，就是施用三魂大法，是一件極其損耗內力的事。

所以，不到必要時，誰也不會貿貿然去施用這種法子，來控制另一個人。

但袁紅淚第一次會見雪刀浪子，就使用了這種法子。

她要殺血手老君，借助龍城璧的刀，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事。

至於龍城璧的武功，是否會在被迷惑之後而打折扣，那巳和他沒有甚麼關係。

他能殺得了血手老君，固然最妙，即使失敗，對袁紅淚也沒有甚麼太嚴重的影响，充其量是本身功力受到損害而巳。

但她很有信心，認爲龍城璧的刀，一定可以把血手老君的頭顱割下來。

× × ×

袁紅淚代龍城璧寫了一封戰書。

雖然她是個女兒家，但筆法蒼勁有力，而且居然和龍城璧的字跡很相似。

她知道血手老君一定會接受這個挑戰，因爲他早就想領敎一下山東濟南龍氏世家八條龍刀法的威力。

尤其是擊敗龍城璧，更是不少武林高手的願望。

血手老君雖然巳經老了，但雄心猶在，他不但愛財，也好名。

這是血手老君的缺點。

袁紅淚就是要針對着血手老君的缺點，取其性命，代其位置。

看見痴呆如醉的雪刀浪子，袁紅淚有一種自豪的感覺。

雖然她並非在武功上擊敗了龍城璧，但龍城璧巳成爲了自己的奴隸。

那是多麼輕而易舉，而又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事。

她懷着輕快的心情，等待着決鬥的日子來臨。

在這段時間內，龍城璧被安排居住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那並不屬於魔屋的範圍，而是在距離射箭城西南三里外的一個山谷中。

那魔屋，其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袁紅淚只是花了很少的錢，就把它買下。

那兩副金棺，其實根本是空心的，價值絕不如想像中那麼多。

她叫人打造這兩副金棺，並非爲了要埋葬嶺南雙花，而是準備成爲血印門主。

血印門有一個規矩，就是門主必定擁有兩副金棺，在就任大典的時候，親手屠殺一男一女，然後把他們的血混和，分贈與門下所有弟子長老，一起飲下。

至於這對男女，就會被埋葬在金棺之內。

血印門是邪敎。

邪門異敎，往往有許多令人爲之髮指的殘酷行爲，血印門也是如此。

（三）

成爲階下囚的，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他一直都是神情蕭索，好像心事重重，又彷彿痴痴呆呆，眼前發生了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但龍城璧在秘谷中，却被視爲上賓，無論吃喝玩樂，樣樣不缺。

他彷彿巳忘記自己是來救司馬血的。

但兩天後，被囚禁在石牢裏的司馬血不見了，負責看守他的兩個斧手却反而被覊禁在石牢內。

袁紅淚聞訊，居然一笑置之。

她現在所倚重的並不是司馬血，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燈光昏黃，美人却是如花似玉。

無論怎樣看，袁紅淚都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比佟雪衣成熟，比唐竹君更具有感情。

當然，在龍城璧清醒的時候，袁紅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無論如何是及不上唐竹君的。

他巳很久沒有看見過杭州唐門的二小姐了。

他該很想念他。

但現在，他却在袁紅淚的身旁，聽話得就像個很乖的孩子。

袁紅淚喝了一杯來自波斯的葡萄酒，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不斷的瞧着龍城璧。

她的秀髮很好看，就像是天上的流雲，山泉間的瀑布。

袁紅淚又再從碧玉般的酒樽，爲龍城璧斟滿了一杯酒。

龍城璧一仰而盡。

袁紅淚忽然問道：「你是不是巳經漸漸喜歡我？」

龍城璧點點頭。

袁紅淚又接道：「我也和你一樣。」

這倒是實話。

她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道：「明天

就是我和老君決戰的日子。」

龍城壁又點頭：「我知道。」

袁紅淚道：「老君的血影神功，再加上三百另九式百花追魂劍，你能對付得了嗎？」

她的語氣很溫柔，顯得很關心龍城壁的安危。

龍城壁自己斟滿了一杯酒，微笑着說道：「爲了妳，他的武功再厲害，我也不怕。」

袁紅淚眸子裏閃動着光芒，嫣然道：「但我現在却不捨得你受到半點傷害。」

龍城壁道：「我不怕。」

袁紅淚道：「但我怕。」

龍城壁道：「不殺血手老君，誓不爲人。」

袁紅淚說道：「你若有差池，我怎麼辦？」

龍城壁道：「每年春秋二祭，妳來看看我也就是了。」

他的說話好像很幼稚，很傻。

但袁紅淚不以爲異，她知道，無論是誰中了大幻迷心香這種邪毒，都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袁紅淚忽然輕輕的吐了口氣，說：「你現在是不是已很累了。」

龍城壁回答：「不很累。」

袁紅淚道：「不很累的意思，也就是已經有點累了，你該早點休息，然後明天去對付血手老君。」

龍城壁一笑。

「我現在就去睡覺，明天再見。」說完，他眞的上床睡覺了。

（四）

晨風急勁，龍城壁正在荒丘上迎風卓立。

他的衣衫已被吹得獵獵作响，似乎將要被勁風所撕裂！

但他的人却很沉着，幾乎連眼皮都沒有閃動一下。

血手老君若依約而來，不久之後，這裏就要爆發一場驚心動魄的决戰。

× × ×

一輛馬車，順着風勢而來。

車把式是個老人，他左手執轡，右手却捧着一壺酒。

這老人也是個酒徒。

車廂竹簾高捲，車中只有一人。

若是血手老君，必是老人。

但這人並不老，他也和龍城壁一樣年青。

這人竟然是司馬血。

羊皮上的大秘密

（一）

兩天前，司馬血神態呆滯，但今天他却已判若兩人。

他的目光冷酷而鋒利，身手仍然和以前般矯捷。

甚至連一度失落了的碧血劍，現在又再在他的手中。

他從車廂內飄然落下，對龍城壁說：「血手老君不會來了。」

龍城壁微微一笑：「看見了你，我就知道血手老君不會來。」

司馬血道：「雖然你只付我酬金十兩，而且殺血手老君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還是幹了！」

龍城壁道：「下次我一定會把酬金大量增加。」

司馬血道：「增加多少？」

龍城壁淡然道：「一倍。」

「二十兩？」

「不錯，是白銀二十兩。」

「我知道有一個地方，每罎酒只賣一兩。」

「二十兩已可買酒二十罎。」

「所以，你給我的酬金已足够讓我喝得爛醉如泥。」

龍城壁忽然笑了笑：「你既殺了血手老君，此地已不必久留！」

司馬血道：「但我現在另有任務。」

龍城壁道：「你又要再殺另一人？」

司馬血點頭。

龍城壁道：「這人是誰？」

司馬血道：「袁紅淚。」

龍城壁一楞：「是誰要殺袁紅淚？」

司馬血道：「當然是血手老君！」

龍城壁又是一怔，司馬血緩緩接道：「這老魔頭臨嚥氣前，向我提出一個要求，他要我殺了袁紅淚。」

龍城壁目光閃動：「袁紅淚暗中圖謀叛變，血手老君已經知道？」

司馬血點頭，說：「這兩年以來，袁紅淚的勢力不斷的在擴展，她在血印門的地位，與老魔已是不分伯仲。」

龍城壁道：「老魔既已知道，何以不先下手爲强？」

「他不捨得。」

「他喜歡袁紅淚？」

「不錯，他對袁紅淚視如自己的女兒，不到最後關頭，還是不想和她決裂。」

「但袁紅淚却沒有把他當作父親一般看待。」

「人心難測，你對一個人好，那人未必也會像你一般。」司馬血的瞳孔漸漸收縮，目光遙注在不遠處的一株榕樹下！

樹下一直都停放着一頂黃色的轎子。

這時候，兩個年青漢子，已把這頂轎子抬動着，正向龍城壁和司馬血這一方走過來。

（二）

轎門外珠簾輕垂，一陣淡淡的幽香從轎內傳出。轎中人毫無疑問，正是血魔女袁紅淚。

珠簾忽然被撥開一旁。

袁紅淚的臉龐仍然是那麼美艷動人，但神態却是冰冷如霜。

她冷冷的瞧着龍城壁。這種眼光就像是兩支可以刺破咽喉的針，尖銳逼人。

「你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心上，你是個假情假義的僞君子！」她一開口，就是駡人的說話。

龍城壁悠悠一笑：「在下早已知道，大幻迷心香再加上三魂大法，是袁姑娘的拿手絕藝，所以不得不及早提防着。」

司馬血冷冷的盯着袁紅淚：「他不是又蠢又笨的殺手之王，這種法子對他是無用的。」

袁紅淚的臉色已漸發白。

「你一直都在我面前演戲，讓我以爲

已經完全操縱了你的意志。」她的聲音有點酸，酸而憤怒！

龍城壁並不否認：「不錯，妳怎樣算人，別人也可以怎樣算妳，這是很公平的事。」

袁紅淚瞧了司馬血一眼，又對龍城壁說：「放走司馬血的人也是你？」

龍城壁悠悠道：「妳以爲是誰？」

袁紅淚默不作聲。

龍城壁淡淡一笑：「我知道妳一定會把這筆帳算在衞空空身上，妳以爲他已跟踪到秘谷，然後悄悄的把司馬血救走。」

袁紅淚依舊默然。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把我帶出險境的是龍城壁。」

龍城壁道：「解除他身上邪毒的人，却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袁紅淚臉上變得全無表情，緩緩道：「時九公是神醫，却未免太喜歡多管閒事，將來恐怕難免惹禍上身。」

一人大笑道：「老夫偏就是喜歡惹禍上身！」

大笑的人，赫然正是那輛馬車上的老人。

袁紅淚瞳孔收縮，說道：「你就是時九公？」

老人大笑：「老夫不是時九公，誰是時九公？」

袁紅淚冷笑：「諸位倒是有備而戰，連醫谷神醫也在這裏。」

龍城壁微笑道：「蕭家堡風雲漸緊，時九公與蕭堡主有交情，所以他老人家也趕到，湊湊熱鬧。」

袁紅淚的臉色更難看。

龍城壁緩緩接道：「但妳的其中一個目的已經達到，妳豈非一直都想殺了血手老君？」

袁紅淚目注着司馬血：「你眞的殺了血手老君？」

司馬血冷冷道：「這種事我何必騙你？他已死在我的劍下。」

袁紅淚道：「但剛才聽你說，血手老君也要我死在你的手中。」

司馬血承認：「他付得起價錢，而妳也是一個殺之不枉的女人。」

袁紅淚道：「你現在是不是已經準備殺我了？」

司馬血道：「在下接受了血手老君聘請，妳當然已經成爲我要追殺的對象！」

袁紅淚咬了咬牙：「他付給你多少？只要你說出來，我給你雙倍！」

司馬血淡淡道：「他付給我的酬勞，是妳永遠沒有法子以雙倍付給我的。」

袁紅淚一怔：「他給了你些甚麼？」

司馬血默然半晌，才慢慢的說：「兩塊羊皮。」

袁紅淚不再說話了。

她的確沒法子以雙倍的酬勞付給司馬血。

（三）

兩塊羊皮，那本來並不是很值錢的東西。

但袁紅淚知道，這兩塊羊皮的眞正價值，却是難以估計的。

因爲每一塊羊皮，都隱藏着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像這樣的羊皮，總共有三塊，以前分別落在佟大先生、韓四太爺和蕭鳳狂的手裏！

佟大先生和韓四太爺如今已成爲地府遊魂，他們擁有的羊皮，也已落在血手老君的手上。

但到了現在，血手老君的命運，也和佟大先生和韓四太爺一樣。

這兩塊羊皮，又落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手上。

× × ×

幾天之前，司馬血很倒霉，給血魔女袁紅淚所暗算，險些劍失人亡。

但他後來却又很幸運。

龍城壁把他救出險境，而且很快又遇上了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時九公在半個時辰之內，就把司馬血所中的邪毒完全解除。

神醫之名，果非倖致。

龍城壁不但救了司馬血，連碧血劍也盜了回來。

司馬血却沒有向他說一聲「多謝」。

在他們之間的友誼來說，這一聲「多謝」已嫌是「多餘」。

司馬血甫脫險境，龍城壁就給了他十兩銀子，要他去殺血手老君。

他對殺手之王充滿信心。

司馬血不慣免費殺人，這十兩銀子他老實不客氣的收下。

想不到在幸運之神眷顧之下，他非但很順利的就殺了血手老君，而且還把兩塊羊皮弄到手上。

昔年「旋風三俠」聯手縱橫江湖，後來各據一方，成爲武林大豪。

這三塊羊皮，究竟隱藏着些怎樣的秘密？

× × ×

司馬血白劍已出鞘。

薄而鋒利的碧血劍，散發着陣陣逼人的殺氣。

突聽一人冷冷叫道：「誰動刀劍，我就殺了佟大的女兒！」

荒丘下有一孤墳，墳外雜草叢生，誰也沒有去注意它。

但就在這時候，墳後居然冒出了兩個人。

其中一人，正是佟大先生的掌珠佟雪衣！

（四）

佟雪衣的臉龐很蒼白。

但她並不是驚得六神無主。

她還是很鎭靜，臉上流露出一種堅强、寧死不屈的神色。

在她背後一人，滿臉都是仇恨之色。

他約莫三十來歲，一身白袍如雪。

司馬血忽然冷冷一笑，哼道：「原來是律白。」

龍城壁眉頭一皺。

他目注着司馬血問：「你認識他？」

司馬血冷冷道：「半年前在杭州他想殺我，但却被唐老人父子趕出杭州。」

律白冷冷道：「律某正想領教一下閣下的毒蛇劍法。」

司馬血道：「是不是因爲我是龍城壁的朋友，所以你要殺我？」

律白並不否認。

「只要你在我的劍下或死或傷，龍城璧都一定會來找我。」

龍城璧故意嘆了口氣道：「在下剛才見你不再穿着那件血衣，以爲你已不再懷恨於心，誰知……」

律白臉色一沉，忽然把身上的一襲白袍除下。

白袍之下，赫然還穿着另一襲白衣。衣上一灘已變成暗赤色的血漬，令人望而生寒！

龍城璧又嘆了口氣，道：「這是律青的衣裳，直到現在你還是穿着。」

律白的聲音充滿了仇恨，也充滿了殺機：「律青是我的兄弟，而且還是唯一的兄弟！」

龍城璧沉聲道：「他已做錯了太多不値得原諒的事，你又何苦步他後塵？」

「胡說！」律白忽然伸出左手，一爪就把佟雪衣肩上的衣裳撕破。

佟雪衣渾身一震，急的眼淚直淌。顯然，她是被人制住了穴道，別人要把她怎樣，她都絕無反抗之力。

袁紅淚立刻喝止：「這樣不行！」

律白一怔。

袁紅淚接道：「我們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欺負弱質女流那太卑鄙了。」

她居然直言罵律白卑鄙。

律白獰笑：「血魔女，妳莫不是眞的看上了雪刀浪子？所以連佟大的女兒都不敢對付了？」

袁紅淚怒道：「簡直是一派胡言。」

律白獰笑着：「我現在可以馬上放了佟大的女兒，但却要一件寶物交換。」

龍城璧冷笑：「你想要甚麼，儘管說吧！」

律白道：「我最想要的，本來是閣下的人頭。」

龍城璧道：「在下的頭，可不能算是甚麼寶貝。」

律白點點頭，道：「所以我現在要的，也不是你的頭，而是你的刀！」

「風雪之刀？」

「當然是風雪之刀！」律白凝視着他：「你是否不捨得，又是否感到有點意外呢？」

「兩者俱有之。」

「那麼，你是不肯把刀交出來了？」

「那亦不然，」龍城璧沉聲道：「只要你放了佟小姐，這把刀在下是絕不吝嗇的。」

律白冷冷道：「你不怕這把刀落在我的手上，會在江湖上造成很大的災禍？」

龍城璧嘆了口氣，緩緩道：「不是不怕，而是這已是將來的事。」

律白乾笑，笑聲有如夜梟。

「拿刀來。」

「你還沒放了佟小姐。」

「你先交出刀，我再放佟雪衣。」

「不行！」

「你不相信律某？」

「刀無生命，人命却事大關天，相較下來，自然還是佟小姐比雪刀重要，」龍城璧的眼睛收縮，聲音却是越來越响亮，「龍某自問言出必行，只要佟小姐平安無恙，風雪之刀一定奉送到閣下手上。」

律白沉默了半晌，終於說道：「好！我相信你這一次！」

他以極迅速的手法，解開了佟雪衣的穴道。

佟雪衣沒有立刻走過龍城璧那裏，却突然不顧一切的向律白動手。

她身形風轉，五指疾抓律白咽喉。

但她的身手，畢竟還是不及律白，否則也不會受制於人。

律白冷笑：「再糾纏不清，休怪我辣手無情。」

他的話還沒說完，佟雪衣已被他用極巧妙的手法，整個人拋給龍城璧，就像是拋掉了一個包袱一樣。

奇哉怪也

（一）

晨風急勁，並未稍緩。

荒丘上風雪依舊，名滿江湖的風雪之刀却已易主。

律白輕撫刀鋒，忽而讚嘆，忽而面露仇恨之色。

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出，他現在的情緒極爲激動。

律青就是死在這把刀下的。

刀已在律白手中，仇人也就在眼前。

律白直勾勾地瞧着龍城璧，忽然大喝道：「這是你的刀，今天你就要成爲這把刀的刀下之鬼！」

他的聲音極其凄厲，一頭散髮隨風飛揚。

他衣衫在起伏，胸膛也在起伏不定。

遠處突有羣鴉飛起。

連烏鴉也已感到這股淩厲的殺氣，再也不敢逗留在附近。

「阿青！」律白呼喚着他那死去兄弟的名字，厲叫道：「你要助我殺此仇人雪恨！」

一陣刀鋒呼嘯聲响，風雪之刀疾刺龍城璧的咽喉！

× × ×

龍城璧的刀不在他的手中，却被敵人作爲擊殺自己的武器。

律白輕功很高明，身如飛箭射到龍城璧的面前，接着一刀疾刺龍城璧。

刀光燦爛，如銀花，似白雪，漫天洒下。

但最終目標，還是攻擊在龍城璧致命的要害——咽喉。

這不是八條龍刀法，因爲律白不懂。

但他的刀法，無疑是極厲害的刀法。

那種速度，那種氣勢，還有那種精確而兇辣的殺手招式，這已足够讓人看得眼花繚亂。

龍城璧的身上，從來只有一件武器，那就是風雪之刀。

但此際刀已在別人的手中，看來他只能赤手空拳接戰。

律白那一刀的確很要命，但却還是要不了龍城璧的命。

因爲他雖無刀，刀鞘猶在。

他身形一偏，閃過這一刀。

律白攻得狠，他閃避得更是巧妙。

他更巧妙的手法還在後頭。

他居然以刀鞘口對着雪刀，「颯」的把雪刀刀鋒完全套住。



龍城璧站在荒丘上迎風而立。

那情形就像是回刀入鞘一樣。

然而，龍城璧握着的只是刀鞘，而風雪之刀的刀柄却仍然在律白的手上。

律白一聲暴喝：「找死！」

運勁一揮，刀鞘與刀一起向上怒射。

龍城璧仍然緊握刀鞘，而且也隨着向半空躍起。

刀鞘依舊完全套住了刀鋒。

律白身形一沉，左手突然亮劍。

那是他自己的劍。

他的右手握着風雪之刀，現在是以左手使劍。

認識律白的人，都知道他左手使劍，甚至比右手更爲淩厲。

龍城璧雖然飛躍在半空，但他畢竟只是一個人，而不是一頭飛鳥。

他一定會落下，而律白的劍已蓄勢待發，隨時都可以一劍穿過他的心臟。

瞬息間，龍城璧的人已落下。

律白刹那間出劍。

劍勢沒有半點變化，只是全力刺出。

從這刻間的形勢看來，這一劍必可刺入龍城璧的胸膛。

但在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形勢又變。

本已落下的龍城璧，突然以左腿蹬在律白的右腕上。

這一蹬之勢奇快，却也奇險，姿勢之怪異，更是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就是借着這一蹬之力，龍城璧的人又再向上竄升一尺。

一尺並不是很遠的距離。

然而，高手相爭，是連一分一毫都不能有所差錯的。

律白的劍本可刺入龍城璧的心臟，但却因此而差了三寸。

律白並未因此而稍有遲疑，左腕一沉之後忽又再使勁，手中劍如箭射出。

龍城璧人在半空，形勢絕險。

但在同時，一道虹芒疾射，「叮」的一聲不偏不倚，把律白脫手飛出的劍擊下來。

律白不理會這一切，因爲他已把風雪之刀從刀鞘中拔了出來。

他不愧是個高手，刀才脫離鞘，人又已如豹子般撲出，揮擊龍城璧。

龍城璧急擋。

他並不是用刀鞘招架，而是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碧血劍。

昔才那道虹芒，就是碧血劍。

司馬血以碧血劍擊落了律白的劍，並不能算是以衆凌寡——因爲律白既有風雪之刀，又有一把鋒利的寶劍，而龍城璧却是赤手空拳。

但事實上，即使司馬血不發出這一劍，龍城璧也未必就會被律白的劍所傷。

然而，龍城璧當機立斷，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就已決定要把碧血劍取到手中。

他身手敏捷，當律白以風雪之刀再度追擊過來的時候，他已運用碧血劍展開還擊。

律白本是用劍的人，現在却以刀來對付強敵。

龍城璧本是風雪之刀的主人，此刻却要用碧血劍來對抗風雪之刀。

刀劍若有知，恐怕亦難免爲之唏噓浩嘆，世事之變幻，實非任何人所能想像。

× × ×

激戰未停，風更急猛。

袁紅淚不知何時，已悄悄離去。

司馬血並非沒有看見，但此時碧血劍已不在他手中，他也並不急於要殺此血魔女。

驀地，律白發出一下絕命的怒嘶聲。

碧血劍不知何時，已經刺入了他的左胸。

他還未倒下，龍城璧已還劍司馬血。

他剛倒下，碧血劍已重回劍鞘之中！

× × ×

律白雖死，事態仍未明朗。

蕭家堡風雲險惡，看來除了血印門之外，必還另有強大勢力的組織在暗中興風作浪。

這是龍城璧的看法。

但他和佟雪衣現在最關心的，却是偷

腦袋大俠衛空空。

佟雪衣本來一直都和衛空空在一起，但在昨天晚上，他忽然失却了踪跡。

那時候，佟雪衣在一間客棧的天字第十二號房內，而衛空空本來還在客棧店堂內喝酒。

到了子夜時份，佟雪衣才發覺，衛空空不見了。

佟雪衣到處找尋，非但沒有找到衛空空，結果還給血印門的人抓住。

衛空空何以不辭而去？他是否已遭遇到意外？

（二）

衛空空並不是給人抓去，而是給一個人拉走的。

很少人能抓得住衛空空，也很少人能拉得動衛空空。

他要坐下來喝酒的時候，就算你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把他拉動分毫。

但昨天晚上，他的確是給人從客棧中急急拉走的。

拉走衛空空的人，也是個酒徒。

此人身材胖大，除了昔年縱橫北海的海鯨王之外，世間上恐怕已沒有幾人能與他「相提並秤」。

距離杭州百里外，有一個「巨秤山莊」，莊主姓萬名九斤，人稱之為「奇哉怪也」。

萬九斤是個妙人。

他樣子滑稽，說話的聲音比老牛唱歌還古怪。

但更妙的却是由他親手製造出來的東西，堪稱絕妙之作。

「巨秤山莊」以巨秤為名，莊中果有一巨秤，據說可以一口氣秤出五條牛的總重量。

這把巨秤不簡單，如何去秤五條牛究竟多重，更是不容易。

但萬九斤却已做到這一點。

至於那身材胖大的仁兄，與萬九斤素具交情。

有一天，胖仁兄帶着七八分酒意，到巨秤山莊秤一秤自己，看看究竟有多重！

一秤之下，此位胖仁兄甚麼話都沒有說，過了很久才舌頭一伸，繼而嘆道：「老子他娘的笨重得厲害！厲害！」

萬九斤一笑，對他說：「比起那五條牛，唐兄還是有點不如的。」

胖仁兄聽了大怒，喝道：「老子宰了你！」說着，蒲扇般的巨掌猛然拍出。

他是雙掌齊飛，結果在萬九斤的鼻尖前拍死了一隻蚊子！

× × ×

蚊子死了，萬九斤却連眼睛都沒有閃動一下，只是笑了又笑，笑容就像個剛吃飽飯的瘋子。

他也是個妙人。

這位胖仁兄亦然，此乃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又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唐竹權是也。

（三）

衛空空本來在客棧中喝酒，忽然給唐竹權拉了出去。

衛空空皺眉道：「何事如此匆忙？」

唐竹權壓低了嗓子，對他說：「咱們去救人！」

衛空空一怔：「救誰？」

唐竹權道：「費正。」

衛空空目光一閃：「魯東七大名宿之一的摩雲叟費正？」

「正是摩雲叟。」

「他出了甚麼事？」

「他派了四個弟子去援助蕭鳳狂，結果他媽的！」唐竹權的臉已經因發怒而脹紅。

衛空空與唐竹權相識時日匪淺，已知道「結果他媽的」的意思。

「他們都給血印門的人宰了？」

「宰了！」唐竹權吸了口氣，「統統都宰了，就像是宰了四隻狗一樣，連腸臟都全給挖了出來。」

衛空空一凜。

「血印門好兇狠的手段。」

唐竹權橫了他一眼，道：「老子甚麼時候說過是血印門幹的？」

衛空空一呆：「不是血印門又是誰幹的？」

唐竹權冷冷道：「把費正四個弟子宰掉的人，是少林寺的和尚！」

衛空空怔住，完全怔住。

「少林僧侶？不是弄錯罷？」

「錯不了，錯不了。」

「是你親眼看見的？」

「雖然不是老子親眼看見，但却也和老子親眼看見沒有甚麼分別。」

「此話怎講？」

「因為看見那些和尚的人，是老子信任的一個混蛋。」

衛空空聽得有點發傻：「你最信任的混蛋？他是誰？」

忽聽一人在背後怪笑兩聲，道：「他就是我，我就是萬九斤。」

不但唐竹權來了，萬九斤也來了。

有人說唐竹權滑稽古怪，但真正認識他的人，却知道他其實是精明得厲害。

萬九斤呢？這人又如何。

直到目前為止，江湖中人對他的評語，只有四個字。

那是：「奇哉怪也」！

× × ×

「奇哉怪也」的衣服也甚奇特！

他戴着一頂紅黑兩色相襯的大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比自己身軀最少闊大一倍有餘的黃袍，脚上老是穿着一對粗而笨重的木屐。

雖然他也帶着一把佩刀，但無論怎樣看，他都不像個武林高手，倒像個瘋子。

但這瘋子却很有頭腦，很有心思！

他可以建造一條跨湖大橋，也可以在一顆小米上繡出一朵玫瑰花。

他高興的時候，往往可以製造出一些你連在做夢時都看不見的東西，例如一本會咬人的書，或者是一張看來平平無奇的椅子，但只要暗中在遠處扭動機括樞掣，就能把坐在椅子上的人縛住，甚至會給椅中人連刮無數記耳光。

他也許眞的是個瘋狂的人，甚至比蕭家堡的「蕭瘋狂」更加瘋狂，但你若把他看成一個瘋子，那麼你也可能眞的瘋了！

須知，天才與瘋子，看來往往只是相差一綫，甚至是沒有甚麼分別。

然而，實際上的分別，却又是那麼巨

大，就像是老貓和老虎，相差何只十萬八千里？

× × ×

看見了萬九斤，衛空空不由一怔，想不到這位巨秤山莊的莊主，也會來到了魯東之地。

萬九斤嘆了口氣，說道：「近來吾妻兇如蚊，舌長如蜥蜴，非要混出來暫避不可。」

唐竹權白眼一翻：「誰問你老婆來着？衛空空問的是和尚！」

萬九斤道：「我不是和尚，和尚絕不是我。」

衛空空道：「但萬莊主是否曾見少林僧侶，殺了費正的四名弟子。」

萬九斤道：「我的眼睛不錯是看見了，但這兩顆混帳的東西向來都有點毛病，不知道是否看錯。」

衛空空道：「那些和尚總共幾人？」

萬九斤豎起十根手指，然後又再豎起八根手指。

「八個？還是十個？」

「不是十個，也不是八個，而是十個減八個。」

「兩個？」

「該是不錯。」

「萬莊主認得他們？」

「千雲，千影是也。」

「是少林寺千字輩的高僧？」衛空空聞言，更是大感意外。

萬九斤搖頭道：「不是高僧不是高僧，乃矮僧也！」

唐竹權瞪目道：「甚麼矮僧？」

萬九斤也瞪着眼睛，道：「你肥我瘦，他高你矮，高僧必然身高七尺，但那兩禿顱沒有一個身長五尺，當然是矮僧！」

衛空空苦笑道：「千雲、千影在千字輩僧侶中，確然特別矮小一點。」

唐竹權道：「管他高僧矮僧，且不管他是少林寺還是大佛寺的僧侶，動輒殺人，那就是他媽的不對。」

萬九斤道：「對！」

唐竹權怒道：「老子說他媽的不對，你為甚麼說對？」

萬九斤眼睛一轉，笑道：「我是說你說得對，動輒生氣那也是他媽的不對。」

唐竹權氣得一咳。

萬九斤盯着他：「喉嚨不舒服？是痰多？還是肺燥？」

「老子操……」唐竹權罵了三個字，忽然住口。因為他看見了四個高僧，宛如脚踏流雲似的，從不遠處一間大屋的屋簷上飄了下來。

萬九斤並不瞎，他也看見了。

「這四位倒是高僧了，若替他們造床，怕要多花點木料不可。」

唐竹權哼的一聲：「住口！」

萬九斤立時閉上了嘴巴，衛空空暗中不由暗暗失笑。

但他現在的心情並不輕鬆，因為現在並不是應該心情輕鬆的時候。

這四個僧侶，他只認識一個。

這僧侶也是少林寺千字輩的高僧，法號是千修。

千修大師在少林寺中，享有鐵手羅漢之稱，他生性剛烈，嫉惡如仇，無論是誰幹出傷害少林寺的事，他都不會把他輕輕放過。

出家人慈悲為懷，但千修大師却最是主張「以殺止殺」之道。

二十餘年來，已不知多少高手，甚至是寺中僧人，在他的嚴厲手段下，吃盡苦頭，甚至是死在他的手中。

但這數年來，千修大師已很少親自出手，據說他的武功，又在埋頭悉心潛修下，大有進展。

他在寺中的地位，自然也是越來越高了。

衛空空想不到居然會在這裏，碰見少林寺的鐵手羅漢。

千修大師也認識衛空空，他們以前曾有一面之緣。

「阿彌陀佛，衛檀樾久違了。」千修大師合什為禮。

衛空空也合什說：「大師在此出現，晚輩倒是有點意外。」

千修大師嘆了口氣，道：「為了要追尋本門叛徒，縱然要老衲身墜鬼獄，化為飛灰，也是在所不辭。」

衛空空沉默半晌，長長吐出口氣，道：「少林門規森嚴，不想竟然也有敗類存在。」

千修大師又是一聲佛號，嘆道：「最令老衲痛心疾首的，就是這兩名叛徒，竟然是老僧的同門師弟。」

唐竹權道：「大師所指，是否千雲、千影二位高僧？」

千修大師嘆道：「高僧二字，老衲等自愧無顏接受，至於千雲、千影，更是萬萬不配。」

唐竹權道：「千雲、千影兩位大師犯了甚麼彌天大罪？」

千修大師嘆道：「本門不幸，千雲、千影兩位師弟，竟然暗中與奸徒勾結，盜取了兩本武功秘笈，還把負責看守藏經閣的長老、弟子加以殺害。」

衛空空雙眉一豎：「如此說來，千雲、千影的罪名可極嚴重。」

唐竹權道：「這個自然，否則也不必勞動千修大師親自出手。」

衛空空一怔：「你也認識大師？」

唐竹權還沒有回答，萬九斤已截然接口說道：「大師是著名的和尚，唐兄則是著名的醉鬼，著名的人總認識著名的人，就像是許多著名的江湖豪傑，都認識萬某一樣。」

唐竹權沉聲喝道：「你休放……」想了一想，下面那字甚是不雅，在少林高僧面前，肆無忌憚的說出來，未免是大大的不敬。

一時之間，接不下去。

萬九斤立時接道：「唐兄既叫萬某休放闕詞，那麼萬某不再胡亂放屁便是。」

唐竹權聞言，啼笑皆非。

萬九斤第一句「休放闕詞」，甚妙，總算比「休要放屁」中聽得多。

那知下面一句，還又是回到粗俗的境界去。

千修大師似是毫無所覺，只是緩緩的說道：「千雲千影胡作胡為，不久前又妄開殺戒，無辜傷及費正門下弟子，我佛雖然慈悲，到此時此地，恐怕亦難免不作獅

子之吼。」

萬九斤笑道：「大師說得對，那兩矮僧胡來一頓，咱們倒不妨揍他一頓，一頓換一頓，公平之極！」

唐竹權兩條眉彷彿打了個結。

「甚麼一頓換一頓，偏就是這許多不通的說話！」

萬九斤又是一笑：「常言道，狗屁不通，但萬某却不是狗，相信我的說話還是通之又通的。」

千修大師忍不住目不轉睛的瞧着他，就像是看見了一頭很特別的猴子。

萬九斤的臉龐的確有點像猴子。

唐竹權再也忍不住他那「奇哉怪也」的說話，忽然不由分說的，點住了他的啞穴。

萬九斤並不發怒。就算從今之後，永遠啞掉，他都不會埋怨唐竹權。

因為他很瞭解「禍從口出」的道理。

他若真的啞掉，以後就「不再會有禍事從口中冒出來了」。

唐竹權有時候也是個妙人。

但和萬九斤相比，却又是差了一截。

千鈞一髮　絕處逢生

（一）

夜深，風聲不斷的在呼嘯着。

在距離蕭家堡西北二十里外，一座莊院，正遭受到無情的襲擊。

火炬的光芒在大風中搖擺不定，數之不盡的黑衣武士，早已把這座廂院重重圍困着。

這是摩雲叟費正的摩雲山莊。

這十餘年來，費正已絕少在江湖上走動，就連他門下的弟子，也只是一直在山莊中練武，從未在外面有任何的活動。

但費正的四個弟子，却全被人殺了。

殺他們的人，是兩個矮小的老和尚。

費正悲憤不已，但却無法查出，這兩個矮小的老和尚究竟是何方神聖。

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這天晚上，摩雲山莊更遭遇到莫名其妙的襲擊。

費正驚怒交集，只好召集莊中老幼，讓他們從一條秘道及早逃生。

× × ×

負責帶領莊中老幼逃亡的，是莽將軍呼延無懼。

呼延無懼是費正的外甥，人雖魯莽，但却正直勇敢，天大的事情他都敢揹在身上。

現在，他的確是身揹重任。

摩雲山莊滿門老幼五十七人，連同他和八個護院武師，總共是六十六人，從一條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秘密挖好的地道中逃亡。

這本非呼延無懼所願做的事。

他一直都堅持，要在山莊之中，與來犯兇徒拚個高低。

但費正並不同意。

「你帶他們走，這責任比甚麼更加重要。」

費正的態度很堅決，呼延無懼只好遵命。

費正留着，和十一個摩雲山莊的高手，力抗強敵。

他們不是不能走，而是不想走。

這爿山莊是他們用血汗換回來的。

他們可以死，可以和這爿山莊同化飛灰，點滴不留，但却絕不能放棄不要。

這種「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想法，也許有人會不同意。常言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但在他們這些剛烈無畏的漢子看來，却是寧願與這爿基業共存亡，即使是十萬大軍壓境，也不能放棄，更不能投降。

費正是這種人。

山莊的五大長老，摩雲六劍士，也是這種人。

拚擲頭顱，力保家室，縱然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二）

地道黑暗，不見天日。

但再長的地道，也有走完的時候。

呼延無懼知道，穿過這條地道，外面是一座森沉的樹林。

從森林往南直望，就是蕭家堡。

蕭家堡雖然也在風飄雨搖之中，但在那裏，目前總比摩雲山莊安全。

蕭鳳狂與費正是老朋友，費正的四個弟子，也因為趕去援助蕭家堡而給全部殺死。

蕭鳳狂自然會給予摩雲山莊老幼適當的安排。

費正已不啻是把這六十六人的性命，全部交托在蕭鳳狂的手上。

可是，有一點是他絕對想不到的，地道盡頭的出口處，竟然已被幾百幾個木桶子堵塞住。

呼延無懼拿着一根火炬，上前瞧個清楚。

不看猶可，一看之下，驚的連火炬都立刻捺熄。

又有一個武師拿着火炬走了過來。

「甚麼事？」

他是呼延一勇，是呼延無懼的遠房兄弟。

他還沒走近，呼延無懼已一手奪過他的火炬，然後一脚把他踢開幾乎一丈。

呼延一勇臉色蒼白。

呼延無懼怒道：「看你娘個屁，你可知道這些是甚麼東西？」

呼延一勇知事態嚴重，不敢說話。

呼延無懼怒道：「這是炸藥。」

「炸藥」二字一出口，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有個婦人甚至哭了起來。

呼延無懼又怒喝道：「不准哭，不准哭，要哭的回娘家去！」

婦人哭聲立止。

但在這時候，呼延無懼的頭頂上却有人在發笑。

× × ×

地道上面不知何時已給人鑿穿了一個洞。

這個洞並不很大，比人的頭顱還要略小。

洞外有張臉，一張小白臉。

臉上有笑容，那是屬於皮笑肉不笑的一種。

呼延無懼倏地變色怒喝：「你是甚麼鳥物？笑甚麼鳥？」

這人又是一笑。

「鄙人姓潘，潘如火就是區區。」

呼延無懼怒道：「管你娘是如火如水，這些炸藥是不是你放的？」

潘如火搖頭。

「這種事太吃力，區區就算每天吃十八碗飯，也不會浪費氣力去幹。」

呼延無懼道：「不是你幹的又是誰幹的？」

潘如火笑了笑：「是區區的家僕。」

呼延無懼的怒氣，又再直冒，「說來說去，還是你幹的好事。」

潘如火點頭，笑道：「好事也好，壞事也好，總而言之，這些笨重的炸藥，可不是區區親手搬來的。」

呼延無懼氣得快要爆炸。

潘如火又笑着道：「搬放炸藥這種事，一點也不有趣。」

呼延無懼問道：「然則甚麼事情才有趣？」

潘如火淡淡地一笑：「例如燃點火藥引綫，看看炸藥爆炸的情景，那就有趣極了。」

衆人聞言，大驚失色。

有人已奪路向後撤退。

但就在這時候，地道響起了一陣震天巨響。

隆！隆！隆！

每個人的心臟都彷彿快要跳出口腔外，有人尖叫，有人當場昏厥，甚至有人褲襠濕了一大片，情況混亂之極。

是不是火藥已經爆炸？

不！

倘若是火藥爆炸，他們現在已被炸得血肉橫飛。

但現在的情況，對他們却也是極其不利的。

因為他們唯一的退路，已忽然給無數石塊從上降下，完全堵死。

（三）

退路已堵死，在面前的却是幾百桶可怕的炸藥。

每個人的眼睛都閃爍着恐懼的光芒，再混雜着孩子們的哭聲，情況是令人為之鼻酸的。

潘如火的聲音又緩緩的響起。

「你們不必作無謂的掙扎，費正敢跟我們作對，無異是自掘墳墓，只是連累了你們，也實在是無辜得很。」

呼延無懼大聲道：「你們是誰？」

潘如火嘆了一口氣，說道：「就算告訴你知道，那又如何？反正你們都快要死了。」

呼延無懼氣得鬚眉皆豎，揮動一柄巨斧，向那洞口劈去。

但那洞口並不容易鑿開，呼延無懼連劈幾十斧，只是略為擴闊而已。

潘如火的臉已離開了那洞口。他的聲音却從外面傳了下來：「搬放炸藥雖然沒趣，但燃點炸藥却是有趣極了。」

呼延無懼的臉色也是一陣發白。

剎那間，地道內除了小孩的哭聲外，變成了一片恐怖的死寂。

（四）

「炸藥的藥引該已燃點着了罷？」

每個人的心裏都在這樣想。

炸藥一經爆炸，在這地道內被困的人，就得完全化為灰燼。

每個人的恐懼，都盡在臉龐上表露無遺。

雖然他們都想去跟敵人拚命，他現在却連拚命的機會都沒有。

他們只能在無可奈何中，死在別人佈下的陷阱裏。

倏地，「蓬」然一聲響起。

火藥爆炸了？

不，火藥還是沒有爆炸，這一聲響，原來是一個人重重跌在地上的聲音。

那小小洞口，又再出現了那張白臉。

那是潘如火的臉。

他現在本該在等待着火藥的爆炸，這該是他覺得很有趣的時候。

但火藥沒爆炸，他臉上的表情也並不有趣。

無論是誰的眉心穿了一個血洞，他臉上的表情都絕不會是「有趣」的。

江湖險惡　人心難測

（一）

潘如火死了。

在呼延無懼的眼中看來，這人既是死有餘辜，也是死得不明不白。

潘如火被殺，自然是一件令人感到驚異而又興奮的事。

每個人都絕不希望火藥會爆炸。

就在這時候，他們又聽見了一連串慘叫的聲音。

不久，一切又歸於平靜。

接着，又是一陣巨響。

裝載火藥的木桶，有如球兒般倒了下來，四處滾動。

每個人的心裏都在卜卜亂跳，生怕這些炸藥會突然發生爆炸。

幸好，炸藥沒有爆炸，却有一個蓬頭垢面的人，笑嘻嘻的鑽了出來。

呼延無懼一怔，忽然叫道：「你不是萬莊主嗎？」

這人大笑。

「是誰叫你莽將軍的？照本莊主看來，你這人一點也不魯莽，記憶力之佳，更是他媽的世間罕有，居然一眼就認出我就是萬九斤。」

呼延無懼指了指滿地的炸藥桶子，說：「這是炸藥，好生危險！」

「不怕！不怕！」萬九斤哈哈一笑：「有本莊主在此，就算是天塌下來都不用怕。」

一人立時在他身後大　：「他娘的，誰在吹牛？」

萬九斤一笑：「我沒有吹牛，只是在吹吹大氣而已。」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整個人已給一隻胖大的手掌撥開，一個身材奇胖的漢子出現在衆人眼前。

「老子是唐竹權，咱們快走！」

衆人俱欲離開這危險的地方，聞言急急跟隨着唐竹權而去。

呼延無懼瞧了萬九斤半晌，忽然壓低聲音道：「姓潘的混蛋是不是你殺的？」

萬九斤搖頭：「殺那混蛋的，是個姓衞的劍客。」

呼延無懼讚道：「殺得好！這傢伙若燃點着了炸藥，我現在恐怕已變成一團肉醬。」

萬九斤笑道：「你變成一團肉醬，他們也變成無數團肉醬，可惜我不是賣肉醬的。」

呼延無懼一呆，唐竹權又已走了過來，對他說：「這厮不但喜歡吹大氣，而且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瘋子。」

（二）

潘如火連中兩劍，身首異處。

他的眉心先中一劍，繼而給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把整個腦袋砍了下來。

這顆人頭，剛好堵住了那個小小的洞口。

費家的人從地道內鑽上來，只見那是一片森林，林中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具屍體。

他們又看見了一個老和尚，正是來自嵩山少室峯少林寺的千修大師。

和他一起下山的另外三位高僧，現時已在摩雲山莊之內。

每個人都揑了一把冷汗。

原來潘如火早就在這地道外，佈置好殺人的陷阱。

這條秘道，其實已不是甚麼秘密，原來摩雲山莊之中，早就有奸細潛伏着。

幸而在呼延無懼帶領滿門老幼離去之際，費正及時發覺，而恰巧此際衞空空等人已到了摩雲山莊，聞訊之下，立刻飛馬趕到出口之處，及時粉碎了潘如火兇殘的陰謀。

潘如火雖然被誅，但千修大師却又擒住另一兇人。

衞空空認得他，此人正是司馬十鵬。

× × ×

在火炬光影下，司馬十鵬的面色陰晴不定。

衞空空凝注着他，說：「我們又再碰頭了。」

司馬十鵬默然。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血手老君已經死了。」

司馬十鵬仍然默不作聲。

衞空空道：「這件事我也是剛才在摩雲山莊內聽人提及的，殺血手老君的人，是司馬血。」

司馬十鵬終於道：「那也和我沒有甚麼關係。」

衞空空微微一笑。

「在下一直以爲，你是血印門中人，現在看來，閣下又似乎還具備着另外一種身份。」

司馬十鵬的臉色漸漸發白。

唐竹權揮動着肥大的肉掌，冷笑道：「老子向來最憎恨不忠不義之徒，你還不說實話，那麼今天你是死定的了！」

他在地上拾起了一塊石頭，輕輕一搓，堅硬如鐵的石頭立時變成一堆粉末。

司馬十鵬的呼吸更急促。

他並不是初出江湖的無名小卒，但唐竹權、衞空空都絕不是易與之輩，再加上千修大師，他落在這些人的手裏，實在是凶多吉少。

衞空空却用一種平靜的語氣對他說：「只要你肯說實話，在下保證你不會受到絲毫的損害。」

司馬十鵬目中閃過一絲懷疑的神色。

衞空空道：「你不必懷疑，衞某向來言出必行，殺人不外乎頭點地，只要你願意跟咱們合作，把一切眞相說出，我們也沒有趕盡殺絕的必要。」

司馬十鵬吐口氣，緩緩道：「只怕我知道的事不多，說出來也是於事無補。」

「老子可不是酒囊飯袋，脾氣也沒衞空空好，你再托詞胡說八道，剛才那塊石頭就是榜樣！」

衞空空接着問：「你現在究竟隸屬於何門何派之下？」

司馬十鵬遲疑着。

唐竹權又瞪起一雙圓大的眼睛，喝道：「快說實話，老子可沒那麼好耐性。」

司馬十鵬吸了口氣，終於說出了三個字：「蕭家堡。」

衆皆愕然。

司馬十鵬又緩緩接着說：「我們現在所幹的一切，都是蕭堡主的主意。」

衞空空呆住。

唐竹權大怒，人已撲出，五指箕張，猛然向司馬十鵬的咽喉上抓去。

唐門五絕指法，獨步武林，司馬十鵬武功雖然不弱，但昔才已被千修大師所敗，元氣未復，對唐竹權這一擊，根本就是無從閃避，也是無力招架。

「唐兄且慢！」衞空空急叫。

但遲了。

司馬十鵬發出了一聲絕命的嘶叫，身子猛然一震，人已漸漸僵硬。

唐竹權怒容滿面，道：「這厮分明在顚倒是非，老子早知道他不會說實話。」

千修大師一聲長嘆，繼而高喧佛號。

萬九斤盯着千修大師，接着問唐竹權：「是不是每個和尚都是這麼痳煩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天下間最痳煩的不是和尚。」

萬九斤一笑：「那麼是不是我？」

唐竹權搖頭：「你也不算很痳煩，最痳煩的該是老子。」

萬九斤瞧着他看了半天，道：「這倒不像嘛。」

唐竹權道：「你錯了，因爲老子喜歡揍人，尤其是揍你這種王八羔子！」

他說揍就揍，掄起砵頭般的拳頭，就向萬九斤的肚子上撞去。

但萬九斤的身形居然不比唐竹權的拳頭慢，立刻像一頭靈活的猴子竄了開去。

（三）

這是形勢極險惡的時候。

每個人的心境，都是那麼沉重，即使是看來胡胡鬧鬧的萬九斤，他也輕鬆不起來。

唐竹權忽然對呼延無懼問道：「你們現在準備去甚麼地方？」

呼延無懼說：「蕭家堡。」

唐竹權點點頭：「蕭鳳狂與費莊主是摯友，你們的事，也就是蕭堡主的事，他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這是絕對可以肯定的，」呼延無懼有點興奮起來，「俺甚麼人都不服，就是服了蕭堡主。」

萬九斤却搖頭，喃喃道：「知人知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

他只是說到這裏，唐竹權已咆哮起來：「你閉嘴！」

萬九斤這一次却不聽話。

「本莊主爲甚麼要閉嘴？難道這兩句說話講的不對？」

「說話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對，但你在這時候胡說八道，就是他媽的不對！」

萬九斤冷笑。

唐竹權怒道：「你在這時候跟老子抬槓，可不聰明。」

萬九斤說道：「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聰明的人，我若聰明，也不會交了你這個朋友。」

唐竹權氣得無話可說。

衞空空含笑走了過來，道：「兩位別再開玩笑了。」

唐竹權道：「老子現在就帶着他們去蕭家堡。」

衞空空却搖頭。

「這樣不妥。」

唐竹權臉上的表情有點奇怪：「有甚麼不妥？」

衞空空沉吟半晌，道：「目下蕭家堡也在風風雨雨之中，他們若去了那裏，非但不怎樣安全，而且也會令蕭堡主增加上一重顧慮。」

唐竹權一想，點頭道：「這倒是不無道理。」

衞空空接着說道：「與其前往蕭家堡，不如去醫谷！」

唐竹權一楞：「醫谷？路途可遙遠一點罷？」

衞空空道：「雖然如此，但却也安全得多。」

唐竹權眉頭大皺，又頻頻搖頭。

「這還是不對勁，此去醫谷，少說也要五七天路程，倘若無人護送，仍然是一件冒險的事。」

衞空空道：「此事非比尋常，小弟唯有親自負起這個責任。」

唐竹權道：「老子也去。」

衞空空道：「唐兄願一起前往醫谷，本是不錯，但摩雲山莊却也需要援手。」

萬九斤一笑：「有本莊主在，休怕！休怕！」

唐竹權怒道：「此事非同小可，豈是可以說笑的？」

萬九斤臉色倏地一沉。

他的眼睛忽然寒光一閃，臉上的表情不再滑稽，也絕對沒有半點開玩笑樣子。

他冷冷的對唐竹權說：「有時候我也許會很瘋狂，但到了這種重要的關節上，我保證比你還穩重得多。」

唐竹權楞住。

萬九斤的目光轉移到遠方，緩緩接道：「江湖人重義氣，我也是個江湖人，這幾年來，我腰間的金秤子一直都沒有動用過，但現在也該是時候了。」

他嘆了口氣，又道：「費莊主是個忠肝義胆的英雄，這數十年來，不知殺盡幾許無義無信無廉無恥的小人，也不知救了幾許貧弱蒼生，他現在爲奸邪所逼害，我若袖手旁觀，坐視不理，那未免是太豈有此理了。」

「好！」唐竹權喝采：「老子總算沒有看走了眼，能認識你這一號人物，實在是他媽的三生有幸！」

說到這裏，連忙又改口說：「不是他媽的三生有幸，是老子三生有幸！」

衆人雖在心境沉重之時，却也不禁爲之失笑。

摩雲爲羣兇大舉犯難

（一）

魯東武林，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

蕭家堡、摩雲山莊先後發生驚人變故，引起了武林人仕極大關注。

就在衞空空，唐竹權等人離開摩雲山莊趕赴地道出口搶救老弱家眷的時候，那些神秘的黑衣武士已逼近了山莊，終於展開大規模的侵襲行動。

除了黑衣武士之外，其中居然還有兩個身裁矮小的老和尚。

這兩僧不問而知，正是少林寺千字輩的叛徒——千雲和千影。

摩雲山莊內，原本還只剩下十二人。

但在不久之前，却又已來了幾個老和尚。他們也是少林寺千字輩的高僧。

千雲，千影看見他們到來，也是不由大感意外。

那三個僧人，是千平、千剛和千頣。

五僧之中，以千頣大師的年紀最長，投入少林也比其餘四僧爲早。

「兩位師弟，你們是太令師兄弟們失望了。」千頣的神色有點蒼涼，却沒有憤怒之色。

千雲道：「三位師兄既然已到此地，想必是要清理門戶。」

千頣長嘆一聲：「清理門戶四字，未免是說得太嚴重，只要兩位師弟願意跟老衲重回少林……」

話猶未了，千影已冷冷笑道：「既出少林，又怎會跟你回去白白送死？」

千頣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奉勸一句，還是及早回頭是岸，再蹉跎下去，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千雲冷冷道：「不必多言，上！」

× × ×

殺氣瀰漫，決戰終於無可避免。

費正雖然已打算封刀，但他的武功並未有絲毫的退化，相反地更爲老辣精妙。五長老、六劍士，俱是有眞材實學的人，所以敵方聲勢雖然浩大，一時間却還不易爲所欲爲。

這一戰激烈的程度，實在是令人吃驚的。

千頣向來不用武器，在少林寺中，他在達摩神掌的造詣，可說是無人能及。

千雲一向嫉妒這位師兄。

他認爲自己的小天星掌力，雖然及不上達摩神掌，但論到招式之精妙，該在達摩掌法之上。

他早就存心向這位師兄放手一戰。

在少林寺，由於門規森嚴，而且也沒有理由無緣無故的向他動手，所以這心願一直未能實現。

但現在機會已來了，他必須證實，自己的武功，絕不會在這位師兄之下。

這是爭强好勝之念，出家人本不該有這種念頭的。

但千雲根本就是六根未淨，否則也不會和千影背叛少林，並與邪惡組織有所勾結，作出侵犯摩雲山莊之舉。

（二）

「嗖！嗖！」

千雲的掌法很特別，連聲音也與別人的掌聲有所迥異。

非獨如此，招式更是着着出人意表。

千頤身形進退有序，以佛門正宗的達摩掌法與他週旋。

千雲招式越變越快，人影一閃之間，竟已連續轉變了三四招掌法。

千頤並未急進。

他的掌風幾乎把自己整個人完全籠罩着，千雲招式雖然急猛，一時間也是未能直接攻進千頤的要害。

千雲面色深沉，「哧！」的一聲突然向左飛竄，身形電射，左掌疾拍千頤右脇之下。

這一掌更是大出千頤意料之外。

他右臂急沉，五指向千雲的腕脈上扣去。

那知千雲身子也隨着一矮，左掌急縮，却是以穿心腿對付千頤。

「刷！」

腿快如箭，千頤雖然身手非凡，竟然也是閃躲不及，頓時被擊中前胸。

千頤有數十年積聚的內家眞氣護體，即使捱上一脚，本也不是一件嚴重的事。

但千雲的芒鞋上，原來竟然暗藏一根約莫三寸長的鋼針。

這根鋼針還淬上了劇毒！

一道鮮血，從千頤的胸膛滲出。

血流出來的時候，初時還是鮮紅色的，但很快就變了，變得像是濃墨一樣！

千頤臉色大變。

「師弟，你的武功是從哪裏學回來的……？這絕不是小天星掌法……」

他中了毒針，能够隻字不提，但對千雲的武功，却是無法忍耐非要追問不可。

千雲冷笑道：「誰說這不是小天星掌法？」

千頤道：「其中有一半確實是小天星掌法，但還有另一半……咳咳……」

咳聲一起，人已搖幌不定，他的一張臉龐也已變成了極可怖的紫醬之色。

千雲的笑容更殘酷：「師兄，你還是認命好了！」

千頤雙目向外怒凸。

「你背叛了本門，更偷偷練成邪魔外道的武功，你……你……」

千雲却已離他而去，淡淡的笑道：「我是師兄的好師弟，這一點你大可以向閻王說個清楚……」

千頤雖然修養極佳，但此時也不由氣得渾身顫抖。

「叛徒，老衲要把你一起帶到閻羅殿上！」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向千雲疾撲了過去。

這已是他畢生最後一擊。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畢生最後的一擊，竟然是向千雲師弟而發。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少林數千僧侶之中，千雲是他最疼愛的一個。

千頤對千雲愛護之情，甚至比對自己的弟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現在，他却要在嚥氣之前，盛怒之下向千雲發出最後的一擊。

人生本來就有這許多矛盾。

人生本來就有這許多許多無可奈何的悲劇。

佛門中人，自也不能例外。

（三）

費正雖然已很久沒有與別人交手，但他確然是寶刀未老。

他現在使用的武器，既不是刀也不是劍，而是一桿松木紅纓槍。

最令人驚異的，就是這桿松木紅纓槍，赫然竟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的武器。

唐老人與這桿松木紅纓槍，向來是形影不離。

松木紅纓槍在費正手中，那麼唐老人又何在？

沒有人知道。

而且在這時候，也沒有人去理會這一點。

這是拚命的時候。

千雲、千影的一方，爲侵略而拚命。

摩雲山莊中人，却是爲了保家園而拚命。

雖然雙方的目的都不相同，但戰意却是全無疑問。

每個人都不惜犧牲，不惜流汗流血。

千雲大師彷如一隻瘋狗，見人就殺，見人就施展殺手，完全不像是一代高僧的模樣。

摩雲山莊的高手，已有三人倒在他的掌下。

突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厲喝：「千雲，接老夫一掌！」

一個白髮老人，彷彿從天而降。

呼！

掌聲如雷，一股巨大的壓力直逼千雲的面龐。

千雲神色不變，揮掌相迎。

兩股强大絕倫的掌力，相碰在一起。

兩條人影乍合又分，一掌互拚之下，誰也沒有佔着半點的便宜。

千雲瞳孔暴縮。

「唐門老祖宗？」

老人冷笑：「正是老夫！」

千雲道：「唐老施主的松木紅纓槍，何以捨而不用？」

唐老人冷然道：「費正與老夫情同手足，槍在他手如在我手，又有何分別？」

千雲道：「說得好，只怕這一次，你是自尋死路了！」

唐老人倏地大笑：「就憑你們這羣烏合之衆，就想一舉攻下摩雲山莊，豈非笑話？」

千雲冷冷道：「即使杭州唐門全家出動，今天也難保得住摩雲山莊。」

唐老人臉色一沉，喝道：「老夫就要看看你這個少林叛徒有多大能耐。」

千雲不等他說完，已倏地揚起了右手，一掌劈了過來。

就在千雲發掌的一剎那，唐老人的身子立即向一邊閃開。

一股疾風掠過，掌風灼灼逼人，聲勢銳猛駭人已極。

千雲一擊未中，左掌倏伸，再攻唐老

人。

唐老人身形一彎，看來就像隻巨大的海蝦，千雲猛攻五掌，俱在他的胸腹前一掠過。

千雲旋身揚肩，忽然彈空躍起，有如兀鷹般凌空飛撲下來。

這一撲之勢，看來平平無奇，其實其中已蘊藏着無限狠毒的手殺。

這絕對不是少林武功。

唐老人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知道對方武功邪異險詐，絕不能稍有疏忽，否則即使本身武功不輸虧於對方，也可能忽然中掌，敗落得不明不白。

饒是如此，唐老人還是吃了個虧。

千雲已一掌擊中了唐老人。

唐老人一陣嗆咳，千雲更是趨勢緊逼過來。

但就在千雲全力向唐老人搶攻之際，另一老人持着松木紅纓槍橫裏刺殺過來。

千雲急閃。

這老人正是費正，他大叫道：「老祖宗，還你紅纓槍！」

他把槍拋向唐老人。

唐老人伸手一抄，千雲的右掌突然向費正狠狠的拍去。

費正沉身反擊。

唐老人厲聲大喝道：「禿顱！休再逞兇。」

說着，松木紅纓槍在他手中發揮了極强大的威力。

千雲冷笑：「老衲以爲唐老檀樾不必用任何武器，就可把老衲解決。」

唐老人大聲道：「背叛少林，還欲傷老夫朋友，就算用激烈手段把你擊殺，也絕不是一件過份的事。」

千雲冷然道：「你已中老衲一掌，內力受損，此時再欲殺老衲，談何容易？」

唐老人暴喝如雷，槍影重重，籠罩着千雲大師。

費正也以劍助唐老人，但千影却在這時候殺了摩雲山莊二長老，又向費正纏了過來。

千雲怪笑。

「唐老人，你是白白來到摩雲山莊送死了！」雖然他身在密雨般的槍尖下，仍然是從容不逼，大有視對手如無物之況。

但唐老人又豈是一般江湖庸手可比。

唐門槍法，也絕不如千雲想像中那麼平凡。

唐老人一連使出四種槍法，其實俱不是唐門槍法。

他使用的，只是一般普通的槍法，但却稍作變動，看來似模似樣，但實際上威力並不如表面上那麼强大。

千雲也是老狐狸了，但他一上來就已擊傷了唐老人，心中已存着輕敵之念。

唐老人雖然受創，而且傷勢非輕，但却仍然臨危不亂。

千雲根本就從來沒有見過唐老人的槍法，以爲唐老人已是黔驢技窮。

他已是「穩操勝劵」，隨時都可以運用一身怪異的武功，把唐老人置諸死地。

但他的想法錯了。

當他「乘虛而入」，從唐老人槍法中的一個破綻裏搶攻，疾擊對方咽喉的時候，唐老人的槍法突變。

槍法全變。

人亦判若兩人！

戰局亦復如是！

（四）

千雲以險毒絕倫的「扣喉指」，準備一下子就把唐老人殺掉。

他已佔着絕對的優勢，因爲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根本就無法對他構成威脅。

但就在他滿懷信心可以擊殺唐老人的時候，花樣繁多的一桿松木紅纓槍，突然變成了一條尖銳，惡毒無比的毒蛇。

嗤！千雲的身子突然一陣發抖，臉上的神態却是完全僵硬。

一槍穿心！立死無救！

唐老人沒有立刻把槍拔出，只是不停的在嗆咳着。

千雲無語，身子軟垂在槍桿上。

但在此同時，費正却突然發出一聲慘笑。

「千影大師果然武藝非凡，費某佩服，佩服！」

千影大師的聲音却也氣若游絲，道：「摩雲十八爪，確也名不虛傳……」

唐老人轉眼望去，不由臉色轉變。

費正死了，他的臉龐已被千影的內家重掌震碎，一片血肉模糊。

千影的情況也是糟透，只見費正的右手深深插入了他的胸膛，出氣多入氣少，顯然也是神仙無法救活。

× × ×

摩雲山莊中人已拚盡。

唐老人也已竭盡全力，千雲千影兩凶僧，相繼死在山莊之內。然而，遺憾的是，摩雲山莊仍然無法保得住。

在唐老人，費正分別互拚千雲千影的時候，有兩個蒙住了臉的灰衣人，正悄悄的在放火。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整個摩雲山莊很快就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兩灰衣人見已成功，正欲離去，忽然有人一聲怒喝：「鼠輩休去，本莊主倒要秤一秤你們的斤兩！」

一把金秤子，一個神態憤怒的中年漢子，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他也是個「莊主」，却不是摩雲山莊莊主，而是巨秤山莊的莊主萬九斤。

風霜催魂掌

（一）

萬九斤生平最憎恨的，就是這種偷偷摸摸，暗中放火害人的傢伙。

他剛趕到摩雲山莊，就看見這兩個可惡的灰衣人，不由怒火中燒。

「他媽的，你們好大的胆子！」萬九斤說完，金秤隨即向他們的身上的穴道點去。

他一出手，就幾乎是在同時向兩人的穴道上點去，出手之快，實在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這兩個灰衣人還沒弄清楚對方怎樣出手，已登時動彈不得。

萬九斤冷冷一笑：「俺以爲你們是武林高手，呸，原來都是不堪一提。」

伸手一撕，兩個灰衣人臉上的布巾都被撕下。

兩張臉都已滿是皺紋，其中一人，幾乎已可以做萬九斤的祖父，

萬九斤一怔。

「你們是誰？」

二老俱緊閉着咀巴，一言不發。

萬九斤冷笑：「你們不是啞巴吧？」

二老神態倔强如故。

萬九斤嘿嘿一笑，接道：「老骨頭倒是很硬，只不過若是燒焦了，就再也硬不起來。」

他並不是唬嚇對方，不由分說，就把其中一老人舉起，像是拋棄垃圾般，就要向熊熊烈火處拋去。

另一老人臉色變得更難看，立刻喝道：「把他放下！」

萬九斤瞪着他：「連姓名都不肯向俺說，不燒掉留來何用！」

老人道：「他不說，我說。」

萬九斤道：「快說，如有半點虛言，今夜就是兩位的死期。」

老人吸了口氣，緩緩道：「我們都姓蕭。」

萬九斤目光一亮：「姓蕭？你們都是蕭家堡的人？」

老人點頭：「不錯。」

萬九斤冷冷道：「你們爲甚麼要燒掉摩雲山莊。」

老人道：「不知道。」

萬九斤厲聲喝道：「再不說，先把他扔進火海裏！」

老人的臉色又是一變，語氣也頓時變得軟弱下來：「好漢饒命，老漢只是奉命行事，其他的事情，的確全不知道。」

萬九斤怒道：「這分明是托詞，本莊主可不相信。」

老人的神色忽然有點憤怒：「你顯然不肯相信，要剮要殺，任悉尊便好了。」

他的態度又變得很强硬，和剛才的軟弱又判若兩人。

萬九斤並不是個呆子，他的警覺性絕不會比任何人爲低。

這老人的態度忽然改變，是因爲他已發現，己方已來了援手。

而且援手的武功，肯定比這兩老人厲害，否則他也不會變得如此强硬。

萬九斤沒有把舉起的老人拋進火光之中，只是把他輕輕的拋在一旁。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婦人，拄着一根拐杖，巍巍巔巔的走了過來。

萬九斤故意叫道：「老太婆，這裏很危險，摔了一跤，就可能丟掉老命。」

老婦的眼睛瞇成一綫，笑道：「我摔一跤不要緊，性命丟掉了也不要緊，只是好好一爿山莊，忽然間就化爲灰爐，未免是太可惜了。」

萬九斤點頭不迭：「的確是太可惜，但既然已經燒掉了，又有甚麼辦法可以補救呢？」

老婦微微一笑，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這爿山莊雖然燒了，可以重新建造。」

萬九斤道：「可是，在在需財呀！」

老婦說道：「錢是不愁的，老身別的沒有，白花花的銀子，黃澄澄的金子，五光十色的珠寶，倒是多得連自己都算不出來。」

萬九斤一怔，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老婦人，良久才說道：「常言道，眞人不露相，禾稈堆裏藏珍珠，想不到妳也是這一種人。」

老婦吃吃一笑。

「你是有點不相信？」

萬九斤道：「不是不相信，只是在沒有證實之前，就算在下存着三兩分懷疑，也是人之常情。」

老婦道：「你是要看看老身的金子才相信？」

萬九斤道：「倒想一開眼界。」

老婦沉吟着，忽然左手一翻，滿手暗器怒射而出。

這些暗器，竟然全是用金子打造的。

一聲怪笑，萬九斤的身子猛然向上標起，倒飛丈許之外，在他脚下，一蓬金光直飛而過。

老婦右手陡揮，一根拐杖筆直地向萬九斤的胸膛刺去。

萬九斤以一桿金秤子接杖。

金秤子的份量，當然遠不及這一根拐杖。

但萬九斤借力使力，使出「黏」字訣，根本就沒承受到對方拐杖的任何壓力。

他身子一旋，人已繞到老婦左側，金秤子疾點向老婦右面太陽穴。

這是殺手招式。

這老婦年紀雖然已有一大把，但心腸狠毒，出手無情，萬九斤自然不能以等閑之輩視之。

萬九斤出手極快，但老婦面龐一側，

金秤子擊了個空。

老婦桀桀一笑，又是一手暗器射出。

萬九斤怪笑。

但就在這剎那間，怪笑之聲突斷。

萬九斤的額前嵌了一顆烏亮的黑珍珠，咽喉上却插着一支碧玉簪。

老婦微微一笑，一切動作都已完全停止。

「你現在該相信老身的確是個很有錢的人了。」

萬九斤沒有回答，他只是瞪着一雙眼睛。

金秤子跌下。

他的人也相繼跌倒下去。

（二）

風雨忽來，整爿蕭家堡似在風雨飄搖之中。

摩雲山莊被燒成灰燼，這消息已傳了開去。

令人最關心的是，蕭家堡是否也將遭遇同一的命運？

目前來說，它是令人担心的。

蕭小狂下落不明，但蕭鳳狂還是像平時一樣，似乎根本就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就在這個風風雨雨的黃昏，龍城璧、司馬血、時九公，佟雪衣都已來到了蕭家堡。

他們是來協助蕭鳳狂對付血印門的。

雖然血手老君已死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劍下，但血印門的勢力仍然異常龐大，隨時都可以威脅着蕭家堡。

× × ×

蕭鳳狂很高興。

尤其是當他看見了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更是喜悅。

「殺手司馬，果然是盛名之下無虛士，連血手老君也栽在你的手裏。」他給予司馬血的稱讚，可說是有點令人感到意外的。但蕭鳳狂本來就是這種人，他的說話，往往就是令人意想不到。

蕭鳳狂傳令殷勤招待。

但龍城璧却忽然說：「不必了。」

「不必？」

「嗯，」龍城璧點點頭，道：「因爲我們也許在不久之後，就要把你殺掉！」

蕭鳳狂楞住。

他突然大笑：「不見多時，你還是那麼喜歡跟我開玩笑，來！來！咱們一齊喝他媽的十八罎酒，看看誰先倒下去。」

司馬血的臉色冰冷如霜，不等龍城璧說話，已截然接道：「你這一套不中用了，君子可以欺其方，只可惜我們都不是君子。」

蕭鳳狂的笑容終於消失：「司馬，你這些說話，是何用意？」

司馬血冷冷道：「我們已查出了一件事。」

蕭鳳狂道：「甚麼事？」

司馬血道：「蕭老夫人被人擄走的事，根本就是一齣戲。」

蕭鳳狂臉上露出茫然不解之色。

「什麼戲？」

司馬血冷笑，却沒說出來。

龍城璧又緩緩接道：「蕭老夫人沒有眞的被擄走，而且血印門也一分爲二，其中只有血手老君的一股勢力，是要向你展開攻擊。」

蕭鳳狂面色一沉：「還有另一半又怎樣。」

龍城璧道：「這另一半的人，本來也就是你的人，例如血魔女袁紅淚！」

「袁紅淚？」蕭鳳狂大笑，「袁紅淚居然會是我的人？這種事說出來誰會相信？又有誰能加以證實？」

沒有人作聲。

但就在這時候，蕭家堡的武士忽然傳報：「血魔女來了。」

蕭鳳狂一言不發。

袁紅淚已在霎眼間出現在大廳之內。

蕭鳳狂淡淡道：「久聞血魔女來去無踪，要來的時候沒人能攔得住，要走的時候也沒有人能留住妳。」

袁紅淚忽然嘆了口氣，道：「蕭堡主，你對我動殺機，那是無可厚非的事，只不過動手得太早了。」

蕭鳳狂瞳孔暴縮。

只聽得袁紅淚緩緩的接道：「你利用我去對付血手老君，却在血手老君死去之後不久，連我也想一併殺掉，蕭鳳狂，你實在是太狠毒了。」

蕭鳳狂的臉色忽然變得很冰冷，就像是戴上了一副陰森可怖的面具。

司馬血冷冷道：「在下已得到那兩塊羊皮，再加上你手裏的一塊，就可以練成九九八十一式風霜催魂掌！」

蕭鳳狂一凜。

「你居然知道風霜催魂掌這武功？」

龍城璧淡淡道：「昔年旋風三俠在天山，無意中救了一個武林異人，後來該異人送了三塊羊皮，每人各得其一，而每塊羊皮上都記載着二十七式風霜催魂掌，合共是九九八十一式！」

司馬血接道：「這八十一式風霜催魂掌，如果只練其三分之一，效果並不會怎樣理想，但假如八十一式全都練齊的話，威力陡增何止十倍。」

龍城璧道：「所以蕭堡主早就想把其餘兩塊羊皮奪取過來，但却一直苦無機會，直到血手老君開始對付鐵燕帮的時候，你的機會終於來臨，因爲你早已和血魔女袁紅淚暗中勾結，彼此互相利用。」

司馬血道：「從表面看來，這三塊羊皮上並無任何文字，但只要把它浸在水中，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現出二十七式掌法的心訣。」

龍城璧目注蕭鳳狂：「你這人也像這些羊皮一樣，表面上看來絕無半點機心，其實却藏着無限陰謀！」

司馬血也緊盯着蕭鳳狂：「這些日子以來，你一直都在處處佈置策劃，令人以爲蕭家堡也將會被血印門所侵襲。」

龍城璧接着說：「最有眼無珠的，還是摩雲山莊莊主的費老英雄，他一直視你如心腹知己，想不到血洗摩雲山莊的主腦人物，其實就是蕭家堡的蕭堡主。」

沉默多時的蕭鳳狂終於開口：「我爲甚麼要血洗摩雲山莊？」

龍城璧冷冷道：「你一直都在暗中覬覦摩雲山莊這爿基業，却苦無機會下手，現在乘着魯東武林形勢一片混亂，是混水摸魚的大好時機。」

司馬血道：「在這種時候，就算摩雲山莊發生了甚麼事，別人都只會把這筆帳算在血印門的身上，任誰也不會懷疑到蕭堡主。」

龍城璧嘆了口氣，緩緩接道：「可嘆費老英雄一世精明，想不到却交了一個蕭堡主這樣的朋友，他還想讓滿門老幼投靠到蕭家堡，那又何異是送羊入虎口？」

司馬血道：「少林高僧千雲、千影在少林寺中，非獨練習少林佛門武功，而且也練成了另一套邪異的掌法，正邪兩種武功相滙，本是練武者之大忌，但他們却另闢途徑，居然練就了一身亦邪亦正，威力驚人的怪異武功。」

龍城璧嘆道：「誰也想不到，千雲、千影兩位少林高僧，原來竟然都是蕭堡主的爪牙！」

說到這裏，蕭鳳狂笑了。

「雪刀浪子，殺手之王果然都有兩下子本領，這許多事情，你們是怎樣查出來的？」

龍城璧、司馬血還沒有回答，一把蒼老的聲音已然在廳中响起。

「堡主，是老夫查出來，然後一一向他們細說的。」

一個老人緩緩地走進廳中，這人赫然竟是蕭留忠！

（三）

蕭鳳狂一向都是很喜歡笑的人。

他高興的時候笑，不高興的時候也在笑。

但現在他却笑不出來，因爲他此刻的不悅情緒，已達到了頂點。

「是你出賣了我！」他的目光若能殺人，蕭留忠的臉龐上已最少穿了兩個洞。

「我本來只是個茶房總管，但現在却已地位大大提高，可是，儘管你對我不錯，可惜你却是太令人失望。」蕭留忠長嘆一聲，接道：「蕭老夫人很疼愛你，但却鑄成大錯，把你寵壞，變成一個任性的孩子。」

蕭鳳狂已是一大把年紀，但蕭留忠却用「任性的孩子」來形容他。

蕭鳳狂不再憤怒了，他只能苦笑。

世上許多事情，本來就是難預料的。

蕭留忠盯着他，再接着說：「其實我也和你很合得來，但你的手段却太陰險，可說是笑裏藏刀！」

蕭鳳狂瞳孔瞇成一綫：「你對本堡主，倒是相當瞭解。」

蕭留忠嘆了口氣，道：「對付你這種裝瘋賣傻的人，也只能用同樣的手段來加以對付，否則鋒芒過露，遲早總會在你的手裏一敗塗地，就像是蕭易寒一樣。」

蕭鳳狂道：「蕭易寒背叛本堡主，他也同樣是個叛徒。」

蕭留忠道：「對於你來說，老夫確然是個不忠不義的叛徒，但對整個武林來說，老夫的做法却是絕對正確的。」

蕭鳳狂冷笑：「好一套强辭奪理的說話！」

蕭留忠道：「論到强辭奪理的功夫，老夫自問還是及不上蕭堡主的。」

蕭鳳狂突然大笑。

「說得好！」他環視羣雄一眼，大聲道：「你們要說的話，該已說盡了？」

龍城璧淡淡道：「我們本來連這些說話也可以慳省掉的，但爲了要令你心服口服，不得不多費點唇舌。」

「心服口服？」蕭鳳狂哈哈一笑，「本堡主要向誰心服口服？」

龍城璧道：「當然是蕭總管。」

他微微一笑，接道：「蕭堡主已是手段高明，把我們玩弄於股掌之間，但你怎樣也想不到，你最信任的蕭留忠，居然會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尅星。」

蕭鳳狂無言。

蕭留忠却道：「無可否認，你對我很不錯，但爲了那些無辜而死的寃魂，請恕老夫無法原諒！」

「廢話！」蕭鳳狂的臉上終於冒出怒容：「本堡主若怕了你們這些人，也不配是蕭家堡之主！」

龍城璧冷然道：「即使你能在舉手之間把我們全部殺掉，也同樣不配成爲蕭家堡主。」

沉默多時的時九公突然嚴肅地說道：「龍城璧說得對，蕭家堡已因你的胡作非爲而蒙上不可洗抹的羞恥！」

突聽一老婦厲喝道：「何方神聖，竟敢辱罵我兒？」

廳中再來一人，赫然正是「失踪多時」的蕭老夫人！

陰謀揭露了

（一）

蕭小狂突然出現，在龍城璧來說，並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

相反來說，倘若直到現在，蕭小狂還是「下落不明」，那才是一件怪事。

她一上來，就怒目瞪着時九公。

「你是誰？」

「老夫姓時，排行第九。」

「時老九？」

「不是時老九，是時九公。」

「呸！管你是九公還是八公，你敢罵我兒，我就要斃了你！」

蕭小狂氣勢洶洶地，舉拐便要打時九公。

時九公悍然不懼。

他向來天不怕地不怕，別說是一根拐杖，就算是整座泰山當頭壓下，他也絕不會眉頭一皺。

倏地，一人大喝：「住手！」

蕭小狂收拐，怒目瞪着那人：「誰敢在這裏大呼小喝？」

一個破衣叫化大聲道：「區區是丁黑狗！」

蕭小狂雙眉一皺：「丁黑狗？」

丁黑狗道：「俺丁黑狗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也是個第九流的小叫化。」

蕭小狂「嗯」的一聲，冷然道：「老身記起來了，你就是那個老是喜歡替龍城璧刺探消息的丁黑狗？」

「隨便妳怎樣說，俺都不在乎。」

「你又查到了甚麼事？」

「摩雲山莊給一把火燒掉了。」

「此事人盡皆知。」

「萬九斤也給殺了，倒不知道是那個混蛋幹的。」

蕭小狂臉色一沉，說道：「是老身殺了他的！」

丁黑狗也是臉色一沉：「原來妳就是那個混蛋！」

「放肆！」

「俺是放肆，妳却是放屁！」

蕭小狂的臉上殺機倏現，忽然一拐攻出。

但她並不是對付丁黑狗，而是仍然攻向時九公。

時九公赤手空拳，但仍然硬接一拐。

龍城璧脫口叫道：「九公小心——」話猶未了，蕭小狂拐勢一變，已急刺時九公氣海穴。

時九公接下那一拐，右掌隱隱作痛，但仍然不作退避之想，居然採取以攻對攻的打法。

呼！

拳風急嘯，怒擊蕭小狂臉龐。

他拳力剛猛，一拳擊出，力足碎碑裂石。

蕭小狂那一拐就算能傷得了時九公，恐怕也得同時捱上這一拳。

「老小子，你不要命了？」蕭小狂冷笑，拐一收，人也退後三尺。

時九公大笑：「老夫倒要看看你這個妖婦兒到怎樣的地步。」

他又撲前再發七拳。

好快的拳！

但蕭小狂的身形却絕不稍慢半分。

時九公七拳連環發出，雖然勢猛力雄，却是未奏膚功。

蕭小狂避過七拳，忽然一步標前，拐杖一轉，急砸時九公背後。

時九公再也閃不開，中了一拐，登時臉如土色，踉蹌跌倒地上。

司馬血急扶着他。

蕭小狂得勢不饒人，再攻。

蕭留忠猛然大喝：「老夫人休再執迷不悟。」

說着，以一把大鐵刀纏上了蕭小狂。

那邊廂，龍城璧終於也和蕭鳳狂動手了。

佟雪衣爲報父仇，也緊纏着蕭鳳狂不放。

蕭鳳狂冷笑：「就憑你們這對狗男女就想殺本堡主，未免是太天眞了。」

「狗男女」三字，更令佟雪衣怒不可遏。

龍城璧也是臉罩寒霜：「蕭堡主，在下向來都很敬重你，想不到假面具揭開之後，你竟是那麼無廉無恥！」

蕭鳳狂獰笑，手中一支銀笛疾快的向龍城璧胸前七大要穴點去。

龍城璧雪刀一擋，揮開了蕭鳳狂的銀笛。

兩人兵刃交擊之下，俱覺虎口發痲，全身都被一股巨大的潛力所震。

蕭鳳狂似是一呆。

「好深厚的內力！」他嘆了口氣，「本堡主像你這等年紀的時候，內力還及不上你現在的一半。」

他的語氣有點蒼涼，好像自認爲是英雄遲暮了。

但在剎那之間，手中銀笛又已招式暴展。

他那窮兇極惡的本性，已在這剎那間完全表露無遺。

龍城璧腳步急挫，偏身一閃兩尺。

兩尺之差，銀笛擊空。

蕭鳳狂一聲怪嘯，身形飛閃，再向龍城璧怒射展開追擊。

他來勢極快。

「嗤」的一聲，銀笛已刺向龍城璧的左脅。

龍城璧竟是未能再及時閃開，中了一招，身子隨即搖幌不定。

蕭鳳狂沒有輕視對手，雖然已佔着優勢，仍然絕不鬆懈。

銀笛再攻，連刺十二式。

笛風激盪，招式更是飄忽不定，似欲將龍城璧活活迫死。

驀地，丁黑狗大叫：「龍大俠，龍捲西風！」

「龍捲西風」是「八條龍刀法」其中一式，丁黑狗也是僅知其名，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刀使出來究竟怎樣。

他眼看龍城璧落了下風，自己又沒有本領去助他一臂之力，情急之下，唯有高呼一番，以激勵起龍城璧的戰意。

其實龍城璧的戰意，任何人都不必懷疑的，因爲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失敗也就等於是死亡。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龍城璧當然絕不會無緣無故，把自己的性命斷送在蕭鳳狂的銀笛下。

他若倒下，就是道消魔長，那是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所不願意看見的事。

他當然不會束手待斃。

丁黑狗那一聲高呼，不知如何，居然產生了不可思議的力量。

龍城璧本已處於劣勢，眼看蕭鳳狂隨時都可能把他擊殺於堡內，但就在丁黑狗高呼之後，龍城璧的刀法突然激烈兇猛起來。

他也大喝一聲，道：「龍捲西風！」

這一招刀法，他以前已使用過不知多少次，但却以這一次使出來的時候最具威力！

颯！

刀鋒殺氣迫人而來，蕭鳳狂銀笛招式急變。

他顧不了再攻龍城璧，身形一閃再閃，務求先避開這一刀再說。

但就在這時候，龍城璧的刀已長驅直進，刺入了他的左腰。

蕭鳳狂發出了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身子向後急退二丈。

蕭小狂嘶聲叫道：「我兒——」

蕭鳳狂慘笑一聲：「娘親，爲孩兒報仇……」

丁黑狗冷笑：「年逾花甲，還自稱『孩兒』，他媽的混帳極了！」

蕭鳳狂怒瞪着丁黑狗，終於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氣絕而死。

蕭小狂狀若瘋癲，手中拐杖看來更是兇悍潑辣，但却已是雜亂無章。

蕭留忠初時還佔不到甚麼便宜，但蕭小狂招式一亂，他的機會就來了。

「嗨！」蕭留忠一聲暴喝，揮刀疾斬蕭小狂左腕。

蕭小狂比他更兇，更不要命，居然不閃不避，仍然採取瘋狂的攻勢，向蕭留忠進襲。

蕭留忠以冷靜的態度，來對付這個已陷入瘋狂狀態的蕭老夫人，終於覷準了一個機會，以左爪疾襲蕭小狂。

蕭小狂突覺右肩一痲，不知如何，穴道已然被蕭留忠所制。

她嘶聲叫道：「蕭留忠，你殺了我，你最好馬上殺了我！」

蕭留忠把鐵刀放下。

「我不殺妳，却不能不廢了妳這一身可怕的武功！」

蕭小狂厲聲道：「不！你殺了我，別廢我武功，別廢我武功！」

在她眼中看來，這一身武功竟比自己的性命還更重要。

蕭留忠也是個練武的人，他也明白到蕭小狂此刻的心境。

但他却沒有遵照蕭小狂的意思，仍然廢了她的武功！

（二）

誅殺鐵燕帮，韓四太爺的元凶罪魁，竟然是蕭小狂母子，這一件事實在是令人大感意外。

蕭家堡已陷於羣龍無首之局。

到最後，他們推選蕭留忠爲堡主。

蕭留忠極力推辭，但龍城璧却認爲，他若不繼任爲堡主，蕭家堡的局勢就更加惡劣。

蕭留忠拗不過龍城璧，終於成爲了蕭家堡主。

× × ×

雨中，醫谷內。

衛空空、唐竹權相顧無言。

時九公已回來，負傷而回。

他傷勢不輕，醫谷羣醫的臉色都甚是沉重。

龍城璧、佟雪衣、司馬血的心境也是同樣的沉重。

唐竹權忽然抓住龍城璧，大聲道：「時九公怎會弄成這樣子的？」

時九公本已神態頹唐，聞言却也大聲說：「老夫不自量力，就算死了也是活該，休要怪罪龍城璧……」

說到這裏，人已昏厥。

此處若非醫谷，時九公可能已就此一命嗚呼。

幸好這裏是醫谷，羣醫正在全力搶救他。

一個時辰後，醫谷谷主許竅之長長的吐了口氣，對龍城璧說：「九公又在駡人了。」

唐竹權一怔，插口問：「他駡誰？」

許竅之一笑：「他在駡你。」

唐竹權道：「他還在駡老子？」

許竅之道：「你寧願他駡你，還是寧願他連駡人都駡不起來。」

唐竹權訕訕一笑：「那當然是任由他駡個痛快好一點，他若不駡人，那才不過癮癮之至。」

（三）

蕭鳳狂雖已伏誅，事情仍有餘波。

血魔女袁紅淚悄悄的離去，她的野心却仍然存在。

她要成爲血印門主。

血手老君既死，蕭小狂蕭鳳狂的勢力也已不復存在，她要成爲血印門主，自然沒有太大的阻力。

但這絕不是她唯一的野心。

蕭小狂的那塊羊皮，原來已在蕭鳳狂伏誅之後，給她竊取到手。但還有兩塊，還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手中。

袁紅淚絕對沒有忘記，司馬血曾經答應過血手老君要殺了自己。

與其等待司馬血來殺自己，不如先下手爲强。

所以，她成爲血印門主之後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殺司馬血。

× × ×

斜陽下，司馬血躺在禾稈堆上等待着三個跟踪着自己已大半天的人。

這三人肥瘦高矮都不一樣，一個又高又瘦，一個又肥又矮，還有一個却是身材適中，既不高也不矮，又不肥也不瘦，唯一與衆不同的地方，就是左頰上長着一塊青記。

他們的年紀，却在三十五六歲到四十出頭左右。

司馬血只認出了一高一矮二人，他們是自己的行家，也是最冷酷的職業殺手。

提起了「聾啞二煞」，在殺手行業中可是極具份量的高手。

但是司馬血却沒有把這兩個人放在心上。

倒是那個臉上長着一塊青記的漢子，司馬血着實摸不清他的門路。

他只是隱約覺得，這人武功絕不比其餘兩人差，而且還有點相熟的感覺。

然而，他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的一張臉孔。

這人究竟是誰？

× × ×

躺在禾稈堆上的司馬血，覺得寫意極了。

陽光並不灼熱，天空是那麼絢爛美麗，唯一令他感到不愉快的，就只有那三個老是釘着自己的人。

他們遲早一定會動手的，司馬血正在等待着那一刻的降臨。

他並不着急，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

終於，他們來了。

「聾啞二煞」的老大是高個字，他是「聾魔子」的傳人，姓裘名大聲。

他以大聲爲名，其實却是個啞巴。

聾師父教出一個啞巴徒弟，但這啞巴徒弟在江湖上的名氣，猶在師父之上。

「聾啞二煞」的老二是聾人，但却能「看」見別人的說話。

只要你面對着他說話，憑着唇片啓動的姿勢，他已可「看見」你在說些甚麼。

這無疑也是一種很特別的本領。

但他最大的本領却還是殺人。

江湖上的人，只知道他叫司徒要命。

「要命」當然不是他的眞正名字，但却也和他的身份相當符合。

殺手，本來就是天下間最要命的一種人。司馬血也不例外。

（四）

要命的人就在眼前，要命的武器也已亮出。

一支鍊子鎗，兩把金光燦爛的牛耳尖刀，還有一個用淺黃色造成的包袱，這全是殺人的武器。

那個臉上長着一塊青記的漢子，他的武器就藏在這個包袱之內。

他沒有說出來，但司馬血却已看出。

這漢子忽然冷冷的對司馬血說：「你現在是不不是想去洛陽？」

司馬血微微一怔：「你怎知道？」

漢子冷然道：「我還知道你去洛陽，是去找佟譚英。」

司馬血點頭：「不錯。」

漢子道：「佟譚英是佟大先生的胞弟，也是鐵燕帮裏除了佟雪衣之外唯一還生存着的精英高手。」

司馬血道：「這和你有甚麼關係？」

漢子冷笑：「你若以爲把塊那羊皮交給他就是公平的做法，那是大錯特錯。」

司馬血道：「錯在何處？」

漢子道：「這本是佟大先生之物，佟大先生既死，該交給佟雪衣才對。」

司馬血道：「這話本來不錯，在下也確曾有此想法。」

漢子道：「既然如此，你交給了佟小姐？」

司馬血道：「在下曾給她，但佟小姐堅不肯收下來。」

漢子冷笑：「你在撒謊。」

司馬血冷笑：「你就當我在撒謊好了，而我也從來不喜歡向別人諸多解釋。」

漢子道：「我也不聽你的任何解釋，只想你聽從我一件事。」

司馬血冷然不語。

「把那兩塊羊皮都交出來，我自會有公平的處理辦法！」

司馬血正待說話，那漢子忽然拿出一叠銀票。

「這些都是洛陽魏南豪銀莊的銀票，保證十足兌現，而銀票每一張都值白銀十萬兩！」

司馬血並不是沒有見過錢的人，但這漢子手裏這叠銀票，仍然令他大感意外。

「這裏最少也有好幾十張，每一張都是十萬兩？」他忍不住問。

這漢子倒是大方得很，連想也不想就把整叠銀票遞給司馬血。

司馬血接下。

他却不是用手接下，而是用碧血劍。

劍鋒如電，整叠銀票在刹那間化爲碎片，漫天飛舞。

漢子臉色一變。

「你瘋了？」

司馬血冷冷一笑：「除了第一張的確是銀票之外，下面的俱是白紙，毀了也僅僅十萬兩而已，你又何必痛心。」

「好小子！」

司馬血緩緩接道：「本來十萬兩也不是一個小數目了，但你知道，即使是十萬倍於此數，也未必就會令到在下爲之動心的。」

「殺手司馬，有異於同業殺手，此語果然不虛。」

「所以這叠銀票眞正的作用並不是用來打動我的心，而是志在把在下毒殺。」

漢子瞳孔收縮：「你已看出了銀票淬有劇毒？」

司馬血冷冷道：「能用這種毒的人，江湖上少之又少，但你却是其中之一。」

漢子道：「你知道我是誰？」

「血魔女袁江淚！」司馬血的聲音毫無感情，他臉上的神態也是一樣！

就在他說完這六個字的時候，漢子手裏的黃包袱已解開，一條軟索像蛇兒般纏向司馬血的的脖子。

× × ×

這是迷心幻影追魂索！

司馬血沒有看錯，他終於認出了這個臉上長着青記的漢子，其實就是血魔女袁紅淚。

袁紅淚的易容術，並不大高明，那塊青記其實是遮掩着易容的漏洞。

「聾啞二煞」也配合着袁紅淚的攻勢，向司馬血展開襲擊。

袁紅淚已計算過，憑三人之力，最少有八分把握，可以幹掉殺手之王。

果然，司馬血很快就落了下風。

想到「殺手之王」不久就要死在自己的手下，袁紅淚，聾啞二煞的心情都是相當興奮。尤其是聾啞二煞，他們簡直是有點忘了形。

平時，他們爲錢殺人，出手的時候都是很冷靜，絕對不會有半點差錯的。

但這一次，他們不但爲錢殺人，也是爲名而殺人。

倘若連殺手之王都栽在他們手裏，他們在殺手行業裏的地位可就大大提高了。

颯！裘大聲的鍊子槍已擦傷了司馬血的右臂。

他的劍法彷彿不靈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高高的禾稈堆裏突然射出了一蓬燦爛奪目的刀光。

刷！刷！

刀分左右，先後而發。

第一刀，沒入裘大聲的胸膛。

第二刀，司徒要命的眉心給雪刀從中剖裂。

雪刀。從禾稈堆裏冒出來的，竟然是浪子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龍城璧的突然出現，對袁紅淚來說是一個極度的意外，也是一個致命的意外。

「是你！」她的迷心幻影追魂索已收回。

她知道，憑這一套功夫，根本就無法同時對付得了雪刀浪手和殺手之王。

龍城璧凝視着她，忽然嘆道：「妳令我們很失望。」

袁紅淚冷笑：「這種說話，你慳省掉好了，司馬血豈不是已接受了血手老君的聘請，要把我殺掉？」

龍城璧道：「本來是的，但妳若在蕭家堡一役之後放下屠刀，改邪歸正，殺手司馬極可能會放棄這次殺人的任務。」

袁紅淚冷冷的瞧着司馬血：「我不用你來憐憫，雖然，我已敗了。」

本已收回的迷心幻影追魂索，忽然又再度出手，但却不是向龍城璧和司馬血襲擊，而是緊纏在自己的脖子上。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狠着心腸，沒有救她，因爲他們都知道，袁紅淚是寧願死，也不願意悔改。

他們眼看着袁紅淚的身子軟垂了下去，一雙眼睛仍然緊緊的瞧着司馬血。

司馬血又躺在那堆高高的的禾稈上。

——完——

倫理推想短篇故事

香江風月情

唐龍·文
盧令·圖

命案迭連生　探長起疑雲

（一）

潘子榮這已是第七次搬家了，以前他很少更換住所，後來他不幸遭汽車撞傷腿部，一度生活成問題，精神又異常苦悶，繼而患了失眠症，這之後他便經常搬家，主要是找不到一個清靜的居住環境。

上次他住的地方本來十分清靜，他住的那個單位，除了房東兩夫婦之外，就只他一人。

房東沒有兒女，因此對這個半殘廢的青年視如親弟弟，房東太太每次煲湯都裝一碗給潘子榮喝，有時甚至還替他煮飯。

按說潘子榮絕對沒有再搬的理由了，可是因爲最近房東太太却遭人殺死，屍體半裸被棄在工廠區的一條橫巷之內，次日，全港各大小報紙都把這案件列爲頭條新聞，什麼「工廠區發現艷屍」啦，「半裸艷婦，伏屍巷頭」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報紙都稱她爲艷屍，其實他房東太太——梅綺麗，面貌十分普通，甚至有點醜陋。

可是有些小報却更加捕風捉影，繪聲繪影的大肆渲染，什麼「本年度最艷之屍」，「死者面向天，雙脚攤開作大字形，上衣敞開，下裳半褪，纖毫畢露」啦，「艷婦身裁異常豐滿噴火，尤其是上圍空前偉大，下圍更如一輪明月，看來大概是情殺居多」啦，「女屍身裁雖然十分惹火，可惜却是個『白虎星』，令到聞風而來的記者及途人，看後大呼倒霉不已！」……

潘子榮一連一個星期都在看報紙，各有各說，也記不得這許多。

可是自從梅綺麗死訊一上報紙，每日都有不少記者千方百計來訪問他，這使潘子榮難以平靜地生活，又開始失眠了。更令人氣憤的是有些不負責的小報記者行文之間，竟然隱約說潘子榮亦曾與她有那一手，但只此一次而已，因爲他碰上個「白虎星」，次日不幸即降臨——大腿給汽車撞傷了。

這當然是荒天下之大謬，潘子榮遭禍已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這固然令潘子榮憤恨，而陳先生——梅綺麗的丈夫亦十分憤恨，甚至對潘子榮大興問罪之師。

潘子榮這些日子以來，一方面又要接受警方的調查，又被記者弄得他烏烟瘴氣，加上失眠，脾氣變得異常暴躁，便和陳先生頂撞起來了：「你老婆送給我，我也不要！」

陳先生當然十分光火，兩人便對罵起來了，幸好隣居過來勸解。

於是潘子榮只得搬家。

他的新住所是一幢新式的洋樓，每層樓只有四個單位，大厦住宅原位的分佈位置有如英文字母「H」，前座兩個單位，後座亦是兩個單位，中間是電梯及走廊，單位之間前後各有個通天位。

他的新房東是個五十多六十未到的老婦人，兒子不回家睡，整個單位只有兩個人住，潘子榮心想這次大概是最後的一次搬家吧，起碼也能安居三五年。

可是，潘子榮只搬入一個星期，情況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二）

警方爲這件案件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組長是嚴密探長，可是，案發至今經已一個月了，不但未能破案，甚至連兇手的絲毫綫索也沒有。

警方公關科亦不斷在各電視台及電台呼籲目擊證人或知情的市民到各警署或流動警崗報案。

但不知是沒有目擊人或者是沒有人知情，抑或另有別情，總之至今尚未有人到警崗提供任何的情報。

嚴密只得懸賞尋兇，以及找了不少綫人，甚至知會各路三山五嶽的人馬，但仍然毫無進展。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兇手似乎與黑社會無關，亦非是個積犯，否則綫人不會毫無所悉。

二個月過去了，情況仍然令人沮喪，嚴密已經出盡渾身本領，一切都似泥牛入海，整個特別小組的成員——連組長共六個人，大部份都已喪失了信心。

嚴密在各方的指責之下，又在責任心的煎熬之下，心中之難過更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嚴密今年五十多歲，在警界服務了二十多年，廿多年來功績顯赫，破了不少案件，像今次這樣束手無策却還是第一遭。

終於嚴密向兇手投降了，他向上級請辭，另派高明担任組長。

他的頂頭上司却叫他再努力，因爲他本身對嚴密尚具信心。

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生，這一次他的上司不得不考慮他的請求。

（三）

潘子榮剛搬進新居一個星期，房東的兒子回家了，他向母親提出要結婚。

老人家又驚又喜，連忙叫兒子把未來媳婦帶回家，不料老人家對這個留學美國的未來媳婦的新潮作風十分不滿，兩母子吵了幾次架，使潘子榮十分煩惱。

幸好老人家一怒之下，重操舊業到半山區去當媽姐，於是他兒子便搬回來家中住，過幾天那個叫蘇絲李的新潮女郎亦搬了入來。

潘子榮不知他倆有沒有正式結婚，不過，兩人過的却是夫婦般的生活，這是毫無疑問的。

房東老太婆的兒子姓趙，潘子榮只知他的英文名叫史提芬，他任職於一家裝飾設計公司，收入似乎還不錯。

蘇絲李在美國是讀廣告設計學的，在美國工作了兩年，回來香港便在一家廣告公司當助理設計主任。

他兩人在家裏頗令潘子榮覺得難以安靜，因爲潘子榮不止一次發現他倆在客廳中接吻，甚至有更進一步的動作，幸而他倆工作都頗忙，往往過了九點後才回家。

這一晚，潘子榮看了場九點半的電影，回家已近十二點了。

當他打開大門，史提芬尚坐在廳中看報。

史提芬一聽見門聲，立即叫道：「蘇絲打鈴，噢，SORRY！」發現回家的是潘子榮有點尷尬。

潘子榮放好鑰匙，問道：「你太太還沒回來？」

史提芬點點頭，道：「不知她去了那裏，又沒有打電話回來。」

潘子榮說：「也許她回娘家呢？」

史提芬笑道：「NO，她娘家沒人在香港！」潘子榮頗不喜歡他說話夾上幾句英文，而事實上史提芬亦好像知道這一點，他與潘子榮說話已盡量減少使用英文。

潘子榮洗了澡出來，經過客廳見史提芬正在打電話，他大聲道：「WHAT，蘇絲七時半便離開公司？她還帶了張LAYOUT回家？嘿，佐治，JUST WAIT！」

史提芬忽忽忙忙入房，一會兒潘子榮見他拿了張設計草圖出來，又拿起電話。

「我找到那張LAYOUT，但她不知又去了那裏。SORRY，吵醒了你的睡覺，SEE YOU！」跟着叮一聲收綫。

潘子榮站在房邊笑道：「趙先生，你太緊張了，也許她去找朋友呢？哈哈，這大概是新婚的關係吧！」

史提芬尷尬地笑笑。「NO，她本約我到旋轉餐廳吃飯，說她回來香港後還未欣賞過香港的夜景！」

潘子榮聳一聳肩膊，道：「那麼晚安，你再等等吧！」關上房門熄燈上床。

（四）

已是凌晨四時了，一陣刺耳電話聲急響，在寂靜的黑暗中顯得有點驚心動魄。

幸好嚴太太對這種情形早已熟悉，她亮開床頭燈，拿起電話，話筒裏立即傳來一陣急促的聲音：「探長，山頂又有單大CASE！」

嚴太太道了聲等等，拍醒嚴密，把電話筒放在他耳邊。

「喂，我是嚴密。」

「探長，我是高立，山頂又發現一件謀殺案，情況跟新蒲崗那單很相似，波士叫你到現場看看！」高立是特別小組的成員，他們習慣叫嚴密的頂頭上司爲波士，新蒲崗那單是指那件艷屍梅綺麗的案子。

嚴密兩道濃眉一皺，道：「好，我就去！」

「探長，我開車來接你。」

嚴密應了一聲便收了綫，他把放在床頭几上的香烟取了一根出來，銜在口裏，嚴太太已體貼地替他點着了火。

「又有大案子發生？」

嚴密點點頭，霍地噴出一口濃烟，烟霧嬝嬝，把嚴太太圓圓的臉龐也遮蓋了起來。

新蒲崗那單案件也像濃烟那樣令人看不透，摸不着，如今又多了一單，嚴密不敢再想下去，從床上跳下，脫下睡袍，冷風自窗縫中吹入來，嚴密不由打了個冷顫，一個念頭即時翻上來：「莫非我老了？以前何曾有什麼案件難得倒我。」

嘟嘟嘟，樓下響起一陣有節奏的喇叭聲，高立的車子已到了，嚴密立即披衣下樓。

（五）

嚴密坐在自己的辦公桌旁，喝了一杯濃濃的咖啡，一抬頭，墻上的電鐘指在八時三刻。

他打了盹，門聲敲響，隨即有人推門入來。

入來的是個二十六七歲的年青人，雖然一夜沒睡仍然精神奕奕，他就是特別小組的成員高立。

此際他把法醫師及化驗師等的報告放在嚴密的桌子上。

嚴密先取出法醫師的報告看。

「死者年紀大約廿四歲至廿六歲，她頭部有被硬物猛力撞擊的傷痕，喉部有三道刀傷，舌頭斷了半截，死前沒有被强姦的跡象，但胸部有瘀痕，這是被人用手力握的現象，可是，沒有留下指紋……」

嚴密跟着取出化驗師的報告，他先看那幾張X光照片，三張不同角度的X光片，清晰地看到片中頭骨有一道凹痕，另外一個圓洞，直徑大概有三厘米大。

嚴密嘆了一句：「跟新蒲崗那個一樣！」拋下X光片，又拿起首先發現屍體的巡警的報告書。

「我，隸屬中區警局派往山頂警局的巡警，編號二六七三四，「一九八零年一月四日星期五凌晨三時十分，巡到山頂纜車總站之東的獅子亭附近，突然發現一個人倒臥地上，我用手電筒一照，是一個青年女子，衣衫敞開，喉部血跡斑斑，口部亦有血跡，我伸手探一探她的鼻息，證實已沒有呼吸，當時她屍體附近有一個咖啡色手袋，不見有兇器。

我立即到警崗報告，警長打電話到總局，跟着我便帶着警長到現場守衞，直至總部派人來到爲止。」

另一張是那位警長的報告，與二六七三四警員的報告，並沒有出入。

嚴密放下文件，又喝了一口咖啡，高立又再推門入來。「探長，波士叫開會。」化驗師說死者身上沒有留下指模。」

嚴密拾起枱上的文件，走過斜對面那間房中，房中已有人，就是他的頂頭上司×警司。

兩人互打一下招呼，×警司道：「MR．嚴，我已決定准你另調，不過要等新組長上任一星期之後。」×警司來港已逾十年，中文說得還過得去。

嚴密好奇心大起，心想自已都束手無策，不知新上任的組長是何方神聖，於是便問他。

「係MR唐，唐妙思，他剛從日本受訓回來。」

嚴密心中不大痛快，唐妙思是個三十多歲的幹探，以前雖然表現不錯，而被派往日本受訓，但終是自已的後輩。

如果一個與嚴密同輩的，他在面子不受損之下倒也樂意把這燙手的山芋拋掉。

「SIR，MR唐他能勝任嗎？」

×警司看了他一眼，只簡單地道：「我想看看他到日本學了什麼回來，你又說無辦法，讓他試試。」

嚴密默然。

×警司又再看了他一眼，反而安慰他。「MR嚴，社會發展，時代進步，犯人的犯罪手法亦有發展進步，有時年青人反而有些辦法。」

嚴密連忙應了一聲：「YES，SIR！」

（六）

唐妙思三十六七的年紀，皮膚白皙，相貌頗英俊斯文，高高的額頭，襯着一頭比較疏薄的柔髮，使人一望而知是個思想型的人。

令人想不到的却是唐妙思不但是詠春拳及蔡李佛拳的高手，還是空手道黑帶高手，這次他到日本，在空餘時間又去進修柔道。

唐妙思上任一星期之後，嚴密把資料移交給他便離去，唐妙思本想問一問他，有沒有一些設想，不過他望一望嚴密的神情，便把話嚥了下去。

嚴密離去時，心道：「看你如何去破案！」

唐妙思叫特別小組成員都搬入他的辦公室內。

「高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高立道：「有一點令我懷疑的，那是潘子榮這個人。上一次梅綺麗事件，他是死者的房客，如今這一次亦是。組長，你說這人是不是有點奇怪？」

唐妙思接道：「我對他也有思疑，但對他有沒有詳細的資料？」

高立道：「兩次死者被殺之時，他都有證據證明他在某處地方，因此，我們沒有進一步調查。」

「哦。」唐妙思抓一抓頭，「他有人證？」

「不是，是物證，根據法醫師檢驗的結果，死者死亡時間是在一月三日晚上十時至十時四十五分左右，當時潘子榮正在戲院看電影，他還有票根作證。四日案發後，我們把死者的相片發出去之後，死者的丈夫便來認屍，證實是他的妻子，蘇絲李。那天晚上我們到他家裏檢查死者的遺物衣服等，發現了他，於是便帶他回警局錄口供，發現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唐妙思脫口問道：「爲什麼沒有思疑的地方呢？他大可以買了票不入場而去殺人。」

「但是那天是星期四，影片剛上畫，他却能把影片的故事講了出來，甚至能够講出某些場面的畫面構圖，問他的是老張，哎，老張你來講吧！」

老張叫張達，五十歲左右的幹探，額上的橫紋說明他是個飽歷風霜的人，他聞聲清了一清喉嚨，道：「那套電影我剛好帶了太太去看過，他能把電影的細節由頭說到尾，開頭怎樣，到結尾怎樣都說得清清楚楚。」

「他大可以在一月四日日間才去看，你們晚上才問他，這不是白費？」唐妙思忍不住問他。

「一月四日他一早便上班，整日在公司裏沒有離開過一步，而五時半下班之後，又約了朋友到美輪酒店餐廳晚膳，膳後又到該餐廳酒吧喝酒聽歌，到十時半才回家，我們是十時一刻到達死者家中的，不久，他剛好開門入來，當時我們都覺得太過巧合，巧合得太過離奇，因此便把他帶回來錄取口供。而我們也查過他的朋友，證實所說是事實。」

唐妙思想了一會，笑着道：「他大可以在三日下班之後，去看七時半場，然後再買一張九時半場的票預作事發之後的證據。」

張達吸了一口烟，道：「問題是他下班之後到香港上環一間飯店跟一個雜誌編輯晚飯，一直吃到八時半才離開，這已經爲該編輯證實了。」

他噴了一口烟，續道：「而且，潘子榮在飯間亦曾經透露過要去看電影，並邀該編輯同去，但那個編輯沒有答應，因爲他太太入院生孩子，而家中尚有兩個八歲及十歲的兒子，他不能太晚回去。」

唐妙思仍不肯放鬆，道：「潘子榮到那間戲院看電影？」

「×樂戲院。」

「他家住那裏？」

「與女死者同住一個單位，在尖沙咀區。」

「一月三日幾點回家？」

「十一時四十五分，是死者的丈夫提供的。」

「他做什麼職業？」

「在一家貿易公司做文員，負責中文信件。」

「以前呢？」

「沒有調查。」

高立突然道：「組長，他這人有少少瘸，聽說一九七七年年中去旅行曾經被一架私家車撞傷。」

唐妙思不由自椅上欠了欠身。緊問一句：「有沒有落案？」

「沒有，事主賠了五千元給他，因此大家都沒有報案。」

「撞瘸了脚才賠五千塊？」

「據他說當時他暈了過去，醒來後除了覺得疼痛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他還能站起來，扶住車走了幾步，但後來那條大腿筋却不知如何竟然會他收縮，因此走路便有點瘸了。」

「再詳細查查，還有，到梅綺麗丈夫處問問，我始終覺得他有問題，正如老張所說——巧合得太離奇了。」

「是。」

唐妙思看一看錶，說道：「你們下班吧！」

高立道：「你不下班？」

「等一會兒，我還要再想想。」

（七）

唐妙思決定到山頂去一趟，今天是十二號，雖然北風呼呼，因爲是星期六，不少情侶上山頂談心，纜車乘客倒也不太少，在纜車中情侶互相依偎着，神態異常親密。

唐妙思看了他們一眼，暗笑一聲，轉望出窗外。

冬天日短夜長，才七八點整個港島已籠罩在黑暗之中，明珠般的燈火，散佈島上，鮮艷奪目，唐妙思禁不住讚嘆一聲，不愧有東方明珠之稱。

只有十分鐘左右，纜車已到了山頂總站，唐妙思走出纜車大廈，一陣寒風吹來，刀刃般鋒利，山頂比山下氣溫起碼低三度。

唐妙思不由地拉一拉大衣，把領子翻上圍着頸部，唐妙思記得獅子亭在左手方，於是轉左，到了巴士站及停車場，突然住了脚，跟着轉身向後走，他是想在晚一點才去現場觀察，與案發時間較脗合可能另有發現。

停車場對面有間餐廳，唐妙思尚記得該餐廳的海南鷄飯很不錯，而且不貴，一客才十塊港幣左右。

餐廳有一半是露天的，冲天的大樹在風中搖曳，樹葉發出陣陣的沙沙聲，雖寒冷，唐妙思還是選了個可遠眺香港仔的位子坐下。

僕歐遞上餐牌，唐妙思一看，海南鷄飯已漲了價，但比起東京還是不知便宜了多少！

吃了飯，身子似乎沒有那麼寒冷，他點燃了一根香烟，腦中的細胞迅速集中起來，爲思索案件而頻密活動。

「我把調查的對象放在潘子榮身上，是憑直覺還是有所根據？」

良久他自已也回答不了，潘子榮不錯是值得懷疑，但有根據麼？只憑懷疑及最近兩件相似的案件都與他是同屋居住的巧合，便能把他入罪？

唐妙思苦笑一下，右手按在手錶邊緣的掣上，燈光亮起，液晶體電子錶就有這個好處，任何環境都能把時間清楚地顯現出來。

才九點二十分，唐妙思又吸了根香烟才結帳離開。

停車場上擺着兩架旅遊巴士，一個矮小身裁戴眼鏡的導遊正用國語問他的遊客去不去「唱歌」。

唐妙思去了幾趟台灣，自然知道「唱歌」是台灣人上厠所的代號。此時聽到，仍不由自主地覺得好笑，精神亦稍爲鬆弛下來。步子更急，迎着朔風踏上通往獅子亭的山徑上。

風聲呼呼，草木飛揚，沙沙的聲音令人心悸。唐妙思走了四五十碼仍未見一人，心想此地如此荒涼，果是個殺人的好場所，只怕殺了十個八個人也沒人發現。

越走越荒涼，沒有建築物的遮擋，風更大。

前頭有兩個情侶立在風中，緊密擁抱，雙頸互交，一般的長髮，唐妙思分不清誰是男誰是女，不禁看多了一眼。

一個偶有所覺轉側頭，怒道：「看什麼？」

唐妙思聳聳肩自他側後走過去，驀地手腕一緊，接着一聲暴喝：「識相點不要亂叫！」

另一個穿紅衣的一個虎躍自唐妙思左側迫來，刀光在淡黃色的路燈下泛着金光，「把錢拿出來！」

唐妙思一怔，轉首一看，原來兩個青年都是男的，從後面看簡直跟女人一樣，同樣的秀髮披肩，渾圓的屁股被褲子緊緊的裹着。

唐妙思心想，你們大概已不知刦了多少來此談心的情侶了。

右手腕一沉，手指自下向上搭住穿藍羊毛衣的青年的小臂，那人反應也快，左拳一個冲天炮，向唐妙思下巴擊去。

唐妙思一退一閃，沉腰，發力，右臂一掄，肩膊抵在他腋下一擰腰把他拋出。

紅衣青年隨即撲到，小刀分心便刺，唐妙思右手一個手刀劈在他持刀的手腕處，小刀應聲落地。

紅衣青年手腕劇痛，禁不住哼了一聲，不過，他還機警，右脚迅速飛踢唐妙思

心口。

唐妙思一側身，避過來勢，一個箭步竄前，右拳向他小腹擊下。

紅衣青年伏地滾過，唐妙思尚未撲上去擒拿，藍衣青年躍起三尺，左右飛蹬而至，勢如猛虎。

唐妙思急閃，藍衣青年雙腳立地，立即反手向唐妙思背心劈去。

唐妙思心中想道：「這人的身手還不錯。」曲起左臂擋格，「啪」一聲，雙手互撞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音。

唐妙思橋手之硬，使藍衣青年大吃一驚，已萌退志。

紅衣青年適時自後偷襲，唐妙思大喝一聲，一個大轉身，右手盡力一格，這一下以硬碰硬，紅衣青年痛得額頭沁汗。

唐妙思得理不饒人，擰腰沉馬，左脚倏地揚起，同時身體暴長，脚尖踢在他小腹處，紅衣青年一口氣喘不過來，軟棉棉地攤了下去。

藍衣青年一見不對，拔足便逃。

唐妙思對自己剛才那一脚十分自信，深信紅衣青年一時半刻之間，絕不能站得起來，是以藍衣青年的皮鞋聲剛响起，他立即轉身，跟着如黑豹般竄起，撲下，雙手握住他左脚，猛一扯，兩人同時落地。

唐妙思伸手探向後袋抽出手鐐，藍衣人曲起腰左拳砸下，唐妙思迅即把手鐐迎起，「搭」地一聲，扣個正着。

藍衣人不由一怔，失聲叫道：「你是雜差？」

（八）

唐妙思把兩個刦匪交與警崗，時間已是十點半了，他去日本前已把座駕賣了出去，回來後尚沒有時間去選擇一架新的。

到了纜車總站，竟然要排隊買票，原來是那批遊客此時離開。

唐妙思走到售票員面前，把證件拿給他看，問道：「我想請問三日那晚大概十時半至十一時之間你有沒有看見一個持拐杖的青年搭車？」

那售票員年在四十七八，已在纜車公司服務了好幾年，略矮的身裁，襯着一張稍圓的臉，樣子頗和藹，下巴留着一撮短短的鬚，十分易認。

「沒有，肯定沒有。」

「你怎能肯定？」

「那晚是我值夜班，媽的，那晚乘客出奇之少，每一班車只有十個八個人，所以我印象很深。」

唐妙思訝道：「那晚沒有旅行團。」

「沒有，通常日本客不上山頂，他們是乘旅遊車停在半山處看夜景，一般上山頂的大多數是台灣客，但多數也是乘旅遊車上山下山，只有小部份乘旅遊車上來，而乘纜車下去。」

唐妙思聽他說得很肯定，也就沒有再問下去。「謝謝你，」他取出一個一元及一個五角的硬幣付給他。

他立即把車票給了唐妙思，唐妙思正想入閘，突然聽他道：「阿ＳＩＲ，那晚有個人好像走路很不自然，而且走得很匆忙。」

唐妙思目光一亮，急道：「那人有多大年紀？」

「我沒有留意，不過年紀總之不會很大。」

唐妙思目光更盛，再問道：「他有多高？」

「唦，跟他差不多！」他指着一個排隊的搭客。

唐妙思一看，那人大概五尺六七寸。

「先生，請你讓一讓。」剛才那個戴眼鏡的導遊對唐妙思道。

「對不起。」唐妙思忙走過去。

那個售票員又叫道：「還有，那個人走路時大衣背後拱起，行動時一起一伏，我也是奇怪，但他站着買票時，却又毫無異狀。」

纜車到站了，唐妙思道：「多謝你提供了不少消息給警方。」

那人一笑，道：「這些對你們有幫助嗎？」

唐妙思略一沉吟，道：「也許是重要的綫索，一般市民認爲一些不關痛癢的瑣事，有時在我們眼中却比黃金還矜貴。」

唐妙思跳上了纜車，剛好還有一點位子，他一坐下，腦筋又立即繁忙起來。

「那個中等身裁的人走路很不自然，會不會就是潘子榮？」

「他走路時背心外衣套拱起，那是什麼原因？」眼珠子一轉，差點喊了出來：「兇器！一定是兇器，死者腦骨不是有一道凹痕嗎？這一定是被棍子之類的硬物擊傷……」

他再想下去，「若果把棍子插在褲子後袋，那麼走路時外衣背後自然會一起一伏，對！一定是這樣。」

驀地一個念頭浮上腦際：「死者頭骨上尚有一個圓洞，那是什麼東西造成的？」他腦中不斷盤算。

他由棍子想起，一直想到鎚子，對，是鎚子。可是另一個問題又隨即產生：「若用鎚子行兇，兇手又豈會用鎚柄擊頭，若不是曾經用鎚柄擊頭，那麼死者頭骨留下的那道凹痕又如何解釋。」

想到這裏他不禁有點亂，一陣鈴聲把他自沉思中驚醒，原來已到站了。

唐妙思決定到×樂戲門附近溜一溜，他自車站步行至×樂戲院，經已是深夜十時半了，戲院招牌仍然燈火輝煌，門口就站立了不少青年，仍在等候朋友。

唐妙思乘自動電梯上二樓，戲門大堂人山人海，都是些十四五歲至廿五六歲的青年，唐妙思大疑，十一點半了，還這麼多人？」

他目光在大堂牆壁上的宣傳圖片框中，發現了十二日午夜場優先放映這幾個字，刹那唐妙思像孩子般跳了起來。

他又解決了一個難題：「若果潘子榮是兇手的話，他將是在當晚八時半離開那間飯店之後，先到×樂戲院買了張九時半的票子，然後再上山頂等候女死者蘇絲李的到來，然後自後用鎚子把她擊斃，這在時間上完全可以做得到，而潘子榮根本不必去看電影，因爲那套電影他已看過優先場了，是以張達盤問他時，他能把電影的細節逐一說出來，表示當時自己是在電影院裏面！」

唐妙思此刻的心情比吃了一鍋佛跳牆還愜意，他的得意忘形使周圍的人對他們側目而視，可是唐妙思全不理會，他到小

賣部買了一包香烟，然後離開戲院。

過了馬路他不禁抽了根烟，從畢打街走下德輔道中，他決定搭地下火車回家，日本的地下鐵他已搭過無數次，而香港的他還未搭過。

「今天晚上一定能睡得很濃很深。」他這樣想着。

幸好他身上尚有輔幣，看了一看掛在自動售票機上面的價目表，他放了兩塊半入去，跟着拿票入閘。

地下火車在不見天日的地下飛馳，快速而寧靜。

唐妙思心想今晚太太又不知煲了什麼湯給他喝，他太太自他從日本回來後晚晚都煲了一盅湯給他喝，若不是金銀菜煲豬踭肉及西洋菜煲豬骨便是枸杞燉牛展或硃砂燉豬心。想到這裏唐妙思不禁露出一個溫馨的笑容，他又想起兒子及女兒，於是笑意更濃。

火車仍然快速地奔馳着，唐妙思的腦筋也越動越快，越想越遠，他看見對面一個衣着新潮，漂亮而又身裁健美的女郎靠着椅背在打瞌睡，不禁又想起蘇絲李這件案來了。

想着想着，一個問題又浮上來：「潘子榮爲什麼要殺蘇絲李？刦財，不是，因爲死者身上的現金陸佰元，身上的一條K金鍊及一塊廿五克的瑞士金牌以及手上所戴的名廠手錶一件不失。

「情刦？」死者死前沒有被强姦過的跡象，那麼兇手殺她是什麼動機，他們有仇？潘子榮才認識她一個月哩，似乎說不上對她會在短短的一個月生出仇恨。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什麼動機？他愛她？那應該殺死她丈夫史提芬才對。

「還有，兇手爲何要用刀子割死者的喉部？這還不止，他把死者的舌頭割下又是什麼原因？他爲什麼三刀都落在咽喉上，而且這樣整齊？

「對，一定是他先用鎚子襲擊她的頭部，當時她若未死亦已完全失去知覺，於是他便能從容的用刀在她喉上『雕刻』以及把舌頭切下。

「且慢，我一定要從這點繼續深入思索，唔，兇手這樣做一定是基於他的某點心理因素，那麼兇手是洩恨居多的了，咦，莫非死者曾經罵過他？」唐妙思不能再想下去了，因爲火車已到油蔴地站了。

唐妙思走出車站。「今晚眞的能睡得好嗎？」他苦笑一下，沿着窩打老道走回回家去。

隔牆傳浪語　淫漢起殺機

（一）

唐妙思把他的推想告訴特別小組的成員，末了他用責問的語氣道：「我去了日本一年多了，把中文片一般都有午夜優先場這件事忘記了，你們爲何也疏忽了？」

高立環視了一下同事，道：「組長，你知道啦，我們素來甚少去看電影，根本沒有留意這方面的事情。」

唐妙思面色一沉，「平時不留意，還有話可說，案子發生了，疑兇即與電影有關，這還能不留意，這件案子已發生了十日你們却對案件的一切毫無所知，這是應該的嗎？要多動腦筋。」

一席話把各人說得低下頭，但心中對這位新上任的組長却頗佩服，起碼他所想的他們大都未曾想及。

唐妙思看了他們一眼，道：「高立，你對潘子榮的調查如何？」

高立忙道：「潘子榮的工作表現頗得他老板滿意，他甚少在工作時間與同事作交談，埋頭苦幹，老闆還讚他中文程度大大高于他的學歷哩。聽說他曾經在電台任過職，是攪錄音的，由于他對配音及廣播劇的興趣異常濃厚，經過一番苦練，電台負責人終於答應他由幕後走上幕前，但爲時不過三四個月，潘子榮便發生車禍，于是辭去電台之職。」

唐妙思道：「就這些？不過，只兩天時間成績已很不錯。」

張達跟着道：「據梅綺麗的丈夫陳先生說，潘子榮平日回家便入房看書及寫字，生活頗有規律，但有失眠症，一失眠他脾氣便變得很暴躁。」

唐妙思接問一句：「他有女朋友嗎？今年幾歲？」

高立搶着道：「據潘子榮塡的求職履歷表，今年該是二十八歲。」

張達却道：「我曾問過陳先生，他說不見有女孩子去找他，平日打電話來的也是男的。」

唐妙思對高立道：「公司裏有沒有親密的女同事？」

高立尷尬地一笑，忙道：「我這就去問。」

「且慢，」唐妙思道：「找張潘子榮的照片來，速去速來。」

高立大聲喊道：「ＹＥＳＳＩＲ！」

下午高立給唐妙思的答覆是潘子榮在公司內沒有親密女同事，同事笑他這樣大了還沒有個女朋友，他反說紅顏禍水，寧願做和尚也不娶老婆。」

唐妙思陷入一片沉思。

高立把潘子榮相片放在唐妙思面前。

「你吃午飯了沒有？」唐妙思抬頭問了一句。

「剛才跟潘子榮的同事吃過了。」

「ＭＩＳＳ金，把這張相片拿去翻印幾張，並把他放大！」

金小姐也是特別小組的成員，這是最近爲了方便查案，×警司特別配給他的。她名字雲詩．金，雲詩來了特別小組不幾天，同事們便替她起了個花名「金裝雲絲頓」，這固然與她的名字有關，更重要的是讚她够香够純。

金小姐走出去之後，唐妙思又叫高立與電台主管聯絡，說下午去拜訪他。

「是。」才二十多歲的高立調皮地道：「恐怕不是去拜訪而是去調查吧！」

唐妙思笑笑，取出X光片細看。

「組長，電台說會派以前跟潘子榮較熟悉的職員跟我們詳談。」

「好。唔，有件事先讓大家動動腦筋，潘子榮既然十分喜愛播音，在養傷期間辭職這還能理解，但他傷好之後爲何不返回電台？」

高立脫口道：「也許他的職位已有人代替了——他有向電台要求，但電台拒絕了！」

唐妙思一怔，這倒是他未想及的。「由此觀之，你們的腦筋都不錯，就是少開動，以致粗心大意，把很多細節都錯失了。高立，這句話是你想出來的或是電台負責人告訴你的？」

高立道：「想出來的！」

「你當時為何不問他這個問題？」

高立笑笑。

「上車。」

（二）

「潘子榮以前在我們這裏工作時，頗為活躍的，人很好學，經常寫些廣播劇本，不過沒有被選中過。」陳小姐這樣告訴唐妙思。

另一個許小姐接口道：「對啦，我想起啦，他很欣賞李我叔及鍾啓明叔叔一人能分飾幾個角色，經常向他倆討教，又經常練習哩！」

她大眼睛骨碌碌地轉着，看樣子是個明朗健談的少女。

「哦。」唐妙思問道：「潘子榮被車撞傷之後，多久才打電話來辭職？」

一個中年男人道：「車禍發生後的第二天，我們便由公司同事口中知道了，因為那天我們電台有三個同事參加他們的旅行。那天下午打電話來請假，說請假七天，可是，過了七天直至現在都沒有親自上來電台或者打電話來，後來有同事去找他，房東却道已搬走，亦沒有留下地址。」

唐妙思與高立都大感詫異，兩人對望了一眼，唐妙思又再問道：「你們知不知道潘子榮有否親密的女朋友？」

陳小姐咭咭一笑，指住許小姐道：「你們問她就知啦！」

許小姐面上發熱，不過態度却頗大方，道：「不錯，我曾經與他相戀了一年多，但，自從那天之後，便……」她搖了搖頭。

唐妙思及高立自然明白，那是車禍之後兩人便失去聯絡了。

陳小姐又笑道：「你們不知，她發誓等他三年哩。不過，這苦悶的歲月即將過去……」她發現衆人面色不對，連忙住口不言。

許小姐沒奈何的一笑：「他的確是個很好的青年。」突然有所覺，抬頭問道：「你們這樣查問是不是他犯了什麼罪？」

唐妙思道：「不是。唔——我們也只是覺得他與某宗案子好像有點關連，因此來問一問而已！」

許小姐雙眼望着他。「你們當然知道他的地址，唐先生請你告訴我。」

唐妙思想了一下，回答道：「暫時不能。」

許小姐心中突然生了一絲不祥之念，她咬一咬牙道：「那麼萬一如果有事發生，請唐先生打個電話給我。」她雙眼充滿渴望之色。

唐妙思點點頭，道：「可以。」

許小姐立即抄了個電話給他。

兩人離開了電台，在車上唐妙思問道：「這次收獲頗豐，原來潘子榮的性格前後完全不同。」

高立道：「大概是車禍引起的吧！」

「為什麼？」唐妙思又陷入沉思，「按說他的脚只是比平常人略不自然而已，絕不會引起如此大的改變。是什麼原因？這裏面隱藏了什麼秘密？」他像是問自己，又像是詢問高立。

高立笑道：「組長，現在輪到我問你，我們去那裏？」

唐妙思一看腕錶才四時多，便道：「隨便到附近找間咖啡室坐坐。」

「YES，SIR！」高立立即一轉呔盤，汽車駛入一條橫街！

「他的脚只是不很自然而已，為何會令他性格大變？」唐妙思心中不斷地盤算這一個問題。

汽車「唧」的一聲停下，唐妙思立即想到一個問題。山頂纜車站的那個售票員是說他發現一個走路很不自然的人，匆匆忙忙走來買票，那麼這個人看來未必就是潘子榮。

唐妙思一想到這裏，立即道：「回總部，快！」

高立正要打開車門，聞言不禁一愕，不由看了他一眼，見他一臉焦急之色，便不再問他的原因。

「YES SIR！」高立又大聲喊了聲，開動引擎，汽車怒吼一聲，立即竄前。

（三）

汽車從總部駛出，駕車的仍然是高立，他旁邊坐着的却是金雲詩，唐妙思坐在後面。

車子直向山上駛去，高立把錄音機打開，喇叭傳來了許冠傑的歌聲：「佛跳牆，佛跳牆……炆得鬼咁香！」

唐妙思被引起食慾，道：「把它關掉，這件案子破了之後，我請你們去吃佛跳牆！」

高立關了錄音機，隨即喊了聲萬歲，跟着向後遞了一根香烟：「組長，你請我們吃佛跳牆，我請你吸枝金裝雲絲頓！」

唐妙思取過烟看了一眼，含笑打着了火機。

「組長，金裝雲絲頓是不是又香又純呀！」

金雲詩這才知道高立在討她便宜，不禁嗔道：「你在討打！」粉拳擊落在高立大腿內側。

高立整個人一跳，車子跟着「吱」一聲，倏地停住。

唐妙思及金雲詩的身體禁不住向前撞去。

高立一皺眉頭，重新打着火，汽車嗚一聲又再次向前馳去。「你這樣兇，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肯要你？」

金雲詩又嗔道：「高立！你找死！我就算去做尼姑也不會嫁你！」粉拳作勢擂下。

高立忙叫道：「喂，不要打！」一閃，車子打了個轉，一頓又嘻皮笑臉道：「還說不要我，你這不是想跟我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

唐妙思亦禁不住笑了起來。

金雲詩又好氣又好笑，恨恨地道：「停車才跟你算帳！死高仔整日口花花。」

汽車在暮色中停在山頂停車場，唐妙思道：「你們在車上等我！」開了車門下來。

車門尚未關回，已聽見金雲詩罵道：

「死啦死啦，叫你整日口花花撩我！」跟着傳來粉拳擊腿之啪啪聲。

唐妙思嘴角含笑，覺得跟青年人辦案有個好處！頗能調節神經。他急步行入纜車站，隔遠見到那個售票員正在跟一個同事說笑。

唐妙思走到他面前。「對不起。」

那售票員轉過頭，他認出是唐妙思，「阿SIR，又有什麼事要問？」

「對不住，想你認一認相片這個人，是不是那個走路不自然的人。」

他看了看，搖頭道：「我根本沒有留意他的臉。」

唐妙思不死心。「那麼，那天你有沒有見過這人乘搭纜車？」

「沒有，可能是我沒留意到。」

「請問你說的那個人走路是很不自然，或是不很自然？」

「很不自然！」售票員斷然地道：「與平常人大不相同！」

「如何不同？」唐妙思緊問一句。

售票員一笑，表示難以形容。

唐妙思仍不灰心：「如果那個人重新在你面前走過，你會不會認出來？」

售票員想了一會，道：「只有五成把握，因為當時沒有留意，印象模糊。」

「多謝你合作，如果有需要我會再來找你！」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提供給警方。」

唐妙思道：「你能够把家裏的電話告訴我嗎？」

售票員異常合作，立即抄下了個電話給他。

唐妙思又再謝了一聲才離開。他對車內的高立及金雲詩道：「下車，我請你們吃海南鷄飯！」

（四）

高立從車子出來，再次去找梅綺麗的丈夫陳先生。陳先生剛吃了飯，高立把他帶到樓下的一間餐廳。

唐妙思及金雲詩已虛席以待。

四人坐定後，唐妙思道：「再次打擾陳先生，眞的不好意思。」

陳先生眼眶深陷，看來這些日子因妻子之死而造成的困擾及痛苦，必然很深。他喝了一口茶之後，道：「唐探長太客氣了，我也希望我妻子沉寃能早雪，說句眞心話，唐探長的不怠努力我異常感動，也因為各位，使我對警方的印象全改。」

「謝謝你的稱讚。」唐妙思邊說邊遞過一根香烟給他，高立立即替他們燃上了火。

唐妙思噴了一口烟，望着烟圈道：「我想請問一句，這句話對陳先生或者尊夫人都無損，不過，對我們的工作却異常有幫助。」目光投向他，「尊夫人死前幾天有否罵過潘子榮？」

陳先生斷然地道：「沒有。」

「你能這般肯定？」

陳先生苦笑一下，道：「我們夫婦因為沒有兒子，又沒有什麼親戚，因此我們夫婦視這個才然一身的微跛青年，如同子侄，內子每有好吃的東西，便送點給他吃，不過，內子臨死前一個月，潘子榮却表現得異常煩躁，對內子的好意經常拒絕，我有時在旁相勸，他才隨便吃了一點。」

「什麼原因令他煩燥？」

陳先生弄熄烟蒂。「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好像有點神經質，又有失眠症。」

唐妙思噴出最後一口烟，亦弄熄了烟。「是不是那時候附近突然變得喧鬧上來，比喻說有拆樓或打樁的聲音？」

「沒有。你們也可以看到，這附近沒有新建的樓宇。」陳先生沉思了一下，道：「但他一回家便上床睡了。」

唐妙思訝問道：「你怎麼知道他睡着了？」

「因為有一次他朋友打電話來，內子拍了好一陣門他才開門聽電話。」

他自袋中取出烟來，抽出一根銜在口中，高立忙又替他打着火。「內子在他聽了電話後問他是否睡着了，他語氣頗不善地說一聲當然啦！當時我剛吃了晚飯，在廳內看報紙，於是忍不住問他。『潘仔，是否身子不舒服，這麼早就睡？』他道：『現在不睡一會，明天那有精神！』說了便使勁把門關上！」

「這是什麼意思？」唐妙思自語自言地道，立即陷入沉思。

高立脫口說道：「莫非他半夜起來做賊？」

金雲詩道：「胡說，可能那時期他半夜睡不着。」

陳先生道：「可能是吧，他是有失眠症。」

唐妙思却另有想法。「在那之前，他却是在正常的時間內睡覺！一定有什麼問題才引起他又患失眠，又或者要更改睡眠時間。」

陳先生道：「那之前也不過是一個多月而已。」

唐妙思一怔，脫口道：「你是說，他住在你那裏只不過二三個月而已？」

陳先生點點頭。

「請你把他搬進來後你們的情況說一說。」

「他是去年九月一日搬入來的，那時我剛好當夜班，晚上十時出去，淸晨才回家。」

「且慢，」唐妙思截口道：「陳先生你做那一行的？」

「我在荃灣一間紗廠工作，半個月做中班，半個月做夜班。」

「請你再說下去。」唐妙思聽得津津有味。

「十月十四日，我內弟自澳門打電話來，說家岳父患病，內子便在十五日乘船去澳門探她父親。大概到廿二三日才回來。到了十月初潘子榮便發生了上述的情況了。」

唐妙思又問道：「他經常與你們交談嗎？」

「九月份他也到廳中看看電視，對我們夫婦態度亦很好，十月份便不出來了，每天回家便關在房內了。」

唐妙思及高立等呆呆地思索着。

陳先生又問道：「唐探長，你懷疑他是兇手？照我看不很像，他不像個兇神惡煞的人，一切都很規矩，不像那些新潮青年，只懂玩樂，他衣服自己洗，有時晚餐也在家裏自己煮麵吃。嗯，不喜佔人便宜

，有次他向內子借了一塊香皂，次日立即買了一塊還給內子，連抹地的地拖，他也是自備的。」

陳先生再想了一想，又道：「他平素很講究衞生，經常打掃房間。」

唐妙思見他說的已沒新內容，便叫高立送他上去，同時對金雲詩打了個眼色。

金雲詩立即跟在他們身後出去。

過了半個多鐘頭，高立及金雲詩相繼入來報告，說隣居及樓上樓下的都說對潘子榮沒有什麼印象。

唐妙思道：「有沒有問他們關于陳先生夫婦的性格及爲人？」

金雲詩道：「住在陳先生後座那人說，陳先生夫婦與人無爭，在樓梯與人相遇，總是主動向對方打招呼。」

高立却道：「樓上樓下的人對他夫婦的印象都頗佳，也都因梅綺麗之死而怨嘆皇天無眼，好人不得好死。」

唐妙思立即叫僕歐算帳。「去約史提芬談談。」

三人重新上了汽車。

（五）

史提芬面色有點憔悴，咬着烟推開餐廳的門入來。他的衣着打扮入時，電髮留鬢，看上去頗有藝術家的味道。

唐妙思一見他坐下立即單刀直入。「趙先生，你太太是否曾罵過潘子榮？」

「沒有。」史提芬打了個手勢表示絕無可能。「你也知道，我們比較新潮，而他看上去這樣土，根本除了打個招呼之外，絕少交談，不可能結怨。」

唐妙思目光一亮。「因爲他土，所以你太太看不起他，可能因此罵他。」

「NO，我太太不是個心胸狹窄的人，而她在私人方面一向我行我素，絕不會與人計較，我從未聽見她罵過別人。」

「哦？」唐妙思思索了一下，便再問他一些細節，基本上與陳先生的答覆相符，只是他根本不知潘子榮有失眠症。

史提芬離開了之後，高立及金雲詩又上去他的隣居調查。

一會高立回來，面容似笑非笑，道：「大厦一般人對他們都不熟悉，不過我打探到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幾乎笑痛了我的肚皮。」

唐妙思急道：「什麼事這麼好笑？」

「那是他隣座的一個青年告訴我的，」高立眉飛色舞地道：「原來蘇絲李異常熱情，她的叫床聲，嘿，聲震四野！」

唐妙思截口道：「這句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高立笑笑。「總之，那青年說晚晚都給她吵醒，啊不，每周起碼有五晚！那個青年說如果她娶個這樣老婆，上床之前一定要先用膠布把她的咀封住，免得免費向隣居播放『性的呼聲』！」

他自顧地哈哈大笑，引得隣座的茶客都望向他。

金雲詩剛好入來，訝道：「什麼事這麼好笑？」

「沒有沒有，兒童不宜收聽！」

「你很老？」金雲詩撇撇咀。「組長，她樓上有人，半夜曾聽見蘇絲的叫聲，好像很辛苦。前後一共聽過三四次。」

她還未說完，高立已笑得彎下腰去。

唐妙思沉聲道：「別笑！」

金雲詩擂了他一下。「神經病！」

唐妙思點了烟，腦筋迅速活動起來。

蘇絲李在床間的鶯聲浪語，既能使隣座青年聽見，那麼潘子榮當然更受影响，可能因此而使他失眠症重發。

而潘子榮住的單位是H型。是座新建的大厦，大厦的前兩個單位中間只隔着一道的天井，所以隣室能聽清楚蘇絲李是因何而叫，而樓上樓下反而沒有聽得那麼清楚，所以他們對那種叫聲便不甚了了。

想到這裏唐妙思把焦點移向陳先生。

潘子榮搬到陳先生家裏時，那是九月初，剛好陳先生當夜班，夫妻自然沒辦法在正常人的睡眠時間內燕好，十一月十五日梅綺麗便回澳門，二十二三日回港，可是爲什麼二十二三日至十二月底都沒有引起潘子榮的不快？

唐妙思不能解釋，便打電話婉轉詢問，陳先生最初支支吾吾，到最後才說了。

唐妙思收了電話，道：「上車，回家去！明天申請入屋搜查令及緝捕令！」

高立都不知唐妙思如何有此把握，但一見她的神色又不敢多問。

在汽車中唐妙思繼續思索下去。

九月下旬梅綺麗自澳門回來，那幾天因爲「月滿鴻溝」陳先生只得望門興嘆。過了幾天他夫婦才有機會親熱，這自然引起潘子榮失眠。但只過兩三天陳先生便又上夜班了，因此潘子榮忍耐下去，但想起每個月將會有半個月失眠，心情自然不佳，故此對陳先生夫婦態度便不友善。

到了下半個月精神煎熬不住便動了殺機。

而殺蘇絲李的原因也是如此。

——那麼他以前住的地方爲何沒有同類事件發生？只因像梅綺麗及蘇絲李在床間之浪語聲震四壁的人到底不多。

唐妙思靠在車子後座椅背上，瞇起雙眼沉思。「難道只因爲失眠便殺人？如果是如此，則他因爲住所不得寧靜而頻頻搬屋，爲何他以前又不把那些製造不寧靜的人殺死？」

唐妙思認爲潘子榮心理可能有點變態，起碼不很正常。

（六）

搜捕令一批准下來，唐妙思立即率領特別小組成員到潘子榮家搜查。

時間是在下午七時左右，潘子榮剛回來不久，房一打開，幾個人立即展開地毡式搜查。

唐妙思目光落在一個地拖上，這地拖有點奇怪，棍子顯然是新的，而地拖布却是舊的。

刹那唐妙思腦際靈光一現，問道：「潘子榮，你原來的那根地拖柄呢？」

「因爲太舊已經棄了。」潘子榮倒沉得住氣，神色絲毫不變。

唐妙思冷笑道：「恐怕不是如此吧！地拖柄甚少折斷，通常地拖布用至殘舊，經常只買團新的換上去，絕少反過來。」

潘子榮道：「我那根柄子已經用了很久，用得久始終會霉，那麼換過一條新的又有何值得奇怪！」

唐妙思道：「你不用狡辯，地拖柄即使霉了，也會用至地拖布也破損霉爛，才

整根換過新的！」他面色一沉，厲聲道：「分明你是將地拖柄取出，套上一個大鐵鎚，作爲兇器！」

潘子榮大聲道：「如果我是兇手又何必如此麻煩？就用大鐵鎚行兇不更方便？因爲鐵鎚也有木柄。」

「因爲木柄太短，若要行兇自得接近你的謀殺對象，你又怕臨身時被她發覺，而你的脚又有問題，生怕在掙扎中反而被她推跌，所以用一把長柄的鎚子對你來說比較有把握及安全。」

唐妙思越說越快。「又因爲木柄太長，揮動間比較吃力，又或者你心情緊張，手不定，影响了準確性，因此，第一棒鐵鎚並沒有命中死者頭部，但鐵鎚上的木柄仍然重重擊中死者之頭。盡管如此，也使死者一陣暈眩，猝然間失去知覺，是以一時間未能發出呼叫，而第二棒却狠狠擊中要害。」

潘子榮靜靜地聽唐妙思說話，神態仍然頗鎮定，不過，面色有點青白。

站在門外的史提芬反而聽得神色大變，對他來說實在難以相信，潘子榮平日沉默規矩而心腸却如此狠毒，心思又是這般愼密。

唐妙思看了潘子榮一眼：「你在她撲倒地上之後，才縱身取出刀子，切開她的咽喉，以及割下她的舌頭。」

「我若要殺死她又何必多此一舉？難道割下她舌頭才會令她致死？」

唐妙思沉聲地說道：「因爲你心理變態！」

潘子榮面色刹那漲得通紅，神態令人驚嚇，像是一頭負傷的野獸。「胡說！我有什麼變態？我要告你誹謗！」

「因爲你痛恨死者深更半夜的巨大的浪叫聲，令你失眠！」

「笑話！失眠就要殺人？」潘子榮轉注史提芬，「你的太太叫聲相信不止令我一人失眠，難道其他人也會參與殺人？」

唐妙思不禁語塞，不過事情到此已解決了四分之三，他自然不會就此放手。「不必多言，跟我們返警署。」

「你們沒證據豈能隨便捕人？那天我到×樂戲院看電影，你們已經知道了。」

「電影不是那天看的，你是在案發前看了午夜優先場。」唐妙思出示緝捕令，說道：「即使我們證據不足，仍然有權拘留你協助調查。」他示意高立，「把他帶走！」

高立應了一聲帶他下樓。

唐妙思又叫張達把地拖帶返警署，想到潘子榮心理變態，他心頭一動，叫金雲詩去找那雜誌編輯。

金雲詩有點愕然，問道：「這時候還要找他？」

「你們沒有他家中的電話？」

金雲詩只得說：「有。我現在去打電話。」

「嗯，那是本什麼雜誌？」唐妙思在她身邊問了一句。

「是一本黃色雜誌！那編輯只見過潘子榮一面，恐怕對我們不會有再進一步的消息提供。」

「順便叫他把潘子榮寫的稿取來，因爲一個心理變態者，往往會在他的行動中表現出來，寫小說也能表現這種心態。」

唐妙思目光落在房中一張小書桌上，說道：「張達，把桌上的那堆黃色雜誌通通取走。」

（七）

那個姓黃的雜誌編輯到警署已經是九時四十分。

唐妙思劈頭便問道：「我想請問潘子榮替你們雜誌寫什麼小說。」

黃姓編輯有點窘，期期艾艾地道：「是些短篇小說。」

唐妙思道：「不知黃先生有否把他的小說帶來？」

黃先生苦笑一下，道：「你們打電話來時我已經下班了，稿子放在公司裏。」

唐妙思道：「你們那本雜誌叫什麼名字？」

「香江風月情。」他答得有點不好意思。

「這一期有沒有潘子榮的作品？」

「有。有一篇短篇小說。」

唐妙思立即叫高立去買一本，張達忙道：「組長，從潘子榮家裏帶來的雜誌有不少是香江風月情。」

「那麼找出來讓黃先生看看。」

黃編輯在那十多本雜誌中指出了五六篇潘子榮寫的小說，都是用不同的筆名發表。

「多謝黃先生協助，今後若有需要還要黃先生的帮助。」高立送他出去。

× × ×

潘子榮的小說都是胡亂杜撰的，但有個共同的地方，意淫很濃，小說內的人物都是捨正途而採用其他器具，充滿色情及虐待狂。

汽車在燈火燦爛之地蝸爬，電台的許小姐住在九龍西洋菜街，此地人多地狹，車子又多，因此行駛得很慢。

唐妙思不想在這個時候讓她與潘子榮見面，因此約她在她家附近餐廳談話。

（八）

一十十五日，亦即是逮捕了潘子榮的第二天。

唐妙思整天在思索及尋找證據，可是毫無進展。其他成員亦都十分焦急，因爲四十八小時之後潘子榮便有權要求釋放。

下午，終於給唐妙思想出一個辦法，他打了個電話給山頂纜車站的售票員，跟着便忙碌地準備起來。

她派高立再到潘子榮家找一件深藍色的大衣及同類色的褲子。

晚上一行人都出發了，一架私家車，一架警車直向山頂駛去。

一個身穿深藍色卡嘰外衣，下穿深藍色的闊脚褲，脚步有異的人走過纜車站售票員面前，那人外衣背後在走動時，彷彿有物自內向外撑起。

他走過售票員面前買票。

「不是他。」售票員搖了頭。

唐妙思忙道：「回去叫第二個來。」

原來這是一個警員所扮，他身裁跟潘子榮差不多，唐妙思寄望售票員能認出當日潘子榮在此買票。

第二個及第三個假扮的警員經過，售票員仍說不是。

第四個是潘子榮，他走得特別異相，

大概心中緊張吧。

唐妙思及立於一旁的高立心情亦是十分緊張。高立甚至在心中暗暗祈禱。

售票員想了一會，道：「不像。」

高立面色大變，唐妙思用眼色止住他，道：「第五個再來。」

第五個是警員所扮，售票員道：「不是！」

第七個仍然是潘子榮，這次他因爲售票員未能認出他，心情此較輕鬆，走得比較自然。

「不是他！」售票員機警地說。

潘子榮離開去換衣服給第八個時，他才悄悄對唐妙思及高立道：「有點像，再來一兩次，可能我可以肯定。」

唐妙思精神一振，對高立說了幾句話，高立即離去。

四個假扮潘子榮的警員及潘子榮都在纜車站地窖厠所裏，外面有警員守衞，沿途亦有特別小組成員及密探佈防，預防潘子榮乘機逃脫。

高立對站在厠所外面的沙展大聲道：「他媽的！那個售票員怕死，個個都說不是。組長吩咐再試一次，若仍未能認出便收隊！」

沙展大聲叫道：「再試一次。二九六七一，你先去！」

輪到潘子榮時，售票員見他尚有十多碼才到面前，故意道：「阿SIR，那個人買票時一直望着我的！這些人都把頭別過去我怎麼認得出來？」

這話剛落潘子榮已走至他面前，他遞過一塊半的輔幣，伸手取票時眼角不禁瞥了他一下。

售票員叫道：「是他，就是他！這個眼色及取票的動作我認得，其實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臉，但對他那個充滿謹愼及不安的眼色印象至深。」

他一喊「是他」之時，高立立即撲出，雙手如鐵爪般緊緊抓住潘子榮。

潘子榮面色劇變，惡狠狠地道：「賣飛佬，你小心點！」

那個售票員絲毫不怕，從售票櫃子裏走出來，指住自己的鼻道：「你恐嚇我呀？要報復啊？無機會！過了年我一家便要移民出國了！小子，那個女子這樣漂亮，你有本事怎不強姦她？沒用的傢伙！」那售票員跟着說了些粗俗不堪入耳的話。

唐妙思沒有制止他的說下去。因爲他的話，使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握住他的手道：「這次眞多謝你熱心的帮忙，才能從速破案，希望你能作爲證人，屆時上法庭作證。」

「一定一定，我雖然要移民出國，但對香港還有深厚的感情，自然也希望香港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天堂。」售票員熱情地道。

唐妙思再一次多謝他，然後便收隊上車。

× × ×

車子由山頂道飛馳下山，寒風陣陣，唐妙思望出右首車外，深黑色的天空，星月淡疏，黑黯的海上，矗立着太白，珍寶及海角皇宮三艘海鮮舫，燈光絢燦，金碧輝煌。

燈光把船影投射落海面，有如海外仙境，寒風吹過，燈火搖幌，海面上金蟬游動，銀波粼粼。

這境界好不令人陶醉，唐妙思禁不住發出一聲讚嘆：「香港比日本更加漂亮迷人！」

驀地覺得自己的責任彷彿又重了一分。「把潘子榮送到醫院檢驗。」他對高立下令。

（九）

醫生證實潘子榮在車禍中失了生殖功能。

「你這個沒用的傢伙！」這是售票員對潘子榮的詛咒，不幸竟是事實。

案情至此已再無疑問，唐妙思一面通知許小姐，一方面再把這件案子由頭到尾想一次。

× × ×

已是深夜了，許小姐趕到警署，潘子榮坐在她對面，神色沮喪而又恐懼得如同變了一個人般。

許小姐幽幽地道：「你怎麼變得這樣？你還記得三年前的事嗎？」

潘子榮面上出現一片光輝，但迅速黯淡下來：「不要再說，我不想再見你！」

許小姐淚珠沿腮邊滾下。「我曾經發誓等你三年，在這三年之內，我絕不許第二男人闖入我的心扉，無論如何，這個誓約我將堅持到底。」

潘子榮如遭雷殛，身子篩米般抖起來，盡管他口硬，此時雙眼也不禁因淚水盈眶而模糊起來……

× × ×

去年十月間的一個黃昏，陳先生上中班尚未回家。梅綺麗正在廚房煮飯，她對潘子榮道：「潘仔，你不用煮了，我已煮了你的飯。」

潘子榮冷冷地道：「不必如此客氣，只要你以後在晚上不要叫得那麼响，我就感激不盡了。」

梅綺麗顯然知道他話中之意，雖然已經是徐娘年紀，還是禁不住面上發熱，隨即又不由羞憤地說道：「你怎能偷聽人家的……」

「我偷聽？」潘子榮怒道：「只怕你的聲音十里之外也能聽到！」

梅綺麗又怒，道：「你沒有老婆，在妒忌別人？」

這句話像利針般刺痛了潘子榮的心，是的，他沒有老婆，也不能有老婆，殺機便在此時萌生。

他聞言之後一聲不出，回房計劃謀殺行動。

梅綺麗自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她丈夫，因爲陳先生亦曾因妻子有此「頑疾」而苦惱，生怕外人聽見不好意思。

梅綺麗當然知道丈夫的苦惱，可是這種事却又不能自我控制——若果能够的話，又豈能盡歡？

× × ×

潘子榮利用在電台學來的本領，模仿陳先生的聲音，約梅綺麗在十一時半到新蒲崗處相會，因爲他有個親戚病了，要去探他。

陳先生親戚生病是潘子榮在房間偷聽他對他妻子說的。

× × ×

潘子榮見梅綺麗已倒在地上，從懷中取出一把小刀，一邊用刀子割開她的喉管，一邊道：「叫你下世當個啞巴！」心頭一動，又撬開她的嘴，用小刀把她舌頭切下。

四處無人，萬籟無聲，他想到自己小說中的故事，忍不住把她的上衣打開，又把她的下裳褪下。

「能看看也好！黃編輯不是叫我要實際體驗一下麼？」他心中罵了一聲。跟着雙手使勁地在她豐滿的胸脯力握幾下，「女人都是這麼賤！」他又用一種大男人的心理丟下了這句話，這才站了起來。

他將那把用地拖柄做成的鎚子自腰際向褲管插下，由于柄子太長，尚有一小截露出腰外，他用外衣把它蓋住，然後自小巷的另一頭走出去，走得很不自然。

他走了很遠，到了一個垃圾站四顧無人，這才把鐵鎚取出插在垃圾堆裏。

殺蘇絲李的手法一模一樣，只是他不知山頂的垃圾站在那裏，所以只得帶着它乘搭纜車，在車上他一直站着，顧不得別人的詫異，幸而其他乘客都是一對對的情侶，在寒冷的天氣中，她們緊密相依，已經沒有餘暇去理會他了。

× × ×

雖然已經失敗，潘子榮仍爲自己的傑作而感到得意，嘴角不禁露出笑意，淚珠在眼眶中亂轉。

往事逐漸退却，他慢慢轉過身來，猛一抬頭，見到面前坐着蘇絲李，她在哭泣，彷彿是對他的暴行的一種控訴。

一股寒意自潘子榮的頭頂貫至脚尖，背後冷汗倏地沁出。

風吹來，秀髮飛揚，鬼！潘子榮突然生了這種感覺。利那失聲叫道：「我不再殺你了，我搬走就是，蘇絲！蘇絲！你不要過來！」

許小姐聽得一怔，抬起頭來，見潘子榮滿臉驚恐的神色。她叫道：「我不是蘇絲！」

（十）

唐妙思以及特別小組成員在辦公室內忙碌地寫報告，以便能够盡速把潘子榮落案。

高立抬頭問道：「組長，我有個疑問，潘子榮爲何不將兇器拋在山邊？」

唐妙思笑道：「這是他精密之處，他不想在現場留下絲毫綫索，行兇時因此戴上手套，也不把兇器留在現場。」他嘆了一口氣：「可惜天網恢恢，這一點反而成了他的致命傷——引起山頂纜車站售票員的留意！」

× × ×

潘子榮被高院裁定謀殺罪成立，判處死刑，時在盛夏，潘子榮的上訴期。

一天獄警對他道：「四七九五一，有人拜山！」潘子榮在此已有一段日子，自然了解拜山即是探監之意。

他想了一回，毅然道：「阿SIR，我沒有親人，也不想見任何人！」

× × ×

赤柱在烈日之下，似乎比任何地方更熱，一個身穿白色衣裙的少女，清淚掛腮徘徊在赤柱東頭灣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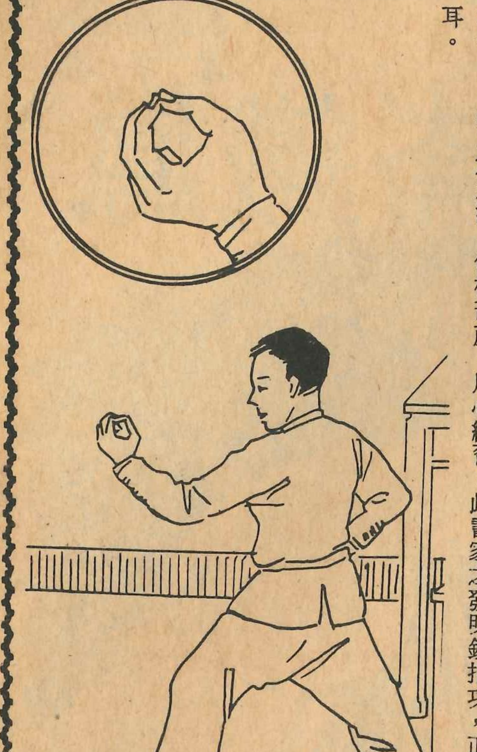
（完）

練功秘訣之三十二

鎖指功

靈空子・文

鎖指功專練指勁之法，與龍爪功點石功等大同小異，亦死手也，其不同之點如下，龍爪功練指之提勁，點石功練指之刺勁，而鎖指功則練指之扣勁，其練法亦與二功略異，初時空手習練，緊併中食二指，屈成環形，而以大拇指屈置中食二指之間，使三指頂相對，緊緊扣牢，掌心中空，虎口成圓形，猛力扣半炊許，略舒指休息片時，再緊扣之，每日有暇即行，不限次數，扣時須將全臂之力，運於三指之端，凝神固氣，若扣鋼鐵，如果練習一年之後，更以堅木之板，約厚一寸，加於三指之間，如法扣之，至能一着指而洞穿木板爲度，此一步功夫，多則二年，至少亦須一年，然後更易鋼板如法練之，亦至能着指洞穿，則其功大成矣，自始至終，大約須四五年始成，練成此功之後，以三指扣人身，無不筋斷骨折，而受重傷者，練時宜以左手，相傳此功實爲一大書家無意中發明之，因其人每日臨帖千字，作書時以三指握管，懸腕摹寫，而筆管中灌鉛數兩，在彼不過欲求字之沉着有力，初未想到武功上面也，如是歷二十年，書既成名，功夫亦於無意中得之，彼猶不自知也，一日，與友人戲謔，無意中以指捏其人，友狂號，視之臂肉已洞，始驚怪詳其故云，予謂各種武功，在初發明時多半出於無意，迨見效之後，人始以爲定法，依樣葫蘆，用心練習，此書家之發明鎖指功，正其一例證耳。



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盧令·圖

崑崙鐵鳳（上）



千里走單騎

快刀小段

大雪紛飛，段笙單騎亡命走天涯。

他胯下的玉面紫花驄已足足奔馳超過一千五百里。

此地距離白家堡已不遠。

他必須到白家堡，會見堡主白雪痕。

此地距離白家堡雖然已不太遠，但馬已疲，無法再支持下去，再勉力而爲，只有使馬兒倒斃在雪地上而已。

段笙愛馬，尤其是這匹玉面紫花驄。

他不想把馬兒的最後一口氣跑盡，那樣會使他一輩子內疚。

他終於在一個小市鎮的客棧停下，讓馬兒喝點水，吃些草料，休息片刻。

這是寒梅鎮，他停留的客棧，也是寒梅鎮唯一的客棧。

× × ×

馬兒已喝飽水，吃飽草料。

段笙只吃了兩個饅頭，就已急不及待的要付帳離開這裏。

忽然有人乾咳兩聲，然後在他的身邊笑道：「這位小兄弟，何以行色匆匆？莫不是後有追兵？」

段笙一凜，回頭望去，只見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捧着一壺酒，笑瞇瞇的望着自己。

段笙不認識這個人。

但這大漢却認識他。「你是不是江湖上人稱快刀小段的段笙？」

冒險傳機密

段笙又是一怔，終於道：「區區正是段笙，尊駕是……」

滿臉鬍子的大漢一笑，道：「俺叫丁一霸。」

般笙抱拳道：「原來是丁兄。」

丁一霸笑道：「久聞快刀小段是個風流倜儻，英俊瀟洒的俠士，今日看來，雖然不錯，但却似乎狼狽一點。」

段笙勉強一笑，道：「在下有要事在身，未能奉陪丁兄喝酒，嘻嘻，他日有緣，自當……」

「甚麼他日有緣，豈非等得俺鬍子都粗了？」丁一霸大笑道：「今天就已是一個很好的天氣，來來，咱們喝個痛快，不醉無歸。」

段笙心中微有怒意，心想我與你素昧平生，何以一見面就扯着不放，難道其中有甚麼古怪？

想到這裏，去意更是堅決，搖頭道：「丁兄不必強留，在下確有要事在身，今日無論如何不能奉陪，再見。」

「再見」二字猶在耳朵邊，他的人已在馬鞍之上，一聲吆喝，蹄聲驟响，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丁一霸捧着酒壺，骨嘟骨嘟的喝了幾口，忽然，大叫道：「小二替俺備馬。」

就在這時候，寒梅鎮的路上忽然出現了十二匹快馬，一晃眼間又已過路而去。

丁一霸臉上毫無異狀，就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這十二匹馬一樣。

丁一霸道：「今天就已是一個很好的天氣。」

× × ×

今天的天氣眞的很好？

非也！絕對非也！

今天的天氣非但不好，而且簡直就是惡劣得無以復加。

段笙逆着風雪望北而去，胯下馬兒的步伐又漸漸緩慢下來。

段笙不忍加鞭，他知道這匹馬兒幾乎已盡了全力，雖然剛才曾經吃過草料，但畢竟還是太疲累，無法再任意騁馳下去。

就在風雪最大的時候，他已聽見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從背後不遠處响起。

段笙長嘆一聲。

他已知道他們是甚麼人，也知道這一次他已無法逃避。

× × ×

一株松木，積滿了皚白的雪花。

段笙就把玉面紫花驄拴在這一株松木下。

十二匹黑馬，十二個黑衣人，很快就已來到了這裏。

二十四道殺機畢露無遺的目光，都盯在段笙的臉上。

段笙腰間的刀已亮出，那是一把刀柄上鐫刻着兩朵梅花的梅花刀。

黑衣人之中，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個鷹鼻漢子，他已快五十歲，使用的武器是一桿鐵鎗。

段笙絕對不會忘記這個使用鐵槍的鷹鼻漢子。

他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個鷹鼻漢子，就是十二鐵煞幫的幫主夏侯絕。

夏侯絕人如其名，的確是一個很絕的人。

他最喜歡幹的事，也就是趕盡殺絕的事。

× × ×

段笙的身子站得筆直，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你們要殺我，儘管來好了。」

夏侯絕冷冷一笑：「你已亡命奔逃三天，結果還是難逃一死。」

段笙沉聲道：「我們還沒有交鋒，鹿死誰手，又有誰能斷言？」

夏侯絕道：「最少我們這一方面已是穩操勝劵，否則你又何必沒命奔逃？」

段笙冷冷道：「爾等雖然人多勢衆，但段某未必眞的就怕了你們。」

夏侯絕大笑：「久聞快刀小段刀法獨步江南，只可惜這裏已是北極寒苦之地，小段的刀法，恐怕已快不起來了。」

段笙道：「你敢一試嗎？」

夏侯絕道：「有何不敢？我們千里追殺，就是要取閣下的人頭，帶回江南送給黑道盟主！」

段笙咬了咬牙，道：「黑道盟主多行不義，遲早必遭天譴。」

夏侯絕道：「不必廢話，讓老子來試一試你的梅花刀！」

他的鐵槍還未出手，旁邊一個馬臉漢子已大聲道：「殺鷄焉用牛刀，夏侯帮主，讓唐平把他的腦袋一鎚砸扁！」

唐平掄着一雙銅鎚，翻身下馬就向段笙進攻。

另一個滿臉金錢麻子的矮漢叫道：「唐四哥小心，別把他的頭顱砸得像個爛柹子，否則，黑道盟主認不出來，那可不過癮。」

唐平轟聲大笑。

「雷八弟儘管放心，我一定把他的頭顱好好保存着。」

他的銅鎚每一隻重三十六斤，膂力少一點的人根本連提都提不起來。

但在唐平手中，簡直就是輕如無物，兩個照面之間，就已向段笙連攻十餘招。

段笙再三閃避。

唐平心想：「這小子雖然身法輕盈矯捷，武功看來却也稀鬆平常得緊。」

那知心念猶未已，突覺背上一涼，段笙不知何時已繞到他身後，而且一刀就刺在他的背心要害。

唐平面色慘變，向前蹌踉衝出三步。

夏侯絕的目光也變了。

「老四！」

唐平倏地發出一聲絕望的怒吼，回身揮鎚，再攻段笙，但他的鎚還未發出，人已仰面倒下。

那個滿臉金錢痲子的矮漢叫雷天雲，擅使地堂刀法，眼見唐平不敵身亡，不禁怒火中燒，九九八十一招地堂刀法已然展開，狂攻段笙下三路。

段笙以刀相迎，兩人俱是以快打快，瞬即已過百招。

雷天雲越戰越勇，而且自以爲已可穩操勝劵，但夏侯絕却看出段笙是故意隱藏自己的武功，讓雷天雲先行虛耗氣力，然後才作出致命的反擊。

「八弟速退！」夏侯絕已看出其中關鍵，自然不想雷天雲平白犧牲。

但雷天雲已殺得性起，那裏知道自己的處境極是危險，他非但沒有聽從夏侯絕的說話退下，反而更拚命的狂攻段笙。

段笙一聲冷笑，刀勢已變。

他的梅花刀一直都是守多於攻，但刀勢一變之下，原本已很快的刀法，忽然又再快上兩倍。

雷天雲悚然一驚。

他一直都以爲段笙已黔驢技窮，怎樣也想不到對方刀法之精妙，實在遠在自己意料之外。

他只是勉強接了五刀，第六刀已無論如何再也招架不住。

颯！

刀光乍然一閃，梅花刀已刺入了他的胸膛。

雷天雲又驚又怒，戟指叫道：「你……你……你……」他一連說了三個「你」字，臉上的表情忽然就變得完全僵硬。

寒風刺骨，一向縱橫大江南北，殺人無算的十二鐵煞幫，就在這片刻之間有兩人死在段笙的刀下。

夏侯絕嘆了口氣，道：「快刀小段，果然刀快如電，武功高強，看來無論是誰敢小覷閣下，都要註定遭殃。」

段笙冷冷道：「我們本來沒有甚麼仇怨，何必一定要掄刀動劍？」

夏侯絕冷冷一笑：「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種道理，相信閣下一定會比誰都明白。」

段笙道：「所以趕盡殺絕的人並不是

你，而是黑道盟主？」

夏侯絕道：「你可以隨便怎樣說，反正你巳不會活得過今天。」

段笙冷冷道：「在下巳準備捨命奉陪了。」

夏侯絕一聲冷哼，道：「那麼我們就不客氣了。」

一聲令下，十人同時圍攻段笙。

段笙雖然刀法厲害，但以一敵十，形勢上顯然是大大的吃虧。

夏侯絕眸子裏所透射出來的光芒，有如毒蛇猛獸，他不斷的大喝：「殺了這個小子，爲老四、老八報仇！」

兵刃、呼嘯之聲，不絕於耳，段笙巳陷入畢生以來最兇險的一刹那。

就在這時候，又是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傳至。

狐洞裏的人

（一）

丁一霸帶着滿身酒氣，在風雪中策馬奔馳。

他的手裏還有一樽酒。

樽中只有很少很少的酒。

一個黑衣人攔住他：「滾回去，這裏的事與你無關……」

他只是說到這裏，突見刀光一閃，人頭巳像球兒般飛了出去。

× × ×

段星的情況巳很危急。

他的左腿上巳中了一劍，右肩上也不知給誰的兵刃劃破了一道又深又長的血痕。他還能支撐到現在，只是全憑着一股血氣。

但他這一股血氣還能支持多久？

幸好這時候丁一霸來了。

丁一霸並不是段笙的甚麼朋友，他們僅在剛才有過一面之緣。

但現在，丁一霸却像是一個義氣深重的老朋友，趕着來助段笙一臂之力。

他不但是助段笙一臂之力，而且還救了他的一條性命。

那些黑衣人，根本就全然不是丁一霸的敵手。

初時，他們還以爲只要三幾個人，就可以把丁一霸殺掉，然後又再聯手對付段笙。

但他們錯了。

丁一霸的刀法，就和他的名字同樣霸道，每刀揮出，必有人或死或傷。

連段笙都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兇悍，如此霸道的刀法。

丁一霸沒有給對方留下半點餘地，他幾乎像是在斬瓜切菜，所有的黑衣人全部死在他的刀下。

段笙楞住，却又不由自主的在喘氣。

丁一霸却笑了起來，道：「段老弟，你現在該有心情跟俺喝酒了罷？」

段笙吸了口氣，除了點頭之外，他巳不能再有任何的表示。

（二）

雪巳停。

在一間粗陋的木屋裏，丁一霸又在喝酒。

「段老弟，這就是俺的窩。」

段笙這時候雖然還是負傷纍纍，但勉強也可以坐在一張竹椅上。

「丁大哥，小弟這條命，全憑……」

「住口！」丁一霸臉色一沉，「休在這時候說這種客套話，否則轟你出去。」

段笙一楞，只好閉上嘴巴。

丁一霸的臉色很快又緩和下來。「老弟，別老是愁眉苦臉的，天無絕人之路，雖然你的事很煩惱，但好男兒甚麼都不怕，就只是最怕壯志消沉。」

段笙點頭。

丁一霸又道：「你雖然現在傷勢不輕，但却也不見得太嚴重，想起十年前，俺在長江白沙渡大戰青衣寨的奪魂五鬼，身中三刀五斧，額頭上還挨了一記流星鎚，雖然最後終於把五鬼變成眞鬼，但自己也以爲必定要陪他們走一趟了。」

段笙的神色緊張起來。

「後來怎樣？」

「後來當然是死不了，否則俺現在早巳成爲一堆枯骨，又豈有機會在這裏跟你說個口沫橫飛？」

「這當然是的，只是當時……」

丁一霸喝了一口酒，笑道：「當時俺巳是昏昏迷迷，連自己的手指是否齊全都看不清楚，但却忽然看見了一個黑髯白袍的人，像一陣風般向自己飛了過來。」

段笙忍不住問：「這位前輩是誰？」

丁一霸搖搖頭：「你用前輩二字稱呼他，未免是他奶奶的尊敬得太過份，而且簡直是過份得令人噴飯。」

段笙一凜。

「然則此人是誰？」

「奪魄五鬼的師父，人稱黑髯鬼王的卓蓋天！」

「這可糟糕！」段笙眼色不由一變，「當時丁大哥巳是身受重傷，卓蓋天當然不肯放過你！」

丁一霸道：「這還用說嗎？他的五個寶貝徒弟都死在俺的手下，他自然是把我恨之刺骨。」

段笙道：「當時他是不是要殺你？」

丁一霸搖頭。

「那却是恰恰相反，他不但沒有殺俺，而且還用盡方法，無論如何都要把俺的性命保住。」

段笙大奇：「竟有這等怪事？」

「不是怪事，」丁一霸瞳孔收縮，冷冷道：「他救俺的目的，是想把俺的神智完全清醒了之後，然後再來把俺活活折磨至死！」

段笙聞言之下，不禁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

丁一霸却在這時候笑了起來：「但俺却還是福大命大，就在卓蓋天準備把俺活活折磨的時候，救星來了。」

段笙道：「誰是你的救星？」

丁一霸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

他沉默了很久，才一字一字的緩緩說道：「他就是你的師父仇疾惡！也是江南武林最嫉惡如仇的影子神刀！」

段笙呆住。

他痴痴地瞧着丁一霸，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三）

「令師尊是個嫉惡如仇的人，卓蓋天一直都是他要誅滅的對象。」

「他殺了卓天蓋，救了你的性命。」

「不錯。」

「所以，爲了要報答先師，你也救小弟一命？」

「這只是其中之一的緣故，但最主要的，是俺也想爲令師尊雪仇！」

「先師在月前遇襲的事，丁大哥也巳知道？」

「俺的耳朵很長，有甚麼事情發生，往往總是比別人更早一點知道。」

「先師是給一枝三尖兩刄叉插穿胸膛致命的。」

「這是誰的武器？」

「保定顧一石。」

「那麼，你們是否認爲，顧一石就是兇手？」

「不！」

「何以見得？」

「因爲在先師還沒有遇襲之前，顧一石巳死在別人的暗算之下！」

「是誰殺了顧一石？」

「千臂妖姬傅小如。」

「好一個殘忍惡毒的妖婦。」

「她是黑道盟的一員大將。」

「毫無疑問，顧一石、令先尊，都是死在黑道盟這些魔徒手下的。」

「不錯，」段笙長長的吐出口氣，說：「黑道盟主要稱霸武林，但他們都是絆脚石！」

丁一霸道：「你行色匆匆，是不是想趕去白家堡？」

段笙點頭，道：「白家堡主一劍震中原白無畏是先師摯友，先師臨終前曾千叮萬囑，要弟子把一件很重要的事告知白堡主。」

丁一霸眼色一變：「如此說來，你現在是身負重要任務。」

段笙嘆道：「只是小弟現在連坐都不穩，可說是寸步難行！」

丁一霸瞧了他半晌，嘆道：「你現在的傷勢，休說去白家堡，就連想踏出門外一步，也是甚難。」

段笙面露焦慮之色。

丁一霸吸了口氣，道：「你的任務，能否付託俺去爲你幹？」

段笙大悅：「丁大哥若能把信息帶到白家堡，那是最好不過。」

丁一霸却忽然又搖搖頭。

「還是不行！咱們以前還沒有見過面，你怎麼這樣相信俺？」這樣太冒險了，就像是一場賭博。」

段笙毫不考慮，道：「即使是賭博，小弟也願意賭上一賭，何況小弟對丁大哥是極其信任的。」

他的態度很堅決，也很認眞。

丁一霸一怔，繼而大笑：「好！俺就是喜歡爲你這種人，有骨氣，有種，而且肯信任朋友！」

段笙道：「只是這件事辛苦你了。」

「這算是什麼話？」丁一霸瞪着眼睛，道：「爲朋友兩脇插刀，尙且義不容辭，俺現在只是爲你幹點鷄皮小蒜般的事，又何須說這種客氣的說話？」

段笙一笑。

丁一霸瞧了他一眼，也笑了起來：「別再說廢話，在未去白家堡之前，俺先跟你喝個痛快，俺喝酒，而你却不能喝，因爲以你目前的傷勢，是不宜喝酒的。」

段笙苦笑，道：「雖然不能喝酒，小弟又喝甚麼奉陪？」

「喝藥！」丁一霸大笑道：「爲了煎煮你要喝的藥，羽裳巳整整花了一個時辰了。」

「羽裳？誰是羽裳？」段笙怔住。

丁一霸笑道：「她是個很好看的女娃，也是俺的小師妹。」

「丁大哥原來還有個師妹在這裏？」

丁一霸點頭，道：「她剛才還在這裏，現在準是去了狐洞。」

段笙奇道：「狐洞是甚麼地方？」

丁一霸道：「一個只有狐才能進去的地方。」

段笙一呆：「狐？」

丁一霸笑了笑，道：「俺指的當然不是眞的狐，而是狐洞裏的狐。」

段笙道：「狐洞裏的狐，又是怎樣的狐？」

丁一霸道：「除了被稱爲狐的人之外，誰都很難走進狐洞外一里的範圍。」

段笙道：「羽裳也是狐？」

丁一霸道：「本來不是，但狐后看中了她，要她加入狐洞。」

段笙道：「你放心讓她和狐洞的人在一起？」

丁一霸笑了笑，道：「俺爲甚麼不放心？你以爲狐洞裏的是壞人？」

段笙忙搖頭：「小弟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對狐洞的一切感到很陌生而巳。」

丁一霸淡然一笑，道：「實不相瞞，狐洞的人，俺認識不少，他們有男有女，但却都是本質善良的人，和他們在一起，是安全的，也是快樂的。」

段笙聽得有點出神。

丁一霸瞧着他，笑道：「這些事日後還有很多機會可以跟你再談，現在俺巳肩負了本來在你身上的重任，白家堡之行，還是事不宜遲。」

段笙點頭。

丁一霸又笑道：「俺替你帶信，這些藥可不能不喝，否則狐洞裏的人都不會放過你！」

段笙吐了口氣，道：「但願你回來的時候，我巳能喝酒，咱們是不醉無歸！」

神劍與魔劍

（一）

白家堡南方有小河，名曰「白水」。

但此際，「白水」巳變成了白雪，無論是人是馬，不必經過那條白玉橋，都可以渡冰而過，直往白家堡。

丁一霸策馬狂奔在雪地中，直綫向前。但他沒有渡冰河而過，而是奔向白玉橋，從最正確的途徑直往白家堡。

但他的馬才渡橋一半，橋頭彼端忽然悄悄的出現了兩個人。

這兩人的身裁都很相似，都是身高七尺，兩雙眼睛灼灼生光，銳利如鷹。

他們都穿着深藍長袍，態度冰冷得就像是橋頭上積滿的冰雪。

他們只是隨隨便便的走出來，手裏也沒有拿着任何武器。

但一股逼人的殺氣，巳從他們身上散

發出來，那種壓力，幾乎可以把整條橋壓跨。

馬長嘶，屹立不前。

丁一霸的濃眉打了個結，沉聲道：「兩位是不是白家堡的人？」

兩人同時搖頭。

丁一霸臉色一沉：「你們是誰，攔住俺的去路是甚麼意思？」

左首一人冷冷道：「從現在開始，無論是誰要渡橋，都要問問屠氏雙魔。」

丁一霸瞳孔暴縮。

「你們就是鉤扇催魂，屠氏雙魔的屠穩、屠健？」

右首一人冷笑道：「我就是屠健，雖然已很久沒有殺人，但却可以保證，把你這個渾小子宰掉，只是易如反掌的事。」

「渾小子！你說俺是渾小子！」丁一霸火氣來了，「你可知道俺是誰？在江湖上的名氣比你們兩人加起來大多少倍？」

屠穩冷冷道：「不管你是誰，只要渡過此橋，你這一輩子就算是完了！」

丁一霸怒極反笑。

「好！俺倒要看看，姓屠的一雙兄弟，究竟强到甚麼地方去！」

說着，拔刀，人離馬鞍之上，向屠氏雙魔怒射過去。

但他的人還沒渡橋，橋下左右兩邊突然分別冒出了兩個老人。

丁一霸身形一變，刀不再劈前，只是護住自己全身。

兩老人一穿紅袍，一穿黑衣，兩人都同時發笑，笑聲尖銳刺耳。

但丁一霸的耳朵很靈，聽見在這笑聲之中，更混雜着暗器破空而來的聲響。

只見左十二道烏光，右七道寒芒，同時向丁一霸的身上罩去。

丁一霸刀法如旋風，十九件暗器不是被他閃過，就是被他擊落。

屠氏雙魔也沒有閒着，一柄鋼鉤，挖丁一霸左目，一柄鐵骨扇，斜削丁一霸小腹。

霎眼間，丁一霸已被人分別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襲擊。

他暴喝揮刀，刀勢急如流星。

鏗！

屠穩的鋼鉤被刀砍開兩段，一蓬星火在白日中看來仍然是那麼燦爛。

又是一聲異響，屠健咽喉鮮血直射，丁一霸的刀尖已刺穿過他的頷子。

屠穩以半截鋼鉤怒擊丁一霸。

鋼鉤已不成鉤，却像是一把尖銳的錐子，仍然是威力絕倫的殺人武器。

在高手之中，任何事物都可殺人。

屠穩無疑是個高手，武功比屠健高出不少。

但和丁一霸相較下來，他的武功却又是變得那末微不足道。

就在屠穩以半截鋼鉤追擊之際，紅袍老人也已一掌向丁一霸迎頭拍下。

丁一霸向左方疾閃，身形一旋，刀砍屠穩面門。

但紅袍老人却是鍥而不捨，依舊窮追上來，「蓬」然一聲，又是威力絕倫的一掌猛然劈出。

丁一霸却是不理，他還是堅持着，非要把屠穩先幹掉不可。

一股淩厲的殺氣，直逼屠穩。

屠穩一聲怒喝，半截鋼鉤脫手飛出。

鏗！

半截鋼鉤再一分爲二，冲天飛去。

屠穩面露驚懼之色，退後三尺。

丁一霸却不留情，咄咄逼人，似立下誓殺屠穩的決心。

刀鋒急如電閃。

目下唯一能救屠穩性命的，就只有那紅袍老人。

他若立刻攻擊丁一霸，則可保住屠穩的性命。

但紅袍老人却沒有這樣做。他是先讓丁一霸殺屠穩，然後才再攻丁一霸。

換而言之，屠穩是死是活，他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他的主要目標，只是殺丁一霸。

好心狠，好毒辣的手段。

丁一霸的刀巳穿過屠穩的胸膛，紅袍老人這才五指抓向丁一霸的背心。

在屠穩慘呼聲中，丁一霸的左肩也巳傳出一陣骨折的聲響。

紅袍老人沒有一爪插中丁一霸的背心，却捏碎了他的左肩。

丁一霸怒喝。

「老匹夫，你是甚麼人？」

紅袍老人獰笑道：「老爺子是殺你的人！」

丁一霸厲聲怒道：「咱們之間有何仇怨？」

紅袍老人道：「不必談仇說怨，就以你現在的舉動，巳是一條死罪。」

丁一霸奇道：「俺只不過是要去白家堡。」

紅袍老人問道：「你和白家堡的人有仇？」

丁一霸搖頭：「不是。」

紅袍老人又問道：「你是想帮助白家堡？」

丁一霸道：「你管不着！」

紅袍老人怪笑：「老夫當然不必管，因爲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丁一霸臉色脹紅，紅袍老人又巳怪笑道：「你這條性命，本來還可以多活些時辰，但你却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之中，那麼只好活到此時爲止！」

他的話剛說完，丁一霸的刀巳揮出。

但紅袍老人却像鬼魅般閃了開去，黑衣老人却迎了上來，迎面又是一蓬毒砂撒出。

丁一霸反應極快，躍起盈丈。

但紅袍老人却也同時在他身後躍起，而且躍得更高。

一張幼滑而烏黑的網，罩向丁一霸。

丁一霸刀舞更急，但這張黑網也不知道是用甚麼質料織成，極是柔靭，丁一霸的刀雖然鋒利，竟然無法損得了這張黑網分毫。

這完全是以柔制剛的打法。

丁一霸的人巳給這張網罩住。

紅袍老人獰笑：「小子，這張網是老爺子花了十五載時光才製成的精心傑作，而且在去年還淬上了一十三種奇毒……」

丁一霸的一雙眼珠怒凸。

紅袍老人沒有說謊，這張黑網是淬上劇毒的。

他的臉巳變成青藍色，耳朵和鼻子，甚至是嘴唇都在片刻間腫脹了幾乎一倍！

紅袍老人、黑衣老人相視而笑。

丁一霸在網中掙扎，但力度却是很虛弱。此時此地，沒有人救他。

天下間也沒有甚麼人能在這種情況下救得了丁一霸。

× × ×

天色灰暗，雪在飄然飛舞。

白玉橋上，一人怒目仰天瞪視。

他巳視而不見，對於蒼生萬物，對於江湖上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巳不聞不問。

白雪冉冉而下，不斷地洒在他的臉龐上。他手中仍然緊握着一把刀，刀鋒上隱約還可見鐫刻着「丁一霸」三個篆字。

（二）

晨曦，雪未停。距離白家堡西南五里外的姚家村，一片寧靜。

姚家村共有一百五十戶人家，村民絕大多數都是姓姚。但在姚家村裏開設茶館子的，却是個複姓諸葛的老人。

在這裏，每個人都叫他諸葛伯。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喜歡到處遊蕩的女兒。

他的女兒很少在家，他也並不介意。

他常常對人說：「女大不中留，她喜歡在外面走動，那是性格使然，我也管不着。」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除了茶館子的生意外，他好像對甚麼事情，都沒有興趣去管。對於一個老年人來說，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看來該會比別的老人活得更快樂一些。

在這天晨曦時候，諸葛伯的茶館子還未營業，外面忽然有人敲門。門敲三響，諸葛伯才懶洋洋的從櫃枱上爬起來。

那張早巳嫌殘舊的櫃枱，到了晚上就是諸葛伯的床。誰知他剛「爬起床」，茶館子的門就巳給人敲成粉碎。

這間茶館子的大門，一向都比櫃枱結實得多，就算是一條野牛，也未必能把它撞破。但外面那人只是敲門數响，整塊結實的木門，就像是茶館子裏的脆麻餅一樣，碎成了一片一片。

× × ×

敲門的不是野牛。

那是一個像猴子般的枯瘦漢子。

他手裏拈着一把尺，看來就像個在墟集裏賣布的小販。諸葛伯瞧着他，張大了嘴巴，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來。

茶館子裏還有個脾氣很暴躁的伙計，叫魯平。他練過幾年武功，他的師父是武當派的神拳丁玉廣。

丁玉廣在江湖上雖然沒有很大的名氣，但手底下的功夫却絕不尋常。

魯平的武功，雖然只及得上師父一、二成左右，但由於他體格魁梧，拳力剛猛，等閒之輩倒也不是他的敵手。

「甚麼人，大清早就胡亂拍門？」魯平赤條條的從被窩鑽出來，接着吼道：「門呢？店子的大門怎會變成這副樣子？」

諸葛伯嗆咳兩聲，道：「平，這不關你的事，回去睡覺罷。」

魯平怔住，半晌才大聲說道：「人家氣勢洶洶的找上門來，還睡個屁！」

他一面說一面衝前，指着那個枯瘦漢子厲聲道：「賠俺老闆這塊大門來！」

枯瘦漢子獰笑：「賠門？俺先賠你一尺！」手中量天尺一揮，急削魯平面門。

魯平側身一閃，橫裏一拳撞出。

諸葛伯大喝一聲：「別動手！別傷了和氣……」

魯平一拳撞空，繼而冷笑道：「這厮本來就是他奶奶的來意不善，有甚麼和氣可言？」

枯瘦漢子道：「崑崙派的小子，你倒有幾分本領，這幾招拳法還算不錯！」

魯平「呸」的一聲：「誰說俺是崑崙派的人？簡直是胡說八道！」

枯瘦漢子嘿嘿一笑：「渾小子，你不必裝蒜了，你若不是崑崙派的人，那才是一件怪事。」

魯平道：「俺偏偏不屬於崑崙派，而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武當？」

「正是武當魯平是也！」

枯瘦漢子大笑：「姓魯的，你不要花樣了，你跟隨着羽無塵多年，一定學了不少崑崙派的絕藝罷？」

魯平楞住：「誰是羽無塵？」

枯瘦漢子面色一沉：「何必裝蒜，這間茶館的老闆就是羽無塵！」

「放屁！」魯平哼的一聲，指着諸葛伯，大聲道：「他是俺的老闆，却不叫甚麼羽無塵，而是諸葛伯！」

枯瘦漢子嘿嘿一笑：「羽無塵也就是諸葛伯，諸葛伯也就是羽無塵！」

魯平一呆，瞧着諸葛伯。

諸葛伯臉上毫無表情，淡淡的說：「不錯，老漢既是諸葛伯，也是羽無塵。」

枯瘦漢子的瞳孔收縮，冷冷道：「堂堂崑崙神劍，竟然會獃在這種窮鄉僻壤多年，若非親眼所見，實令人難以置信。」

羽無塵道：「莽莽江湖，既是個大染缸，也是個充滿是非的大漩渦，老漢不想再在江湖上打滾，所以才選擇了這個地方，這種恬靜的生活。」

枯瘦漢子冷笑：「只是令嫒的想法，却不一樣。」

羽無塵眸中寒芒閃動：「尊駕是誰，是否小女有眼不識泰山，得罪了你？」

枯瘦漢子冷冷道：「橫天一尺費寒就是區區。」

魯平冷笑：「只有一尺就能橫天？混他媽的帳！」

費寒皺眉道：「閣下再言出不遜，費某說不得只好把你殺掉。」

魯平喝道：「狂徒，看拳！」他正待揮拳，羽無塵却突然出手，把他阻攔住。

魯平只覺一股大力，從羽無塵的掌中透出，自己向來自詡膂力驚人，此際却是動彈不得，不由暗暗敬佩，原來這位「諸葛伯」竟然是眞人不露相的絕頂高手。

費寒怪笑。

「崑崙神劍，果然是有點眼光，知道這渾小子一旦出手，可說是非死不可！」

魯平怒道：「俺偏就不信這個邪！」

他還想撲過去，但羽無塵却像是一堵牆，他根本就無法超越過去。

羽無塵冷冷的瞧着費寒，問：「尊駕破門而入，未知是爲了何事？」

費寒道：「爲了找你的女兒！」

羽無塵哦一聲。「你是要找羽裳？」

「不錯，識相一點的，馬上把她交出來，否則……」

「否則怎樣？」

「恐怕你這副老骨頭捱不到明天！」

「放屁！」魯平又在大吼，正想再罵下去，忽然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原來他的啞穴已被羽無塵點住。

羽無塵嘆了口氣，道：「這是崑崙派和黑道盟的事，你犯不着插上一腿。」

魯平氣極了。

但他並不是惱恨羽無塵點了自己的啞穴，而是惱恨自己的武功太不濟事，在這種緊張的關頭上，未能帮得了羽無塵，反而成爲了他的贅累。

（三）

想安靜地渡過晚年的羽無塵，就在這天的早上，再被捲入江湖的是非漩渦中。

他知道，這是女兒闖出來的禍。

但他沒有怪羽裳。因爲他在年輕的時候，也是這一般的脾性。

羽無塵冷冷的瞧着費寒，道：「你們還有多少人在外面？」

費寒桀桀一笑：「要對付崑崙神劍，當然得要動用多一點兄弟。」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茶館子外已來了十幾個灰衣人。

羽無塵冷笑：「老漢已多年沒有跟人交手，希望你們不會令我失望！」

費寒淡笑：「但願如此。」

語畢，量天尺已指向羽無塵的心坎穴，快速地攻出了一招。

羽無塵急退，人已到了櫃枱後。兩個灰衣人，各持刀、斧追擊。羽無塵人甫入到櫃枱後，又再疾衝上來。

一道寒芒，奪人眼目。

崑崙神劍已持劍在手。一聲冷笑，兩灰衣人齊齊中劍。兩人面面相覷，倒下。

費寒也是眼色一變。「果然寶刀未老！」

又有四個灰衣人上前分別以熟銅棒、狼牙棒，長戟，鐵槍四種長兵刃對付羽無塵。長戟本是劍的尅星。但羽無塵神威大發，第一個給幹掉的就是那使用長戟的傢伙。其餘三人以品字形的姿態圍攻羽無塵。但羽無塵一劍在手，根本就沒把這些無名小卒放在眼內。

費寒也知道，憑這些材料絕不是羽無塵的敵手。但他並未下令他們撤退。他只作壁上觀，暗中觀察羽無塵的劍法。羽無塵也是老江湖，當然明白費寒的心意。

但由於對手實在是太弱了，那些灰衣人根本就完全不是羽無塵之敵。他很輕易的，又把其餘三人解決。餘下來的灰衣人，全都爲之震懾，沒有一個敢再上前。

費寒冷笑道：「羽老先生神劍絕藝，費某今天總算是大開眼界，只可惜今天無論如何，你還是難逃刦數。」

羽無塵默然。

就在這時候，他身邊出現了兩個怪人。這兩個怪人一穿白袍，一穿黑袍。穿白袍的人臉黑如炭，穿黑袍的却是臉白如雪。

「黑白陰陽劍？」羽無塵終於冷冷的說。白袍人臉上木無表情，只是陰惻惻的說：「我是墨殺，他是房宇。」

羽無塵冷冷一笑：「素聞黑白陰陽劍生性孤傲，不屑與他人爲伍，想不到如今竟變成黑道盟主的走狗。」

房宇冷冰冰的說：「你錯了，黑道盟主雖然權勢薰天，但還操縱不了咱們。」

羽無塵道：「你們爲黑道盟主殺老漢，莫不是爲了錢？」

房宇點頭：「白花花的銀子，在咱們兄弟看來，是世間上最有用的東西。」

羽無塵道：「所以無論是誰，只要付得起錢，你們就會爲他做任何事？」

墨殺淡淡道：「這話雖然不中聽，但咱們却無法否認。」

羽無塵道：「你們是學劍的人，老漢也是。」

墨殺道：「我們學的是魔劍，而你學的却是神劍。」

羽無塵道：「以一對二，老漢未必就會落了下風。」

房宇道：「這沒關係，我們只知道一點便已很足够。」

羽無塵道：「是那一點？」

房宇道：「黑道盟主付出重酬要咱們殺你，而咱們也計算過，最少有八分機會，可以把你置諸死地！」

「八分機會？」

「不錯，對咱們來說，即使僅有一半的機會，已是值得一博！」

「你們是賭徒？」

「也許是的，」房宇雪白的臉龐上發出了奇異的光采，「只要有五分勝算，無論賭注多大，咱們都不怕！」

「很好，今天你們必可賭個痛快！」

羽無塵面露笑容，手中神劍徐徐發動招式。劍勢輕盈，人的腳步却是穩重如山嶽。

神劍之名，果然並非倖致。

墨殺、房宇目光同時收縮，同時發出一聲厲叱。刷的一聲，劍芒飛動，墨殺的劍如黑墨，房宇的劍却是一片慘白之色。

兩人運劍如閃電，招式之詭異，就連羽無塵也不禁爲之暗暗驚詫。

費寒怪笑。

「羽老先生，你還是把羽裳交出來，保存着這條老命多活幾年好了！」

他這些說話，聽似多餘，因爲羽無塵就算化骨揚灰，也是絕不會出賣自己的女兒的。

費寒何嘗不知？他只是冀圖擾亂羽無塵，爲黑白陰陽劍製造機會而已。

羽無塵以一敵二，彼此却是拉成了一個均勢。墨殺森冷的目光，就像是兩枝利箭，非要把羽無塵殺死不可似的。

房宇也是一樣。

這兩人聯手出劍，普天下間能接得下十招的人，絕不會多。羽無塵却已接下百招，猶有反攻之力，可見這位崑崙神劍，確然不愧是一代劍術大家。

驀地，墨殺劍法突變，居然以一副拚命的姿態，來對付羽無塵。

羽無塵一怔。

但他也不怕這種打法，你敢拚命，難道我這條老命就不敢奉陪了？

那知他也拚命的時候，墨殺的人却退了開去，倒是房宇纏了上來。兩人配合的很絕，羽無塵的背後已露出破綻。

就在這一刹那間，費寒的量天尺也已脫手擊出。他是以逸待勞，而且是覷準了機會才突施暗算的。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

寂寞高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權力帮帮主李沉舟的棺柩，停於帮內後院的靈堂，李沉舟的死訊已傳遍江湖，往日凡與他有宿怨的仇家，及一些野心勃勃的武林梟雄！都蠢蠢欲動，均想乘時而起，或鞭屍，或篡奪該帮權位，這天，先後來了很多武林中人，先是慕容世情率領該族子弟兵浩浩蕩蕩走入靈堂，聲言接任帮主之位，跟着墨夜雨帶了門下弟子衝進來，聲言劈棺鞭屍，以報殺弟之仇，即持劍向棺柩走去，但守靈護棺的柳隨風及各帮衆，奮起抗拒，雙方由是訴諸武力，一場混戰之後，結果，柳隨風斷臂，墨夜雨喪生，慕容世情原作壁上觀，這時突撲向棺材……

拚死報知遇　惆悵失輔弼

賞心樂事

慕容世情自十七歲已漸穩握慕容世家的大權以來，以他驚人的絕世才華，驕人的博學睿智，一生洞透世情，明見萬里，料敵如神，很少判斷有誤。

他可以說是武林中犯錯最少的五個人之一。

他撲近棺材，一掌就震開棺木。

柳隨風就撲了過去。

他爲了撲過去，所以沒避開墨最的一爪。

那一爪使他的眼角、口唇、鼻孔、額頭、頦下，出現掀翻了血口，從今這一爪便是毁了他清秀銳利的容顏。

慕容世情一掌震開了棺蓋，他楞住。

李沉舟在棺中。

李沉舟沒有站起來。

李沉舟的確是死了。

他殺人無算，更閱人無數，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人是不是眞的死了。

——李沉舟看來似是眞的死了。

無論是不是眞的死了，他都要補上一掌，以策萬全。

就在這時，柳隨風已經到了。

柳隨風全力撲擊他的背後。

慕容世情就算再輕敵，他也不致於敢輕視柳隨風這樣的大敵。

何況柳五好像不要命了。

誰敢碰一碰李沉舟的遺體，他都似是不要命了。

慕容世情只好回身全力對敵。

就在此時，五道流星，急打李沉舟的屍身！

唐十七少唐宋，終於在此時出了手！

×　×

唐宋的暗器，叫做「送終」。

他的暗器一出，敵人就只好送終。

他的暗器一旦出手，連柳隨風都未必躲得了，何況他暗器打的不是柳隨風，而是李沉舟。

而且李沉舟已是死人。

可是柳隨風撲起。

慕容世情一掌打在他脇骨上，「喀喇」他的脇骨碎了好幾根，他人却掠到了棺邊，撲在李沉舟身上，「嗤嗤嗤嗤嗤」，五枚「送終」，都打在他背後。

柳五身子一陣抽搐。

這時就算瞎子都知道：柳五維護的是李沉舟的屍身，而不是棺材中有什麼秘密；而棺中的李沉舟的確是死人，否則他斷不會不出手。

慕容世情和唐宋雖判斷錯誤，但柳五也成了廢人——就算沒死，也是個「沒有用」的人了。

可怕的反而是他們對方。

——慕容世情和唐宋自己。

× × ×

慕容世情是何等精明人物，他即刻說道：「我認爲我們兩家，不宜相鬥，先解決這裏的一切，我們再來瓜分，人人都有份。」

「好！」唐宋更加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

「別人這時希望我們兩家打起來，我們就偏不打起來。」

慕容世情大笑：薑是老的辣，狐狸還是老的狡，解決了權力帮和墨家之後，回頭才慢慢泡製你。他心中想着，已長身而起，撲向那張空椅子，笑道：「如此兩家都好——」

他的「好」字一出，忽覺背後急風陡起。

——暗器破空之聲！

——比一切暗器更可怕、更尖銳、更快疾的劃空之聲！

他硬生生止住，撲下，就地一滾——他以前輩身份，雍雅氣度，從未那末狠狽過！

——但爲了生命，再狠狽也顧不了。

「嘯嘯嘯」三聲，三道暗器自他頭上飛過；「哧」地一聲，一道勁風劃破了他的衣襟，險險擊中了他。

他勃然大怒，翻身跳起！

——他決不能讓這狡獪小子有第二次出手的機會！

但就在他跳起的同時，有三個人倒了下去。

——他自家的人。

慕容小傑、慕容小天兩人死於唐土土之手；濮陽白却死在唐君秋手下。

慕容小睫和慕容小意之所以未死，也許不過是因爲唐君秋「寡人有癖」。

慕容世情本來正恚然大怒，含憤出手的，但他現在連怒都不能怒了。

——因爲他發覺這少年遠比他更像狐狸。

——而且這少年正等着要他忿怒。

——對這樣的人，惱怒的結果就是：自取滅亡。

——何況他現在已沒本錢惱怒：他現在只剩下一個女兒。

——他已中年喪妻，老年喪子，不欲死後無後。

× × ×

他笑了。雖然勉强，可是還是要笑，而且一面鼓掌。

「你很厲害。我很佩服。」

「唐門三絕，聽說除了唐肥是唐媽媽調教外，其他唐絕和您世兄是唐老太太親手訓練的，果然將門虎子。」

「可惜慕容家未有你這等人才。」

他一面說一面嘆息，彷彿很惋惜。

——只有他心裏知道：他的太息和微笑一樣，都是武器。

——殺人的武器。

——拖宕時間，使敵人疏於防範，讓對方錯誤判斷，都是這兩招的好處。

——致命的武器，往往不是兵器，而是表情、語言，或者其他更像不是武器的武器。

慕容世情當然很懂得這個道理。

× × ×

可惜他不知道唐宋更懂得這個道理。

× × ×

唐宋微笑道：「我不厲害，絕大少才是眞正的厲害。」

慕容世情故作訝異地問：「絕大少就是唐絕？」

唐宋慵懶地道：「絕大少只有一個，正如唐十七少也只有一個。」

慕容世情不可置信地說道：「唐家還有年輕人强過你的麼？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唐宋淡淡笑道：「他當然比我强，至少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唐大少絕哥在那裏。」

慕容世情嗟嗟歎道：「其實有你唐宋世兄出馬，唐大少來不來都沒有關係。」

唐宋笑了。他搖着檀香扇，笑得一點敵意也沒有，可是他說的話却如利針一般刺進對方的心房。

「你在這時候，還跟我說這麼多做什麼？是不是想找機會殺我？」

慕容世情並不動怒，他嘆了一口氣，道：「說眞的，我一直在找機會，可惜找不到。」

唐宋瞇着眼睛笑道：「你剛說的那句話，係想藉誇獎我，讓我有些陶陶然，你才一擊搏殺我，是不是？」

慕容世情本待出手，聽到了這句話，他才打消了念頭；只得又嘆了一口氣，——人生在他而言，不是笑即是嘆息。

唐宋輕搖摺扇道：「我唐宋不是那末易給人逮着機會的。你的『以彼之道，還彼其身』，是不是沒有把握不敢出手？」

慕容世情自從跟這少年交上了手，處處受制，步步下風，心中惶恨至極，決意無論如何，都要將局勢扳過來，他道：「不是不敢，而是沒有絕對的把握；一旦出手，一擊必殺！」

「對了！」唐宋收起摺扇，做作地輕拍了一下手掌，道：「你可以學放暗器：你剛才說的，正是發射暗器的基本道理。」他突然將臉色一沉，又道：「其實你一直拖宕時間，來窺出我的疏虞處，這步策畧正好中了我的計。」

慕容世情一楞，他不知道唐宋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唐宋說：「我說這話的意思是：你背後是否有一些些痲癢？」

慕容世情幾乎整個地跳起來，他的臉色變了。他無法控制笑容，也來不及嘆息。因爲他背後確有些痲癢。唐宋笑道：「你的內功精湛，換作別人，早已倒下，但是隔了這末長的一段時間，你縱死不了，也很難再有力量動手了……」

唐宋說到這裏，一字一句地道：「我是唐宋。唐宋的暗器，是要劃破你的衣襟，也可以把你毒死！」

唐宋更一個字一個字地續說：「你開始佔下風，出自於你的驕傲；現在招致死亡，乃因爲你自以爲是老狐狸，什麼事都瞞不過你。」唐宋爆出一陣猖狂至極的笑聲道：「你當自己是聰明人，但是却不知天下間聰明人多的是！」

他一說完，暗器就發了出去。

唐宋從不給人機會。

慕容世情只好死去。

× × ×

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慘呼着，掠上前來，唐土土便要下重手，唐君秋制止，他輕易地截住雙姝。

就在這時，他的背後至少响起了十來聲「篤篤」！

他也是暗器名家，當然知道自己已中了十來枝尺長的鋼針。

但他却不覺得痛苦，只有一點點痲，一點點癢。

可是這使唐君秋更爲害怕，他嘶聲回首：「你…………你…………我是…………是你叔父…………！」

放暗器的人是唐宋。他微笑道：「必要時，我不惜弑父。」

唐君秋嗄聲道：「你爲什…………什麼要殺…………我！」

唐宋輕搖摺扇，瞇着眼睛道：「老奶奶說，你若好色，並不打緊，如果誤了公事，那不管事大事小，日後必成禍胎，凡是對唐門不利的事，都該根絕後患。」

唐宋臉色一寒，又道：「剛才你該殺了這兩個丫頭，可是你沒有這樣做，所以我先殺你，才殺柳五，然後再殺這兩個丫頭！」

× × ×

遇到唐宋這樣的人，連唐君秋也只好死了。他臨死前曾恐怖地大叫道：「四阿哥會來的……你沒權力處死我……他馬上就會來的，快給解藥我……我跟他說去……快給解藥我——」唐門的「四阿哥」唐君傷是負責殺人的，身爲老二的唐君秋，也不知是誰，只知道「四阿哥」比他年輕許多歲。

唐宋笑了。他當然不會給解藥，雖然他也未曾見過「四叔」。唐門四當家唐燈枝和五當家唐君傷，一直是唐門中最神秘的兩個人。對這件事，他很滿理。他一進來，即輕易清理了門戶，殺了唐君秋，使得他父親的地位，日後在唐門中自是大大的提高。而且重創了柳五，他現在要殺柳隨風，是舉手間的事情，更難得的是殺了慕容世情，這隻老狐狸眞可謂精似神仙，至於墨夜雨，也死于柳隨風手上。武林中僅存的「慕容，墨、唐」三個世家，現在只剩下了「蜀中唐門」，更可貴的是，連「權力帮」的大權，都垂手可得。

這僅僅是一個下午間，發生在權力帮中靈堂的事。眞是賞心樂事。

× × ×

他決定先殺柳五。

柳隨風雖然垂死，但他却有潛力。

慕容小意和慕容小雙雖未受傷，却無潛力。

唐宋向來分辨得一清二楚：那個該先殺，那個該得殺！

——也許是因爲這樣，像他這種人，也能活到現在。

他正要下手，兆秋息和鞠秀山在苦戰之中，拚力殺出重圍，由於旨在趕來護主，所以身上掛了多處的傷。

他們身上如果有五處傷口，那有五處則是墨最斫的，其他九人只佔得上另外五道傷痕。

墨最是墨夜雨的得意大弟子，他的武功最高。

兆秋息揮刀衝過來，大喝道：「五公子，帮主是英雄，你是好漢，我們願做一個死士——」

鞠秀山揮舞雙袖，捲了過去，補喊了一句：「不止一個——」

那邊的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也向唐宋背後衝了過去——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其他都可放開一邊。

唐宋笑了：「你們都是賢徒孝女，都是好漢，就讓我這個小人得志，哈哈哈，你們是寂天寞地的英雄，我却是吐氣揚眉的小人，你們又能怎樣？哈哈哈……。今天一齊給你們這干寂寞豪傑送終罷！」

衝來的人一共是「刀王」、「水王」，慕容小意、慕容小睫，甚至加上垂死的柳隨風，他也不怕。

他深信他自己的暗器。

他甚至暗底裏知道，若論定力及沉着，他可能不如絕老大，但論暗器上的成就，唐絕老大也未必如他。

一柄輕輕的檀香扇上，就裝上十一道絕門歹毒的暗器，其中有八種在江湖上還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只要在檀香扇柄上按上一個機括，就可以全部發射出來——這樣的佈置，唐絕能及得上他麼？

就在這時，他也聽到了一個聞所未聞的聲音：「英雄不寂寞！五弟，你不會死的。」

他返過頭來，就瞥見半空飛來了一個他見所未見的拳頭。

壯士悲歌

十月十日，「唐門三絕」中唐宋死。

死地：權力帮「靈堂」。

死因：臉骨碎裂，中拳而死。

死于：權力帮帮主李沉舟之手。

× × ×

三天後，蜀中唐門唐老太太乃接到這份簡報。

× × ×

李沉舟一出現，就打碎了唐宋的頭。

李沉舟出手，就像他做事一樣，一旦決定，永不更改；一經決斷，穩操勝劵。

他一出現，唐宋便倒了下去，他奔向柳五。

柳五爲了他的遺骸，犧牲了一條手臂，又和身覆蓋其上，來擋住唐宋的暗器。

——皆因柳五不知道自己未死！

李沉舟急衝過去，扶起柳五，就在那時，一件李沉舟絕對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 × ×

「砰」地一聲，棺蓋四分五裂。

一人自棺中翻坐而起，一揚手，一道黑光直打李沉舟眉心死穴！

× × ×

就算此刻，暗算李沈舟的是柳隨風，李沉舟也不致於完全沒有防備。

而就在因爲他仍暗下防備——在情緒極之激動下，是要理智的考慮到柳五用的是不是「苦肉計」。

——這是一個做領袖的人的悲哀，也是人在江湖的不得已，所以他反而更未能兼顧防範及其他。

何況李沉舟再睿智，也未想到棺材裏的「李沉舟」居然會暗殺他！

他甚至沒有料到那痴呆獃楞的「李沉舟」會還沒死！

——不但還沒死，而且沉得住氣，在這個時候，才全力一擊。

——這未絕！是唐絕！這個人一定就是唐絕！

可惜李沉舟這時候知道已太遲。

× × ×

唐絕是人！

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但就算是絕頂聰明的人，也只是人，人不是神！

人有錯誤！

李沉舟是個絕世才華的人，算錯了一步，爲唐絕所趁，但唐絕也斷未料到這一件事。

——柳五。

唐家的暗器犀利霸道，唐宋的暗器更稱絕江湖。唐絕也很了解自己，唐宋比起自己尙嫩了一些，這不是指暗器的造詣，而是指江湖經驗。所以唐絕對唐宋的暗器「絕對」信任。

——唐宋的「送終」一向是唐門中比「唐花」還犀利的暗器。

所以，柳五就算未死，也斷斷爬不起來。

但在這刹那間，柳五不但似觸電一般標彈起來，而且一揚手，他僅存的一隻手，手掌打出了一粒雷球！這雷球就是他打裂墨夜雨額角的東西。

「雷球」及時擊中了唐絕打出來的「黑光」！

兩件事物發出了一聲輕微的爆炸，就在這時，唐絕猛地返身，「要滅權力帮，先殺李沉舟」，「要誅李沉舟，先殺柳隨風」，這個江湖傳諺，他首次完全地領略到。

他返身的刹那，暗器都發了出去。

可是他不該返身。

沒有人能以背對住李沉舟。

李沉舟如果沒有柳五的及時截擊，乃極有可能死於「黑光」之下，但是「黑光」一滅，李沉舟的反撲比「黑光」還可怕三倍。

唐絕突覺背後有一股大力湧來，「碰」地一聲，他的五臟六腑在這一撞間走離了位。

而且他發出去的暗器，都失去了準頭，居然全都向他自己身上打了回來。

唐絕失聲大叫：「拳頭！」

——李沉舟的拳頭。

李沉舟的拳頭無疑是江湖上、武林中最享盛名的一雙拳頭。

這拳頭能打出這末大毀滅性的力道，可說並不稀奇，可怕的是它也能發出如此巧妙的勁道，使得唐絕的暗器雖仍發了出去，却打回了自己！

這一招最絕。

比唐絕還絕！

他的暗器本來有多絕，他現在的處境就有多絕！

一個人自己精心創研的暗器，全打回自己身上時，那種感受眞是不能忍受的。

唐絕現在就是這樣。

他的暗器必死，但又不能馬上死去——只是失去了一切，反擊力、意志力、耐力和忍力，甚至連站立的能力，以及控制便溺涙唾的肌力也沒有了。

× × ×

十月十日，「唐門三絕」中唐絕死。

死地：同前。

死因：背骨碎裂，中自己暗器三百六十一枚，共四十一種。

死於：李沉舟、柳隨風。

× × ×

四日後，川中唐門唐老太太接到如上報告。

× × ×

柳五看見李沉舟，靜靜的看着，不知何時，已涙流滿臉。

他跪了下來，斷臂的鮮血，一滴滴地滴在地上，轉眼成了一大灘，怵目驚心，他哭道：「帮主，你回來了，我又可以追隨你了。」

李沉舟也跪了下來，他恭恭敬敬地說：「老五，我一直錯怪了你，以爲你是唐絕，所以詐死來試你。」

柳隨風垂着首道：「是我自己不好，做事必定有什麼地方衝撞了帮主……我自己雖然詭計多端，但對帮主却從來不敢詐騙……」

李沉舟過去一手搭着他的肩膀道：「唉，誰說英雄不流涙，壯士無悲歌？今日你爲我斷送一條胳臂，教我一生難安！」

柳五垂涙道：「帮主快莫如此說。」

李沉舟道：「你先起來。」

柳五道：「帮主請先起，在下才敢起身。」

李沉舟微微一笑，道：「好。」扶着柳隨風一齊起來。

這時大局已經穩定下來，宋明珠和高似蘭也到了，兩人力敵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墨家的人，雖然明知不妙，却仍然拚紅了眼睛苦戰。

李沉舟之所以遲至，乃因在莫愁湖畔，裝扮成稻草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悉蕭秋水和趙師容的情厚義重，無限感慨，旋幾乎爲一武功高得連自己都難及背項的高手看穿，幸虧自己早一步遁走，才沒被識穿，所以他並不知蕭秋水被擄刦一事。

李沉舟笑道：「我初時聽秀山說了你在浣花的一役，用的是鋼鏢，殺了和尙大師，我便生了疑心，當今之世，若論暗器，試問又有誰比得上唐門……」

柳隨風苦笑道：「我的確是唐門的人呀。」

李沉舟着實吃了一驚，詫異道：「你

說什麼？」

柳隨風嘆道：「我的師父就是唐門耆老『唐公公』。」

李沉舟「哦」了一聲，終於舒下心來，原來六十年前，唐老太爺歸息江湖後，門戶的事便撒手不理，剩下一子一女，男的便是「唐公公」，女的便是「唐老太」，接道理說，當然是唐公繼承大業，但唐老太却是一個事業心重、野心大的女人，她毫不容讓，便與唐公大打出手，唐太逐走了唐公，便當起家來，近六十年來，江湖上這最可怕、實力無邊、潛力極亘的一家，便自此始，一直是女人當家。

唐公流落江湖五十年，唐公便成了「唐公公」，他的暗器絕技自也非同小可，但始終未敢找唐老太太決一死戰，唐老太太的暗器手段如何，也由此可見。

唐公公鬱鬱不得志，與唐門作對，便等於是攻擊自己家人，也說不過去，但他對唐家來說，亦無異是等於深仇大恨，他終於恨遺難塡，撒手西去。

據說他死前，將生平二大絕技傳了給唯一的徒兒——李沉舟却未料到這「唯一的徒兒」竟然就是跟隨自己多年的拜把兄弟柳五。

李沉舟恍然道：「那你殺和尙大師的鋼鏢，便是『客舍青青』神鏢了？」

柳五苦笑道：「那有那麼好聽，其實是『尅死千千鏢』。」

李沉舟點點頭道：「唐老太太創有一種暗器，叫做『千千』聽說很厲害，這一鏢必是唐公公想出來尅制它的絕技。」

柳五道：「唐老太太還有一種暗器，更加厲害，叫做『萬萬』，我剛才擊炸唐絕的『黑光』，便是專破『萬萬』的『萬一雷震子』！」

李沉舟搖頭道：「可惜它已碎了。」

柳五澀聲道：「所以我三件法寶，也只剩下了兩件。」

李沉舟笑道：「是啦，武林人傳你三種絕技，還有一種是……」

柳五笑道：「帮主是否又想以一帮來換？」

李沉舟笑道：「確想……」

兩人談得很好，兩人創帮前，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待權力帮壯大後，倒是隔閡了，拘束很多，反而絕少有機會這般暢快盡情地聊天。

柳隨風打斷道：「你別說，我不要帮，帮是帮主的，我只要跟隨……帮主和……趙姊姊。」

李沉舟正色道：「你不要帮也不行，帮你有份創的，帮是你的。」

柳隨風旁而言他，故意岔開道：「其實我的所謂『三大絕技』，根本就不是什麼『絕技』。」

柳五有些忸怩地將衣袍一敞，道：「你看！」

原來他貼身衣內，還有一件黛綠色的深襖，柳五道：「我師父被逐出唐門，什麼也沒帶走，只有一件『百戟鐵衣』，再厲害的暗器遇到了它，也沒有用，一流的兵器碰着了它，至少也可以卸掉大半的力道。」

柳五又將青袍一掩，笑道：「我便靠得此物，逃過了當時南少林羣僧的攻擊，說來眞是窩囊。」

李沉舟眼睛都是笑意，他的笑跟已死的慕言世情的笑容，完全不一樣，慕容世情笑起來，像完全駕馭世情的訕笑。李沉舟的笑，是洞透世情的微笑，但兩人的笑容，又彷佛一樣。

李沉舟的笑意，却跟燕狂徒的幾乎相同，所不同的，也許是一個人微笑，一個人喜歡的是大笑、狂笑、厲笑！

× × ×

李沉舟這時笑道：「哦，原來是這樣的，無怪乎唐宋的暗器，打不死你。」

柳五道：「不是打不死，只是打不進去，這件鐵衣又能解毒，唐宋的暗器再毒，對它也無可如何。」

李沉舟忽然正色道：「這些都是你救命的絕招，你爲何要告訴我這些？」

柳隨風道：「我這些都是爲了帮主才有的玩意，不告訴帮主，又告訴誰？」

李沉舟垂下了頭，半晌才道：「兄弟，今後天下，我的就是你的。」

柳隨風抬頭，雙目閃着光，毅然道：「不，是趙姊的。」

李沉舟一楞，隨即接道：「我們三人的。」

柳隨風怔了怔，這時風吹日午，柳隨風有一陣子迷糊彷彿，彷彿是很多個夏天以前的很多個夏天，那時，他又髒又臭，而且沒有志氣。那天他到他那一個榮華富貴的大府第前行乞，自顧自地玩着鼻涕，只這麼一吸氣，兩條青龍又吸向鼻孔裏去了……

正在那時，一隻小貓蹦跳了出來，貓的顏色白絨絨地，眼睛靈動可愛，他和幾個行乞的小孩便去摸，那白花花的貓兒便給他們骯髒的手弄得黑一塊，綠一斑的。

這時幾名青衣羅帽的家丁吆喝着走出來，說是找貓，却見貓兒弄成這個樣子，紛紛罵道：「小雜種，我家小姐的貓，給你們這些小豬玀的手弄成這個樣子，哎吔……」

「他媽的賊種賤小子！這叫我們怎麼向小姐交代……」

「去他娘的，斬了他這些賤種的雙手吧！」

這一干人正是作威作福慣了，而今喊打喊殺，捉住幾個小孩子狠命的揍，別的小孩喊爹喊娘，最後哭聲慣天，求饒不迭，家丁們也不甚了了，趕走他們便算，獨有柳五，他向不求人，所以咬緊牙齦苦撐，兩個家丁狠狠把他揍了一回之後，却見他咬牙切齒地盯着自己，不禁心頭火起，一人捲袖道：「好哇！不哼一聲，是英雄好漢了！讓老子打崩你排牙。」

柳五忍無可忍，劈面打了他一拳，那人搗鼻大叫。

其他的幾個家丁，也包攏上來，拳脚交加。

那時柳五並未學過功夫，腦袋已經很成長了，但只想渾渾噩噩地過去，拳脚功夫怎及得上這一干人，登時被打得臉青鼻腫，即被他打得鼻血急流的傢伙，要兩人自後捉住柳五的雙手，他扳開柳五的嘴唇，就要一拳擂下去——

這時忽聽一女子喝道：「住手！」

那家丁的拳頭，在半途頓住，柳五被

打得鼻嘴齊出血，脖子也幾乎折斷了，他見到一雙腳，穿得像白貓絨毛一般的鞋子，向他走來，白色紗裙，幾乎沾地，地上很髒，他但願不會沾到，他不知人的腳也可以那末好看的。

可是這女子的聲音更好聽，她替他擦去了臉頰的血漬，柳五知道這女子大他不多，可是他不敢望去，而那女子望了他一陣子後向身旁的人叱道：「幹嘛打他？」

「他……」那家丁期期艾艾，卻顯然很畏懼地道：「他……他……弄髒了小姐的貓……」

「弄髒了就要打人麼？」那女子顯然就是「小姐」，因為她說：「哦，這是為我出氣嘛！」在柳五心中，這女子的聲音像他小時無意撞在弦琴上一般清脆好聽。

那些家丁囁嚅道：「不……不敢！」

「小姐」叱道：「不敢還不快滾？人家將來可是有志氣的好男子！」

家丁們一鬨而散，那「小姐」忽又道：「阿羅，快帶他到後院洗乾淨，交給肥媽媽，帶他來見我。」

那家丁只得說「是」。這時白衣女子往府邸姍姍行去，柳五年輕的心靈裏只覺有一股熱血湧出，幾乎要跪在地上，膜拜她而去。

他年少倔強，既恨人輕賤，也怕人同情，可是這女子既未輕蔑他，也不憐憫他，而說他是「將來有志氣的男子漢」，為了這句話，他決意奮發。

那「阿羅」帶他洗了臉，換了件青衫，他楞楞不發一言，任那家丁擺佈，阿羅心中老大不樂意，以為這小子傻的，但又不敢有逆。

柳五心中卻仍想着那女子的倩影，在他回頭走去時，陽光耀眼，照在那女子薄紗的纖背腰上，可以隱約看到那玉琢一般、羊脂一般的胴體，不知怎的，他卻沒有冒瀆之心，卻覺心中好生鍾意，好生珍惜，好生敬愛！

——他要見她！他要見她一次！

——只要能跟她在一起，縱死也心甘！那麼美麗的背影，這時那家丁把他交給一個胖胖的大嬸，便嘀咕着走了開去，那大嬸正替他換衣服，他卻瞥見門外一輕忽的人影閃過，正是那女子，還是那麼美麗的倩影！

他心頭一陣狂跳，一顆心幾乎從嘴裏跳出來了。

這時一個人卻躡手躡足，走入了房間來。

歌詞：兄弟

這錦衣公子走了進來，張上一張，那胖嬸嬸笑道：「哎呀，姑爺，小姐早從這邊過去啦。」

錦衣公子怪不好意思地笑道：「什麼姑爺，我又還未入贅到你們趙家。」

肥嬸嬸卻道：「說笑說笑，這是遲早的事啦，……小姐和你，天造地設一對，不嫁給你，又嫁給誰來着……」

錦衣公子卻笑嘻嘻地走過來，在肥嬸嬸肥厚多肉的手裏塞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子，道：「好嬸嬸，眞會說話，這賞妳…」

肥嬸嬸頓時為之眉花眼笑，忙謝不迭地道：「啊吔，這太厚的禮啦……」

卻聽「砰」地一聲，柳五站立不穩，額角碰及高架，架上那水盆「嘩啦」地淋下，淋得他一身濕透，剛穿上去的青衣也成為了黛色。

那錦衣公子皺皺眉，問道：「這小子是誰……？」

肥嬸嬸生怕錦衣公子不悅，也憎厭地說道：「不知那來的汚糟小子，小姐還要見他……」

錦衣公子不屑道：「把他撵出去。」

肥嬸嬸有些為難道：「這……」

錦衣公子即道：「小姐是何等身份，豈能與這等下賤的人見面……趕走了他，一切事情，有我姑爺担當……」

肥嬸嬸登時又笑逐顏開起來，忙唯諾道：「是……是……」

柳五當然不待他們來趕，「呸」了一聲，向地下吐了口水，便奔了出去，他雖然受辱，但心裏盡是溫柔的。他一路奔出去，一路只見着那光滑如天鵝頸子的肌膚，那紗裙，那秀氣的腳，那語聲、那音容……他雖然絕了希望，可是決意要此刻做起，做一個絕世的英雄好漢，待配得上「小姐」時，再回來，找她……

他為了這個意願，他為了這個信念，而活着。

多大的苦楚，他都咬牙忍受。

後來他遇到了李沉舟。

他們便一起闖蕩江湖，歷盡了艱辛困苦。

他沒有把這些告訴李沉舟，也沒有勇氣去打聽「趙小姐」的下落。

他只知埋頭苦幹，一面心急：快，快，快，乘青春尚在，要在自己意興飛躍時，找到趙小姐，以博她一粲。

後來他們結合了七人，就是「權力七雄」，創帮立道，經歷過不少生死吉凶，大風大浪，權力帮建立了，七人卻死了五人。

而他這時再找到趙府時，趙小姐已不見了。

——趙小姐不肯嫁那錦衣公子，跟另一個全家都反對的人，跑了。

——此後不知去向，下落不明。

柳隨風黯然出來，他既沒殺阿羅，也沒殺肥嬸，更沒加害錦衣公子，他第一次放過了罵他「雜種」的人，不為什麼，只是因為每次想起「趙小姐」，心裏都有一種甜蜜的溫柔，他要保留跟她見面的一切一切，不管是好是壞，只要這些人活着，他就能證實自己確見過她玉琢般的肌膚和背影。

他時常飄然去找那些人，為了能時常勾起跟她見面的情字。

權力帮愈來愈強，他的名聲鵲起，神風俊朗，若判兩人，他知道縱碰到「趙小姐」，她也不會認得出那髒如泥鰍一般的小子，就是他，可是他此刻權力有了，名聲有了，金錢有了，如何連一面，只是一面也見不到？

而她送給他穿的青衣，他還始終穿着，昔日的深黛已褪成了泛白。

而他終於遇到了「趙小姐」。

——當帮主李沉舟滿臉春風得意地來介紹他最喜愛的人兒時。

「趙師容」就是「趙小姐」。

他的心登時絞痛得若纘鐵抽緊，可是他笑了。

他笑着去招呼，趙師容當然沒認出他來。

她當然不知道這人一生為她而活，為她而奮發。

柳五這才看清楚了她，在人羣中，她清麗高雅如輝照壁明的蠟燭，而他還是當年那骯髒的小泥鰍。

泥鰍只適合存在水塘底下——所以他也沒讓牠現身出來。

此後他心裏常有這條看不見、觸不及但是也解不開的枷鎖在絞動着、抽勒着他，他行事越來越心狠手辣，在他八名愛將中，就有五個是人間麗色的女子，後來還被他殺了兩個……

可是這些都不能使他忘掉一個背影。

那日午間，那個彷彿清晰又模糊的背影……

× × ×

「老五，」雖然其他幾人死了，李沉舟還是習慣叫他做「老五」。

「你怎麼沒有止血？」說着急戳出指，戳了柳隨風左手斷臂幾處穴道，李沉舟忙着替他包紮，腦後部份，全在柳五眼下，一些微的防守也沒有。

——這在向來大事能決斷，小事能愼防的權力帮帮主來說，可是從來未有過的事。

柳五心裏一陣迷亂，終於警醒，道：「是，我沒想到。」現在只要他一出手，隨時可以擊殺李沉舟，而他現在才明白，自從知道了趙師容是帮主的妻子之後，對李沉舟的忠心効命，其實已經不是對李沉舟了，而是對……

李沉舟沉痛地道：「你為了我，為了帮，斷送了一條胳臂……」

柳隨風淡淡地道：「沒有帮，則沒有了我們；沒有了帮主，我們也沒有命。」

李沉舟終於包紮好了傷口，長舒一口氣道：「你也該想到，如果不是我故意放行，他們怎能有這麼多人闖過『花園』來呢？」

柳五的雙眼也終于從李沉舟的「玉枕穴」上離開，也舒了一口氣，道：「是，沒想到……」

李沉舟望了一眼，笑了，笑如遠山，他說：「你在想東西，是不是？」他的眉毛如雲靄一般地挑揚，道：「從開始起，你就一直在想東西，……能不能說出來，讓我們一起來解決？像往常過去那一切戰鬥一樣？」

柳五也不知怎地，迷茫中竟沉肩卸去了他搭住自己膊頭的手，道：「一生裏總有些戰鬥，是一個打的。」

李沉舟也不以為忤，淡淡笑了笑，目光又變得遙遠起來：「師容也該到了。」

柳五乍聽了這句話之後，腦子裏「轟」地一聲。他立時清醒了起來，整個臉頰也像被火燒着般的熱，又猶如冷水澆背，驀然一驚！

——李沉舟這句話，是有意還是無意呢？

——眞的一切都瞞不過李沉舟？

就在他驚疑不定的時候，「刀王」與「水王」的戰團中，墨最遽然撲了過來。

他撲過來的時候，李沉舟正在照顧柳五的傷勢，背對着他，墨最一刀就斬了過來。

他用的是刀鞘。

可是他的刀鞘比眞刀還沉猛、快銳！

這一刀是墨最畢生功力所在——墨夜雨曾經說過，若他空手，也未必能接得下墨最這全力的一刀。

柳五卻知道，墨夜雨接不下，李沉舟卻一定接得下。

一個人能跟另一個人那末久，這是起碼的信心。

× × ×

李沉舟果然接得下。

他回身就是一拳。

他一拳打去，墨最漆黑的刀鞘立時捲了起來，曲如廢鐵。

李沉舟向來不相信任何武器，他只相信他自己的拳頭。

拳頭長在身上，不像兵器一般，要隨時携帶，而且使用拳頭，要有很大的勇氣和決心，因為拳頭不似其他的兵器，可以棄置，所以出拳時抱着必勝和必死的勇氣，這勇氣使他出拳更有決心。

他的拳無往不利。

墨最的臉色變了，變得跟他手中扁曲的刀鞘一般難看，就在這一剎那間，「水王」鞠秀山已到了他的背後，雙袖一捲，已勒住了他的脖子。

但就在他的衣袖未抽緊時，墨最畢竟是墨家子弟的猛將，他猛旋身，反而向袖袍旋入，直撞進鞠秀山的懷裏，他那把只有柄的刀，居然也是武器，直戳鞠秀山的小腹！

李沉舟一閃身，閃電般伸手，已扣住墨最的脈門！

就在他扣住墨最脈門的剎那間，他陡然一震！

這人的內功，精深至極，遠勝他們表現的武功！

——怎會如此？

——必有圖謀！

但就在這霎息之間，驟變已然發生！

急風响起背後！

發暗器的人，離自己不到兩尺。

暗器有暗器的範圍，在一定的距離內，暗器又快又疾，才能發揮，如果太遠，根本力有未逮，則無效用！

太遠還不是暗器能手的死敵——因為太遠一個暗器能手可以設法拉近距離，而且發暗器的人手勁都比一般武林人强得多——而且距離愈遠，自己愈是立于不敗之境，發暗器的人永遠不怕對方與自己離得遠，可是卻怕離得近，太近！

暗器若失了距離，便變成了無力的死器。

許多暗器只能在距離的空間才能有存在的價值。

而且對方跟自己距離太近，則伸手即可以攻擊自己，暗器到了這個地步，可謂一點用處也沒有。

可是那放暗器的人，雖然已完全克服了這個暗器本身的缺點。

這缺點一旦克服——短程的暗器，乃根本無法閃躲，也無從閃避的。

在這麼短的距離裏發暗器的，只有一

個人：就是李沉舟此刻正在救援中的鞠秀山。

× × ×

就在這時，那墨最的所有內力，也全然發揮了。

他一運力，全身衣衫，竟成破帛碎縑，他整個人，也似暴漲一倍！

他的手，藍印印地擊來！

李沉舟見過所有「朱砂掌」、「黑砂手」、「大手印」、「勾魂手」，但從未見過藍色的掌勁！

這一下，背腹受敵，而且攻擊者的武功，都絕不下於唐絕！

× × ×

李沉舟在那瞬息間閃過千個百個的念頭，但他一時却無法做任何一項行動——因爲來不及！

太快了。就在這雙眼一睞的剎那之間，一聲清叱，一條飛絮，捲住鞠秀山打出的五枚金鱗片，但就在這時，那一掌，已「砰」地擊在李沉舟胸膛上。

李沉舟大叫一聲，藉力後退，「砰」地撞中鞠秀山，兩人一齊向後飛退出去！

可是那藍印印的手掌，居然脫離了墨最的左手，急追李沉舟！

墨最一直用右手執他的刀，所以別人也一直注意他的右手，他的刀，却不知他的左手，他的左手居然是假的，而且是暗器！

李沉舟大喝一聲，陡止身形，急遽一蹲！

「嘿」，藍手打空，直射鞠秀山！

鞠秀山身手也不弱：他雖給李沉舟擋中，但依然一個大仰身觔斗，那藍手也擦身而過！

這時李沉舟和鞠秀山都跌在地上，人影一閃，一人飛舞如龍綉縑撲向鞠秀山！

柳五猛然一震！

他又看見了那倩影。

那衣衫竟裹住的高挑胴體。

——趙姊、趙姐來了！

× × ×

鞠秀山一落地，十六片金魚鱗片又飛打而出！

趙師言無他法可想。

鞠秀山能在如此短程中發射暗器，趙師容的布帛却無法在短距離中接下暗器！

而且是「金魚鱗片」！

更且金鱗散佈，三片打頭，四片打胸，五片打下盤左右側鋒！

「金魚鱗片」在四川唐門也只有一人能使，一人會使——那便是神出鬼沒的殺手唐君傷！

趙師容的武功驟然恢復，是因爲她看見了李沉舟！

——李沉舟未死！

李沉舟不能死！她心中喊着這樣一個聲音：帮主帮主你不能死……這個她不知爲什麼，產生了一種不止情愛，還有父兄之愛的人！這個她在對着月兎的陰影默默許願，也誠心祝他永遠幸福快樂的人！

趙師容別無他念，她撲下！

向十二片金鱗撲去！

她決意代李沈舟以肉體抵擋這十二片死亡令！

她聽到了金鱗片割肉之聲，和「玎玎」地反彈聲響；她却沒有感覺到痛苦。

因爲一個青衫人撲到了她的身上，覆蓋了她。那十二道追魂鱗自然也嵌入了青衫人的身上。

× × ×

他也不覺得痛苦。也許唐門的暗器只有死亡，沒有痛楚。縱死亡也是輕柔的。

他終於碰到這背影，而且覆蓋其上，心中有一種溫柔的感覺：——他一生自認爲怙惡不悛，却未料到今日也有溫柔的感覺。

他想喚一聲：「趙姊……」這一想說話牽動了肌肉，他才知道，有四片金鱗，打在他身上，被「百戰鐵衣」彈走，其他八片，有兩片不中，另外一片中他左踝，一片中他右腿，一片中他宄骨，一片僅僅擦中了他下腹表皮，還有兩片，一片切中他的後頸，一片嵌入他右頰。

他才一動，血涔涔下。

血是淡灰色的。

他笑了。——爲帮主斷臂，爲趙姊死，他無憾。

「唐君傷？」——至於自己死在這唐門一等殺手手下，也不枉。

只是他想說話，告訴趙姊他就是那個野孩子，那個「將來有志氣的漢子」，可是他說不出話來。

可是他一句都說不出來。

× × ×

李沉舟本來只要緩得一緩，便可以制住鞠秀山——鞠秀山的「十二金鱗」雖快，但他的拳頭更快。

他之所以比鞠秀山慢那末一剎那，是因爲他中了墨最的「一掌」。

那一掌他雖藉力後躍，並將掌力的一半傳到「鞠秀山」身上，可是毒力却使到他反應遲鈍了一下，只是一下而已。

就算李沉舟會遲那麼一下，也僅是那麼一彈指間的六十分之一而已。

他的拳已揮出。

他要救趙師容，却來不及。

一個青衫人却擋住了趙師容。

這時他的拳頭也打碎了「鞠秀山」的頭。

× × ×

「墨最」一擊不中，便看見李沈舟和「鞠秀山」跌了出去，「鞠秀山」先出手，却給趙師容截下。「鞠秀山」向趙師容出手，却給青影所擋，然後李沉舟揮拳，「鞠秀山」倒了下去。

「墨最」立時作了決定：走！

唐門這次蓄勢已久，作出道六十年來最名動天下，預謀最久的一次暗殺，居然失敗，他也沒話可說。

暗殺是摧殘偉大生命的事，「墨最」覺得一陣顫慄的美麗，毋論成敗！

× × ×

而這時李沉舟也大叫出聲：「柳五！」他的聲音裏悲愴若風雪。

歌曲：妻子

趙師容這時也發現以身子替她擋過這段災厄，原來是柳五。

她一直以爲柳五會似數百年前帮會中的「律香川」，獲得「孫玉伯」的信任和重用後，然後殘酷歹毒地背叛他，她一直

感覺到柳五有事隱瞞着她，而且在李沉舟背過身去時，柳五的眼神閃露出一種刻毒的浮沉。

——她却不知道那隱瞞是情的遮攔，那刻毒的深沉其實是柳五的痛苦淵藪。

而她如今親眼見到，在丈夫的「靈堂」前，苦戰到最後一人的，是柳五、柳隨風。

柳五流着灰血，看向她時，她忽然明白了許多事！

這眼神，她見過！

接近垂死，但無哀憐。

在很多很多年前，彷彿有個夏天，彷彿有個被揍而不屈的少年……那時她的未婚夫周戚還像夏日一般令人討厭的蒼蠅地纏着她……

這時人影一閃，李沉舟已搶過身來，扶起了柳五，她從側邊望去，丈夫的手是顫抖的，帮主的鬢角，已經些微有風雪般的斑白了……

她忽然覺得哀傷欲絕。

× × ×

墨最決定要走的時候，是在他發現暗算失敗，心裏立刻檢討了失敗的原因，普通「暗殺」可謂出人意表的奇襲，他們所安排的不過只是更精彩一些而已，但這對李沉舟，柳隨風這些人而言，「奇襲」成了常態，很熟練的用一些方法擊碎奇襲的效果，而且「奇襲」的人心裏往往自以爲算無遺策，仗賴一擊得手，易致疏虞，一旦失手，反而爲對方所趁。

所以他立刻決定要走。

就在他掠起的同時，他乍見李沉舟的側臉。

那傷痛的、沉悲的側臉。

——會不會因爲傷悼於柳五之死，李沉舟失了鬥志呢？

「墨最」不禁稍遲疑了一下，這一下又瞥見了趙師容，趙師容雙膝跪在李沉舟身側後一些，雙手置在膝邊，幾綹秀髮散垂在玉也似的臉頰上。

——會不會她也喪失了幾日的機敏？

「搏殺李沉舟、趙師容、柳隨風」，這其中任何一人，如若得手，都足可名動天下！

這不由得「墨最」不怦然動心，何況這個「行動」已完成了一半——「鞠秀山」已死，若此行動的另一半，由他來完成，唐門的大權，就很容易從大哥處奪來。

——「墨最」決意一搏。

就在這時，有一個輕脆而清定的聲音叱道：「二叔！」

× × ×

四川蜀中唐門的老二是唐燈枝。

唐燈枝有個優雅的外號，叫做「佛手千燈」，「千燈」是他的暗器，「佛手」也是他的暗器，「佛手」便是他的一條右臂，他把整條右臂切掉，換了這樣一個隨時可以脫離身體飛襲敵人的「怪手」，而且佈滿了毒。

一個人能把自己一隻手切掉，來變作一樣暗器，這暗器的價值也可想而知了。

李沉舟大意着了他一下，已沾上了劇毒，但李沉舟的內力，非同小可，又藉勢將「佛手」的勁道轉傳到後面「鞠秀山」的身上，「佛手」的毒力滲不入李沉舟體內，不過也被毒力逼住。

李沉舟中毒不深，只是他傷悼於柳五之以身救護，反而沒護住心脈，——唐燈枝也看出了這點，所以他正要冒險一拚。

却突然聽到那一聲叫喊。

× × ×

唐堯舜、唐燈枝、唐劍霞、唐君傷、唐君秋，被稱爲「唐門五老」，唐門的一切外務內政，都是由這五大高手主持，除「唐老太太」，或者傳說中有其人的「唐老太爺子」外，這五個人是唐門中最有權力的五個人。

在青年一代的高手，當然以唐大爲最有號召力，唐朋交遊廣闊，但最高的三個年輕高手，却是唐絕、唐宋和唐肥。他們三人的武功，尤其唐宋和唐絕，絕不在「五老」之下。

然而唐老太太最寵愛唐方。

唐老太太不但是唐門中最有權力的女人，同時恐怕也是武林中最可怕也最神秘的女人，她的性格詭秘，出手向無活口，蜀中見過唐老太太的人，一提她的名字，瞳孔睜大，雙腿發軟，張口結舌。

唐方不喜歡「權力」，但唐老太太的權力無限大，她所喜歡的人，那人無形中也有了「權力」。

唐門着重輩份，但更注重武藝之高低，唯這兩種作用，都比不上唐老太太的頷首或搖頭，唐方在唐門，尤其受「蛇王」之傷，唐老太太爲之親自療癒後，誰都知道唐方是唐老太太最疼的人。

唐方的父親是唐堯舜，唐堯舜又是「唐門」唐老太太以下，最能作主的一個人，唐方此時適至，喊出這一聲「二叔」，唐燈枝不禁一怔。

唐方自己却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喊，她跟趙師容飄然入廳，已驚現怵目驚心的情景，唐門的人，皆已發動，接着下來柳五、四叔齊齊踣地，李沉舟、趙師容悲慟莫名，而二叔便要出手——這瞬息間，唐方腦中的許多事情紛至沓來，又豁然而通，但又大惑不解。

——她明白了爲何唐老太太開始不准她來，後又予她跟蕭秋水相見之故了：若她和蕭秋水重逢，必有幾天歡聚，那便管不了「權力帮」的事！

——如蕭秋水不出手，權力帮在慕容世情和墨夜雨虎視眈眈，難以卵存，而且唐門此役，足足出動了唐土土、唐絕、唐宋、還有唐君秋、唐君傷、唐燈枝等高手，是旨在必成的。

——豈料李沉舟、趙師容、柳隨風的機智武功，還是遠超乎唐老太太的估計。

——可是自己因要暗中窺探蕭秋水和趙師容在一起的情形，所以沒讓蕭秋水知道是自己：可是蕭秋水又因何不來呢？

——當唐燈枝要出手時，唐方知道自己萬萬不能違背家門，但却又想起，李沉舟、趙師容都是蕭秋水的朋友，自己該不該示警呢？

說時遲，那時快，唐方已無暇多思考，便叫了出來。

唐燈枝稍稍一頓。

趙師容已然醒覺。

× × ×

她起來。

她不是站起來，也不是跳起來，卻是「飄」起來。

像一朵雲般「浮」了起來。

唐燈枝一看，眼睛收縮，他知道八成把握巳只剩下了五成。

——他只是有五成把握能殺趙師容。

——沒有八成把握的事，他絕不做。

——何況，還有隨時恢復神智的李沉舟！

——而且他的「佛手」巳發了出去，收不回來了！

——他從來不會算錯，而且凡估計勝負，絕不一廂情願。

所以他立即就走。

而且抓了唐方就走。

這次再不猶疑。

× × ×

柳隨風覺得下身巳失去了感覺。他下半身像藏在雲裏，飄在雲端，風和日麗，美麗的倩影……然後綠意一蕩，好像水邊的一株楊柳，拂醒了他……

隨來的是他腰際一陣刺痛，連胸腹間也麻木了，沒有絲毫感覺了。

他覺得很悲哀。那兒時貧窮的夢魘又來了，他想呼喊，想說話，可是發不出聲音。

他的下顎巳不能動了，很快的舌頭也在脹大中，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只要這痲痹超過了額頂……

他現在一定很難看了……他想，不自覺地又掉下淚來，那過去的種種奮戰、惡鬥一幕一幕地，湧現在他眼前。

那玉琢一般的背影，永遠高雅，他永攀不及，那犬吠聲、孩童聲、岸邊的水柳……他一生都再也觸不及了。……他忽聽李沉舟道：「五弟，趙姊愛的是你。」

柳隨風一震：怎麼！眞的？又想：他怎麼知道？——

眞的什麼都瞞不過他！他爲什麼要這樣說？眞的嗎？……

他心裏一陣喜、一陣驚，痲痹這時巳到了腦部。

他一陣昏眩，覺又一陣無由的辛酸，覺得歡喜……趙師容這時霍然回身，柳五覺得可以接近她了，然而又看不清楚……他想說「我好歡喜」，可惜他巳說不出話來了，一個字都說不出，卻有一個淡如柳絲的笑容——

他死了。

× × ×

趙師容霍然回身。

李沉舟把臉埋在柳五的手裏。

趙師容顫聲道：「你……你爲何這樣說……？」

李沉舟在柳五掌中語不成音：「我……要他安安靜靜的離開……」

趙師容顫着走前兩步：「你……你知我不是……」

李沉舟在掌中抬頭，兩道眉如遠山的龍雲，一揚，注目道：「我知道不是。」

趙師容這才舒下了一口氣，李沈舟又道，沉痛地道：「他一直是我的兄弟，好兄弟，我懷疑錯他了。」

趙師容黯然道：「我也看錯他了。」說着一撕，「剝」地一聲，竟把「鞠秀山」的臉上撕下了一層膜，趙師容赫然道：「這人不是鞠秀山！」

李沉舟沒有動容，道：「水王早就死了，如果他是秀山，就不會在演戲時拿『虎婆』的頭給我了，他跟我這麼多年，斷不會連這一點點也看不出來。」

趙師容驚魂未定，道：「那……這人是誰？」

李沉舟悲痛恨切地說：「便是『毒手王』唐君傷，他不但會殺人，而且精於易容，臉上那層皮，卻確是秀山的。」

他跪在那裏，說：「唐門！我們一直忽略了蜀中唐門！今日權力帮巳是强弩之末，朱大天王那兒也好不多少，我們互拚的結果，卻是唐門日益培養實力，坐大的時候！」

趙師容點頭道：「我們對唐門，一直是低估了。」

李沉舟忽然一聲大喝：「住手！」

這時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與宋明珠、高似蘭尚在勢均力敵，而兆秋息以一人之力對抗墨家八人，雖最厲害的「墨最」不在，但也巳險象環生了。

李沉舟這一聲喝，也沒怎麼大聲，但全場的人也不知怎地，爲之震住，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也不知怎地呆立當堂，終於垂淚抱起了慕容世情的屍身，掉首而去。

從此慕容世家幾一蹶不振，直至百數十年後始能恢復局面。

至於墨家在場的子弟，被那一聲喝不由自主地停了兵刃半晌，其中一人叫墨統，最爲剛介，他運虎撑叫道：「幹嗎要聽這人的話，我們要爲『鉅子』報仇！」另一個使三叉矛的墨乾也嚷道：「是呀！」

話未說完，人影一閃，「砰砰」二聲，他們手中兵器都被打得鋒口反捲，歪曲變形。

李沉舟沉聲喝道：「走！快走！快快回去。丟掉兵器，歸隱江湖，否則就像你們的『鉅子』，或和我的兄弟，倒在地上，永埋黃土？」

墨家子弟本都是百折不撓、足不旋踵的子弟兵，也不知怎的，給李沉舟這一喝之威，卻垂下了兵器，看見地上墨夜雨的屍首，又看見殺墨夜雨的柳五之屍首，墨氏九雄中的墨軍默默地走過去，橫抱起墨夜雨的屍體，默默地踱了出去。

其他的墨家子弟，也垂首默默地魚貫跟了出去。

大廳中只剩下了「藍鳳凰」高似蘭、「紅鳳凰」宋明珠，以及「八大天王」中碩果僅存的唯一「刀王」兆秋息，他們看着柳五的屍體，只覺手足冰冷。

——權力帮一直都有柳五在。五總管在時，十分可怕，他們對之十分畏懼，因爲這人不但會知道你所作的是什麼，更可怖的是，他還可以知道你想什麼。

——可是五公子一旦死了……權力帮還是不是權力帮呢？這人雖然令人提心吊胆，但他們從未試過他不在的帮中生活。

——柳隨風不在，權力帮會不會倒？

他們在這裏想着時，李沉舟也在想：以前他跟帮中的人聯系，或頒發命令，交待執行，都有柳五轉達、候命或執行，使他避免了很多直接的衝突，不必要的磨擦：——然而如果沒有了柳五呢？

他也不知道情況會怎樣，因爲他也沒有試過。

他用「死」來試出柳五的忠心——

但他「活」了，柳五都死了。眞的死了。

他這個試驗代價未免太大。

兆秋息這時震驚地道：「唐君傷冒充鞠水王，想必有段時間，我們絕看不出來，眞是像極了。」

宋明珠道：「唐門要冒充『水王』，定必用了很多心思，而且花功夫來觀察他平日一舉一動，並派遣唐門如此大將深入虎穴，所耗的時間精力不可謂不大。」

高似蘭道：「而且計劃必定在極早……不但在『權力帮』中伏下此殺着，連墨家大弟子『墨最』，也變成了唐燈枝，如此早有預謀……」

趙師容點頭道：「如此苦心孤詣，隱忍多年，所得必大。……可笑我們這些年來還是日見毫毛而不見其睫。」

李沉舟卻問了一句：「蕭秋水怎麼不來？」

趙師容心頭一震，臉上宛似無事地說：「按照道理，他知你出事，沒理由會不來的。」

李沉舟又問：「他會不會巳是唐門的人？」

他知道他妻子心弦震蕩，這卻並不是「看」出來的，而是「感覺」出來的，因爲，他妻子愈是裝假若無其事時，愈是美麗。

趙師容道：「他和唐方？」

李沉舟點頭，「嗯」了一聲。

趙師容嫣然笑道：「不會的，怎會？唐方只告訴我她是唐方？我們便一道來了……他不知道靑衣人就是唐方，若他知曉，才不會讓她跑了……」

說着又輕笑起來。

李沉舟看着地底妻子，有些迷糊，可是他說：「如果蕭秋水不是帮唐門，以他的性格，不會不來的。」

趙師容爲之一怔，半晌才說：「但若蕭秋水和唐門是站在一起，那適才唐方斷沒理由喝止唐燈枝的行動。」

李沉舟也爲之一愣，沉吟一會，還是說：「不過以蕭秋水的武功，沒有人能困得住他，使他不能來的。」

趙師容也一陣迷茫，喃喃說：「就算他不能來……他『神州結義』的兄弟也總會來的……」

就在這時，外面忽然傳來囂鬧聲，以及打門聲。

趙師容仔細聆聽了一會，臉露喜容，說：「他們來的！」

這時李墨一面打一面大呼道：「趙姊、趙姊……妳在那裏？」

趙師容匆匆應了一聲，向兆秋息問：「外面是誰當值？」

兆秋息即答：「是盛江北。」

趙師容笑靨如花，道：「難怪，他們是宿敵。」便要向李沉舟請准出去，李沉舟靜靜地道：「你們都出去罷，我這兒也要靜一靜。」

× × ×

趙師容、兆秋息、高似蘭、宋明珠等等都出去了。

外面的打鬥聲，也息止了下來，換而代之的是溫言說笑的聲音。

不過李沉舟知道，蕭秋水並沒有來，他並不是因爲沒有聽到蕭秋水的聲音，而下此判斷。

而是他感覺得到，蕭秋水並沒有在。

有些人縱然你看不到他的人，聽不到他的聲音，你還是感覺到他在的，不說話卻有千言萬語，未看見卻頭大無朋，蕭秋水就是這種人。

——蕭秋水爲什麼不來？

難道他看錯了蕭秋水嗎？李沉舟如此尋思。

他是第一個看重蕭秋水，不過也很可能第一個看錯了他？

——蕭秋水。唐方。

——唐門的人！

李沉舟跪下來，在他身體巳開始僵硬的兄弟朋友的屍首旁跪了下來，然後輕輕握住了他的手。

他好多年沒握這一雙爲他開路的手了。他握住的時候，才發現室外的太陽金黃澄澄的，葉子也轉枯了，再過不多日子，就快下雪了。

柳絲拂在江南岸那邊。

這邊卻欲雪了。

他這時想到的，倒不是跟柳五出生入死的情景，而是在腦海中偶然一閃而逝的，是些無關重要的片段：在他還沒有成名的時候，他去拜訪一些名家，隱忍藏鋒，受那些人的忽視與奚落，柳五在一旁，歷歷在目，盡都看見過，但沒有安慰他，卻髮綹覆在額上。

又在他藉藉無名的時候，訪謁一些前輩，得他們慧眼識重，推許莫巳，柳五也沒說什麼，但眼睛發着亮，好像在說：你看，我的老大……

想到這裏，李沉舟心頭始覺一陣辛酸，正式感覺到，柳五死了，他是最寂寞的了……

帮中的人，背叛的背叛，變節的變節，異離的異離，戰死的戰死……

以後說起權力帮苦鬥的歷史，後人也所知不多……

一生的奮鬥，彷彿也遼遠了，這樣的一位兄弟，也巳經撒手塵寰了……。

……人生眞是寂寞如雪。（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御用殺手（一）

一柄檀香劍

玉骷髏

夜已深。

明月在東天，霧方濃，高崗上那株松樹霧氣月光之中，彷彿就方從天外飛來，又隨時都會飛去。

人也是，那個人盤膝坐在松樹下，亦披着月光，一身白衣以至整個身子都迷迷濛濛，看來甚至比那株松樹還要虛幻，簡直就像是霧氣凝成，風一吹，便會萬縷千絲般飛散。

高崗上風急，吹起了那個人的衣袂頭髮，却沒有將他吹成千絲萬縷。

白衣如雪，黑髮緞子般披下，並沒有束起來，瀟洒飄逸，可是那張臉，却給人非常眞實的感覺。

那簡直就用刀以石刻出來，眉毛疏硬，眼睛尖長，鼻子挺直，嘴唇一綫，每一分每一寸都是那麼鮮明，那麼尖銳。

他看來還很年輕，神態却像是高峯上千年未化的冰雪，森冷而無情。

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個小小的紫金鼎，燒着檀香，淡淡的檀香氣味。遠飄崗外。

紫金鼎上橫着一枝劍，以檀木爲鞘，劍却在鞘內，看不到是否也以檀木削成。

月圓霧濃，人看來更顯得孤獨。

× × ×

霧更濃，整座高崗彷彿已飄浮起來。

白衣人若無其事，垂目如故，一些反應也沒有。

瘋狂亂殺人

急風倏的吹來了衣袂聲，霧陡開，兩白衣童子飛也似往崗上掠來。

他們年紀相若，相貌亦有些相似，裝束完全一樣，左面的一個，手捧着一個錦盒。

白衣人還是毫無反應。

那兩個白衣童子一直掠到白衣人面前，才停下脚步，欠身齊呼：「公子——」

「事情怎樣了？」白衣人終於張開眼睛，目光與語聲同樣冰冷。

「很順利。」左面的白衣童子跪下，雙手將錦盒奉上。

白衣人却一拂袖，一聲：「好！」接問：「水仙是否仍然在百花院。」

右面白衣童子點頭，應聲道：「走不了。」

「很好——」白衣人探手一掠風吹散了的頭髮，隨即站起身子。

他坐着倒不覺得，這下站起來，才知道比一般人高出很多。

右面白衣童子接將紫金鼎上那枝劍捧起來，左面那個童子將錦盒往腰帶一掛，亦騰出雙手，抱起那個紫金鼎。

白衣人也就在檀香氤氳中，兩個白衣童子左右侍奉下，離開了這座高崗。

× × ×

夜更深。

百花院笙歌已絕，大部份的院落仍燈火輝煌，却一片靜寂，一聲嘻笑也沒有。

在一間青樓來說，這個時候這樣的靜

寂，實在是一件很反常的事情。

更鼓聲突響。

三更三點，鼓聲才落下，那些房間的門戶就一齊無聲的打開，現身出來的，是一個個黑巾蒙面，手執長刀的黑衣人。

刀鋒上血跡未乾，在他們出來的房間內，已一個活人也沒有，都是一刀致命。

他們絕無疑問，都是殺人的好手，每一個都能够把握住那刹那，在對方呼叫之前，將刀送入對方的咽喉。

由進入到行動結束，他們只有半個時辰，以半個時辰來觀察刺殺的對象，作出決定的一擊，實在不算多，但對付的是沒有武功的對手，却應該足够有餘。

對於百花院的環境他們顯然都十分清楚，一現身，立即向當中那座小樓掠去，在極短的時間將那座小樓包圍起來。

他們却沒有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只是包圍在外。

空氣中不知何時多了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步履聲響處，兩個白衣童子一捧劍，一捧鼎走了進來。

然後就是那個白衣人。

檀香入鼻，那些黑衣人的目光都緊張起來，屏息靜氣，望也不敢望那個白衣人一眼。

那個白衣人的身份絕無疑問是遠在他們之上，他踏着花徑走來，走得並不快，從那些黑衣人當中走過，在那座小樓之前三丈停下。

一個黑衣人立時從旁邊花叢中轉出，一欠身。「公子，只剩下這座小樓。」

「水仙在？」

「秦步歌也在？」黑衣人恭恭敬敬回答。

「哦？」白衣人目光一寒：「怎麼看不見。」

黑衣人會意，一頷首，倒退了一步，霍地一揮手，那些黑衣人紛紛從隱蔽處現身出來，一揚手，「颼颼颼」破空聲響，飛出了一條條相連着鍊子的鐵鈎。

那些鐵鈎曳着鍊子毒蛇般飛舞在半空，落下，「篤篤篤」地釘鈎在門窗之上。

發施號令的那個黑衣人接一聲暴喝：拉！」百十條鍊鈎應聲被拉得筆直，那些黑衣人隨即手抓鍊子，倒飛了出去。

木碎聲立响，那座小樓的所有門窗，只要是木造的全都給拉得一塊塊飛起來，眨眼間，只剩下幾條支柱，樓中一切都畢露無遺。

一切的陳設絕無疑問都花過一番心思，也非常整齊，流蘇帳高掛紫金鈎，枕被未亂，作爲一個青樓紅人的房間，又是有客的時間，亦未嘗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這個百花院的紅人水仙現在就畏縮在秦步歌的懷中，一身衣衫雖未亂，心情已顯然有如亂草，面色蒼白，一雙眼充滿了恐懼。

秦步歌的心情亦亂草一樣，可是他的身子仍挺得筆直，一雙手亦始終那麼穩定，左手緊摟着水仙，右手握在一只酒杯上。杯中滿載着美酒，放在這邊那張雕螭桌子上。

秦步歌今夜本是一心尋歡作樂到來，却連這第一杯的酒也沒有喝下。

只因爲他才坐下，水仙便告訴他那件事。

一件既秘密，又可怕的事。

他知道水仙還不太懂說謊，那種謊話也絕不是水仙這種人能够編出來。

若那眞的是謊話，反而就簡單得多，最低限度他可以一笑置之，現在他却是連笑也笑不出來。

他當然知道事態嚴重，所以他第一個念頭就是立即帶水仙離開，可惜他生出這個念頭，就發覺已經太晚。

樓外的靜寂，是一個因素，三更三點的鼓响也是，到檀香味入鼻，他更就連一個字也都不想說了。

他只是站起身，伸手摟住了水仙，冷冷的靜看周圍門窗木壁一一飛開。

水仙看見秦步歌站起來，並不知道是什麼回事，看見第一塊木板飛脫，才知道危機迫近，似受驚的兔子一樣縮入秦步歌的懷中。

秦步歌是她所有客人中最喜歡也是最信任的一個，所以今夜她才會將秦步歌請來。

她看過秦步歌鐵拳開碑裂石，一柄長刀揮舞起來，水潑不透，在她心目中絕沒有秦步歌解決不來的事情。

她却是第一次看見秦步歌這樣緊張。

× × ×

酒已冷，秦步歌的目光更冷，彷彿已冰凝。

周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們兩人的身上，沒有人動手，也沒有人作聲。

夜風吹透，燈光搖曳，秦步歌的目光彷彿亦被風吹動，突然一閃。

也很突然的，他霍地舉杯，將杯中冷酒一下盡倒進嘴裏。

冷酒刀一樣插入他的咽喉，他的眼睛陡然亮起來，手一揮，「叮噹」將杯擲碎在地上，再擺手。「你們可以動手了。」

那些黑衣人沒有理會，秦步歌目光一轉，落在那個白衣人面上。「獨孤無樂，他們是不是在等你的命令。」

白衣人一點頭：「不錯。」

「請——」

獨孤無樂還是沒有下命令，上上下下打量了秦步歌一遍。「人人都說你是一條好漢，今夜看來，果然不錯。」

「不必多說廢話。」

獨孤無樂還要說：「水仙的事本來與你無關，可惜你人在這裏。」

「那件事她已經清楚告訴我。」

「告訴與否並不是問題。」

秦步歌目光一寒一掃。「你將這百花院的人怎樣了？」

「那件事水仙既然已告訴你，我們的行事作風，你應該比水仙更清楚。」獨孤無樂轉問旁邊那個黑衣人：「今夜這裏本來一共有多少個活人？」

「一百八十七個。」

「現在呢？」獨孤無樂再問。

「只剩兩個了。」黑衣人目光落在秦步歌和水仙的身上。

水仙面無人色，秦步歌倒抽了一口冷氣。「好狠！」

獨孤無樂忽然道：「給他那錦盒。」

旁邊那個捧着紫金鼎的白衣童子立即縱身掠入樓中，將腰繫那個錦盒解下，放

在那張彫蟵桌子上。

他看似不將秦步歌放在心上，可是，將錦盒放下的時候，眼睛還是盯穩了秦步歌。

「放心——」秦步歌忽然一笑。「現在我絕不會殺你。」

白衣童子悶哼一聲，將錦盒揭開，倒翻回去。

獨孤無樂即時道：「他還是一個童子，胆子難免小一些。」

「我看已不小的了。」秦步歌目光落在錦盒內。

腥紅的墊子上放着一隻斷手。

是左手，中指上套着一隻有一個骷髏頭的玉指環，刻工精細，栩栩如生。

那隻斷手的血已流盡，呈現出一種死魚肉也似的慘白色。

水仙忍不住亦看了一眼，一看之下，脫口一聲驚呼。

秦步歌抱得水仙更緊，冷笑。「是祖尙的手？」

「你應該認得出那顆玉骷髏。」獨孤無樂重重的一頓。「祖尙立過不少功，是一個很有用的人，但犯了戒條，還是要接受懲戒。」

秦步歌連聲冷笑。「比起百花院的人命，一隻斷手又算得什麽？」

獨孤無樂點頭。「雖然算不了什麽，在水仙也應該瞑目的了。」

「我……」水仙只是說出這個字便已說不下去。

秦步歌一皺眉，忽然道：「好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你們也害怕？」

獨孤無樂一笑。「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難怪你們的底細，一直都那麽秘密了。」

「知道的外人，以我所知，還沒有一個能够活下來。」獨孤無樂又是一笑。「你們當然不會例外。」

他的笑容與語聲同樣陰沉。

秦步歌還未答話，水仙已望着他哀聲道：「秦爺，你不必爲我求情。」

「我不能不承認方才說的都是廢話。」秦步歌伸手輕撫水仙的秀髮。

「只是連累了秦爺……」水仙的眼淚流下。

「傻孩子——」秦步歌目光再轉，語聲一沉。「飄香一劍俠名滿江湖，想不到原來是這樣一個人。」

「盜名欺世之輩，豈非多得很。」獨孤無樂右手一伸。「劍！」

捧劍童子忙將劍送上。

獨孤無樂手一落，「嗆」一聲拔劍出鞘。

那枝劍雖然以檀木爲鞘，劍鋒都是精鋼打就，寒光奪目。

秦步歌目光落在劍上。「好劍，只不知劍術是否傳言一樣？」

「你也許有機會知道。」獨孤無樂倏的屈指一彈，「嗡」的彈出一聲龍吟。

百數十條相連着鐵鈎的鐵鍊立時四方八面向樓中飛進去！

水仙驚呼，秦步歌暴喝，猛一脚將那張彫蟵桌子踢起來！

桌子迎向飛來的鐵鈎，也迅速在鐵鈎下粉碎。

秦步歌接將水仙推到床上，雙手一探，抄住了兩張椅子，上下飛舞，擋住了其他鐵鈎。

一枝枝鐵鈎被震開，雙手亂抓，「錚錚」的各抄住了三枝鐵鈎，往後一奪！

驚呼聲中，除了一個黑衣人及時將手鬆開，其他五個都連人帶鈎鍊被他拉得飛了進來！

秦步歌立即迎前，雙拳齊出，「蓬蓬」兩聲痛擊在兩個黑衣人的胸膛上。

那兩個黑衣人的胸膛立即塌了下去，身子都飛了起來，倒飛出樓外！

秦步歌翻身接一脚將另一個黑衣人踢上屋頂，撞碎承塵，再一個翻身，怒鵰一樣雙手一探，劈胸將其他兩人抓住舉起來。這時候十多個黑衣人已棄鈎揮刀，分從不同的方向衝進，亂刀疾砍了下去！

秦步歌雙手疾將抓住的那兩個黑衣人推了過去，刀光血影中揉身撲上！

那些黑衣人視如不見，將撞上來的同伴以刀撞開，再刀斬秦步歌。

更多的黑衣人緊接殺進來，一聲也不發，手中刀分從不同的角度斬向秦步歌的要害，他們絕無疑問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出刀既快且狠。

秦步歌的刀更快，那些黑衣人連他什麽時候拔刀也看不出，「唰唰」的已經有兩個被他立斬刀下！

匹練也似的刀光接抹進另一個黑衣人的咽喉，秦步歌一聲叱喝，連人帶刀倒飛而回，凌空一刀將撲向水仙的一個黑衣人斬殺，再一個盤膝，擋開了隨後劈來的七刀！

那些黑衣人知道秦步歌的弱點所在，立時分成了兩批，一批纏住秦步歌，一批向水仙襲擊。

秦步歌要兼顧水仙，不由手忙脚亂。

水仙看得很淸楚，也知道眼前是怎樣的一種形勢，她本來很恐懼，現在却已被憤怒代替，顫抖着突然道：「秦爺，不要管我，你走，快走！」

「要走早就走，水仙，秦步歌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秦步歌笑說着，又將兩人斬殺刀下。

「我知道秦爺不是，但秦爺若是死在這裏，又還有誰知道那是怎麽一回事。」

「總會知道的——」秦步歌大笑。「天下間根本就沒有永久的秘密。」

水仙歎了一口氣，突然疾撲了出去，撲入刀光中，秦步歌連拉都拉不住，驚呼未絕，水仙已經被亂刀斬殺！

血激濺，秦步歌的眼睛亦紅了起來，嘶聲大聲，揮刀衝前！

刀光閃電般飛射，到他的叫聲停下，周圍十三個黑衣人無一倖免，盡被他斬殺刀下！

他身上亦挨了幾刀，鮮血濕透衣衫，汗流披面，突然又大笑。「獨孤無樂，還是你親自動手的好。」

「快刀秦步歌果然名不虛傳！」獨孤無樂冷冷的一笑，頎長的身子颼的射出，人與劍合成一道飛虹射入樓中！

秦步歌的身形同時展開，却不是迎向獨孤無樂，是一旁疾竄了出去。

「砰砰」的兩個要阻截的黑衣人被他

以刀柄手肘撞飛，他翻身從一條柱子旁邊掠過，探手將散落在那裏的那隻載着骷髏指環的斷手拾起來！

兩柄長刀迅速左右斬至，秦步歌擋一刀，閃一刀，旋身飛脚，將那兩個黑衣人踢向追上來的獨孤無樂。

獨孤無樂視如不見，兩個黑衣人迎上他，立即被撞飛！

他的劍勢却未絕，追刺秦步歌！

十三柄長刀同時攔住了秦步歌的去路，秦步歌一刀盤旋，接下十三刀，已嗅到一陣淡淡的檀香味，他想也不想，矮身橫竄向樓外！

獨孤無樂的劍裂衣而過，接連三劍，秦步歌整個後背都露了出來！

秦步歌再一竄，一轉，轉進了一條柱子後，獨孤無樂接來的一劍眼看就要刺在柱子上，却就在那一刹那停下來，停在柱子前兩分不到之處。

這個人的劍術無疑已到了登峯造極，收發隨意的地步。

他沒有追前，突然冷笑。「在我的面前，你難道就只懂得逃命？」

「應該逃命的時候，我就只懂得逃命！」語聲一落，秦步歌就貼着柱子拔起。

獨孤無樂同時拔起，一拔兩丈，突然出劍，奪的刺入那條柱子！

劍穿柱而過，間髮之差，秦步歌身形一翻，凌空伸手，正好搭上飛簷，順勢一縮，竄上瓦面！

獨孤無樂一脚即時蹬在柱子上，身形颼的倒飛，劍拔出，「嘩啦」一聲，連人帶劍撞碎一爿瓦面，射了出去！

秦步歌方掠上瓦面，前面一丈不到的瓦面就飛裂，獨孤無樂在瓦礫紛飛中冒了出來！

他的刀急削向前去，削出是一刀，削到獨孤無樂身前，已變成十二刀！

獨孤無樂人劍騰空一翻再翻，連閃十二刀，檀香飄飄中，一劍回刺入空門，直迫秦步歌咽喉！

秦步歌大驚，斜退丈八，仍然擺脫不了那一劍，身形急一縮，滾下瓦面，手一探，凌空懸在飛簷上。

七枝鐵鈎曳着鍊子連隨就向他飛來！

獨孤無樂劍住下一劃，那一爿瓦面迅速斷下，秦步歌的身形幾乎同時離開飛簷，從鈎鍊中飛過，疾蕩了出去。

這一蕩遠逾三丈，他半空連翻三個觔斗，落在院中一座假山上！

幾個黑衣人立即連人帶刀斬殺上來，獨孤無樂的一劍更快，閃電般從瓦面射出，急射向假山上的秦步歌！

秦步歌的動作根本就沒有停下，再從假山上掠起，掠向那邊的短牆！

獨孤無樂假山上脚尖一點，迅速追掠上短牆，刺出了一劍！

秦步歌身形方離短牆，劍已經刺入了他的左肩一寸，獨孤無樂的劍只要再快上一些，絕對可以將他的左肩洞穿！

他的左肩迅速脫出了劍尖，身形一滾，竄入了花木叢中。

那一叢花木立即被劍光絞碎，秦步歌却已竄出來，竄入了一個房間，反手將門掩。

獨孤無樂緊接破門而入，秦步歌已穿窗而出。

窗外响起了一聲慘叫，獨孤無樂奪窗追出，只見一個黑衣人倒在地上，秦步歌已經不知所踪。

那邊不遠的另一個房間的窗戶在搖動，獨孤無樂身形一動，追了過去。

房間內只有一個妓女的屍體，獨孤無樂身形一轉，掠了出外。

十多個黑衣人奔了過來。

「姓秦的可見？」獨孤無樂急追問。

「不見。」都是這樣回答，緊接趕來的也一樣。

「看來我還是低估了這小子。」獨孤無樂面色一沉，喝道：「搜！」

那些黑衣人應命散開，獨孤無樂身形烟花火炮般射上半空，瓦面過瓦面，幾個起落，停留在最高的一幢屋脊上。

居高臨下，整座百花院都在他眼底，無論那些黑衣人在何處找到了秦步歌，他自信一定能够在秦步歌再躲藏之前將他截下。

急風吹起了他的衣髮，他的身子已隨時準備卸風飛出。致命的一劍也已蓄勢待發。

× × ×

半個時辰搜索下來，秦步歌仍然不知所踪，獨孤無樂人劍雖然還是呼之欲出，氣勢已弱。

四個黑衣人分從東南西北急掠而至，再一掠，上了瓦面。

獨孤無樂却仰首天望。「所有的地方你們都搜過了？」

——只要是能够藏人的地方，都已經徹底搜淸楚。

話雖然各異，四個黑衣人所說的都是這意思。

獨孤無樂非獨不生氣，反而笑起來。「他實在不該走的。」

四個黑衣人齊皆倒抽了一口冷氣。獨孤無樂目光一落，一轉。「秦步歌的朋友據說多得很。」

「相識滿天下。」回答的黑衣人垂下頭。

「我只要這周圍百里的他的好朋友的名單。」獨孤無樂從容將劍挑起來。「事情到這個地步，已經够複雜的了。」

「公子放心，秦步歌一定逃不出這周圍百里。」另一個黑衣人回答。

獨孤無樂以劍脊壓着鼻尖，彷彿在考慮什麽，又彷彿只是在嗅着那股檀香味。「我就是因爲太放心，事情才變得這樣複雜。」

語聲一落，劍「叮」的入鞘，獨孤無樂有如卸風，飄然從屋脊上掠下來。

四個黑衣人緊緊相隨。

獨孤無樂身形一頓，忽然問：「我們現在應該到那裏去？」

「萬勝鏢局。」四個黑衣人這一次異口同聲。

× × ×

萬勝鏢局是周圍百里首屈一指的大鏢局。

秦步歌是萬勝鏢局的副總鏢頭，名氣却遠在總鏢頭鐵掌金鏢魏大中之上。

一說到萬勝鏢局，江湖上的朋友第一個省起的就是秦步歌，其次才是魏大中，

有些甚至不知道萬勝鏢局還有魏大中這個人。

對於這一點，魏大中向來都不在乎，他從來就沒有否認他的武功比不上秦步歌，也很明白萬勝鏢局沒有秦步歌，保的鏢就難再萬無一失。

在江湖朋友面前他也從不否認萬勝鏢局的威名完全是秦步歌拚命掙回來，而只是自誇獨具慧眼，找到了一個秦步歌這樣的副總鏢頭。

在他的口中，秦步歌與他一向都是最好的朋友，情同手足，是生死之交。

一直到今夜突然醒來，他才突然發覺秦步歌與他的感情還未到這個階段，不過是很普通的朋友。

多年來他一向習慣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下睡覺，所以燈一亮，他立即驚醒。

然後他就發覺房間內已多了一個人，一聲：「誰？」他的手就抓向床邊掛着的鏢囊。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發現那兩扇緊閉的房門上竟多出了一個人形的大洞，在洞前堆着砂土一樣的一堆木屑。

他所有的動作立時僵結。

獨孤無樂的左手仍捏着那個火摺子，搖曳的燈光火光中，他雖然一臉笑容，看來也顯得有些詭異。

「你的武功雖然比不上秦步歌，但無論如何，比秦步歌要聰明。」他的語聲尤其陰森。

魏大中望着獨孤無樂，抓向鏢囊的手已縮回去。

一縷檀香的氣味即時從門外飄進來，魏大中鼻翅一動，面色蒼白了起來。

獨孤無樂笑問：「你已經想到我是什麼人？」

魏大中看便要點頭，但結果却搖頭。

獨孤無樂笑接道：「我想向你打聽一件事。」

「小人知無不言。」魏大中的語聲顯然是在顫抖。

「秦步歌有什麼親人在附近？」

「不……」魏大中一個「不」字剛出口，獨孤無樂已然笑問：「你是要說不知道？」

「不，不是……」魏大中牙齦打震。

「我也相信你的記性不會這樣壞。」

「他只有一個……妹……」

「一個妹妹？」獨孤無樂接問：「住在那兒？」

不待魏大中回答又問：「是不是鏢局這裏？」

「不……她從來就討厭她的哥哥做這種工作。」

「有意思。」獨孤無樂含笑點頭。「秦步歌對這個妹妹好不好？」

「好……好得很。」

「那當然時常有在你面前談到她。」

魏大中點頭，獨孤無樂笑了笑。「我很想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晶晶……」

「這名字還不錯。」獨孤無樂一頓追問：「到底住在那兒？」

魏大中囁嚅着看了看獨孤無樂，看到的仍然是一張笑臉，那種笑容却令他不寒而慄。

「好像一個你這樣的聰明人，沒有理由記性突然變得這麼壞。」獨孤無樂顯得很担心。

「百家集！」魏大中叫出來。

獨孤無樂手中的火摺子已熄滅，隨手丟在魏大中腳下。「你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合作的人，秦步歌與你恰好相反，眞奇怪，你們竟然會走在一起。」

魏大中苦笑，獨孤無樂突然問：「你眞的不認識我？」

「眞的不認識。」魏大中搖頭。「好像我這樣沒有記性的人，一定很快就會忘了這件事。」

獨孤無樂又笑笑。「你方才的記性還不錯。」

「那完全是因爲嗅到了檀香的氣味，相信以後不會再嗅到的了。」魏大中以哀求的目光望着獨孤無樂。

獨孤無樂半轉過身子。「你放心，我保證你以後絕不再嗅到檀香的氣味。」

魏大中大喜，可是心念再一動，面色又蒼白起來，也就在那刹那，獨孤無樂的劍嗆啷出鞘，回身刺了過去。

劍一現，檀香的氣味更濃。

魏大中驚呼，偏身一把抓住了那個鏢囊，手再翻，十二枚金鏢飛射獨孤無樂。

閃亮的金光交織成一道嚴密的金網，「錚錚錚」的突然裂開，獨孤無樂一劍從四散的金光中穿過，刺向魏大中的咽喉！

魏大中暴退，雙掌陡拍，「錚」的將刺來的一劍夾在雙掌之中。

「鐵掌金鏢，不錯——」獨孤無樂一笑，凌空拔起！

魏大中的身形亦被帶動，疾往上飛起來，「嘩啦啦」暴响，瓦面被撞開一個大洞，兩人一齊飛出去，却只得魏大中一個落下來。

他的雙掌十指盡斷，鮮血淋漓，咽喉上亦變了一個劍洞，血却還未來得及流出來。

瓦礫碎片灰塵灑滿了他的一身，他沒有在乎，也不能在乎。

那一劍若不致命，獨孤無樂也不會仍然留在瓦面上。

急風吹起了他的衣袂，也將他吹離萬勝鏢局，只留下一抹淡淡的檀香味。

夜色這時候更深沉，距離黎明已經不遠。

× × ×

拂曉。

山林中冷霧迷離，到處鳥聲啁啾，多却並不亂，但突然大亂。

冷霧激盪，秦步歌箭一樣破霧而來，挨着他的樹枝紛紛斷下，羣鳥驚飛。

他的眼睛佈滿了紅絲，身上的血漬與汗漬混成一片，血流得雖不多，汗彷彿已流盡。

他跌跌撞撞奔來，氣力彷彿亦所餘無多，逃出了百花院之後，根本就沒有休息過。

在他的面前有一條小路，盡頭有一間小屋，門仍然緊閉。

秦步歌破門而入，一頭幾乎撞在一枝鐵叉上。

那支鐵叉握在一個中年壯漢的手中，已準備刺下，看見進來的是秦步歌，才沒

有刺出。

他反手扶住了秦步歌。「小秦，出了什麼事？」

秦步歌一把推開他，衝到那邊牆下的水缸前面，一頭藏在水缸裏，大大的喝了幾口。

那個壯漢只看得呆住。

秦步歌旋即一轉身，在水缸旁邊坐下來，放開手腳，拚命的喘了幾口氣。

水珠從他的頭髮不停滴下，他沒有理會，看着那個壯漢，喘息着道：「花豹，快走！」

花豹一面的疑惑之色。「到底是……」

「一面走一面說！」秦步歌一下跳起來，立即外奔。

花豹忙追了上去。

屋子裏掛滿了好些野獸的毛皮，這花豹看來只是一個獵戶。

事實也是，花豹金盤洗手以來，已經過了差不多四年的獵戶生活。

在四年之前，他還是一個大盜，他曾經多次要動秦步歌的鏢，與秦步歌本來是敵人。

他們的交情就是打出來的，到最後一次，他終於服了秦步歌，亦因此而退出江湖。

這四年以來他的日子一直過得很開心，遠比做大盜的時候要快樂。

秦步歌很多時都來找他喝酒，這一次知道秦步歌絕不是爲了喝酒而到來，他也從未見過秦步歌這樣狼狽。

他知道那必定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可是到他聽完了秦步歌的話，仍然大吃了一驚。

事情的嚴重，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 × ×

「花豹，我要你替我去做一件事。」秦步歌終於說到他來找花豹的目的。

「與你聯手去對付他們？」花豹一些也不顯得慌張。「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以你我的能力去對付他們，只不過以卵擊石。」

「能够擊痛他們也不錯。」

秦步歌搖頭。「我現在有一件事必須去做。」

「你要我怎樣？」

「替我將這隻斷手交給一個人。」秦步歌從懷中取出那隻手來。

花豹目光落下。「祖尚的手？」

秦步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隻骷髏玉指環莫要失了。」

花豹將斷手接過，點頭。「你要我送給……」

秦步歌歎息。「你應該知道。」

花豹再點頭。「能够解決這件事的相信就只有他了。」一頓再問：「還有什麼話要我轉告他？」

「只是那些。」秦步歌一拍花豹的肩膀。「揀小路走，別讓人認出你。」

花豹「嗯」一聲。「我知道那些人的可怕，你要到什麼地方？」

「百家集。」秦步歌一咬牙。「也許去不到，也許去到已太遲，但無論如何我都要去。」

「我明白。」花豹想了想，「那邊的小鎭有馬賣，你身上可有……」

「銀子我有帶着，雖然不太多，應該足够。」秦步歌又拍了一下花豹的肩膀。

花豹忽然裂開嘴巴一笑。「希望很快見回你。」

秦步歌亦自一笑。「你也要保重。」

花豹沒有多說，轉身往另一個方向奔去。

秦步歌只是一瞥，亦趕自己的路，那疲倦彷彿已經完全消除。

× × ×

入夜，秦步歌飛騎奔入百家集。

每一次，他的心情都非常輕鬆，就是這一次，猶如壓上了千斤重鉛。

一路上，他已經換了三匹馬，現在胯下這一匹，亦已經口吐白沫，隨時都可能倒下。

秦步歌整個身子都伏在馬鞍上，不時的叱喝催策，那雙手已經被韁繩擦破，聲音亦已嘶啞。

馬終於倒在一座小莊院的石階前面，秦步歌亦差一點一交栽倒。

他的右手往地上一按，身形斜斜掠上了莊門滴水飛簷，一滾，已進了莊院。

那是一個小巧的院子，一叢翠竹，幾簇芭蕉，小徑的兩旁，栽着好些花木，淡淡的散着花香，說不出的幽靜。

秦步歌落在花徑上，才放下心來，脚步却沒有停下，一面奔前一面高呼：「晶晶，晶晶！」

沒有人回答，可是一進花徑前面那座小廳子，秦步歌就看到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女孩子，背坐在對門屏風的前面，手支着几子，半側着頭兒。

長長披下的秀髮，淡青如烟霞的衣裳，一切在秦步歌的眼中，都是那麼熟悉。

「怎麼，又在生哥哥的氣了。」秦步歌撥了撥頭髮，再整整衣衫才再走近來。

晶晶一直都沒有回頭。

秦步歌接道：「不要再小孩子脾氣了，哥哥闖了禍，你立即收拾簡單衣服，跟哥哥離開。」

他說得很認眞，晶晶仍然毫無反應，這與平日顯然不同。

平日晶晶儘管不高興，到秦步歌低聲下氣，就會軟下心腸來。

她本來就是一個很溫柔的女孩子。

秦步歌沒有在意，突然在意，他的手已按在晶晶的肩頭上，那刹那突然像給毒蛇咬了一口，驚懼的往後一縮。

觸手冰冷，一股寒意接從秦步歌的心底冒了上來，他半身一旋，轉到晶晶的面前，然後整個人怔住。

晶晶的眼睛睜着，充滿了恐懼，面色蒼白得怕人，體內的鮮血彷彿經已流盡。

鮮血從她的咽喉流出來，染紅了她的胸襟，雖然未乾透，但已經開始凝結。

在她的咽喉上只有一道寸許的傷口，彷彿仍透着一縷檀香味。

秦步歌一怔突然撲前，雙手抓住了晶晶的肩膀，嘶聲叫起來：「晶晶——」

死人當然不會回答。

秦步歌接將晶晶抱入懷中，目眦迸裂，眼淚就奪眶而出，身子不停在顫抖。

他的咽喉「格格」的作响，但始終沒有哭出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霍地將晶

晶抱起來，嘶聲大叫：「獨孤無樂！」

聲震屋瓦，灰塵亦被震得簌簌落下。

「獨孤無樂，你給我滾出來！」他的身子一面轉，一面叫過不絕。

整座廳堂好像都在他的叫聲中震動，好像隨時都會塌下來。

一幅牆壁終於塌下來，却露出一個人形的洞，獨孤無樂就出現在這個洞中。

秦步歌緩緩的轉過身，盯着獨孤無樂。「好，你到底出來了。」

獨孤無樂悠然道：「我根本就沒有逃避你，你應該知道，你我到底那一個是獵人，那一個是獵物！」

秦步歌大聲叫道：「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找我就是，爲什麼連我的妹妹也不放過？」

獨孤無樂冷冷的一笑。「我們的行事作風，你不是不清楚，在百花院那兒我們亦已說得很明白。」

秦步歌鐵青着臉，身子抖得更厲害。

「我早就提醒過你了，可是你仍然要走。」獨孤無樂搖搖頭。「事情本來很簡單，因爲你，才變得複雜起來，很多本來活得好好的人現在都要死了。」

秦步歌吼道：「你們到底還殺了什麼人？」

獨孤無樂反問：「這周圍百里，你一共有多少朋友？」

秦步歌一呆。

「這相信我們比你還要清楚。」獨孤無樂又一笑，「黃泉路上你是絕不會寂寞的了。」

秦步歌眼角肌肉不停在抽搐，嘴唇已被咬得流出血來，他將晶晶的屍體小心在桌子上放下，才再轉過身來。盯着獨孤無樂，忽然問：「是誰告訴你，我有一個妹妹在這裏？」

「魏大中！」獨孤無樂並沒有隱瞞。

秦步歌慘笑。「我早就知而這個人骨頭軟。」

「我比你更討厭那種骨頭軟的人。」

秦步歌霍地瞪大眼，望着獨孤無樂。「你雖然殺了他，我並不感激你。」

「我明白你的意思。」獨孤無樂點點頭。「一個人生死關頭，無論他做出什麼事情，都是值得原諒的。」

「不過他應該知道你們是怎樣的一種人。」

「他若是有你一半聰明，應該什麼也不說，可惜就連你，也不見得是一個聰明人。」

「我的確不是！」

「但目前，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只有一條路可走。」

「死路！」秦步歌的右手已在刀柄之上。

獨孤無樂接問：「你出來，還是我進去？」

秦步歌冷笑。「這又有什麼分別？」

「沒有——」獨孤無樂神態平淡。

「那就請進來！」秦步歌顯然已完全冷靜下來。

獨孤無樂笑一笑，並沒有進入，反而退出去，堂外同時亮起來。

是火光，一個個黑衣人手執火把從暗處閃出，迅速將火把燃亮。

秦步歌沒有動，右手緊握在刀柄上。

所有的窗戶刹那被撞開，秦步歌「嗆啷」拔刀出鞘，只待進一個，殺一個，進兩個，殺一雙。

進來的却不是人，是火把！

無數火把從外面擲進來，很多東西迅速被燃着，又是秦步歌意料之外。

他揮刀砍下了擲到身上的幾枝火把，心頭的怒火都已被挑起來，仍然沒有動。

火把繼續不停的擲進，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秦步歌呆看着那熊熊的烈火，胸膛不住起伏。

他的目光最後落在晶晶的屍體上，眼中孕滿了淚水，霍地回頭，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怒吼！

怒吼聲中他連人帶刀向堂外衝去！

× × ×

獨孤無樂等候在門外，雙手捧劍，衣袂頭髮在夜風中飛舞。

堂中的火燒得越猛烈，他的眼神便越冷靜，嘴角始終含着一絲森冷的笑容。

百數十個黑衣人在他的前面弧形擺開，長刀在手，蓄勢待發。

火光閃動，秦步歌終於衝出來。

那刹那，最少有十柄長刀，疾砍了上去！

秦步歌怒吼不絕，刀狂劈，拳痛擊，包圍着他的黑衣人一個個飛開。

其他的繼續衝前，長刀亂砍，喝叱連聲，火光中，那一道道的刀光奪人眼目！

秦步歌拳出連環，刀快如閃電，一口氣衝前三丈。

十四個黑衣人倒在他的拳刀之下，他的身子亦挨了八刀，但他終於衝出了包圍，衝向獨孤無樂。

獨孤無樂的劍已經在等着他，「嗡」的一震，洒出漫天劍芒，當頭網下！

秦步歌揮刀亂劈，看似雜亂無章，事實正是他快刀的精粹！

劍網被快刀斬開，秦步歌人刀迫前，獨孤無樂急退一丈，四個黑衣人左右齊上，長刀截住了秦步歌的去勢！

獨孤無樂即時掠回來！

秦步歌暴喝：「滾開！」接連兩刀，搶在兩個黑衣人的刀劈到前，將那兩個黑衣人砍倒，旋身再一脚，踢開了另一個黑衣人，刀再落，第四個亦被他砍翻地上。

獨孤無樂的劍這時候已經刺到來了。

這一劍的速度、角度都無懈可擊，秦步歌方轉身，劍已經刺到，裂帛一聲，刺入了他的胸膛！

他本可以旋身脫出劍鋒，雖然先機盡失，但憑他的武功，應該不難迅速奪回。

可是他竟然反向獨孤無樂衝出！

劍立即穿透他的胸膛，他的刀却同時砍向獨孤無樂，這是拚命！

獨孤無樂大感意外，身一閃，劍同時一挑，這一閃竟然閃不開，一條左臂「刷」地被斬了下來，秦步歌的身子亦同時被他那一劍挑上了半天！

鮮血飛洒，秦步歌凌空摔下，整張臉都痛得扭曲起來，以刀支地，掙扎着爬起半身，瞪着獨孤無樂。

獨孤無樂一張臉亦有如白紙一樣，伸手封住了左肩的幾處穴道。

幾個黑衣人衝向秦步歌，獨孤無樂喝

住：「不要動他！」

秦步歌滿頭冷汗紛落，嘶啞着聲音，問：「還等什麼？」

獨孤無樂面上立露出了殘忍的表情。「這樣殺你，不是太便宜麼？」

秦步歌大笑。「斷了一條左臂，難怪你這樣生氣。」

「你居然還笑得出來，我實在佩服極了。」

「該笑的時候我絕不會哭。」秦步歌喘着氣。「我雖然只是砍下你的一條左臂，也總算對得起自己的朋友。」

「你的朋友？」

「縱然你還沒有見過他的臉，一定會聽過他的名。」

「是誰？」

「很快你就會知道的了。」秦步歌大笑。

獨孤無樂冷冷的盯着秦步歌，目光閃動，一聲不發。

「晶晶，大哥來了。」秦步歌笑語中伏地一滾，手中刀立時削入了他的喉內。

他的生命與語聲，同時被這一刀削斷了。

所有人聳然動容，獨孤無樂一皺眉，緩緩轉過身去。他雖然斷了一條左臂，到現在身子仍然標槍一樣挺直。

這個人無疑也是一條硬漢。

他沉吟着忽然問：「秦步歌的朋友中，與他交情最好，武功又有幾下子的是那一個？」

一個黑衣人回答：「應該是萬花山莊莊主……」

「常護花？」獨孤無樂霍地回過頭來，一雙眼已發了光。

那個黑衣人接道：「萬花山莊並不是在這附近百里之內，就是快馬，也要十五天才能夠到來。」

「常護花若真的是秦步歌的朋友，十五天之內，一定會趕到來。」獨孤無樂仰眼望天。「我們現在應該就要好好的想一想，怎樣歡迎他到來的了。」

他說着將劍橫伸，一個白衣童子忙將劍鞘迎上去。

「錚」的劍入鞘，獨孤無樂一揮手。「燒了這地方！」才移步外行。

兩個白衣童子左右相隨，到他們走出大門，那些黑衣人已在各處撒下火種，燃燒起來。

片刻之後，整座莊院已經在火海中。

× × ×

拂曉，雖然還沒有陽光，院子裏已經夠光亮。祖尚就在這時候走了出來。

他本是一個習慣了夜生活的人，一看見陽光，腦袋便會發漲，所以在白天，大部份的時間，他都是拿來睡覺。

這種生活已經持續了很多年，到近這數十數天才改變，完全改變。

他不再在白天睡覺，即使是真的支持不住，也會很快醒轉。

在黑夜他却也不一定，那可不是他不想，只是他未必睡得着。

有生以來他從未試過這樣緊張，甚至在他第一次殺人的時候，這是他懂得生命的寶貴之後第一次面臨死亡的威脅。

他清楚秦步歌與常護花之間的交情，也清楚常護花是怎樣的一個人。

而他的所以改在黑夜睡覺，正就是因爲他深信常護花不會在黑夜中行事，要來一定會白天到來。

白天也就是正義的象徵。

× × ×

風吹綻芭蕉兩叉，露滴濕薔薇一架，祖尚在芭蕉樹下走過，在薔薇架旁停下來，抹了一把露水，不禁長歎。

殺第一個人的時候他只有十二歲，還是一個孩子，倒在他劍下的那個人在死前的那一刹那，眼瞳中盡是疑惑之色，死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會死在一個孩子的手上。

多年後的今日，祖尚仍然清楚記得那個人死前疑惑的那種表情，仍然享受到那股殺人後的快感。

也就因爲要得到那種快感他很快又殺了第二個，然後第三個，第四個……

殺人終於變成了他的職業，也使他得到了現在的地位，的享受。

他現在才三十六歲，正是一個男人真正懂得享受的年紀，在六年之前，他已經停止殺人。那並非完全因爲到了他那個地位已經用不着親自動手，還因爲他已經知道生命的寶貴。

這六年以來，可以不用自己動手，他都盡量抑壓住自己那股殺人的衝動。

這在他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他到底做到了，對於自己的一切行動，他更加謹慎。

好像這樣的日子實在無味，甚至連他自己也奇怪，竟然能夠抵受得住這樣的生活。

在更早之前他亦已經學會了守秘，時刻叮囑自己緊記——要長命百歲就絕不可以透露任何有關組織的秘密。

所以他雖然很喜歡喝酒，在外面絕不敢喝得太多，一直到他認識了水仙。

在百花院中，水仙算不上是一等一的紅人，可是在他眼中，水仙却無人能及。

第一眼看見水仙，他就已驚爲天人，在水仙慇勤侍候之下，不由喝多了幾杯。

喝多了幾杯之後，難免又添幾杯，一夜纏綿，離開百花院的時候他仍然還有幾分醉意，若不是他的心腹左右一再提醒他要接待一個人，真還不願意離開。

也就因爲那幾分醉意，他沒有省起曾經與水仙說過什麼話，而沒有發覺在他離開的時候水仙的臉色怎樣難看。

一直到他見到了那個人，他的醉意仍未消，竟還將那個人當做水仙，一面打着酒呃，一面炫耀自己的財富，還有組織的權勢。

那個人毫不在乎祖尚當他是水仙，也任由祖尚捧着他那雙手，一直到祖尚將話說完，才拿起旁邊的花瓶，將裏頭載着的水澆在祖尚的頭上。那刹那祖尚最少一連打了十多個寒噤，到他完全清醒的時候，那個人已帶着兩個童子離開。

祖尚這才知道闖的禍有多大。

那個人就是獨孤無樂，他沒有留下任何說話，只留下一抹淡淡的檀香味，這已經足夠祖尚魄散魂飛。

之後他就癱軟在堂上那張太師椅中，幾個時辰下來一動也不一動，也沒有發出任何命令。

（未完）

毒龍妖燕續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雷鬼王（一）

收服神槍門

「朋友，此路不通，請往別路走。」

易敏帶着俞妲孃及荷花，經過安陸以東的羅家集，正向京山急馳，估不到在人來人往的官道之上竟有人攔住去路。

阻路的是一位年約五旬，身着黑衫的老者，他身旁緊靠着一位霧鬢雲鬟，花信年華的青衣少婦，他們的身後還有十二個彪形大漢，一字攔在官道之上。

荷花向青衣少婦投下一瞥，然後回頭對俞妲孃道：「大姐，咱們沒有猜錯，燕窩宮被火焚燬，果然是一個栽贓嫁禍的陷阱！」

俞妲孃道：「問問她，不說實話就給我殺！」

荷花一轉身，沖着青衣少婦道：「桃姐，這是專門對付咱們的麼？」

敢情青衣少婦名叫桃花，原是燕窩宮的一員，年前在一次配對比賽中輸給神鎗門的掌門洪雁，她現在已是神槍門的掌門夫人了，她身旁的黑衣老者，就是她的丈夫神槍大俠洪雁。

桃花沒有理會荷花，她却雙拳一抱向俞妲孃行了一禮道：「桃花參見總管。」

俞妲孃哼了一聲道：「不敢當，掌門夫人，咱們似乎不必客氣，快說明你們攔住去路的用意吧。」

桃花道：「本門接得宮主的飛鴿傳書，這……咳，也許是一樁誤會……」

俞妲孃道：「楊霖兒怎麼說？」

桃花吶吶道：「這個……」

力拒快刀手

俞妲孃道：「不要顧慮，妳儘管說好了。」

桃花道：「宮主說總管與荷花妹子戀奸情熱，燬宮私奔，因而懸賞緝捕，如若循私放行者，即視爲武林的公敵！」

荷花撇撇嘴道：「妳相信？」

桃花淡淡一笑道：「妹子這麼說妳就不像是燕窩宮的老人了，宮主一向令出如山，幾時打過折扣的？」

荷花道：「別忘了妳現在的身份，莫非神槍門也要接受燕窩宮的指使？」

桃花道：「不錯，神槍門必須接受楊宮主的指揮，天下的門派多半如此，妳們背叛燕窩宮實在是一項錯誤的選擇。」

荷花面色一沉道：「看來咱們不必說廢話了，妳劃下道來吧。」

桃花果然不再說甚麼，舉手輕輕一揮，她身後十二大漢身形急閃，刹那之間就已完成包圍及攻擊準備。

易敏等三人雖然並未將對方放在心上，仍然移動脚步，擺出一個三面拒敵的隊形。

此時這十二名大漢已經發動攻勢，他們每人一桿點鋼長槍，四桿長槍集中攻擊一人，在一輪攻勢之後立即遊走換位，再發動第二次攻勢。

這般人全是使槍的高手，一槍刺出，有如江河倒瀉，刹那之間會連續刺出五槍，速度之快，好像只刺出一槍似的。

現在他們是以四對一，也等於用二十

桿點鋼長槍，同時攻擊一個對手，除非身負絕頂武功之人，必然無法應付。

易敏身負絕學，他自然不會在乎，俞妲孃是風雷鬼王的小師妹，功力之深比風雷鬼王差不了多少，在她翠袖輕揮之下，沒有人能够接近五尺以內。

惟一感到吃力的荷花，她的功力雖是不弱，却從未遇到如此強悍的攻勢，如非易敏與俞妲孃在一旁照顧，第一輪攻勢她就窮於應付了。

易敏担心荷花，因而傳音對俞妲孃說道：「妲兒，這樣不行，荷兒有點吃不消了。」

俞妲孃道：「不必担心，他們就會倒下去的。」

易敏聞言一怔，他原想詢問這十二名生龍活虎一般的大漢，怎麼會倒下去呢？他想問的話還沒有出口，眼中已現出驚訝之色。

敢情這十二名大漢的脚步忽然凌亂起來，一個個像喝醉了似的搖搖欲倒，最後噗噗連聲，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

荷花鬆了一口氣道：「神槍門名不虛傳，這般人果然難纏得很。」

俞妲孃撇撇嘴道：「我看不見得，活動不到兩下就躺了下去了，哼，只是一些懶豬而已。」

這十二名彪形大漢，是神槍門全部的精華，洪雁費了將近二十年的心血，才將他們造成這等驚人的身手。

在江湖上，神槍十二傑如日中天，的確爲神槍門揚名吐氣，獲得武林同道的尊敬與重視，神槍大俠洪雁自然將他們倚爲長城了。

估不到神槍門的長城竟然如此不濟，在俞妲孃的翠袖輕揮之下，他們都像是豆腐做的。

這一結果是洪雁想不到的，當神槍十二傑一個個相繼倒下去的時候，他幾乎心胆皆裂。

「賤人，老夫跟妳拚了。」

洪雁不想活了，長槍一挺，怒吼着衝了過來。

易敏原想出手鬪一鬪這位神槍大俠的，却被俞妲孃喚住。

「相公，讓我來。」

以俞妲孃的一身功力，鬪一個神槍大俠自是游刄有餘，不過別人是在拚命，易敏就不得不替她担上一付心事。

「妲兒，此人是在拚命，妳可得當心一點。」

「放心吧，相公，我會小心的。」

她的確十分小心，無論洪雁的攻勢如何猛烈，一晃數十招，連俞妲孃的衣角也沒有碰到。

這那裏像搏殺，分明是在耍猴兒，雙方的功力相差懸殊，神槍大俠這個觔斗是栽定了。

洪雁不儍，他當然明白再練十年也不是俞妲孃的對手，但羞刀難入鞘，神槍門就此毀了他也心有不甘。

因此，他完全放棄自保，招招都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俞妲孃撇撇嘴，待洪雁平胸一槍刺來之際，她忽然嬌軀一側，右掌倏伸，纖纖五指已經將槍桿一把抓住，同時左手食指徵屈，砰的一聲彈了出去。

洪雁像一隻瘋虎似的，此時忽然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身形像木雕泥塑一般，一動不動的呆在那兒。

俞妲孃不再理會洪雁，身形一轉，瞅着桃花冷冷道：「該妳了，洪夫人。」

桃花面色一變，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道：「總管饒命，這是宮主的命令，屬下無可奈何！」

俞妲孃道：「妳怕死？」

桃花道：「怕，螻蟻尚且貪生，屬下當然怕。」

俞妲孃道：「好，妳將這個吃下。」

俞妲孃伸開左掌，掌心是一粒色澤鮮艷的丹丸，這粒丹丸頗爲好看，但桃花却像見到魔鬼一般，身形忍不住一陣顫抖。

「總管饒命，總管饒命……」

俞妲孃哼了一聲，將紅丸交給荷花道：「妹子，讓她吃下去。」

荷花接過紅丸，走到桃花的身前，伸手揑開她的牙床，將紅丸投進她的口內，然後一托她的下頷，紅丸便已滾到肚裏去了。

桃花嬌軀亂抖，泗涕交流，約莫盞茶時分，她忽然抹乾淚水，站了起來道：「稟總管，拙夫他會死麼？」

俞妲孃冷冷道：「他跟妳一樣，不會死的。」

桃花道：「本門十二傑呢？」

俞妲孃道：「他們只是中毒，吃了解藥立刻就好。」

桃花一嘆道：「屬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總管不要見怪。」

俞妲孃道：「不要緊，妳說。」

桃花道：「天下武林已經盡入龍門燕窩的掌握，總管跟這位易公子就算功力再高，也無法與天下武林爲敵，至於神槍門麼，不過是大海中的一個小小的泡沫而已，只怕不會給總管甚麼帮助。」

俞妲孃淡淡一笑道：「桃花，妳今年多大了？」

桃花不明白俞妲孃何以會有此一問，但仍據實回答道：「屬下二十四歲，總管之意——」

俞妲孃道：「百年光陰彈指即過，妳已經二十四歲了，還能有多少時間好活？所以咱們要想開一點，痴長百歲，倒不如做一點有意義的作爲，妳說對嗎？」

桃花不解的道：「屬下不太明白，難道總管背叛宮主，跟着易公子就算有意義了？」

俞妲孃道：「不錯，咱們是在爲生靈謀福，爲民生請命，爲天下蒼生與邪惡週旋，縱然咱們身遭百死，也沒有甚麼可惜的。」

桃花瞠目結舌道：「總管的道理太高深了，屬下無法體會。」

俞妲孃道：「以後妳會懂的，神槍門離這兒不遠吧？咱們想去妳那兒歇歇。」

桃花道：「敝門距離這兒只有十里不到，總管能够光臨，敝門蓬蓽生輝，只是拙夫他們……」

俞妲孃道：「不必担心，我會讓他們復元的，有一點我先要告訴妳，我已經脫離燕窩宮，妳不必再以總管稱呼我，以後妳就叫我易夫人吧。」

桃花道：「是，易夫人。」

俞姐孃身形一轉，伸出纖纖玉指，遙遙向洪雁及神槍十二傑彈去。

不知道她施的是什麼毒，但施毒解毒全都靈驗無比，神槍門十二名高手一起應指恢復了活動。

雙手一抱，俞姐孃向神槍大俠洪雁施了一禮道：「適才多有得罪，希望洪掌門不要介意。」

洪雁哈哈一陣大笑道：「瓦缸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身在武林，這種事算不了甚麼，歡迎易大俠易夫人寵臨蝸居，洪胖，快帶路。」

顯然，這位神槍掌門，巳經聽到俞姐孃與桃花的對話，而且他也是一個生性豪放的武林人。

洪胖是洪雁的獨子，也是神槍十二傑中的拔尖人物，他應了一聲，立即率領十一名兄弟，經小道向北方急馳而去。

神槍門果然不遠，不到半個時辰便巳到達地頭。

這是一個舊式的建築，雖然比不上燕窩宮的豪華雄偉，但古色古香的情調，却使人有一種心胸安詳的感覺。

洪雁夫婦將易敏等迎入後廳，桃花立即張羅着擺上一桌豐盛的酒菜。

酒過三巡，洪雁雙拳一抱道：「易夫人，江湖擾攘，動亂不絕，咱們生在這一時代之中，可以說是一種不幸，但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易夫人如果有撥亂反正的壯舉，神槍門願意誓死相隨。」

俞姐孃面色一肅道：「洪掌門說的是眞心話？」

桃花道：「外子是由衷之言，夫人不必懷疑。」

俞姐孃道：「洪掌人是性情中人，這一點我相信得過，只是妳……」

桃花道：「屬下原是奉有楊宮主的密令，要我控制神槍門，使本門成爲燕窩宮的一個分舵，只是屬下無能，倒被外子所控制了。」

俞姐孃道：「原來如此，貴門攔截咱們夫婦必然另有深意了？」

洪雁道：「是的，夫人，原因之一是敝門不敢公然違抗楊霖兒的命令，在下率衆攔截，實是情非得巳，其次，在下希望發現一項奇跡……」

俞姐孃道：「哦……」

洪雁道：「天下黑白兩道，在龍門品題，燕窩配對的雙重鉗制下，大都俯首貼耳，馴如家畜，如果說還有人敢於反抗，豈不是一樁奇跡？」

俞姐孃道：「所以你要瞧瞧咱們憑甚麼敢於反抗？」

洪雁道：「賢夫婦有如仙露明珠，爲當代武林所罕見，只是道消魔長，前途仍然未可樂觀。」

俞姐孃淡淡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我跟尊夫人一樣，嫁了一個專門與邪惡作對的丈夫。」

洪雁哈哈一陣大笑道：「好理由，只是在下却慚愧得很。」

俞姐孃道：「這不能怪你，拙夫孑然一身，你却家大業大，這難免要有所顧慮了。」

桃花道：「夫人，屬下請求……」

俞姐孃道：「請求甚麼？妳說。」

桃花道：「屬下與拙夫所中之蠱，請求夫人高抬貴手，賜予解除。」

俞姐孃道：「誰說你們中蠱了？不信妳可以運功試試。」

桃花與洪雁運功一試，果然眞氣流轉，百脈皆暢，桃花惑然道：「夫人，那紅丸……」

荷花微微一笑道：「眞茹丸，妳沒有瞧過也應該聽過。」

桃花萬分驚喜的道：「聽說眞茹丸是採集天下靈藥所製成，不但可以保身養顏，青春永駐，還可以對內力大有帮助。」

荷花道：「現在妳可以放心了吧？」

桃花立起來向俞姐孃虔敬的一拜道：「多謝夫人的厚賜，今後如有所命，屬下萬死不辭。」

俞姐孃伸手拉起桃花道：「我不是用眞茹丸行賄，快起來我還有話說。」

待桃花起身之後，她忽然面色一整，轉向易敏道：「相公，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嫁給你？」

易敏估不到她會忽然把話題轉到這個上面來了，這是一個不易答覆的問題，當着第三者尤其深淺不得，最後只好搖搖頭道：「我想，是妳慧眼識英雄，看上了我吧。」

俞姐孃道：「我如果不看上你，自然不會嫁給你了，不過老妻少夫爲世俗所不許，但良緣天定，我就顧不得那麼多。」

易敏不明白「良緣天定」指的是什麼，只是哦了一聲。

俞姐孃接道：「你認識蒙族王子魯魯巴博？」

易敏一怔道：「不錯，咱們情如兄弟，妳是怎麼知道的？」

俞姐孃道：「我認出了你的九星寶劍，是他送給你的？」

易敏道：「是的，莫非妳也識得魯魯巴博？」

俞姐孃道：「咱們是同胞姐弟，九星劍是我娘留給我的，娘交待持有九星寶劍的就是我丈夫，你說這不是良緣天定？」

易敏啊了一聲道：「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曲折，那妳是蒙人了？」

俞姐孃道：「我當然是蒙人，不過巴博却犯了一項極大的錯誤。」

易敏道：「此話怎講？」

俞姐孃長長一吁道：「他不應該將九星寶劍送給你的……」

易敏面色一變，問道：「妳後悔嫁給我？」

俞姐孃道：「別多心，相公，是我配不上你，我如何能够後悔？」

易敏道：「那妳是甚麼意思？」

俞姐孃道：「我是說巴博看錯了你，也看錯了我，相公頂天立地，是一個標準的炎黃子孫，賤妾嫁鷄隨鷄，決不敢有虧婦道，他將九星寶劍送給你，在民族大義之前，他無異塑造了兩名强敵。」

易敏眉峯一皺道：「姐兒，妳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俞姐孃道：「咱們打擾主人太多了，以後再慢慢告訴你吧。」

她站起來準備告辭，易敏與荷花也只得跟着站立起來，但神槍大俠洪雁却伸手一攔道：「易夫人，妳不能走，至少妳不能有始無終，甩下敝門不管。」

俞姐孃道：「咱們夫婦的處境，洪掌門十分明白，莫非你還想跟着咱們？」

洪雁嘆息一聲道：「神槍門浪得虛名，跟着易大俠夫婦，只有替你們增加不少煩惱，在下不留客了，三位請。」

易敏道：「姐兒，咱們如果走了，楊霖兒會放過他們？」

俞姐孃道：「楊霖兒心狠手辣，自然不會放過他們。」

易敏道：「神槍十二傑都是可造之材，咱們只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得到十幾個好帮手。」

俞姐孃道：「辦法可行，但不知他們願是不願？」

洪雁忽然神情激動的向神槍十二傑叱喝道：「你們這些蠢材，還不快點參拜師父？」

神槍十二傑並不蠢，洪雁語音未落，他們巳經拜了下去。

「徒兒參見師父師娘。」

「啊，啊，不敢當，你們快起來。」

易敏的確有點不敢當，因爲神槍十二傑年齡最小的曾琛也大他三歲。

當然，學無先後，達者爲尊，徒弟的年齡大過師父的並不是沒有。

只不過易敏不習慣這樣，他也不想收徒，所以連稱不敢當，不肯接受神槍十二傑的參拜。

洪雁不解的道：「易大俠，你不是巳經答允傳授他們的武功麼？」

易敏道：「是的，不過這只是切磋，不能算是收徒。」

洪雁道：「易大俠，他們的資質品格全都不差。」

易敏道：「我知道。」

洪雁道：「他們的功力越高，對易大俠的帮助越大。」

易敏道：「我也明白。」

洪雁道：「這個在下就不懂了，易大俠爲甚麼不肯收下他們？」

易敏道：「在下年歲太輕，實在不便收徒，再說本門一向收徒極嚴，在沒有稟明家師之前，在下也不能作主。」

俞姐孃道：「相公，賤妾想到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如果收他們爲記名弟子，就不必顧慮那些問題了。」

易敏略作沉吟道：「好吧。」

問題談妥了，易敏夫婦就在神槍門住了下來。

首先，易敏對神槍十二傑做了一次測驗，然後按照他們的智慧，根骨，體型，反應，作了一番分析。

洪胖，蕭蕭，是兩個傑出人物，根骨智慧都高過其餘十人很多，所以他要傳以天羅棍法。

桑養廉，飽學禮，文不點，郝奔，曾琛，專學少林伏魔絕學左手刀法降魔十三斬。

梅稜，陳珂，莊如城，羊羣，張啓先，由俞姐孃傳授「鬼王神抓」。

神槍掌門洪雁，隨同桑養廉這一組學習降魔十三斬，桃花隨同梅稜等學習鬼王神抓，如此一來，整個神槍門全都忙碌起來了。

但最忙的却是荷花，她自知功力不够，因而加倍努力，易敏教授天羅棍她固然不會放過，降魔十三斬她也在拚命學習，甚至當俞姐孃傳授鬼王神抓之時，只要她能够分身，她必然會臨場苦學。

時間過得很快，一個月的光陰眨眨眼就過去了，一個月並不算長，但神槍門下巳今非昔比，不再是往日的吳下阿蒙了。

無論神槍門如何忙碌，俞姐孃並未忘記四面楚歌的處境，她不斷派出人手，江湖上的一般動態，都無法逃過她的耳目。

只有一點她不明瞭，楊霖兒爲甚麼會按兵不動。

她背叛了燕窩宮，也背叛了鬼王門，他們夫妻是龍門燕窩的死敵，天下武林也會放他們不過。

然而，打從他們收服神槍門之後，一個月匆匆過去，環境竟是如此的平靜，好像世人巳經把他們遺忘一般。

俞姐孃決不相信他們會被人遺忘，至少龍門燕窩不會，甚至魯魯巴博也不會。

那麼楊霖兒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俞姐孃不明敵情，難免担上一份心事。

× × ×

金鷄報曉，窗紙上是一片曙色。

錦榻上玉體橫陳，躺着兩名釵橫鬢亂的美人兒。

她們是俞姐孃與荷花，自然少不了一個易敏了。

此時俞姐孃抹了一把鬢角的汗水，然後幽幽一嘆道：「相公，我有點担心……」

易敏不禁一愕，問道：「妳在担心甚麼？」

俞姐孃道：「神槍門沒有能將咱們怎樣，咱們却在這兒待了一個多月，楊霖兒竟然不派人來瞧個究竟？」

易敏道：「我想這些變化她會想到的，所以她在等。」

俞姐孃道：「等着宣佈咱們毁滅神槍門的罪名？」

易敏道：「不錯，可惜有些事她意料不到，如此一來，不只她的計劃落空，還讓咱們獲得一段生聚教訓的寶貴時間。」

俞姐孃道：「你說的不錯，不過我却不想再耗下去了。」

易敏道：「妳有什麼主意？」

俞姐孃道：「咱們先到浦城去找你的義父母，再請兩位老人家跟咱們走一趟塞外。」

易敏道：「去塞外做甚麼？」

俞姐孃道：「去找魯魯巴博。」

易敏道：「找他做甚麼？」

俞姐孃輕輕一嘆道：「中原武林的動亂，八成是他在暗中搗鬼，我要問問他是不是連姐夫姐姐都不放過？」

易敏愕然道：「姐兒，妳沒有弄錯？中原武林怎麼會扯到他的頭上去呢？」

俞姐孃道：「當然是有原因的。」

易敏道：「姐兒，我覺得妳太神秘了，對丈夫難道還要保留？」

俞姐孃道：「不，相公，決不是我對你故意隱瞞，實在是太複雜了，當眞是千頭萬緒，叫人不知道從何說起。」

易敏道：「不要着急，先說妳的身世

吧。」

兪姮嬈道：「咱們屬於蒙古土謝圖汗部，我爹罕特是世襲王爺，我六歲開始拜國師竺法爲師，學習武功及蠱毒，由於家師不常在王府，武功是由大師兄代師傳藝，所以我的武功是跟風雷學的。」

易敏道：「風雷就是風雷鬼王？」

兪姮嬈道：「家師竺法是鬼王門的掌教，但在塞外，一般人對他都以蠱王相稱，大師兄風雷鬼王的名號，是在中原武林闖出來的。」

易敏道：「鬼王門武功詭異，別走蹊徑，很容易闖出名頭，再加上放蠱施毒，必然是無往不利，無怪風雷鬼王名滿江湖，令人談虎色變了。」

兪姮嬈道：「你說的不錯，不過大師兄不會蠱術，使毒也只是習得一點皮毛，他却醉心武學，朝夕苦練，成就之高，是本門最爲傑出的人材，風雷鬼王之名，全憑眞才實學闖出來的。」

易敏道：「聽說風雷鬼王已近三十年不履江湖，莫非他已經不在人世？」

兪姮嬈道：「是的，他死了，聽說是病死的。」

易敏道：「聽說？妳對風雷鬼王的死亡也只是聽到傳說？」

兪姮嬈道：「大師兄於十四年前離開大漠，我就沒有見到他了，四年後巴博告訴我大師兄因病去世，要我到燕窩宮協助師嫂楊霖兒，我也就來到中原了。」

易敏道：「荷兒曾經發現有一個蒙面人，此人時常暗中與楊霖兒相會，妳知道他是誰麼？」

兪姮嬈道：「不知道，我懷疑是龍門門主焦鼎，但無法查出任何證據。」

易敏道：「還好妳沒有查出，這是別人的私事，查出了妳又能怎樣？」

兪姮嬈一嘆道：「這的確是別人的私事，但是，如果楊霖兒對不起大師兄，我就不能袖手不管了。」

易敏道：「大師兄對妳有傳藝之恩，妳應該報答，但妳却沒有查出師嫂楊霖兒對不起大師兄的證據，現在楊霖兒却要對付咱們，妳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兪姮嬈道：「這是兩回事，爲人不可忘恩背本，但也不能公私不分。」

易敏道：「是的，神州板蕩，妖氛四起，爲了千萬生靈，就無法顧及私情了，哦，姮兒，妳以前好像說巴博瞧錯咱們了，這話是甚麼意思？」

兪姮嬈道：「這個……咳，我只是有點懷疑，是不能作準的。」

易敏道：「妳懷疑甚麼？」

兪姮嬈道：「巴博與楊霖兒時常有書信往還，他們……」

易敏道：「妳瞧到過書信的內容？」

兪姮嬈道：「有兩次，一次是中原武林人物的名單，一次是邊塞要隘軍隊佈防的情形。」

易敏心頭一懍道：「巴博有野心？他想……」

兪姮嬈一嘆道：「我不希望這是眞的，但以龍門燕窩的作爲加以映證，就不得不使人相信了。」

易敏沉吟良久，忽然將兪姮嬈的嬌軀緊緊摟着道：「謝謝妳，姮兒。」

兪姮嬈一怔道：「謝我甚麼？」

易敏道：「謝妳深明大義，將這些機密告訴我。」

兪姮嬈道：「女生外向嘛，我的丈夫是漢人，我自然要幫助漢人，其實我也是幫助巴博，漢人才智出衆，中原地大物博，他如是自不量力，不只是民生塗炭，最後可能會落得祖宗血食不保，所以我求你去一趟塞外，咱們防患未然，來個釜底抽薪。」

易敏道：「好，咱們到浦城找我義父母，然後一道前往大漠。」

他說話之間，雙手又有了異動，兪姮嬈在他耳畔悄聲道：「相公，別忘了你的身旁還有一個，做丈夫的要雨露均勻，不能厚此薄彼。」

易敏哈哈一笑，果然轉移了方向，一片扣人心弦的聲浪，立刻在晨曦中響了起來。

×　×　×

「稟師父，弟子有要事稟告。」

「好，進來說。」

易敏夫婦三人正與洪雁在廳上議事，神槍十二傑中的文不點，忽然在廳外有事求見。

他進廳之後，再度抱拳一禮道：「弟子收到快馬傳報，武林各派正分五路向本莊逼近，請恩師早定對策。」

易敏問道：「不要急，你說的是那五路？」

文不點道：「快刀門在天門，少林寺在雲夢，武當在宜城，八卦門在荊門，衡山派在江陵，各派參與的人數不等，最少的也在二十名以上，而且，全是各派的精英。」

易敏道：「你去拿一張紙把他們的關係位置畫出來，咱們再商對策。」

洪雁道：「不點去拿文房四寶，讓我來畫。」

文不點道：「是。」

待文不點取來筆硯，洪雁立即繪出各派的關係位置，然後指點着道：「最近的是快刀門，咱們如果前往武漢，首當其衝的就是少林寺了。」

易敏道：「我原是少林弟子，後來雖是朱筆除名，我並不怪他們……」

兪姮嬈道：「那咱們就轉一個向，南下天門你看可好？」

易敏道：「看來也只有這樣了，洪大哥，快刀門的實力如何？」

洪雁道：「快刀門的掌門管見，是近二十年才崛起江湖的，此人掌中的一柄斷水刀快如閃電，是當代最快捷的刀法。」

易敏沉吟道：「莫非神槍對付不了快刀？」

洪雁道：「本門的倒馬槍法可以對付快刀，只不過十二弟子之中，只有三人習得倒馬槍法。」

易敏道：「爲甚麼？難道練習倒馬槍法，其中還有許多限制？」

洪雁道：「是的，這是敝門祖師的遺命，每一代弟子只能傳授三人。」

荷花撇撇嘴道：「那有這麼不合情理的規定？貴派如此固步自封，勿怪神槍門始終無法躋身於一流門派之列了。」

洪雁尷尬的一笑道：「我也知道這項

規定不合理，但不敢違背祖師的遺命。」

兪姮嬈道：「洪大哥，小妹有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希望你不要見怪。」

洪雁道：「夫人不必客套，有話儘管吩咐。」

兪姮嬈道：「作大事者不拘小節，要改進才有進步，洪大哥如果囿於祖訓，固步自封，使神槍門始終落在下乘，只怕也不是貴門祖師的初衷。」

洪雁沉吟良久，忽然起身一揖道：「多謝夫人指教，在下知道應該怎麼做了，不過強敵已經迫近，只怕緩不濟急。」

易敏道：「這不要緊，小弟已經想到了破快刀的法子。」

他叫文不點召集神槍十二傑，傳授了一套十分簡單破解快刀的法子，然後男女一十七騎立刻起程，由羅家集南下，逕向天門縣境奔去。

當晚趕到「下洋港」鎭投宿，翌晨天剛破曉立即上路，終於在天門以北的柳河鎭堵到了快刀門。

快刀門掌門管見，是一個手長腳長的瘦高條子，此人的年歲不算大，約莫五十不到，四十出頭。

快刀門名滿天下，在江湖道上是一個人人稱道，人人畏懼的門派。

快刀出手，從不虛發，晶芒一閃，五步橫屍，快刀門在江湖上樹立了無比的威望，幾乎是踪跡所至，人人側目。

這樣一個威風八面的門派，掌門人自然會眼高於頂，任何人都不屑一顧了。

現在他在鎭口瞧到了神槍門，這位目無餘子的管見掌門，竟然神色爲之一呆。

不過這一呆十分暫短，他迅速哈哈大笑起來。

「想逃？可惜你們的運氣太壞……」

他歪着頭，撇着嘴，雙眼翻天，這幾句話像是對天上的浮雲說的。

不過洪雁明白，管見是在對神槍門說話。

在往日，在江湖道上，神槍門的確不敢招惹快刀門，因爲神槍門栽過觔斗，根本就是人家的手下敗將，所以管見這兩句話，一點也不過份。

神槍門連易敏夫婦算上，總共只有一十七名，快刀門共有二十三個，在人數上已經佔了上風。

其實人家快刀掌門並不仗持這個，他認爲任何一個門下弟子，都可以放倒他們一十七個。

洪雁不傻，他自然明白管見的想法，他却不溫不火的微微一笑道：「你說錯了，管大俠，咱們日夜兼程的趕來天門，就是怕被你們逃掉。」

管見大怒道：「你說甚麼？快刀門會逃？」

洪雁嘆一聲道：「逃，並不可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像閣下如此，讓快刀門烟飛火滅，淪入萬刼不復之境，那才是愚不可及呢！」

管見驕狂，但絕不愚蠢。

按常情，神槍門是快刀門手下的敗將，縱使只遇到少數幾個快刀門下，神槍門就算不至於拔腿開溜，也必然不敢這麼反客爲主的大言不慚。

莫非神槍門有所仗持？

於是他嘿嘿一陣冷笑，目光一轉，向易敏夫婦投下一瞥。

這是一種極端輕蔑的眼神，一瞥之後又迅速收了回來。

「洪掌門，在下有幾句說話，不吐不快。」

「那你就說吧。」

「姓易的到華山偷書殺人，又在燕窩宮殺人放火，此人已是武林的公敵，所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洪掌門交上此等之人，是一項極大的錯誤。」

「多謝指教。」

「丟開咱們之間的恩怨不談，念在大家同是武林一脈的情份上，快刀門如是幡然悔悟，在下當在楊宮主及焦門主之前力保……」

「你弄錯了，管掌門，目前江湖之上妖氛四起，武林之中殺伐不斷，都是龍門燕窩蓄意挑起的，掌門受人利用而不自知，這才是人間的最大悲劇，咱們歡迎你參加，管掌門。」

「唉，想不到洪掌門陷溺如此之深，看來咱們不必多說廢話了。」

他果然不再說甚麼，擧手向身後一招，三名彪形大漢立即撲了出來。

洪雁向他們瞥了一眼，悄聲對易敏道：「易大俠，這三人是快刀三英，除了管見，在快刀門就數他們功力最高。」

易敏道：「讓洪𤞤，蕭蕭，文不點出戰，給他們一點苦頭嚐嚐。」

洪𤞤等一齊應聲奔出，分別迎上快刀三英。

快刀三英名噪江湖，打從他們出道以來，幾乎是無往不利，他們自然跟掌門管見一樣，兩眼是生在額頭頂上的。

再說，他們曾經跟神槍門下交過手，每一次都是予取予求，雖然這一次的對手不同，他們相信結果不會有什麼改變的。

首英二英對上了洪𤞤與蕭蕭，他們相隔八尺，神情上顯得嚴肅無比。

三英的對手是文不點，這位神槍門下，跟他們的兩位師兄略有不同。

洪𤞤蕭蕭只用一桿點鋼長槍，因爲他們習過天羅棍，長槍可以當棍使用，所以不必使用其他的兵刃。

文不點就不同了，他沒有習過天羅棍法，却習得降魔十三斬，因而他除了一桿點鋼長槍之外，左腰還插着一柄單刀。

不管神槍門下的兵刃有甚麼不同，快刀三英根本就沒有將他們放在心上。

「殺……」

首英一聲叱喝，第一個發動了攻勢，二三兩英跟踪擊出，但見晶芒暴閃，勢如雷電交擊。

快刀門果然名不虛傳，一刀揮出，血光暴現，在三聲驚天動地的慘嚎之後，幾條人影隨即飛跌出去。只可惜快刀門急如閃電的快刀竟然沒有傷到別人。他們失了手，而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由於快刀無法抵禦天羅棍，首二兩英也決未想到洪𤞤蕭蕭會使天羅棍法。

他們的快刀被長槍震飛，槍尖挾雷霆萬鈞之勢，洞穿了首二兩英的前胸，跟隨槍尖湧來的潛力，再將他們震得飛了起來，屍身帶着血雨，飛墜一丈以外。

──未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七步滴血

文·秦紅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絕老人的三個徒弟下山之後，鍾虹和徐佩英一路東行，來到漢陽，路上有個神秘人物跟踪，而途中飲食，住宿等一切費用，都有人在暗中爲他們支付，這日徐佩英感到身體不適，便在大客棧中暫歇……王實和鍾虹、徐佩英分手後，回到家鄉大伯家中，這日來了吸血鬼的爪牙到村中討債，王實才知三年前全村因鬧荒而將所有土地均已賣給吸血鬼鄧瑜，鄧瑜對村中人肆意剝削，王實見鄧瑜的爪牙蠻不講理，因此出手懲罰他們，爪牙們心有不甘回報鄧瑜，終於有「吸血鬼」之稱的鄧大爺也親自前來討債……

客邸遭奚落　白衣人救駕

鄧老爺道：「給我打！」

「是！」

三人的兵器是三節棍，八稜鋼鞭和朴刀，他們一聲暴應，三件兵器便分三路攻上王實的身子，往要害上招呼。

王實身形一搖一擺，施展鵝拳的步法，行動看雖笨拙，却已在一瞬間躲過他們的攻擊，不僅如此，對方三件兵器竟已到了他手上。

三個勁裝大漢都不明白自己的兵器是怎麼被他搶去的，一時不禁呆了。

王實把三件兵器扔出老遠，說道：「鄧大爺，你是樂山縣首屈一指的富翁，何必跟我們這些窮人過不去？我們雖然窮，可也還是人啊？」

鄧老爺一看他一舉手之間就奪下了三個手下的兵器，面色遽變，罵道：「好小子，果然有些鬼門道——來人！」

「在！」又有六人從馬鞍上跳下來。

「動手，把這小子剁成肉醬。」

「是！」

六個打手一聲吶喊，同時撲了上去，刀劍斧戟一齊出手！

不，他們剛剛揚動兵器而尚未攻出之際，但見王實身形一幌，突如蝴蝶飄閃，剎那間六人已呆若木鷄竟都被點了穴道！

鄧老爺大驚失色，慌忙拉馬後退，大叫道：「大夥兒一起上，打死他！」

剩下的十一個打手紛紛從馬上翻下來，可是雙脚落地時，竟一齊跪倒在地。

鄧老爺嚇得面如土色，駭然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一個打手苦着臉道：「老爺，我們着了……着了他的暗算了。」

原來，他們從馬上跳下時，王實這時撒出十一粒流星珠，同時打中他們的膝蓋，以致他們落地便告癱瘓，跪了下去。

鄧老爺也練過一些拳脚，可是他根本未發現王實打出暗器，眼看自己帶來的二十個打手一招未出即已全被制服，這才明白王實是個可怕的武林高手，一時驚得魂飛魄散，顫聲道：「這……這……」

王實拱手道：「對不起，得罪了，不過鄧大爺請放心，他們都沒受傷，咱們把事情談清楚小可就立刻解開他們穴道。」

鄧老爺道：「談……談甚麼？」

王實道：「三年前，你鄧大爺乘着我魚池村子鬧水災，賤價收購了我們的土地，這兩天小可計算過了，前兩年收成雖然不好，但大家繳給你的穀物已超過你付出的銀子，人都要有良心的，你是一位大富翁，不該欺騙我們這些善良老百姓——」

鄧老爺嚷道：「我沒欺騙他們，是他們自已樂意的，契約上寫得明明白白，你看過契約沒有？」

王實點頭道：「看過了，那份契約簽得很不公平，只對你一人有利，那是坑人的契約。」

鄧老爺道：「他們不願意，當時可以不簽呀！」

王實道：「我們村子裏的人十個中有九個不識字，識得一些字的人也看不懂那種複雜的契約，依我看你是存心不良，太不應該的！」

鄧老爺道：「那年要不是我鄧瑜拿出白花花的大把銀子，你們魚池村的人都餓死了，你們不感激倒也罷了，居然還要恩將仇報！」

王實道：「誰說要恩將仇報？」

鄧瑜道：「你！」

王實道：「我？我恩將仇報了麼？」

鄧瑜道：「不錯。」

王實道：「到現在爲止，小可還沒說過一句狠話，而你鄧大爺却口口聲聲說要打死我，怎麼說我恩將仇報？鄧大爺，你總該聽說過『有容乃大』這句話吧？太自私自利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你已是個大富大貴之人，應該多多行善，修心積德，豈不聞『積德重於積財，厚德乃能載福』之言？俗語也說『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這是爲子孫積德的好事呀。」

他一向不大會說話，今番竟然順口就說出一番大道理來，自己也覺得很意外。

鄧瑜鐵青着臉道：「你要我怎樣？」

王實道：「放過我們這些窮人，不要再我們的肉刮我們的骨了。」

鄧瑜道：「要我把債放棄不要麼？」

王實道：「是的，鄧大爺如肯高抬貴手，魚池村的人都會一輩子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鄧瑜斷然道：「我不幹！常言道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我……我花了那麼多的銀子，你憑甚麼要我放棄？」

王實說道：「你已經連本帶利收回去了。」

鄧瑜道：「這話不對，做生意講究一本萬利，那契約上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要我放棄，那除非……除非殺了我！」

王實笑道：「殺了你麼？」

他的笑容並不可怕，可是看在鄧瑜眼裏，不禁背脊一寒，吸了一口冷氣，趕忙又拉馬後退數丈，道：「你待怎樣？」

王實笑道：「人急殺人，狗急跳牆，你逼得大家過不去，只怕對你很不利。」

鄧瑜撥轉馬頭便要逃命，可是剛剛轉過頭，便覺後頸一緊，已被人提着飛離馬鞍，不禁嚇得大叫救命。

王實輕輕把他放落地上，笑道：「別怕，不到萬不得已時，我不會殺人。」

鄧瑜渾身哆嗦道：「你……你……要怎樣？」

王實道：「你派個人回城去，將所有契約拿來燒毀了，我便放你們回去。」

鄧瑜突然一脚踢出，喝道：「我跟你拚了！」

他練過幾年功夫，手脚的力氣也不差，這一脚他是傾出全力踢出的。

不料一脚踢出，忽然發覺脚板已被王實揑住，登時感到骨頭欲裂，痛澈心肺，忍不住殺豬般大叫起來。

王實不敢眞的揑傷他的脚，當下略略放鬆，反向他懇求道：「鄧大爺，請接受我的要求，饒了我們魚池村這些人吧！您只要點個頭，對您並無損失，您仍然可以回城去做您的鄧大爺，享受您的榮華富貴，這不是比甚麼都好麼？」

鄧瑜抱着被揑住的痛脚跳躍不已，叫道：「你放手！你放手！」

王實道：「您答應了？」

鄧瑜道：「好！好！好！所有的債暫緩三個月，三個月後再還便了！」

王實道：「不對，鄧大爺，我是要求您將所有的契約燒毀給我們一條生路。」

鄧瑜道：「不成！你們魚池村所有的土地房舍已全歸我所有，要我無條件奉還，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你當我是甚麼人？」

王實道：「不還？」

鄧瑜道：「不還！」

王實又用力揑了下去。

鄧瑜連聲慘叫道：「哎喲！哎喲！救命啊！强盜殺人啊！」

王實心慌道：「住口，我哪裏是强盜？你別使賴撒潑好不好？」

鄧瑜仍是扯高嗓門大呼大叫。

王實大怒道：「你再叫，我就拚了這條命，掐死你這個老王八蛋！」

鄧瑜待要再叫，忽然發現他目中透出殺氣，胆氣一寒，不敢再叫了。

王實沉聲道：「你這老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現在回答我一句——願意還是不願意？」

鄧瑜嘆道：「罷了，你的七百多兩銀子我不要就是了。」

王實道：「其他人的呢？」

鄧瑜道：「那是非要不可，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放棄！」

王實道：「眞的麼？」

鄧瑜道：「不錯！」

王實道：「不後悔？」

鄧瑜道：「絕不！」

王實拖着他走出數步，從地上拾起一把刀架到他脖子上，道：「再說一遍，寧死也不放棄？」

鄧瑜嚇得面無人色，顫聲道：「你……你待怎的？」

王實道：「殺了你的頭啊！」

鄧瑜戰戰兢兢道：「你……你敢！」

王實道：「嘿，我爲甚麼不敢！我王實一無父母二無家累，正所謂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我砍下你的頭後，撒腿便走，誰奈何得了我？」

說到這裏，面容一獰，便待一刀按下

去。

鄧瑜急道：「慢着！」

王實笑道：「怎麼啦？」

鄧瑜好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神情沮喪的嘆道：「咳！這樣好了，我叫一個人回去將那些契約拿來，不過這要一天多的時間。」

王實道：「不打緊，我可以等，你要叫誰回去？」

鄧瑜道：「就叫鄧大牛回去好了。」

王實道：「好。」

他拖着鄧瑜走到鄧大牛跟前，用刀柄在大牛的腰上一撞，鄧大牛登時全身血氣一暢，恢復了活動能力。

鄧瑜喝道：「大牛，你快回城去，把一切情形告訴他們，叫他們帶着契約來救我！」

「是。」

鄧大牛應了一聲，上馬疾馳而去。

王實扔下鋼刀，順手點了鄧瑜的麻穴，讓他在地上躺着，說道：「你們大夥兒就便歇一歇吧，等銷毀了契約，自當放你們回去。」

那羣打手個個都被點了穴道，有跪的，有躺着的，沒一個能夠動彈。

鄧瑜要求道：「王實，你不能夠讓我躺在這裏一天一夜，讓我到屋子裏去歇歇吧。」

王實點頭道：「使得。」

他宅心仁厚，便將鄧瑜扶入自己的房裏，後來覺得那些打手讓他們「露宿」也不好，又一一將他們扶入屋內。

這時候，他伯父王貴把他叫到屋外，神色不安地道：「孩子，我想不到你練了一身本領，不過這回你可闖了大禍了。這姓鄧的可是大有來頭的人，你這樣對待他，他豈肯善罷甘休，咱們全村之人只怕要受你連累，被你害慘了。」

王實道：「大伯放心，這些人欺軟怕硬，小侄多嚇唬嚇唬他們，量他們不敢再來生事。」

王貴道：「我聽說這鄧瑜的背後有個勢力很大的靠山，那鄧大牛這一回去，只怕帶來的不是契約，而是另一帮人呢。」

王實道：「不打緊，小侄有把握應付，您老只管放心便了。」

王貴那裏放心得下，但眼看禍已惹出，他自己根本沒有能力來擺平這件事，只有懷着一肚子憂慮等待大禍降臨了。

全村之人看見王實懲治吸血鬼鄧瑜及其一帮打手，自是人人稱快，但因怕惹禍上身，都不敢過來跟王實說話。

王實知他們怕事，當然不介意，就獨自一人守着鄧瑜等二十多人……

次日一早，王實從自家屋裏走出時，發現了一種不尋常的現象——全村一片死靜，見不到一個人！

鄉下人起得早，此時天已大亮，照說家家戶戶都已吃過早飯，正是打點下田的時候，怎麼會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呢？

王實心下嘀咕，便走入對門大伯的屋裏，開聲道：「大伯，大伯。」

沒人應聲。

王實推開大伯和堂兄的房門探視，見人都不在屋裏，不由心頭忐忑，暗忖道：「莫非他們怕事，躲到別處去了？」

他轉出大伯的家，再去別家探視，結果發現家家戶戶都已人去屋空，毫無疑問，確是怕受連累而連夜躲去他處了。

對此，他不但沒有一點點不愉快，反而很高興，因爲他也怕連累到村民，現在村民都跑光了，等於給他一個無後顧之憂，可以放手的幹。

他回到自己家裏，親自淘米下鍋，燒飯吃了個飽，才去向鄧瑜問道：「你的人何時可到？」

鄧瑜穴道受制過久，精神已呈萎頓，呻吟道：「最快也要過午……我……我餓壞了，能不能給些東西吃？」

王實道：「你才餓了一天一夜就叫餓壞了，我們魚池村的居民經年累月都處在半飢餓狀態中，這一點你可知道？」

鄧瑜滿面苦澀道：「他們餓慣了無所謂，我可沒挨過餓……我現在已餓得全身發軟呢！」

王實冷笑道：「餓慣了無所謂麼？好，我就讓你多餓一餓，習慣了就好！」

鄧瑜又氣又急道：「不，你不能這樣對待我，我……唉！我已答應燒毀全部的契約，你不能再這樣虐待我啊！」

王實道：「我吃的那種米飯，你未必能吃，忍一忍吧！」

說罷，一逕出屋，在屋外一株老樹下坐下，倚着樹身半坐半躺，翹起一隻腿，以悠閒的姿態等待起來。

此時，他忽然想起了師哥鍾虹和師妹徐佩英；對於師哥鍾虹，他倒是放心得下，因爲他知道鍾虹比他聰明，武功更在他之上，在江湖上行走絕無問題，使他不放心的是師妹徐佩英，那樣一個嬌滴滴的姑娘，雖說她有一身超絕的武功，畢竟沒有走江湖的經驗，萬一遇上狡詐歹人……唉，師哥啊！我知道你是很喜歡她的，爲甚麼你要和她分道揚鑣？

想着想着，不禁深深嘆了口氣道：「師妹，妳現在走到哪裏去了？妳平安無事吧？」

× × ×

徐佩英躺在客棧房中的床上，一位大夫正在爲她把脈，鍾虹則立在一旁，神色有些不安。

一會之後，那位大夫輕輕的縮回手，笑了笑道：「這位少奶奶沒病，服些安胎藥就行了。」

鍾虹吃了一驚道：「你說甚麼藥？」

大夫道：「安胎藥啊。」

鍾虹面色一陣蒼白，問道：「你是說她……有喜了？」

大夫頷首道：「是的，少奶奶只是在害喜，服些安胎藥，多讓她歇歇，便沒事了。」

當下開了一帖安胎藥交給鍾虹，即辭別而去。

鍾虹見徐佩英在流淚，便道：「我去抓藥，馬上回來。」

丟下這句話後，他即一溜烟似的躲出房外，獨自靠在一處角落沉思起來。

對面一間上房又傳來呼盧喝雉的聲音，幾個公子哥兒仍在那裏面聚賭，他突然覺得需要找些刺激，於是信步走了過去。

他有一箱珠寶，價值四萬多兩銀子，這麼多的錢現在他們是化不完的，大可拿

一些來找找刺激，暫時忘掉苦惱……

徐佩英卻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一直躺在床上流淚，在此之前，她雖然知道女人會害喜生孩子，可是印象中此事與她毫無關係，那是距離她太遠太遠的事。

不料晴天霹靂，此事竟已發生在自己身上——天哪，我該怎麼辦？

她簡直不敢想像以後會發生甚麼事，但腦海裏又隱隱約約浮現一個大腹便便的女人，然後又浮現一幕不太清楚的分娩情景，接着是嬰兒的哭聲，母親的餵奶……想到這裏，她全身顫慄不已，失聲痛哭道：「我還沒與他成親，怎可以生孩子？」

她哭了足足個把時辰，才想起鍾虹已出去很久，早應該回來了才對，他怎麼還沒回來呢？

他會不會丟下我不管跑了？

這個思緒閃入她腦際，她的心房好像挨了重重的一拳，霎時方寸大亂，陡地從床上坐了起來。

就在這時，她聽見隔壁客房一聲響動，好像有人在搬東西，立刻開聲發問道：「鍾師哥，是你麼？」

「嗯！」

她連忙拭去眼淚，問道：「你可回來了？」

「嗯！」

她詫異的問道：「你怎麼不過來？」

「來了。」

鍾虹終於出現在房門上，斜肩倚門而立，面上掛着一絲無奈的苦笑。

徐佩英訝然道：「你怎麼啦？」

鍾虹淡淡一笑道：「沒甚麼……」

徐佩英道：「你沒去抓藥？」

鍾虹道：「沒有。」

徐佩英問道：「那麼，你剛才哪裏去了？」

鍾虹道：「哪兒也沒去。」

徐佩英突然感到受了委屈，不禁掉下眼淚道：「你不關心我了？」

鍾虹眉毛一揚道：「誰說不呢？」

徐佩英低首悲泣道：「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

鍾虹道：「別慌，那位大夫的診斷未必正確。」

徐佩英哭道：「沒錯的，我知道，我我……我是懷孕了！」

鍾虹苦笑道：「還有比這個更壞的消息要告訴妳……」

徐佩英一驚道：「甚麼事？」

鍾虹道：「我剛剛把那一箱珠寶賭掉了。」

徐佩英呆了呆道：「你……你是說，那箱珠寶……」

鍾虹道：「被我賭掉了。」

徐佩英睜大眼睛瞪着他，一臉不敢相信之色，道：「你去賭？」

鍾虹聳聳肩，雙手一攤道：「儻來之財，不用白不用！」

徐佩英蛾眉一蹙道：「那沒關係。」

鍾虹頗感意外地問道：「妳認爲沒關係？」

徐佩英道：「不錯，正如你說的，那是儻來之財，本來就不是我們的，你把它扔到河裏，我也不會傷心。」

鍾虹聽了釋然一笑道：「很高興妳能看得開，我自己反而有些心疼呢。」

徐佩英道：「不談這個了，現在來談咱們的事，你說我該怎麼辦？」

鍾虹道：「打掉如何？」

徐佩英臉色一陣蒼白道：「打掉？」

鍾虹道：「咱們剛剛下山，正是發奮創業的時候，如果這時候有了孩子，那就甚麼都辦不成了，所以我認爲打掉爲宜，等下我去買……」

徐佩英怒道：「不！」

她發出怒吼了！

鍾虹一怔道：「妳要讓他生下來？」

徐佩英道：「不錯！」

鍾虹道：「爲甚麼？」

徐佩英道：「因爲我懷的是我們的孩子！」

鍾虹道：「可是我們現在不能有孩子，我們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做呀！」

徐佩英口氣堅決道：「我不管，你既然喜歡我，就立刻娶我爲妻，讓我名正言順的把孩子生下來！」

鍾虹笑道：「帶着孩子行走江湖？」

徐佩英道：「對！」

鍾虹道：「開玩笑！」

徐佩英道：「再不然，我們母子可以找個地方定居下來，換句話說，我不跟你去闖江湖，只在家替你養兒育女亦可。」

鍾虹道：「妳心甘情願如此？」

徐佩英點頭道：「是的！」

鍾虹聳聳肩道：「好吧，此事慢慢再談，倒是眼前……咱們是否要在此地住下來？」

徐佩英道：「你去買幾帖安胎藥，我吃了後如覺舒服些咱們即可動身他去。」

鍾虹道：「聽說害喜不是吃安胎藥就能好的，要過兩三個月才能恢復正常。」

徐佩英道：「我覺得噁心欲吐，想吃些酸酸的東西，你去買來給我吃好麼？」

鍾虹說道：「好吧，咱們還有多少銀子？」

徐佩英道：「都是你帶着，我怎麼知道。」

鍾虹道：「妳沒有一點私房錢？」

徐佩英道：「下山那天通通交給你了，我那裏有甚麼私房錢！」

鍾虹道：「糟了。」

徐佩英道：「你連那些銀子也給輸掉了？」

鍾虹苦笑道：「正是，我懷疑那些傢伙可能是郎中，不過一個時辰……」

徐佩英嘆道：「你是說連買些東西吃的錢也沒有了？」

鍾虹道：「是的，不過妳放心，反正有那個神秘人物替咱們付賬，咱們要甚麼就有甚麼。」

徐佩英道：「你叫店小二去買些酸梅甚麼的來給我吃吃吧，我好想吃一些酸酸的東西。」

鍾虹應是而去。

不久轉回房間，說道：「我叫店小二去買一斤酸梅，兩斤蜜橘，等下讓妳吃個痛快。」

又不久，店小二拿着一包酸梅和一包蜜橘來到房門口，輕咳一聲道：「鍾爺，您要的東西買到了。」

鍾虹出去接過兩包東西，道了一聲謝

，便要轉身入房。

店小二陪笑道：「鍾爺，一共是一錢七分。」

鍾虹說道：「先記賬，走的時候一起算。」

店小二搓搓手道：「這個……不瞞鍾爺說，買東西的錢是小的先墊的，不好在櫃台上算賬。」

鍾虹怒道：「這麼一點小錢，你怕我賴了你不成？眞是豈有此理！」

店小二道：「對不住，這是小店的規矩，凡是替客人去外面買東西，都由客人自付，還請鍾爺原諒。」

鍾虹喝道：「胡說！」

「砰！」的一聲，就把房門關上了！

一般車船店脚都是難纏的，這店小二見他不肯付錢，便懷疑他們身上沒錢，打算白吃白住，立刻去向掌櫃的訴說，掌櫃的當即拿着賬簿過來，敲開了他們的房門，客氣的陪笑道：「這位鍾爺，請問你們要在小店住宿多久？」

鍾虹板着面孔道：「我高興住多久就住多久，你問這幹麼！」

掌櫃的哈哈腰道：「鍾爺別生氣，小店的規矩是凡是要住三天以上的，要請他先付一些店賬，鍾爺要住多久？」

鍾虹怒道：「這是甚麼規矩！」

掌櫃的道：「小店規矩一直如此，鍾爺請多多原諒。」

鍾虹冷笑道：「你可是怕我們跑了不成？」

掌櫃的道：「不敢，小店是小本經營，全靠客人周全，鍾爺若是打算多住幾天，就先付一些何妨？」

鍾虹衝口道：「我們明天就走！」

掌櫃的道：「既是如此，店賬明天再算，不過剛才小二替鍾爺買的東西，總共不過一錢七分罷了，那是小二先墊的，鍾爺還該先給他才對。」

鍾虹面紅耳赤起來，老羞成怒道：「眞是混蛋，你去打聽一下，剛才我一賭就是一大箱的珠寶，那箱珠寶價值四、五萬兩銀子，那麼大的數目我都輸得起，還會賴掉你們這些小錢不成！」

掌櫃的口詞亦甚鋒利，道：「鍾爺既然輸得起一箱珠寶，又何必爲一錢七分刁難一個店小二？」

鍾虹喝道：「你少嚕嗦，惹得我性起，放一把火燒掉你們這家客棧！」

掌櫃的嘿嘿笑道：「這就怪了，我們只不過請你先付買食物的錢，你鍾爺就說要燒掉小店，難道你以爲我們這裏沒有王法麼？」

鍾虹怒不可遏，正要給他一個耳光，躺在床上的徐佩英巳開口道：「師哥別跟他們一般見識，我這兒有一支銀簪……」

說着，拔出銀簪，扔了過來。

鍾虹接住銀簪，却往懷裏一揣，道：「不成，也沒見過這麼可惡的店家，我偏不給，看他們能把咱們怎麼樣！」

掌櫃的看見徐佩英扔出銀簪，便知他們巳身無分文，不禁冷笑道：「小店那裏敢把鍾爺怎麼樣，只是鍾爺若是無錢付賬，便請即刻遷出，以免小店遭受損失。」

鍾虹大怒道：「你認爲我付不出店賬了？」

掌櫃的冷笑着。

鍾虹咄咄相逼道：「咱們來賭一賭如何？」

掌櫃的道：「賭甚麼？」

鍾虹道：「我們現在就退房，如果我付不出店賬，我向你下跪磕頭，聽你發落，要是我付得出店賬，或者是有人爲我付賬，你也向我下跪磕頭，敢不敢？」

掌櫃的料定他們巳付不起店賬，便點頭道：「好，一言爲定！」

於是，鍾虹帮着師妹徐佩英收拾停當，便與掌櫃的一起來到前面的櫃台上。

鍾虹一萬個相信神秘人物一定會適時出現爲自己付清店賬，甚或自己走到櫃台之前，就巳經把錢交給櫃台上的人了。

這絕不是如意算盤，蓋因神秘人物巳一路上爲他們付了許多賬，包括在此城「買」的一箱價值四萬多兩銀子的珠寶，他既然如此慷慨大方，自不會吝於再爲自己兩人付清一筆小小的店賬。

所以，他和徐佩英來到前面的店面，看都不看櫃台一眼，便舉步走了出去。

掌櫃的叫道：「鍾爺，你付賬啊？」

鍾虹冷冷道：「巳經付過了！」

掌櫃的一怔道：「巳經付過了？」

鍾虹冷冷道：「不信你去問問櫃台的人！」

掌櫃的向櫃台上的人一問，櫃台上的人却搖頭說沒有！

鍾虹巳經一脚跨出店門，聞言頓時呆住，回頭訝然道：「不是巳有人替我付過了麼？」

櫃台上的人道：「沒有呀！」

鍾虹心慌起來，道：「那麼，他等一下會來爲我付賬，請代爲致謝。」

語畢，便想拔脚走路。

掌櫃的追上前攔住他，面上帶着輕視的冷笑道：「鍾爺，別跟我們要這一套，我們可是見得多了，請付賬再上路吧！」

鍾虹大感窘迫，含怒道：「我一位朋友等下一定會來付賬，你急甚麼呀！」

掌櫃的道：「既如此，請暫時別走，等貴友前來付清之後，再走不遲。」

鍾虹道：「你……」

掌櫃的冷冷一笑道：「鍾爺若是沒錢付賬，那也不打緊，跪下來磕頭吧！」

鍾虹又一次面紅耳熱，看見許多都望着自己，恨不得一頭鑽入地下去。

徐佩英也大感難堪，便道：「掌櫃的，他說的是實話，我們從峨眉山一路行來，沿途都有一位朋友爲我們付賬，那位朋友等下一定會來的。」

掌櫃的咧嘴嘿嘿笑道：「是，我們姑妄信之，但在未付清店賬之前，你們不能走！」

這時，鍾虹一張臉巳紅得像一塊豬肝，他並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青年，因此他雖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此際却不敢用上去，而在衆目睽睽之下，他也沒臉拉着師妹逃跑，這下當眞是龍困淺灘，虎落平陽，可把他窘死了。

掌櫃的存心給他難看，當下對着在塲許多人大聲道：「各位，剛才這位鍾爺和在下打賭，說他如果付得出店賬，在下就得給他下跪磕頭，要是付不出店賬，他情願向在下跪下磕頭，現在這位鍾爺付不出

店賬，你們說他該怎麼樣啊？」

幾個店小二起閧道：「跪下磕頭，跪下磕頭！」

掌櫃的大笑道：「鍾爺這個賭是你自己要打的，如今可要請你跪下磕頭啦！」

鍾虹面色紅一陣白一陣，羞得無地自容，面臨了一次比殺頭還難過的塲面。

他又氣又羞之下，忍不住便想拔刀殺人，但就在他要拔刀的前一刹那，忽聽有個清悅的聲音道：「掌櫃的，該跪下磕頭的是你！」

大家循聲一望，只見櫃台前倚立着一個相貌俊美的白衣青年！

這白衣青年一身衣飾高貴巳極，分明是個富貴人家的少爺，他斜靠在櫃台前面，一邊輕搖着一把描金的牙骨摺扇，一邊從懷中摸出一個小小的金元寶，輕輕的放到櫃台上。

那金元寶雖小，却也有三兩之重呢！

掌櫃的傻了眼，道：「這位公子，您是……」

白衣公子含笑道：「我是來爲鍾爺付賬的，因事延誤來遲了一步，眞抱歉。」

掌櫃的嘴唇抖動，結結巴巴道：「您……不是開玩笑？」

白衣公子不再答話，轉對櫃台裏面的人道：「替鍾爺算一算賬，該給多少？」

櫃台上的人拿過算盤撥打了幾下，說道：「一共是八錢三分。」

白衣公子將那個金元寶往前一推，道：「就這個拿去，別找了。」

三兩黃金折算銀子該有多少？

櫃台上的人那裏敢收，怔在那裏做聲不得了。

白衣公子道：「是不是不够，不够的話，再來一錠。」

說着，又摸出一個大小相同的金元寶，拍達一聲，落在櫃台上。

「够不够？」

「太多了，太……太多了！」

「那位鍾爺可以走了麼？」

「當然……當然可以！要不要小的去叫一輛車子來？或者是乘轎子？」

白衣公子不答，輕輕一揮袖子走到掌櫃的面前，用摺扇托着他的下巴，仔細端詳着他，微微一笑道：「剛才是誰說如果鍾爺付得出店賬，便得向他下跪磕頭？」

掌櫃的雙脚發軟，噗的一聲，便向鍾虹跪下，連連磕起頭來。

鍾虹彷彿從死亡谷中被人搶救回來，整個人一下子輕鬆了，本是慘白的一張臉，這時也有了血色；他心中自是高興萬分，不過此刻最吸引他的還是那位白衣公子，看到白衣公子那張粉粧玉雕般的俊美面孔，不禁在心裏喝彩道：「好個俊美的男子，就是潘安再世，衞玠重生也不過如此吧？」

× × ×

午後不久，村頭的小路上塵烟大起，又有數匹快騎向魚池村飛馳過來了！

王實也從小睡中清醒過來。

他沒有起身，仍倚靠在樹頭上坐着，以沉着的姿態看着由遠而近的四匹快騎。

四匹快騎風馳電掣的衝到他面前數丈外，一齊勒韁停住，由於勒得太急，四匹駿馬同時人立而起，希聿聿的嘶叫起來。

這股聲勢，足以嚇倒每一個鄉下人。

王實却不爲所動，仍靜靜的倚坐着，只抬目打量着馬鞍上的四個騎士。

其中一個，正是那鄧大牛。

其餘三人是兩男一女，年齡都在三十左右，衣飾華貴，佩帶的兵器亦極精美，一看即知都是武林道上出類拔萃的人物。

尤其是那個女的，模樣兒非常嫵媚風騷，她那對烏溜溜的大眼睛好像會說話，會吃人，任何男人給她看上一眼，都會覺得渾身不自在。

王實的目光和她接觸時就有這種感覺，他本來很泰然自若，這時却突然大感不自在，好像她的目光一掃之下，自己全身衣裳突告消失，而赤裸裸的面對着她似的，因此他不敢與她多望，連忙把視綫移到鄧大牛面上，開口道：「所有契約都拿到了？」

鄧大牛不見主人鄧瑜，神色很是不安，喝道：「我家老爺呢？」

「我在這裏！」

鄧瑜在屋子裏叫起來。鄧大牛一聽之下便從馬背上躍落，向王實的屋子奔去。

王實道：「不要進去。」

這句話還沒說完，那鄧大牛就「哎唷！」一聲仆倒地上，一頭撞着地面，弄得灰頭土臉！

那三個男女青年知道鄧大牛被王實的暗器打中，可是他們三人都沒發現王實打出暗器，因此而知王實的暗器功夫異常高明，也因此三人的臉色均爲之一變。

那女的臉色一變之後，隨即恢復常態，嘴唇一扭，露出一排皓齒，格格的嬌笑道：「打得好，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你這位老弟可眞不含糊呀！」

王實怕和她對視，垂着眼皮淡淡答道：「不敢，差了半寸，沒有打中他的右幽門。」

幽門穴左屬肝右屬肺，是人身大穴之一，若被强力暗器打中，必當塲吐血而亡，但若差上半寸却可無事，只能使被打中的人一陣劇痛，暫時失去活動能力而巳。

那女的聽得一怔道：「差半寸麼？」

王實道：「是的。」

那女的目光閃過一抹迷惑，道：「這表示你手下留情？」

王實道：「我不知道，也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吧。」

那女的忽然笑了，笑得十分迷人，道：「你貴姓大名？」

王實道：「我叫王實，三橫王，老老實實的實，三位大名如何稱呼？」

那女的笑笑，答道：「我叫『傾國夫人』。」

王實微怔道：「這是妳的姓名？」

那女的道：「不，是我的綽號，你如果沒聽過這個綽號，那你必是剛出道的雛兒。」

王實點點頭道：「是的，我剛出道不久。」

傾國夫人一指自己身右那個青年道：「他叫『上窮碧落一隻鷹』……」

接着又指身左青年道：「他叫『十八地獄索魂使』……他們兩人能够上天入地，把躲在天上和地下的人抓出來砍頭！」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魔刀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魔王帶領了玉蝶，錦安等手下，經過一番化裝，秘密混進京城，來到一座莊院，小老頭枇杷恭迎魔王進入一間大廳。那大廳佈置、陳設，宛如皇帝官殿一樣，魔王居中坐於龍墩上，玉蝶枇杷分坐兩邊，接着，另一小老頭水桶及司馬仙仙相繼來謁見，枇杷首先報告通往白玉樓官邸的秘道已挖好，可以自由進出，而司馬仙仙則再度表態，決効忠到底，於是，魔王便徵詢各人的意見，如何對白玉樓採取行動，以便擊敗對方。各人便紛紛提出計策，但魔王均不採納，最後，魔王認爲最上之策，莫如將白玉樓的女兒擄到，如此，就可使白玉樓言聽計從……

魔王論易容　粉侯述往事

「可以，怎麼不可以？」祖松笑了笑．「但爲了安全設想，我却是建議夜間才進去，而爲了價值問題，在進去之前也請考慮清楚，因爲這條地道只能用一次。」

錦宮城頷首。「以白玉樓的聰明，在出事之後，一定很快就找到那條地道所在了。」

祖松笑接道：「你放心，地道的入口並不是在這裏，而且我有二十七種方法，可以將那條地道在半途弄塌。」

錦宮城淡然一笑。「寡人只是担心你還沒有將地道挖妥，要用的時候，只能夠呆着乾瞪眼睛。」

祖松「哦」一聲，道：「我還以爲這條地道暫時用不着的了。」

錦宮城拈鬚微笑。「若是依照原定的計劃進行，在現在，那個原定的計劃已經不能夠進行的情形下，地道當然亦是用不着。」

祖松佯裝驚喜的道：「那是又有新計劃，又是一番新氣象的了。」

錦宮城道：「寡人只是突然想到了白玉樓的一件最心愛的東西。」

玉蝶冷笑道：「是東西還是人？」

錦宮城驚訝的望了一眼玉蝶。「你比我想像的還要聰明。」

玉蝶接問：「是不是白冰？」

「是！」錦宮城目光一掃。「只要將白冰弄到手，白玉樓那還不言聽計從？」

玉蝶盯着錦宮城，忽然搖搖頭，道：「白冰是白玉樓心愛的女兒，你是知道的，可是這之前，你一直都沒有動過這個念頭。」

錦宮城苦澀的一笑道：「這說明了什麼？」

「你說呢？」玉蝶反問，一臉的譏誚之色。

錦宮城感慨的道：「寡人已經在懷疑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與白玉樓一爭長短。」

玉蝶淡淡道：「你本來就沒有足够的能力與他一較高下，用那柄魔刀變來變去與擄劫白冰本質上其實並沒有不同，都是一種陰謀。」

錦宮城沒有作聲，玉蝶接道：「不同的只是一向你都還有一種所謂英雄觀念，希望憑自己的一雙手將白玉樓擊倒，現在却已沒有了。」

錦宮城忽然問：「你認爲這樣有什麼不妥？」

「沒有。」玉蝶冷笑。「由始至終，我都沒有認爲你不對，這根本就是一件不擇手段的事情。」

錦宮城頷首。「政治原就是應該不擇手段。」

「若說你錯了，就只是錯在現在才想到將白冰找起來要脅白玉樓。」

「也許還不太遲。」

「也許——」玉蝶又一聲冷笑。「但

是在決定採取什麼行動之前，你最好先冷靜考慮清楚。」

錦宮城目光一寒，並沒有說什麼，往椅背一靠，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玉蝶接說道：「我們所有的已只有這許多，若是再出錯，我們便完了。」

錦宮城乾笑道：「這個不用你提醒，寡人也會極盡小心。」

祖松笑顧玉蝶道：「我倒是放心得很呢。」

玉蝶冷笑說道：「當然了，你整天在挖墳墓，碰上的都是屍體，本來就離死不遠。」

司馬仙仙接道：「我倒是有些奇怪，你挖了這麼多時候，竟然一直都沒有給泥土蓋上。」

「那當然是因爲我的運氣還不錯。」祖松笑笑。「最低限度到現在還是的。」

司馬仙仙轉問道：「其實你整天不停的挖，難道完全不厭倦。」

祖松搖搖頭。「沒有什麼比那件事更有趣的了。」一頓反問道：「你知道，泥土裏有些什麼？」

「螞蟻，蚯蚓——」司馬仙仙才說了這些，便露出要吐的表情。

祖松笑道：「那是最常見的，除了螞蟻蚯蚓之外，蛇也是。」

司馬仙仙打了一個寒噤，祖松看着她，接道：「還有人——」

「人？」司馬仙仙懷疑的望着祖松，「泥土裏那來的人？」

祖松「咭咭」的笑起來，那種笑聲令人毛骨悚然，最低限度，司馬仙仙就已有這種感覺。

玉蝶即時冷笑道：「死人不都是藏於泥土裏！」

司馬仙仙恍然，心頭的寒意又重了幾分，祖松笑接道：「也有例外的。」

玉蝶又一聲冷笑，別過臉，祖松又道：「我遇上的死人都不是葬在棺材裏。」

司馬仙仙道：「因爲你無論怎樣看，也都不很像一個瘋子，當然不會去挖人家的墳墓。」

祖松道：「也所以我才清楚死人其實是怎樣子。」

司馬仙仙歎了一口氣。「不就是一具骷髏白骨。」

祖松搖頭，轉問：「在未變成骷髏白骨之前，你知道死是怎樣子？」

司馬仙仙又露出那種要吐的表情，祖松自顧接道：「不是親眼目睹，沒有人會想像得到人死之後肌肉五臟竟然有那麼多的變化。」

「不要再說了。」司馬仙仙叫了起來，面色很難看。

祖松却是一派很陶醉的樣子，繼續說道：「那種色彩，實在亦非任何言語能够形容。」

玉蝶冷笑道：「而且之上還有很多你那樣的東西。」

司馬仙仙一怔。「甚麼東西？」

「蛆虫！」玉蝶忽然問：「你知道他爲什麼這個樣子？」

「難道不是生來就是這樣？」司馬仙仙甚感詫異。

玉蝶道：「也許，但我却是很懷疑，是不是因爲吃得那種蛆虫太多。」

「他……他……」司馬仙仙簡直要昏過去。

祖松大大歎了一口氣，接道：「也許我們本來就是一條蛆虫的化身，不是一個人。」

司馬仙仙不由自主將身子移開一些，玉蝶看在眼內，又一聲冷笑。「膽子這麼小，怎幹得大事？」

司馬仙仙道：「你膽子大，怎麼不坐在他身旁？」

玉蝶怔住，錦宮城這時候才道：「看見你們這樣，寡人才眞的擔心。」

祖松笑應道：「她們雖然討厭我，對這件事並沒有多大影响。」

玉蝶道：「不管是成功失敗，在事情未了之前，便怎樣討厭，我也不會將他殺掉的。」

祖松道：「事了之後也一樣，不管失敗成功，姑娘相信也不會殺我。」

玉蝶只是冷笑，祖松接道：「失敗了要殺我的大有人在，姑娘一樣逃命也惟恐不及，僥倖成功了，天下之大，我們只怕亦很難有機會遇上。」

錦宮城道：「不錯。」站起身子，由後陛走下去，枇杷亦步亦趨，必恭必敬。

玉蝶司馬仙仙亦自起身舉步，從龍墩右道繞過，祖松也不知是有意無意，亦從右邊轉過去，緊跟在玉蝶二人身後。

龍墩過不遠，有一扇暗門，枇杷搶前幾步，走到暗門前面，也不知他怎樣弄，那扇暗門迅速升起，枇杷隨即將路讓開。

錦宮城當中走了過去，枇杷這才又舉步，充份表現出他的忠心與尊敬。

暗門後是一條不怎樣長的甬道，兩邊都嵌有石燈，很光亮。

甬道的盡頭，是另一座密室，並沒有特別加以修飾，空氣雖不流通，那股泥土的氣味仍令人嗅來很不舒服，祖松後面忽然道：「這個密室若是有時間，也可以弄得很好。」

錦宮城淡然一笑。「就是再壞，臥在這個密室的人，都不會怪你的，又何必緊張？」

祖松乾笑了兩聲。「她看來，却不像一個死人。」

錦宮城道：「那是因爲這些年來，寡人仍然缺她不得。」

說話間，他已經來到一具大理石棺材之前。

那具棺材不怎樣華麗，但却也不是一般人睡得起，枇杷不用吩咐又搶在前面。

棺材放在一個石壇之上，枇杷跳上石壇，忙將棺蓋取下。

那個棺蓋看來也不輕，他却是輕而易舉的取下來，隨即笑說道：「沒有變，一些也沒有。」

那種神情使他看來就像是一個小孩子，但更加像一個白痴。

石壇並不怎樣高，七級石階，錦宮城拾級而上，在棺材旁邊停下，探首往棺內望去。

棺內舖着錦緞，一個女人仰面臥着，膚色雖然稍嫌蒼白，却光滑得有如玉石一般。

她的眼睜着，眼珠子不動，亦玉石一樣，雖然動人，却毫無感情，亦毫無變化，細看之下，令人爲之心寒。

她的兩眉輕蹙，籠着一股難以言喻的哀愁，長髮披散，燈光下烏亮照人，蛇一樣彷彿隨時都會遊竄出棺外，也是她整體惟一令人仍感到活力的地方。

這赫然又是司馬仙仙。

她的相貌與跟在錦宮城身後那個司馬仙仙並沒有多大不同，只是缺乏了一份生氣。

錦宮城目光落下，道：「這具石棺果然很不錯，蟲蟻辟易。」

司馬仙仙在錦宮城身旁停下，道：「不全是你高價購來那些藥物的作用？」

錦宮城道：「寡人的說話你這樣沒有信心？」

司馬仙仙一笑不語，錦宮城轉問：「你覺得她與你有什麼分別？」

司馬仙仙「格格」笑道：「她是死人，我是活人，這個分別已經够大的了。」

「寡人是問生死之外。」

司馬仙仙忽然歎了一口氣。「老實話，我雖然是一個活人，却沒有她耐看。」

錦宮城含笑點頭。「寡人也有這種感覺。」

小老人枇杷一旁突然道：「乍看之下，她們的確並沒有多大分別，但細看之後，還是在棺材裏的漂亮。」

司馬仙仙一些不悅也沒有，笑應道：「你聽到的了，相信不止是枇杷，其他人也有這種感覺。」

玉蝶那邊輕「嗯」了一聲，司馬仙仙接說道：「所以我實在擔心，能否瞞得過白玉樓的眼睛。」

玉蝶道：「他們不見已十年有多，就是有多少改變，也可以說得通的。」

司馬仙仙又笑道：「現在當然就更加不成問題了，只要我出現，便是白玉樓不動疑，沈勝衣他們也會提醒他小心。」

玉蝶道：「你可以在他們不在的時候才出現。」

司馬仙仙只是笑，錦宮城目光又落在她面上，說道：「寡人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

司馬仙仙道：「若不是我本來就已經與她有六分相似，只怕你又得失敗。」

錦宮城歎息道：「她是寡人有生以來遇到的最特別的一個女人。」

玉蝶冷笑道：「我可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別。」

錦宮城道：「你若是看得出，就不像一個女人了。」

玉蝶一怔，司馬仙仙却笑道：「幸好我也是看不出，但我很希望知道，她有何特別。」

錦宮城道：「你看她的眼睛，只是她的眼睛。」

司馬仙仙玉蝶都不由凝神望去，錦宮城等了一會才問：「你們看到了什麼？」

玉蝶沒有作聲，司馬仙仙輕歎一聲，道：「她的眼睛眞美。」

「再看她的鼻子，嘴唇。」

司馬仙仙細看之下，由衷的讚美，玉蝶雖然不作聲，也沒有表示異議。

錦宮城接道：「她的鼻子嘴唇眼睛甚至眉毛都很美，但配合起來，却不見得是人間絕色，你們知道是什麼原因？」

司馬仙仙道：「配合得不好？」

「不是不好，只是尙差少許距離，就因爲這少許距離，使她看起來，總是覺得有些兒缺憾，却又沒有人能够說出這些兒缺憾在什麼地方。」

司馬仙仙道：「你也看不出？」

錦宮城笑笑：「看是看出了，却是在經過無數次的失敗之後。」

司馬仙仙問道：「你能否說得明白一些？」

錦宮城道：「在你之前，寡人已找過很多個與她面形很接近的人試圖改造。」

司馬仙仙道：「沒有一次成功，尤其是眼睛部份，結果她們都變成瞎子。」

錦宮城道：「你已經見過她們了，你覺得她們跟本來的有什麼分別？」

司馬仙仙道：「驟看來並無不同，但細看之下，却有那是兩個人的感覺。」

「不錯。」

「她們又怎會變成瞎子？」

「那只是因爲我想將她們變得更接近，結果却越變越糟。」

「爲什麼總是眼睛？」

「你再看清楚她的眼睛。」

司馬仙仙的目光才落下，玉蝶已忍不住道：「她兩隻眼睛形狀雖然都一樣，與眼眉鼻樑之間的距離却並不一樣。」

司馬仙仙道：「這說來倒是眞的有些不大對稱。」

錦宮城道：「但這種情形並不怎樣嚴重，而且她的眼睛這麼迷人，有誰會留意這些。」

司馬仙仙道：「你就是給這雙眼睛迷住了，所以弄來弄去都不像？」

錦宮城歎息道：「一直以來寡人都是全心在弄一張一模一樣的臉，經驗是這樣告訴寡人，那只要每一個部份都相若，弄出來的臉就會完全一樣。」

玉蝶道：「只是看起來似乎完全一樣，實際上多少都有些分別。」

錦宮城道：「但這樣情形一向都不大嚴重，只有這個女娃子，每一部份都有些距離，加起來，便變得很嚴重的了。」

司馬仙仙道：「你都是在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才知道原因所在。」

錦宮城道：「你們也不會否認，她是越看越迷人，要完全擺脫這種影响，多少都要一些時間。」

司馬仙仙「噗哧」的笑起來。「你這句話實在很有道理，再美的女人看久了一定會生厭，難怪多恩愛的夫婦，總有不恩愛的一天。」

錦宮城道：「女人看男人，却不會這樣。」

枇杷道：「爲什麼？」

錦宮城笑笑。「你難道沒有聽過『郎才女貌』這句話，只要你有才能，縱然醜

一點，也會有喜歡你的女人，而且保管跟定了，趕也趕不掉。」

枇杷道：「我的本領其實也不小的了，怎麼到現在，還找不到老婆。」

錦宮城道：「幸好你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所以還有希望。」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錦宮城道：「只怪你看來看去，都只像一個女人。」

枇杷傻了臉，錦宮城笑接道：「你看有那一個男人像你這樣多說話？」

玉蝶道：「這還不是太嚴重，他就是不廢話，不改掉開玩笑的習慣，還是沒用的。」

錦宮城笑道：「不錯，你總是說最愛將女人弄做點心早晚吃掉，有那個抵受得了？」

「我只是說說而已。」枇杷大大的歎了一口氣：「好像那種誰都應該聽得出不過是說笑。」

司馬仙仙道：「可惜你無論說什麼看來都不像在說笑！」

枇杷只有歎氣，司馬仙仙目光再落在石棺內。「這個女人本來叫什麼　字？」

錦宮城沉吟了一會，才說出兩個字：「無雙！」

× × ×

「無雙——」同樣的兩個字差不多同時出自白玉樓口中。

在他的前面，放着一張畫，墨尚未乾透，畫的正就是司馬仙仙，錦宮城方才說的無雙。

張千戶精打細算，由他繪畫出來的人像，當然也非常精巧！

他沒有見過無雙，只是憑記憶將那些改造不成功，在白天有如瞎子般的司馬仙仙的容貌畫出來。

那若只是一個，只見一面，他未必能夠記得這麼多，但那却是十個，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到那個秘密窟尋樂，印象自然也很深刻！由於他看見的司馬仙仙眼神却那麼呆滯，所以在他的筆下，畫出來的人像也一樣。

沈勝衣一直在旁看着，到畫像接近完成，他的目光已轉移在白玉樓面上。

白玉樓面容的變化他完全看在眼內，在「無雙」二字出口之前，他經已肯定白玉樓一直認識個這人

「無雙」二字出口，白玉樓不由自主的拿起了那幅畫像，上上下下細看一遍，然後倒退了三步，坐倒在椅上。

所有的目光都轉而集中在他的面上，白冰第一個追問：「無雙是什麼？」

「一個女人的名字。」白玉樓語聲有氣無力。

白冰道：「我還以為爹是說那册無雙譜呢。」

「無雙譜與無雙也的確有些關係。」

白冰方待追問下去，秦獨鶴那邊已然道：「我們看見的這個女人都是叫司馬仙仙，而且有十個之多。」

沈勝衣道：「不用說，那是錦宮城用那柄魔刀變出來。」

「變一個不是够了？」

「我看他是掌握不住，一次又一次變壞，才會有十個司馬仙仙的出現。」沈勝衣應道。

白玉樓看了沈勝衣一眼，道：「我同意你這句話，無雙的確不是容易變的。」

秦獨鶴道：「她雖然很漂亮，我可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處。」

白玉樓淡然一笑。「你是說那些變出來的，我絕對同意。」

秦獨鶴道：「本人……」

張千戶截道：「若不是非常特別，錦宮城就是一變不成，再變三變也應可以了，他却是一連失敗了這麼多次。」

秦獨鶴道：「她的臉到底是如何特別？」目光再落在白玉樓面上。

白玉樓沉吟着道：「眼耳口鼻甚至眉毛都非常完美，但配合起來，總是差那麼一點點。」

秦獨鶴面露詫異之色，白玉樓歎息接道：「我只能這樣說，也就因為差那麼一點點，她只能叫做美人，稱不上絕色。」

沈勝衣道：「這個一點點，只怕其實並不是一部份的一點點。」

白玉樓點頭。「她的眼與眼，眼與眉與鼻，鼻與唇等等之間的距離細看之下，距離都不全相同，那使他看起來，令人總覺得有些兒美中不足，但這個不足，却不是只見上一面兩面的人能够發現。」

沈勝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白玉樓又一聲歎息。「無論誰第一眼看見她，總會被她的眼睛或鼻子吸引，而只要有一部份能够吸引他的眼睛，他都絕不理會其間的差異。」

沈勝衣倏的一笑道：「錦宮城自稱為魔，但只看這一點，已知道其實也只是一個人。」

白玉樓道：「那所謂魔術，你當然明白不過是易容。」

沈勝衣道：「看來他這個易容術，較之你仍然有一段距離。」

白玉樓微喟。「我那個嚴格說來，根本不能算是易容術。」

沈勝衣這才問：「那個無雙與你得到的無雙譜會不會也有些關係？」

白玉樓垂下頭去，心情顯得有些兒沉重。

沈勝衣看在眼內，道：「若是不便，你也不必勉強說。」

「若是不說，你們是絕不會明白其中關係。」白玉樓看看白冰，歎息道：「天下間的事情就是這樣，要忘記的時候，又出現了。」

沈勝衣道：「能够再出現，豈非就是說事情根本還沒有完結。」

白玉樓道：「也許。」

沈勝衣接問道：「那册無雙譜你到底是從那兒得來的？」

白玉樓一字一頓道：「波斯。」

沈勝衣一怔，道：「我也想到那些東西不會是來自中原的了。」

白玉樓忽然一笑，道：「有時我實在非常羨慕，你是那兒練來這般忍耐力。」

沈勝衣道：「你是說，我竟然能够忍耐到現在才問你無雙譜的來歷。」

白玉樓道：「只是這一件已可以看出來了。」

白冰插口道：「也許沈大哥早已經看出，就是問未到時候你也不會說出來。」

白玉樓笑笑，沈勝衣目光轉落在白冰面上。「這之前，冰兒一定已問過多次的了。」

白冰嚷道：「爹就是不肯說。」

白玉樓道：「現在不是說了。」

白冰一皺鼻子。「那是不得不說。」

沈勝衣接問道：「你怎會走到波斯那兒？」

白玉樓道：「年輕的時候我曾經奉旨出使波斯。」

沈勝衣一笑。「我看你是出於自願多過被迫，大概突然動了興趣要到波斯去看看。」

白玉樓點頭。「那對別人也許是一件苦差，對我來說却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沈勝衣道：「當時你有多大？」

白玉樓道：「二十三，當然還沒有娶妻生子。」

話說到這裏，他的眼睛已變得矇朧，彷彿籠上了一層薄霧。

沈勝衣看到那一層薄霧，沒有作聲，其他人亦只是望着白玉樓。

白冰本來要插口的了，看見各人這樣子，話到了咽喉，又咽了回去。

白玉樓緩緩接道：「那絕無疑問，是一個很老套的故事，相信很難引起你們的興趣，却是眞實的。」

沈勝衣道：「既是如此，你當然知道什麼地方應該詳細，什麼地方無妨省略的了。」

白玉樓微一頷首。「在動身的那天早上，我仍然被父母狠狠的教訓了一頓，心情本來是有些不舒服，再看見隨行的一羣下屬，俱是一臉不願意離鄉別井的樣子，心情也就更壞了，一直到出了關，才逐漸平復過來。」

沈勝衣道：「是因為關外景色的影响麼？」

白玉樓道：「那之前我從未見過那麼壯麗的景色，同行的下屬，大概亦因為這景色影响，沒有最初那麼多說話。」

沈勝衣笑道：「這些是不是都可以省略？」

白玉樓搖頭：「他們若是原來那種態度，說不定一路上我只會悶在馬車裏，那跟着的事情就不會發生的了？」

白冰急不及待追問：「跟着發生了什麼事情？」

白玉樓的目光更遠，道：「大家因為都有大開眼界的感覺，從而都希望不要那麼快到波斯，到處走走，所以只要看見有什麼地方景色較佳，便會飛馬奔過去，若是發現了有什麼特別的事物，就是我沒有看見，同行的屬下也會提醒我去注意。」

「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又是白冰在追問。

白玉樓沉吟着道：「那是一個有霧的早上，之前大家因為沿途看看玩玩，錯過了宿頭，駐紮在一個山坡之下，但誰都沒有埋怨。」

「爹又來廢話了。」白冰在嚷。

白玉樓笑笑。「大家都不着急，你着急什麼？」

沈勝衣道：「我們不是着急，只不過冰兒已經開口，才沒有作聲。」

白玉樓目光一掃，乾咳了一聲才接下去。「當時我仍然在睡夢中，突然聽到有人嚷起來，掀起簾子一看，只見東面天際，七色繽紛。」

白冰道：「是朝霞？」

白玉樓搖頭道：「是烟花，我們還是第一次看見那麼詭異的、美麗的烟花。」

沈勝衣道：「連你也如此讚賞，那是必眞的非常迷人的了。」

白玉樓道：「當時大家都希望走過去一看究竟，也就在那個時候，我們聽到了一陣號角聲，既悲涼又詭異的號角聲。」

「沒有人？」白冰奇怪的追問。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急性子？」白玉樓笑說了這一句，才接下去。「一聽號角聲，我們全都緊張起來，以為是誤闖進某個關外部落的範圍，他們連夜召集，拂曉進攻。」

張千戶拈鬚微笑。「那一種情形的確是很像。」

「但事實不是。」白玉樓一剔眉。「我們嚴陣以待，等了好一會，仍無發現，而烟霧漸散，號角聲亦停下，留下幾個人看守住車輛，其他的都隨我飛騎奔過去看看到底是什麼回事。」他輕吁了一口氣，繼續道：「還未接近，我們已遙遙聽到奔馬聲，呼喝聲，兵器交擊聲。」

張千戶道：「這不像江湖上的仇殺，是兩個部落在惡鬥？」

「張老前輩精打細算，這一次也就錯在精打細算這四個字上。」

張千戶一笑。「那是江湖人。」

「關外的江湖人，也是異狀的江湖人，他們全都騎在馬上斷殺，衣飾兵器之複雜怪異，實在令我們大開眼界。」白玉樓沉吟接道：「那是一個大盆地，兩面都設了帳幕，可見得他們早已駐紮在那裏。」

「這是決鬥？」沈勝衣問。

「不錯，只是他們決鬥的方式與我們中原武林並不一樣，他們顯然一開始便已經分配妥當，兩兩策騎衝撞刺殺，激烈而兇險——」

沈勝衣道：「你們的出現當然引起他們的注意。」

「當然，他們一下子全都停下來，然後互相指責，兩方都認為我們是對方邀來的帮手。」

「他們駐紮在那裏，難道不是等各人齊集，事前也難道沒有廣邀帮手？」

「有是有，但他們事情顯然都已經有一個協議，就是不能够邀請外人。」

「這當然雙方都不承認。」沈勝衣笑笑。「他們有沒有聯手改向你們攻擊？」

「若是再爭論下去，不難有這個結果，幸好一方的頭兒非常暴躁，急不及待的抽冷子向對方的頭兒進攻，他們的本領原就差不多，若是原來那樣子拚搏，只怕好一會也分不出勝負來。」

「偷襲成功了？」

（未完）

實用柔道學

混沌書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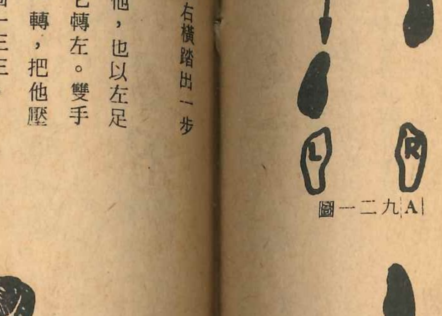
六　腿摔法

在這裏所包括的三個式中，其中的橫腿前摔法是被正式地歸入手摔法的那一類的。但是其中的分別只是名稱上的不同而已，而且實際上橫腿前摔法與腿摔法更相近，所以我把它歸入了這一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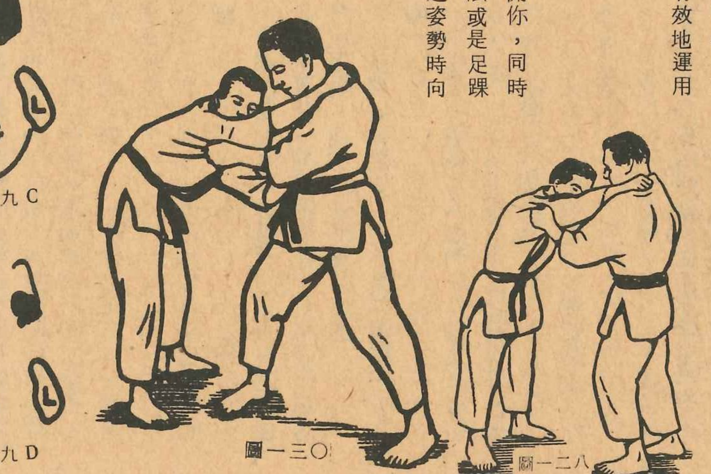
此類招式是用在當對方以雙手撐開你時，使得你無法接近他以用臀投法向他進攻。它們與臀投法的招式一樣效果良好，不過對初學者來說，則頗為困難，他不可能對它們加以有效地運用。

一、橫腿前摔倒法

在圖一二八中，你的對手以雙手推開你，同時，上身向前彎着，以避免你可能用臀投法或是足踝摔倒法，來向他進攻。你可以在他處於這姿勢時向他發動攻勢，亦可以等到他以右足向前踏一步時，如圖一二九A，你才動手。



圖一二九A　圖一二九B　圖一二九C　圖一二九D









圖一二八

圖一三〇

不論你是立刻進攻還是押後進攻，你都用右足向前踏出一大步，極大的一步，如圖一三〇。你得注意不要硬向前突出一步，因為如此，你的上身便會給對方的手所壓向後，而失去了重心，向後傾了。

同一時候，你的右足向左轉，雙手把對方拉前。然後左臀帶動左足，劃一弧地轉到圖一二九C的位置——即對方左足之前，足趾略揚向左方。圖一三一表示在此階段中，兩人之位置。

在此一轉動中，你的兩膝應當相當深地屈着，同時一直以左手把對方拉向他的前方。另一方面，右手推向同一方向，以協助左手。

在左足移到正確的位置後，將體重移於其上，並且立刻迅速地把右足貼着地面地橫伸出，使其小腿部份壓着對方右足近足掌處，如圖一二九D及一三二。你的左臀繼續向後退，雙手把對方經過你的右足摔在地上。

圖一三一　圖一三二

二、橫腿側摔倒法

這是上式的一個簡化的變式。它只能給用在此特殊的情況下：對方伸直手把你推開，突然他向右橫踏出一步。

此時你跟着他，也以左足橫伸出一步，將它轉左。雙手像駕駛汽車那樣一轉，把他壓向他的右邊，如圖一三三。

為了保持身體平衡，他一定要向右再踏出一步。當他這樣做時，把你的右足伸出，壓在他的右足下方的外側處，如圖一三四。雙手繼續着轉駕駛盤的動作，把他往下壓，因而令他給你的右足所絆倒。

如果對方是肥大之人，你可以在作最後一個動作時，兩肩向左轉，以加強兩手的施力。

圖一三三　圖一三四

三、單腿摔倒法

在理論上，它與橫腿前摔倒法十分相近。它是用以對付向你正面迫近，採取守勢的對手的，但亦可以用於兩足平立的對手身上。要是略加以改變一下，它更可以用在當對方向側橫出一步之時。

在圖一三五A中，對方向前以右足踏出一步，可能他還以右手推着你。你的右足也向前踏出一步，並將它向左轉，如圖一三五B，兩手向上抬起，把他拉起。

把左臀退後，帶動左足至圖一三五C的位置，停了在對方左足之前。此時你的右足亦已轉到與左足一同的方向了。在你轉時，繼續雙手一拉和一推的動作，如圖一三六。

在這時，對方如果想保持身體的平衡，他一定得以右足向前踏出一步。為了阻碍他這樣做，你以右足後跟稍高的部份壓着他的右足膝部的下方，如圖一三五D及一三七。在後一圖中，進攻者應轉得更左一些，以便其臀部的轉動靈活。

現在你可以開始把他摔倒了。你繼續向左轉，兩手毫不放鬆對他的壓力，右臀——不是右膝——用力向後壓，則對方便給你絆倒了。



圖一三五A　圖一三五B　圖一三五C　圖一三五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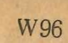
像上面講過的那樣，此式略加改變，便能用以對付向側橫移的對手，或者是他屈着膝，用力地以雙手把你拉前，頑強地抵抗着你的進攻。

圖一三八表示你的對手向右方移出一步，你跟着左足也橫出一步，並以手將他推向你的左邊。你的左手的用力方向是左下方，右手的是左上方。

他的本能反應是再向右橫出一步，以把身體再度平衡好，但是你的右足伸在他的右足之前，以足掌和小腿相接之處壓着他的右膝下方，阻止其右足向前移。



圖一三六　圖一三七



你的右足用力往後撐，雙手向前把他拉，則他便會給摔倒了。

假如他把身體向後仰，企圖擺脫你的控制時，你立刻以右足繞着他的右足膝後，如圖一四〇，以雙手用力把他拉向下方和後面。

四、掃膝摔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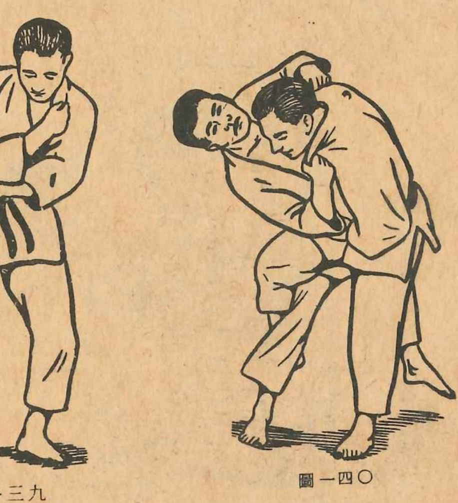
此式與拉踝摔倒法有幾個相似之點，可是不要把二者搞亂了。要是你想把兩式中的動作調亂來做，則你一定會失敗的。在前式中，你的進攻目標是對方的足踝；但是這個掃膝摔倒式中，你所進攻的是他的膝部，或者是他的膝部之下。要是你的進攻之一足壓在對方的膝部與足踝之間的部份，則所形成的槓杆會不足夠來使你把他摔倒。此式是用以對付採守勢的對手的。

圖一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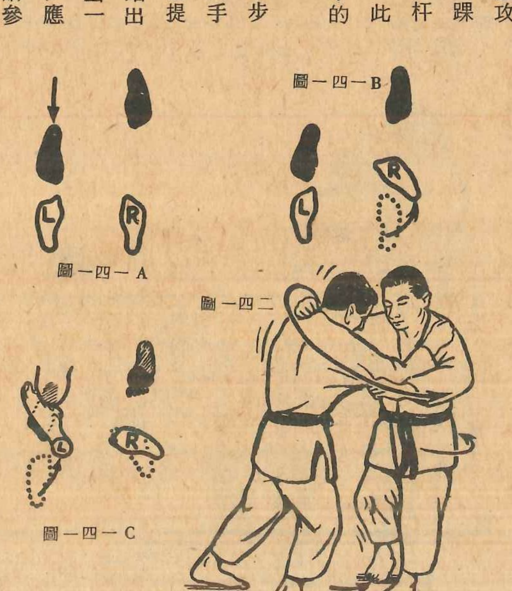


圖一三九



圖一四〇

你誘使他以右足前踏一步。在圖一四一A中，你的對手向前進一步。雙手用力把他提高向前拉，同時右足向前踏出一小步並把它轉向左，如圖一四一B。有些教練認爲這步應移向右方，而不是向前，請參看圖一四二。



圖一四一B

圖一四一A

圖一四一C

圖一四二

在你移動右足之時，身體向左轉，左臂後縮，右手跟着左臂的弧線推動着，請注意圖一四二中的箭頭。這樣會使他失去平衡，開始向前傾了。

他在此時一定會以右足再向前踏一步。爲了阻止他這樣做，你把左足提起，以足掌頂着他的右膝下方，如圖一四一C及一四三。你的左足伸直，右足微屈曲着，以使體重儘量保持平穩。在圖一四三中，進攻者的右膝可以曲得更深，以取得更有利之姿勢；他的上身可以更接近垂直的位置。

你繼續向左轉把對手轉着絆倒在你的右足之下。

在此式中，你應該注意左足按在對方右足上的位置。如果太高，你的壓力會不足以阻止他把膝部彎曲；要是太低了，則你所取得的槓杆，不足以把他摔倒。



下期繼續刊出「肩空投法」



圖一四三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建議四海鏢局徐州分局主王榮與寶通鏢局聯保，但王榮碍於四海鏢局的聲譽，不願與一個小鏢局合作，後經斬情女將四海鏢局總鏢頭萬壽山及鏢師林成方的武功造詣說出，並苦苦懇求，以安全第一，勉爲其難的兩鏢局聯保一次，王榮盱衡情勢，終於答應了斬情女的要求。次日，王榮親到寶通鏢局拜會萬壽山，將來意說明，並轉達斬情女之意，堅請萬壽山與林成方協助，萬壽山和林成方稍事商議之後，便答應下來，於是萬壽山即派林成方隨王榮回凝翠樓，加入保鏢行列，王榮回去後，便帶同林成方向斬情女交代……

刺客闖鏢局　死於刀劍下

斬情女道：「我心中明白，如非王分局主出面，小妹絕對無法請到你林兄助拳。」

林成方道：「姑娘言重了，敝局因爲人手太少，所以特別重大的事，不敢輕易接下。」

斬情女道：「費用方面，林兄盡管開口，小妹如是能够拿出來的，决不吝惜。」

林成方道：「行有行規，這一次，咱們應王分局主之邀而來，費用方面，已和王分局主談妥了，用不着姑娘費心。」

他實在很會應付場面，一句話，說的王榮臉上泛起了笑意，道：「林兄說得不錯，費用方面，在下來談，不用姑娘費心。」

斬情女道：「好！既是如此，我也不客氣了……。」

語聲一頓，接道：「林兄，小妹還有一件事情請教，希望林兄指點。」

林成方忙答道：「不敢，不敢，姑娘請吩咐！」

斬情女道：「林兄，黑劍門這個組合，你聽過沒有？」

林成方道：「聽是聽過，但所知有限，兄弟初出茅廬，對江湖上的事務，知曉不多。」

斬情女道：「既是如此，小妹就先說明一下，黑劍門是一個殺人的組合，他們要殺的人，那就等於閻王爺的生死簿，幾乎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過。」

林成方道：「這麼厲害？」

斬情女道：「對！所以，小妹要請林兄出個主意。」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主意在下倒是想不出來，不過，姑娘有什麼差遣，只管吩咐，林某人既吃了保鏢的這口飯，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黑劍門中人，縱然眞有一擊取命的能耐，林某人也敢碰他們一下。」

斬情女道：「好！王兄，看看給林兄一個什麼職司。」

王榮道：「請林兄相助之事，乃姑娘一力主張，我看，還是由姑娘決定吧！」

斬情女笑一笑，道：「小妹想把林兄留在這跨院之中，不知王兄的意下如何？」

王榮道：「好，一切由姑娘作主。」

斬情女道：「那麼就這樣說定了，跨院外面，由貴局負責，請王兄酌情分派人手。」

這時，田昆忽然快步行了進來，一直走入

廳中。

王榮霍然站起身子，問道：「田兄有事情麼？」

田昆道：「一位年輕人，帶着一位老僕，住進凝翠樓。」

王榮道：「田兄不是交代了櫃上，不許再收留客人了？」

田昆道：「櫃上倒是很合作，但來人非住不可，雙方幾乎衝突了起來。」

王榮道：「田兄沒有過問？」

田昆道：「兄弟本想過問，但想一想，忍了下來，櫃上大概看我沒有說話，也不再堅持，讓他們住了進來。」

王榮道：「田兄看出他們的來路沒有？」

田昆道：「看不出來，那位公子很英俊，世上如若眞有佳公子，那人實在當之無愧。」

林成方心知是高空雁，嗯了一聲，道：「田兄，他們帶傢伙沒有？」

田昆道：「身上未佩兵刃，不過他們帶有一個長形皮箱，就算是裏面裝有十把刀劍，咱們也是無法瞧得出來。」

王榮道：「他們住在那裏？」

田昆道：「也包了一座跨院。」

王榮道：「南京總局的人還沒有到吧？」

田昆道：「沒有。」

王榮道：「諸位請坐一會，兄弟過去看一看。」

林成方道：「在下和王兄一起去。」

王榮道：「不敢有勞，也許只是個普通客人。」轉身向外行去。

目睹王榮離去之後，斬情女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林兄，萬總鏢頭不能來麼？」

林成方道：「姑娘，寶通鏢局子人手少，算上總鏢頭，也不過四位鏢師，能夠派上用場的，只有總鏢頭和兄弟，還勉强湊合，局子裏要人主持，恐怕他不能來了！」

斬情女神情黯然的苦笑一下，道：「林兄，雖然四海鏢局子，盡出精銳，還向總局討了援手，但小妹心中明白，渡過這一次刼難的機會不大。」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人，眞的是那麼厲害？」

斬情女道：「沒有人能防得住黑劍門派出來的殺手，他們從來沒有失敗過！」

林成方道：「姑娘也別把黑劍門看的太高，他們也是人，總不能化陣清風而來，我看四海鏢局子的佈置，已經相當的嚴密，再加上這跨院中防衛，姑娘大可高枕無憂。」

斬情女道：「林兄，如是萬總鏢頭也肯趕來參與，對小妹的安全，當有不少帮助，但不知林兄肯不肯去勸勸他？」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姑娘盛名滿江湖，不知經過了多少大風大浪，怎的對此事，竟然如此畏懼？」

斬情女道：「因爲，對方是黑劍門，我自己也覺着奇怪，對黑劍門中的殺手，怎會如此的畏懼！」

林成方道：「姑娘的功力，現在恢復了多少？」

斬情女道：「這一月來，我一直不敢提氣運功，還有三天，我才滿四十九日……」

林成方接道：「四十九日之後，姑娘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是這麼說的，但四十九天的時間，沒有運氣坐息過，一旦動手，是不是還能保持昔日的水準，很難預料。」

林成方道：「這也許就是姑娘畏懼的原因，好在只有三天，我們全力防範，相信不難應付過去，黑劍門總不能派來大批高手硬攻强襲，咱們這麼多人，我不相信擋不住黑劍門的殺手？」

斬情女淒涼一笑道：「林兄，如是萬總鏢頭不能來，恐要你林兄獨挑大樑了。」

林成方道：「這個，兄弟如何敢當，王分局主、田兄、陰陽雙劍，都是……」

斬情女搖搖手，不讓林成方再說下去，接道：「林兄，他們都算是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但他們內心之中，都對黑劍門，有着畏懼之心，眞正不怕黑劍門的，恐只有你林兄和萬總鏢頭，他不能來，只有你林兄一個人了。」

林成方道：「這個，這個……」

斬情女又道：「就小妹所知，一個人，如果對一個人或一個組合，心中存了畏懼，十成武功，只有用到八成，但拚與搏，生死相差都在毫厘之間。」

林成方轉頭看去，只見田昆微微垂首，一言不發，似乎是默認了斬情女的話。

略一沉吟，林成方突然哈哈一笑道：「姑娘，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誰會眞的怕死，心中就算是有些什麼畏懼，那也不過是受到了傳言之惑，一旦眞到了面對的生死之戰，那份畏懼之感，也許會激起拚命的決心……。」

田昆突然抬頭，接道：「林兄說的不錯，這份淡淡的畏懼，也可能就是力量的源泉，一旦照面，拚勢既成，只有全力一拚，那時，早先的一份畏懼，只有更堅定拚命保命之心。」

斬情女道：「但願如此！」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在下覺着，你安排的防守，可以調整一下。」

斬情女道：「你還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田昆道：「咱們要把防守的圈子劃小一些，不論黑劍門中人，如何高明，他們刺殺你之前，必須先要見到你——」

斬情女道：「哦！」

田昆道：「要王榮多派一些鏢局的伙計，帶着總鏢局的高手，分守在跨院門口，和跨院的後面，彼此聲息相通。」

林成方道：「把王榮調入這跨院之內？」

田昆道：「對，王榮和他的助手們，都調入跨院內，入夜之後，連屋面也交給他們。」

斬情女道：「咱們的人，擺在這跨院的房內等他們？」

田昆點點頭，道：「我們把陰陽雙劍也調入這跨院中來。」

林成方道：「對！咱們人手集中，一旦有人消入，也好全力對付他。」

田昆道：「在下也是這個意思，我料想黑劍門不會派出十個二十個人來，咱們要在重要的地方，保持着絕對的優勢。」

林成方道：「田兄的安排，非常之高明，兄弟很贊同。」

他突然感到應該全力保護斬情女，不讓她受到傷害。

原來，萬壽山和林成方安排的是驅虎吞狼之計，斬情女也不是甚麼好人，讓他們自相殘殺，先拚個死活再說。

但現在，林成方改變了主意。

他想讓黑劍門受到挫折。

只有在連番挫折之下，他們才會派出更高層的人。

林成方想到了擒賊擒王，如若能借四海鏢局之力，再加上田昆和陰陽劍等人的實力，能逼黑劍門中的首腦出動，那才是眞正的收穫。

高空雁和韓二已經住入了凝翠樓，當今第一大鏢局，也被拖着陷入了這場是非之中。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林成方決定借重這些人的力量，逼使黑劍門首腦出動。心中念轉，口中却朗朗一笑，道：「姑娘，田兄這番佈置，實在很好，咱們力量集中，就算黑劍門出動十個、八個殺手，我

相信也可以應付，問題是，諸位要放開胸襟，黑劍門中的殺手也是人，我不信他們一個個，都生得三頭六臂。」

林成方連番的安慰之下，斬情女的胸襟，似是放寬了很多，笑一笑，道：「對，黑劍門中殺手也是人，是人就可以對付，實也用不着怕他們。」

田昆也被激起了豪壯之氣，道：「黑劍門中殺手，在江湖上只是一個傳說而已，咱們都未見過，實在也用不着怕他們。」

林成方很快的激起了小跨院中的鬥志。

陰陽雙劍也已由前廳轉入了後面的跨院中來。

對待林成方，陰陽雙劍很客氣，立刻交談起來。

陰劍郭相輕輕吁一口氣，道：「林少兄，這兩天，咱們一直守在大廳中，只要有人進入了凝翠樓，就無法避過咱們的眼睛。」

林成方道：「這兩天，郭兄是否看到了可疑的人物？」

郭相道：「剛才，有一個年輕人帶着一個老僕，住進了凝翠樓，那小子有些可疑。」

林成方道：「郭兄，馬兄，兩位見識廣，眼皮寬，對兩個進入店中的人，是否有些認識呢？」

他不担心高空雁，但却担心韓二，以陰陽雙劍的見聞之博，韓二雖經易容，只怕也未必能瞞過陰陽雙劍。

幸好陰陽雙劍，都未發現韓二的身份。

這就使林成方放下了心。

這時刻，王榮突然行了進來，直行到斬情女的身前，低聲道：「總局的副總鏢頭，破山手石一峯，親率本局中兩個名鏢師，趕到了徐州，他想見見姑娘。」

斬情女道：「你說明了我的身份沒有？」

王榮道：「沒有。」

斬情女道：「現在，咱們要如何對貴局副總鏢頭去說？」

王榮道道：「事情很簡單，還要姑娘一直充下去。」

斬情女點點頭，道：「就依王兄之見。」

田昆立時把陰陽雙劍和丁盛，遣入內室，廳中只留下田昆和林成方。

斬情女身上加了一件大披風，坐在大廳之上。

田昆一抱拳，道：「王兄，去請貴局的副總鏢頭吧。」

王榮點點頭，却未離去，目光轉到林成方的身上，道：「林兄，有件事，還請林兄担待一二！」

田昆道：「王兄吩咐。」

王榮道：「敝局副總鏢頭，在江湖上，也算是具有相當的聲望，所以，林兄在見着他時，還望能夠給他一點面子。」

林成方道：「王兄，他是江湖前輩，於情於理，咱們都要對他禮讓一些。」

王榮道：「有林兄這句話，兄弟就放心了。」轉身向外行去。

片刻之後，王榮帶着一個五十四五歲，身軀修偉，留着花白長髯的人，行了進來。

他穿淡灰色勁裝，外面罩着一個黑色的披風，雙目烱烱，神色逼人，但赤手空拳，未帶兵刃。未等王榮替他引見，石一峯已自抱拳說道：「在下石一峯，四海鏢局副總鏢頭，那位是敝局的顧客。」

斬情女站起身子道：「我！」

石一峯微微一笑道：「閣下身體可是有些不適？」

斬情女道：「是！我的身體不大好。」

石一峯道：「王榮向總局求援，敝局總鏢頭派老朽兼程趕來……」

斬情女接道：「有勞前輩了。」

石一峯雙目一直盯着斬情女，似是要從他身上，找出甚麼隱密，口中却緩緩應道：「保一趟坐地的人頭鏢，使敝局如此勞師動衆，在敝局而言，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身染奇病，不得不托護貴局。」

石一峯點點頭，目光轉到了王榮的臉上道：「王局主，甚麼人想動我們的鏢，值得你飛鴿傳書，要求總鏢局援手。」

王榮畧一沉吟道：「聽說是，有人雇了黑劍門人，要殺咱們的顧主。」

石一峯呆了一呆，道：「黑劍門，你怎麼知道是黑劍門中人？」

王榮道：「這是傳言，咱們不能不防。」

石一峯道：「他們要殺人？還是刼財？」

王榮道：「聽說是要殺人。」

石一峯大約對黑劍門也有些頭痛，沉吟了一陣，說道：「咱們鏢局子有規矩，你還記得麼？」

王榮道：「記得，不過，在下接下這趟鏢時，還不知道，聽到江湖傳說，已然無法下台了。」

石一峯低聲道：「你和黑劍門人接觸過沒有？」

王榮道：「沒有。」

石一峯道：「想法子找到他們的人，和他們談談。」

王榮道：「談什麼呢？」

石一峯低聲道：「咱們和他們商量一下，同是江湖人，何苦爲了這點小事，鬧的拔劍相見。」

王榮一皺眉頭道：「副座，現在只怕轉不回頭了。」

石一峯道：「試試吧！別叫總座爲難。」

王榮道：「總鏢頭交待過副座了？」

石一峯道：「這件事，來自有方，如若沒有一點糾葛，總鏢頭怎會通知各地分局，不可和黑劍門中衝人衝突。」

一提到黑劍門，兩人就開始談起了家務事，把斬情女、田昆、林成方都冷落到了一邊。

王榮似乎是未料到石一峯對黑劍門，有着如此的畏懼，沉吟了一陣，道：「副座，咱們現在已經騎上了虎背，在下辦事不夠幹練，日後，自願接受總局的懲罰。」

石一峯一皺眉頭，道：「王分局主，你的意思是……。」

王榮接道：「副座，咱們鏢局內部的事情，在下覺着和別人無關，總局以後要如何處置屬下，那是咱們自己的家務事，似乎是用不着牽扯上別的人，不論在下受什麼處罰，都無怨言，不過，目下的情況，關係到咱們整個鏢局子的聲譽，咱們總不能把接下來的生意，推掉不管。」

石一峯道：「如若這件事，眞的牽涉到黑劍門時，咱們似乎是也應該考慮一下。」

王榮道：「副座，目下，是否會牽扯上黑劍門，屬下也無法斷言，不過，只是聽到了這個傳說而已，究竟是不是黑劍門中人，連我也無法確定。」

石一峯道：「這個咱們一定得查證清楚才行。」

王榮道：「未查證清楚之前，咱們應該如何呢？」

石一峯道：「在未查證清楚之前，咱們先接下這件生意。」

斬情女冷冷說道：「那是說，貴局和我的約定，可以不算數了？」

石一峯道：「在下不是此意，此事，也不

能在你姑娘的身上算起，敝局早巳經有了這麼一個規定。」

斬情女道：「如是現在有人來取我之命，搶我珠寶，你們管不管？」

石一峯道：「自然要管，只要他們不是黑劍門的人就行。」

斬情女道：「我明白了，只要他們承認是黑劍門中人，你們就可以不管了。」

石一峯道：「姑娘原諒。」

王榮突然輕輕吁一口氣，道：「副座，這話就不對了。」

石一峯道：「哦！」

王榮道：「一句黑劍門，就可以叫咱們棄鏢不顧，如若黑劍門通知一聲，要咱們鏢局關門，咱們是不是也要聽呢？」

石一峯道：「這個，這個……老朽來此之前，總鏢頭特別交代……。」

王榮苦笑一下，道：「副座，四海鏢局子，在武林之中，他算是很有聲譽的組合，咱們如若對黑劍門如此畏懼，傳言出去，不但對咱們的生意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對咱們局子的鏢師也是一種污辱。」

石一峯道：「王局主，這是總鏢頭的意思，老實說，老夫也作不了主。」

王榮道：「副座，這麼吧！目下這件事，還未證明，是否眞有人要殺咱們的顧主，眼下都還不太清楚，副座就算不知道這件事，日後，總鏢頭怪罪下來，由屬下一人担承如何？」

石一峯沉吟了一陣，道：「王局主，這件事，如以老朽之意，咱們應該先報告總鏢頭，由他決定如何？」

王榮道：「他不在現場，而且心中早有成見，只怕也難公平處置。」

石一峯道：「哦！」

王榮道：「所以，在下之意，還是請副座作主。」

一直很少開口的林成方却突然開了口，道：「貴局很奇怪，既然開了鏢行，尤其是天下第一鏢局子，就算有不敢接下的生意，也不能在顧主面前這樣高談闊論，叫人聽得寒心。」

石一峯喝道：「住口，你是什麼人？」

林成方道：「在下也是保鏢的，算起來，和石老同行。」

王榮接道：「這一位就是保護斬情女闖過中原十道埋伏的寶通鏢局子的林鏢師。」

石一峯本來想發作，但聽王榮這一介紹，突然間，只好忍了下去，笑一笑道：「失敬，失敬，原來閣下是寶通鏢的林鏢師……。」

目光轉到王榮的臉上，接道：「王局主，這寶通鏢局子的人，怎麼會到了此地？」

王榮道：「聯保，在下聽到傳言，對方可能是黑劍門中人時，就作了兩件事情，一件是向總局求援，勞動了副座的大駕，另一件就是要求寶通鏢局子聯保。」

石一峯道：「哦！江湖上講究氣勢，像咱們四海鏢局子，擁有衆多的高手，就算有些傷亡，也動搖不了咱們的根基，如若只有一兩個人的小鏢局，那就不同了……。」

林成方冷笑一聲，接道：「貴局雖然很大，但忌諱亦多，幹保鏢的怕强盜，那豈不是等於捕快怕了做賊的，縱然人多勢衆，也等於大而無當。」

石一峯一皺眉頭，道：「閣下話中帶刺，可是說給老夫聽的。」

林成方道：「不錯，敝局雖小，可是不怕黑劍門。」

石一峯臉色大變，道：「年輕人，你如敢對老夫無禮，那可是自找苦吃了。」

林成方輕輕歎息一聲，道：「黑劍門所以能夠名動江湖，除了黑劍門的殺手厲害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

田昆看看石一峯沒有接口，自行接道：「什麼原因？」

林成方道：「怕他們的人太多。」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欲言又止。不說也就算了，偏偏又回顧望了石一峯一眼。

不望這一眼，也許石一峯會裝聾作啞的算了，但這一眼，却望的石一峯火了起來，冷笑一聲，道：「你叫林成方？」

林成方道：「是啊！」

石一峯道：「你是寶通鏢局子的鏢師。」

林成方道：「對！小鏢局，比起你們四海鏢局子，還不如你們一個分局大。」

石一峯道：「人貴自知，你有這樣的想法，那就對了，江湖上名無倖至，四海鏢局如是沒有一套辦法，也不會有今日這樣的規模。」

林成方道：「也可能是正因爲貴局的規模太大了，所以，貴局有些怕事，沒有了當年那股闖蕩江湖的銳氣。」

石一峯怒道：「你……。」

林成方道：「我，我不過一個小小鏢局的小鏢師，但我不怕黑劍門。」

石一峯究竟是見過世面的老江湖，拂髯長笑，借着笑聲，發洩出了心中一股怒火，道：「王分局主，咱們退保，撤走咱們的人。」

王榮面有難色，道：「副座，我們已經收過保費了。」

石一峯道：「江湖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收了訂金，退保時，須加倍奉還，還他們多一倍的訂金就是。」

王榮道：「副座，那是指咱們還未行動之前，現在咱們已履約兩日，怎能中途撤保？」

石一峯一皺眉，道：「王分局主，老夫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王榮道：「聽到了，不過，這和咱們四海鏢局以往的作風不同，我不能砸了鏢局子的招牌。」

石一峯氣的全身顫抖，道：「好啊！別人不聽我的還罷了，咱們自己人也敢抗命，王榮，你好大的胆子。」

王榮道：「副座息怒，屬下如有得罪之處，此事過後，副座盡施懲處，但目下還請副座原諒。」

話很婉轉，但決心很强。

石一峯冷笑一聲，道：「王榮，咱們四海鏢局子的規矩，以下犯上，是一個什麼罪名，你知道吧？」

王榮答道：「我知道，至少也是開革的罪名？」

石一峯道：「你既然明白，也應該決定如何做了？」

王榮道：「我已經決定了。」

石一峯道：「哦！怎麼個決定法？」

王榮道：「如是副座不能支持屬下接下的這趟鏢，屬下已決定獨力支持，副座如是實在無法帮忙，副座就請離開吧！」

石一峯道：「什麼，你要老夫走？」

王榮道：「副座，如若你堅持要屬下撤走人手，那豈不等於免了我這個分局主的職位了麼？」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兩位不用爭執了，事實上來的人是不是黑劍門，我們還不知道，敵人還沒有來，我們先就窩裏反了。」

王榮道：「副座，不論如何，請你給屬下一個面子，你副座可以不管這事，但不能堅持要屬下撤走。」

田昆道：「石老，你是武林中有身份的人，四海鏢局，更是當今第一大鏢局，貴局不和黑劍門衝突，此事無可厚非，不過，目下咱們是不是要對付黑劍門中人，現在，咱們還不清

楚，似乎是用不着自己鬧翻。」

石一峯冷哼一聲，未再說話。

不知他是否已經被說服了，但至少，他未再說話。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道：「事情就這樣決定，我下令再調集一部份鏢局中人，保護這座跨院。」

石一峯道：「你說什麼，咱們的人，要守在外面？」

王榮道：「副座，沒有法子，咱們的人都怕黑劍門中人。」

田昆道：「石前輩，如若願意留在這裏，那也很好。」

這當兒，突然有一個鏢師，匆匆忙忙的奔了進來，道：「見過局主。」

王榮心中很煩，冷冷說道：「什麼事？」

那鏢師道：「有一個人，自稱刺客，求見局主。」

王榮道：「什麼人？」

那鏢師道：「不認識，他臉上戴着面具，手執金刀……。」

王榮接道：「既然手中有兵刄，你們爲什麼不出手攔住他？」

那鏢師道：「攔不住，我們已有四個人受了傷。」

王榮道：「有這等事！」舉步向外行去。

林成方低聲道：「王兄留步。」

王榮苦笑一下，道：「他不但打傷了我們的人，而且，還自稱刺客，這那裏還把四海鏢局子放在眼中。」

林成方道：「在下倒覺着來人很有豪氣，何不請他進來，咱們大家見識一下。」

王榮道：「請他進來？」

林成方道：「對……。」

回顧了斬情女一眼，接道：「閣下可以先避一避，至少，別讓對方先看到你。」

斬情女點點頭，行入內室。

林成方站起身子，當先行入院中。

他的勇敢、豪壯，很自然的，變成了大家敬重的人物。

王榮看羣豪等都巳站好，笑一笑道：「我去帶他進來。」

林成方道：「不必了，王兄是我們的主腦，叫他進來就是，一切還要王兄問他！」

王榮哦了一聲，心中暗道：「看來，我也是心中太緊張了。」揮手對那鏢師說道：「去！叫他進來。」

那鏢師躬身領命而去。片刻之後，一個身着黑色長衫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進來。

只見他左手擺在前胸處，手上留着很長的指甲，而且色呈淡青。

右手却晶瑩如玉，白得和他的臉色一樣。

這是個白白淨淨的中年人，但却叫左手上那些長指甲和淡青的膚色，給完全破壞了，再加上那一身黑衣，把一個好端端的人，托襯得神色詭異。

王榮打量了黑衣人一眼，問道：「你叫刺客？」

黑衣人冷冷說道：「我是刺客，來這裏想找一個人。」

王榮道：「哦！你要刺殺什麼人？」

黑衣人道：「包下這跨院的人，也是你們四海鏢局的顧主。」

王榮道：「閣下好大的口氣。」

黑衣人冷冷說道：「何止是口氣，如是沒有把握，怎會輕易到此。」

王榮道：「你認識我麼？」

黑衣人道：「第一次見面，不過，對閣下，我倒是清楚得很。」

王榮說道：「我是誰？」

黑衣人道：「四海鏢局的王分局主。」

石一峯突然開了口，道：「閣下來自何處？可否見告姓名？」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在下來殺人的，不是和諸位攀交情的，用不着通名報姓！」

石一峯道：「就算是殺人的，但也有個來處，人有名兒，樹有影兒，閣下爲什麼不肯報出自己的來歷呢？」

王榮心中明白，石一峯這般苦苦追問，目的就是想讓對方，報出黑劍門的身份。

但那黑衣人，却是完全沒有想到石一峯的問話用心，一直避不作答。

王榮瞭解，所以急急接道：「你這個人，口氣如此狂傲，難道完全不把四海鏢局放在眼中。」

黑衣人冷冷說道：「四海鏢局子的人，我巳經領教了很多個，不過爾爾罷了。」

王榮大怒道：「在下也是四海鏢局子中的人。」

黑衣人道：「四海鏢局子又怎麼樣？在下既然敢來，確未把貴局放在眼中。」

王榮想發作，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原來，他忽然想到了石一峯既在現場，這件事爲什麼不讓石一峯承担下來。

心中念轉，就忍下了沒有開口。

果然，石一峯見王榮未再開口，就忍耐不住了，冷笑一聲，道：「好小子，老夫在江湖上走了大半輩子，還沒有遇上過，你這樣楞頭靑，你出手吧，老夫接下了。」

黑衣人目光轉到石一峯的臉上，道：「你是這裏當家的？」

石一峯道：「四海鏢局子接下的生意，老夫自然能夠作主！」

黑衣人道：「那好極了，我正要找這麼一個人。」

石一峯道：「哦！」

黑衣人道：「在下如若制服了閣下，你閣下是不是就交出人來……。」

王榮生怕黑衣人說出斬情女的名字，急急接道：「別說有敝石副總鏢頭在此，就是王某人，也不會任閣下如此猖狂，四海鏢局子實力雄厚，金字招牌，天下皆知，咱們打不過閣下，那只怪咱們學藝不精，但只要我們有一個活人，你閣下就別想咱們交出顧主。」

黑衣人冷冷說道：「那也行，我殺完你們所有的人，她就非出面不可了。」

石一峯道：「你劃道子吧！」

黑衣人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你們這些人，是一起上呢，還是準備用車輪大戰呢？」

石一峯道：「你只有一個人？」

黑衣人道：「還有人，不過，在下是死卒，殺不了我要殺的人，只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拚命一戰。不過，別担心，我們會有兩個人一同出手，我不死，他們不會現身！」

石一峯道：「聽你這個人的談話，似乎是黑劍門中人？」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不要管我是那一個門戶中人，只要答覆我的話就行了。」

石一峯道：「咱們必需要先瞭解你的身份，然後，才能決定如何和你動手。」

黑衣人道：「那倒不用了，諸位有什麼能耐，儘管施展出來，通名報姓，大談來歷，似乎是用不着了。」

石一峯一皺眉頭，道：「你們這等橫蠻無禮，難道認爲我們眞的怕了你們？」

黑衣人道：「我們行事，一向是不讓人怕，只求達到我們的目的罷了。」

石一峯冷笑一聲，道：「你這樣做法，用心何在？」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我已經說話夠多了，從現在起，在下只用手，不再開口了。」

石一峯轉頭望去，只見王榮、林成方、田昆等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他的身上，似乎是一切事，都等他作主決定一樣。

這等沉默的反抗，使石一峯突然覺着很孤獨，輕輕吁一口氣，道：「王榮，我們應該如何？」

王榮道：「副座決定。」

石一峯道：「不論他是什麼來路，咱們忍不下這口氣，也不能砸了咱們四海鏢局子的招牌。」

王榮道：「是！」

石一峯道：「不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咱們鏢局子，已有幾個人傷亡在這個人的手下，不能太大意了。」

王榮道：「這個屬下明白。」

刷的一聲，抽出單刀，大步向前行去。

黑衣人突然一伸手，拍向了王榮前胸。

招數上談不上什麼奧妙，但却佔盡了一個快字。

王榮早已凝神戒備，但仍然被那快速的掌勢，迫的退了兩步。

對方攻勢太快，王榮連出刀亦自無及。

這情形不但使王榮心中暗暗震動了一下，就是石一峯也看的一皺眉頭。

這黑衣人的手法辛辣，招數的快速，當眞是極爲少見。

王榮究竟是久經大敵的人，接敵一招攻勢，已知厲害，不待對方第二招攻來，立時又向後退了三步。

就是這一段空暇，使得王榮有了施展刀法的機會。

他號稱「霹靂刀」，大喝一聲，突然揮刀擊出。

這一刀的兇厲，有如巨浪撞岩一般，那陰森黑衣人，也被逼的退了一步。

名無倖至，王榮能掌理徐州分局，確也非同凡響。

但見他展開了霹靂刀法之後，刀刀如雷霆下擊，夾雜着不停的大喝之聲，氣勢之壯，刀法之猛，使得那黑衣人全無還擊之力。

不知何時，那黑衣人手中多了一柄金色燦燦的圓圈。

他始終只用一隻右手拒敵，手中金圈，左右封擋，竟然把王榮一把單刀擋在金圈之外。

但他的擺在前胸的左手，一直沒有動過。

搏殺激烈，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的傳了出來。

田昆緩步移到了林成方的身側，低聲道：「林兄，你看這一戰，那一個能勝？」

林成方道：「表面上看來，王兄的刀法凌厲，威勢很强大，但如仔細看去，那黑衣人只用一手拒敵，左手待機而動，實已佔盡優勢，穩操勝算。」

田昆道：「林兄，那人一直不動左手，是不是有些怪異？」

林成方道：「可惜，我還沒有瞧清楚，他們就動上了手。」

田昆道：「瞧清楚什麼？」

林成方道：「瞧清楚他那隻擺在胸前的左手。」

田昆道：「在下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也不算太短，見過的事情不少，但却沒有見過這等怪人、怪事，搏殺激烈，生死一瞬，但却有一隻手，不肯用出去。」

林成方低聲道：「田兄，那位石副總鏢頭，見識廣博，你何不問問他？」

田昆道：「我看他也不會瞧出來，如是瞧出來，他早就說了。」

林成方道：「你給他提一下，飛指斷魂手，他也許就明白了。」

田昆道：「飛指斷魂手？那……。」

林成方接道：「我只是這麼想，心中毫無把握。」

田昆道：「哦！」

林成方道：「給石副總鏢頭提一提，王分局主刀法，只要稍有破綻，就可能遇上危險，他們相處日久，彼此瞭然，要他在王榮這套刀法將盡之前，設法接替他下來。」

田昆對林成方，也早已生出了敬慕之心，笑一笑，道：「行。」緩步走了過去。

一直行到了石一峯的身側，才停了下來，道：「石老，在下要奉告閣下一件事。」

石一峯道：「什麼事？」

田昆道：「來的這位黑衣殺人客練的陰柔之勁，再加上他練的飛指斷魂手，王分局主的霹靂刀法，只要一有破綻，很可能就會遇上兇險。」

石一峯道：「哦！」

田昆道：「閣下和王分局主，相處甚久，想來定然知道，他這一套刀法，幾時可以用完，希望石老能在這套威力强大的刀法用完之前，接替他下來，免得露出破綻，授敵以可乘之機。」

石一峯點點頭，道：「飛指斷魂手。」

田昆道：「不錯，以石老見識之廣，自然知道那飛指斷魂手的厲害了。」

事實上，石一峯也只是聽人提過了這麼一種武功，對這門武功，知道的太少。

田昆也不太懂，甚至連那名字，也是聽林成方剛剛談起。

石一峯已感覺到了來的刺客不簡單，同時，也感覺到受保護的人，也不簡單。

他自己忽然發覺，已經騎上了虎背，只有硬着頭皮撐下去了。

王榮的霹靂刀法，確有無比的威勢，配着他大聲的呼喝，不但氣勢壯大，事實上，也有着强大的威力。

那黑衣人有很多凌厲的武功，但在王榮的壓制下，竟然施展不出。

但他手中的金環，確有着極强的應變能力，儘管那王榮攻勢銳利，但都被金環封開去。

林成方的推斷不錯，石一峯對王榮的霹靂刀法，確有着很深的瞭解，眼看王榮一套刀法將要用盡，石一峯突然揮劍而上，道：「王局主，你退下來，老夫要領教一下這位朋友的高招。」

口中說話，手中長劍，却未敢稍停，一連攻出七劍。這七劍的凌厲兇悍，出盡他全身功力，果然是極具强大威勢，便把黑衣人手中金環給逼封開去。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好！正點子，在下正希望你出手。」

石一峯未答話，却是全力運劍，展開疾攻。他心中明白，那飛指斷魂手，可以傷到王榮，也可以傷到自己，這一點大意不得，有着絲毫大意，就可能造成大恨，所以，一上手，就全力施爲，不讓對方有乘隙反擊的機會。

王榮在石一峯全力攻敵之下，脫身而出。

田昆快步行了過來，低聲道：「王局主霹靂刀法果不虛傳。」

王榮歎息一聲道：「慚愧，慚愧……。」

田昆接道：「王局主，不是兄弟捧你，那一陣連環刀法，在當今武林之中，很難找得出幾個來人。」

王榮口中雖然仍在謙遜，但內心之中，却感到十分受用，道：「那傢伙一隻手不肯使用，定然有什麼奇怪的原因。」

田昆道：「那隻手，才是追魂取命的手，

沒有一擊得手的把握，不肯輕易施出來……」

王榮心中一震，暗道：「我被人家恭維了半天，原來，我是在用一雙手臂，打人家一條胳臂。」

再看石一峯長劍縱橫，閃起了一片寒芒，帶起了輕微的嘯風之聲。

但那黑衣人，仍然只用一條臂，一隻金環，封住了石一峯的長劍。

但石一峯的長劍上壓力很大，迫的那黑衣人，全神應付。

王榮輕輕吁一氣，道：「田兄，我瞧，咱們用不着講甚麼江湖規矩了。」

田昆道：「哦！王兄的意思是……」

王榮接道：「咱們人手多，給他耗個什麼勁呢？倒不如多加上幾個人。」

田昆道：「兄弟也是這個意思，對付這種殺手，本無江湖規矩可言，只是……。」

王榮接道：「只是什麼？」

田昆道：「石副總鏢頭，也是成名的人物，咱們如若一擁而上，只怕他心中不樂。」

王榮道：「田兄說的是……」

田昆道：「其實，咱們這裏，都已準備好了，只要兄弟招呼一聲，他們立刻出手。」

王榮道：「我想，還是由敝局中人出手，以免引起石老的誤會。」

田昆道：「那就悉憑王兄作主。」

王榮點點頭道：「副座，咱們用不着和這個人磨下去了。」

口中說話，右手長刀一擺，攻了上去。

石一峯似是也發覺了那黑衣人並沒有全力施爲，尤其是那隻橫在前胸的手，長長的鐵青的指甲，給人一種冷厲、詭異的感覺。

所以，對王榮揮刀挾擊，並未抗議。

不抗議就是同意了王榮的援手。

石一峯的劍，配上了王榮的霹靂刀法，立時構成了刀劍合璧的壓力。

那黑衣人手中的金環，已然有些應付不來了。

忽然間，石一峯劍出如「毒蛇尋穴」，在金環封架住王榮的長刀時，抵隙而入，一劍刺中了黑衣人的左肋。

劍勢偏了一些，不足以致命。

但也在那黑衣人的左肋上，劃一道長過半尺的血口。

鮮血湧了出來。

王榮忽然間，大喝三聲。

三聲大喝，配合着三刀凌厲的攻勢，斬下了那黑衣人執着金環的右臂。

黑衣人橫在前胸的左手，突然伸了出去，抓向石一峯。

他這隻怪手，給人心理上的壓力很大，一旦施了出來，確也是快如電光石火。

石一峯駭然後退。

如是他舉劍封擋，那條手臂，雖然厲害，也許石一峯精純的劍法，還可以封擋得住。

至少，可以逼的他施展不開。

所以，石一峯向後退開。

但見那曲在胸前的手臂，忽然伸直，一把抓向了石一峯的前胸。

石一峯長劍已然在向後退避時垂了下去，這時，想再收回來，封擋那疾如流星而來的手臂，已然有所不能。

只好又向後而退去。

但那手臂來的太快了，長長的指甲，已然觸到了石一峯的肌膚。

這時，石一峯突然棄去了手中長劍，右手一揮，拍了出去。

他已經明白，自己難逃厄運，也施展出了生平絕技，打出一招破山掌。

黑衣人就算中兩劍，也許能撐得住，但他却撐不住石一峯這一招破山掌。

只見他身子搖顫，七竅中突然湧出了鮮血，砰然一聲，倒了下去。

這一掌，擊碎了他內腑五臟，也震斷了他的心脈，完全絕了他的生機。

王榮急步奔了過來，道：「副座，你怎麼樣？」

石一峯道：「我還好……」

突然發覺了左肩處，衣服破裂，肌膚上，也微微痲癢。

他江湖上經驗豐富，立時明白了這是中毒之徵。

撕開肩上的衣服看去，只見左肩處有着四個血孔。

色呈紫黑，却不見血流出來。

那說明了黑衣人左手上的長指甲，都已經刺入石一峯的肌膚之中。

林成方、田昆也行了過來，查看石一峯的傷勢。

田昆一皺眉頭道：「石老，毒性很烈。」

石一峯道：「不錯，毒性很烈，傷處一點不痛。」

王榮取出一個玉瓶，道：「副座，這裏有解毒丹藥，先請吃下兩粒。」

林成方低聲道：「王兄，藥不對症，不如不用，何不搜搜對方身上是否有解毒之藥。」

一語提醒了夢中人，王榮快步奔了過去，果然在那黑衣人身上搜出了一個玉瓶。

打開瓶塞，倒出了三粒丹丸。

這是玉瓶中僅有的三粒丹丸，色是乳白，也不知是毒藥還是解藥。

王榮把藥丹托在了手中，皺起了眉頭。

田昆取過一粒藥物，在鼻子間聞了一聞，道：「林兄，你看看，這是解毒藥物，還是毒藥？」

林成方取過一粒丹丸，在鼻息間聞了一聞，道：「隔着一層蠟殼。」

伸手捏開，放在鼻息之間再聞了一聞，道：「好像解毒用的藥物。」

就這一陣工夫，石一峯的臉上，已然泛起了一層淡淡的黑氣。

王榮道：「林兄，副座有些不對了，這藥物，要不要服用下去。」

林成方道：「沒有把握，這是賭運氣的事，在下不敢作主。」

田昆突然低聲對王榮說了幾句話。

王榮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王榮匆匆轉了回來。

這一陣工夫，石一峯已經有着支持不住的情形，人已坐在木椅上，呼吸急促，而且，也閉上了雙目。

王榮迅快的把一粒丹藥送入了石一峯的口中。

石一峯吞下丹丸，人已暈倒在坐椅上。

王榮道：「我在江湖上，也混了二十年，從沒見過這樣厲害的毒性。」

林成方道：「那來的丹藥？」

王榮低聲道：「斬情女的，據她說能解百毒，希望她的藥物對症。」

林成方仔細查看了一下，道：「王局主可以放心，她的藥物不會錯。」

等了約一盞熱茶工夫，石一峯緩緩睜開了雙目，道：「好厲害的毒性。」

王榮低聲道：「多虧少公子的贈藥。」

石一峯道：「那一個少公子？老朽該去謝謝人家。」

王榮說道：「不用謝了，就是咱們那位顧主。」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尊天會」會主黑白天尊，正與「瀟洒煞手，粉面人屠」萬心玄在亭中對飲，酒至半酣，當兩人談及司馬玉嬌的婚事時，突然信鴿飛來，黑白天尊展看傳書，始知玉嬌去向不明，頗感焦慮，萬心玄則認爲婚事無須操諸過急，並提議邀請他兩位恩師前來主婚，由於黑白天尊雄心萬丈，企圖睥睨江湖，霸覦武林，是以儘量設法網羅，籠絡黑白兩道高手，收爲己用，惟對隱逸高人，深感難以拉攏，尤其對董伯奇，柳凝碧兩人，更無從入手，因此之故，便接納萬心玄的建議，決定放言「大荒二老」邀約董伯奇，柳凝碧共作小興安嶺盛會……

眞情稟義父　私自已嫁人

談話至此，黑白天尊突然發現有個侍應弟子，匆匆向自己與萬心玄對坐飲酒的「來青亭」走來，遂知必有要事，注目問道：「牛標，你是否有甚要事通訊？」

那名叫牛標的「尊天會」弟子，肅立止步，朗聲稟道：「啓稟會主，『吝嗇夫人』錢太眞，前來總壇拜望，現在『震天堂』中，由濮陽堂主欵待。」

黑白天尊喜道：「好，『財煞』到了，我親自相迎，接她同來此處飲酒！」

萬心玄搖手笑道：「老人家不必親迎，錢太眞貪心最大，生性怪異，只重財寶，不重禮節，你與其親自遠迎，還不如送她兩枝關外特產的老山人參，使她來得高興！」

黑白天尊聞言，便自目注牛標，含笑囑咐說道：「牛標，傳我口諭，從庫房中索取一盒上好野參，一件純白貂皮，和百兩金葉，由濮陽堂主，先送給錢夫人，聊爲遠來車馬之敬，並請她來這『來青亭』，與我和萬公子一同飲酒。」

牛標領命退去，萬心玄向黑白天尊含笑說道：「老人家這百兩金葉，加得極好，『吝嗇夫人』錢太眞，對人吝嗇，怕人吝嗇，看錢太眞，視錢如命之人，但如有足够引誘之物，她也會毫不吝嗇地，替你賣命……」

黑白天尊笑道：「黃白之物，『尊天會』居積甚多，我以之交遊四海，絕不會絲毫有所吝嗇，萬老弟與錢夫人，定極廝熟……」

萬心玄搖頭笑道：「『七煞』之中，只有『天、地、人』三煞，屬於好友，我對其餘『酒、色、財、氣』四煞，均只聞名，還沒見過面呢？」

黑白天尊對他看了一眼，萬心玄又笑道：「但彼此的嗜好性格，却久已耳熟能詳，總之，老人家若想利用錢太眞，便從她的『貪得』癖性上着眼，絕不會錯！」

黑白天尊笑道：「老弟，高論極是，『吝嗇夫人』來了，話雖如此，禮不可失，我們且出亭外，接她一下。」

這時，一位由於缺乏滋補，略嫌乾瘦，但身材仍頗苗條，約莫三十來歲的衣着樸素婦人，已由牛標引路，從園徑中出現，向「來青亭」緩緩走來。

黑白天尊雙手一拱，搶前半步，含笑發話道：「錢夫人芳駕光臨，老夫因有萬心玄老弟遠客在座，致有失禮……」

話猶未了，那位「吝嗇夫人」錢太眞已頗爲高興地，搖手笑道：「會主太謙，你那一盒野參，一件雪貂，和百兩金葉，便是對於錢太眞的極好禮遇，但聞得江湖傳言，『尊天會』雄據關東，富堪敵國，假如有甚麼中原難得的奇珍異寶，你不妨多多送我幾件！」

黑白天尊一面揖客入亭，一面「哈哈」大笑道：「錢夫人先請飲酒，明日我陪你到『尊天會』的寶藏庫中，隨你挑選十件禮物如何？」

錢太眞高興得眉開眼笑，舉步入亭，瞥了萬心玄一眼道：「妙極，妙極，這趟關東之行，眞是沒有白來，但我却要對這位齊名已久，却尚未曾見過面的『人煞』萬心玄兄，特別小心一點，風聞他人極瀟洒，心極狠毒，甜笑之後，暗藏辣手，莫要見我大有收穫，來個以黑吃黑……」

萬心玄聽得皺眉深蹙地，向錢太眞苦笑說道：「錢夫人怎麼把我萬心玄看得如此一文不值？江湖傳言不虛，萬心玄一向笑裏藏刀，心辣手狠，但那是對於敵人，若對於自己人，萬心玄一樣是兩肋插刀，滿腔熱血，響噹噹的好朋友呢！」

錢太眞坐了下來，目注萬心玄，面帶笑容問道：「萬兄，我們尚是初次見面，算得上是朋友麼？」

萬心玄笑道：「至少不是敵人，何況齊名『七煞』，已被江湖中的衞道之士，列名爲有數邪魔，不單算是朋友，並可說是立場相共的好朋友了！」

錢太眞點頭道：「對，好朋友之前應該說老實話，萬兄，我和你不大一樣。」

萬心玄一時間不明錢太眞語意所指，自是不便答話，只有向這位名滿江湖、貪財好貨的「吝嗇夫人」，遞過一瞥詢問眼色。

錢太眞道：「你只對敵人殘酷，不對朋友兇狠，我却對敵人、朋友，都一視同仁……」

這兩句話兒，使萬心玄，與黑白天尊均聽得爲之一怔。

錢太眞見了他們的神情，微微一笑，加以解釋說道：「司馬會主與萬兄不必驚奇，我這『一視同仁』之意，只是不論對敵人，或對朋友，均喜歡大佔便宜，會想盡方法，把對方的錢財，弄點過來，進入自己的荷包之內！」

本名司馬霖的黑白天尊和萬心玄聽得，不禁相視苦笑。

就在此時，錢太眞忽然隔座伸出手兒，向萬心玄嬌笑說道：「有幸齊名『七煞』，『吝嗇夫人』與『瀟洒殺手』之間，可說神交已久，今日喜得相逢，作女人的，總會佔點便宜，萬兄既稱『瀟洒』，也必大方，會不會送我一件十分像樣的見面禮呢？」

這位「財煞」，簡直可稱「財迷」，起意斂財時，臉皮極厚，手段也頗高明，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萬心玄可算「人精」，却也想不到她會來上這麼一手。

「瀟洒煞手」確實瀟洒，也够大方，却苦於毫無準備。

因爲萬心玄身邊，只有散碎銀兩，和爲數不多的幾張金葉，對於這位視財如命、胃納奇佳的「吝嗇夫人」，却是如何拿得出手？……

就在萬心玄有點臉上發紅，窘得失去瀟洒之際，陡覺腿上被人輕輕碰了一碰。

他目光微瞥，見是「黑白天尊」司馬霖悄然遞過一粒幾乎比龍眼還要略大一些，但却無甚光澤的梨形珠兒。

萬心玄何等伶俐，悄悄接過珠兒，佯作自懷中掏出，遞向錢太眞，並又恢復瀟洒，微笑說道：「客中身無長物，一粒珠兒，聊當薄贈，錢夫人不見怪吧？」

錢太眞接珠在手，看了一眼，忽然揚眉笑道：「投之桃李，理當報以瓊瑤！」

萬心玄搖手笑道：「不必，不必，你是有名的『吝嗇夫人』，『吝嗇夫人』若是用去一兩紋銀，會比身上少了一斤肉兒，還要來得心痛！」

錢太眞笑道：「萬兄眞是我的知己，但我所謂的『瓊瑤之報』只是秀才人情，慢說一兩紋銀，連一文錢都不值得呢！」

萬心玄訝道：「哦，既然如此，我要請教，何謂『秀才人情』？」

錢太眞道：「我想送你四個字兒，你本來已有『瀟洒殺手』和『笑面人屠』美名，我想加送的是『大方豪客』四字！」

萬心玄把「大方豪客」四字，唸了一遍，手指如今還托在錢太眞掌上的那粒梨形巨珠，皺眉問道：「錢夫人的『大方』二字，是來自這粒珠兒？」

錢太眞笑道：「萬兄既是我的知己，應知錢太眞也擁有一座寶庫，庫中所貯，尚稱不菲，每月我均去摩挲一次，怎會不識貨呢？」

萬心玄眞還不知那粒梨形巨珠，有何特別貴重之處？又不便向黑白天尊司馬霖探問，只有不太瀟洒的乾澀一笑。

錢太眞用左手三指，拈起那粒無甚光華的梨形巨珠，在鼻尖耳後等容易生油之處，略一沾滾，邊自以衣袖擦拭，邊自笑道：「假如我見識不陋，這粒珠兒，應該產自南荒，是極爲罕見奇蛇，『三目藍蛇』的當中那隻竪目……」

說話至此，那粒梨形巨珠，已在錢太眞用人油力拭之下，發出了奪目光彩！

錢太眞道：「此珠不單光彩極美，並有袪毒妙用，尤其若與『三目藍蛇』的蛇胆同服，更是足以起死回生的無上聖藥！故被武林人，視若瑰寶……」

萬心玄聽得此珠竟有袪毒療傷妙用，不由心中有點悔恨起來……

錢太眞說至此處，一面神色珍重地，收起那粒梨形巨珠，一面把目光移注到司馬霖的臉上，含笑問道：「司馬會主，錢太眞不揣鄙陋，胡亂評騭，不知是否看走了眼？」

司馬霖見她不問萬心玄，而問自己，便知這位「吝嗇夫人」，相當厲害，早已看破了桌下送珠之事……

對方既已看破，倘再掩飾，便是無趣，遂索性「哈哈」一笑，點頭說道：「錢夫人眞好眼力，司馬霖萬分欽佩，我再來個錦上添花如何？」

錢太眞竟是舉一反三的玲瓏剔透之人，聞言喜道：「錦上添花？難道司馬會主還要送我一粒『三目藍蛇』的蛇胆麼？」

司馬霖點頭道：「老夫於半年前，遠遊南荒，誤入蛇谷，斬了一對『三目藍蛇』，可以分贈一粒蛇胆，少時便命人取來奉上……」

錢太眞喜極笑道：「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又道是『無功者，不受祿』，司馬會主對於錢太眞，除了莫令我花錢外，可以命令我作任何效勞，否則，倘若過份不勞所獲，坐享其成，連萬心玄兄，都會看得不大服氣地，失去了瀟洒

風采……」

萬心玄聞言，便知自己臉上已不自覺地現出了悔惜神色，遂趕緊鎮定收攝，並暗驚「吝嗇夫人」的眼力厲害！

司馬霖笑道：「此項薄贈何足掛懷？錢夫人真若想找點事作，便請你担任萬老弟與我義女司馬玉嬌的婚禮大媒便了！」

錢太真哎呀一聲道：「恭喜，恭喜，想不到名震八荒的『瀟洒殺手』萬心玄兄，業已成了司馬會主的乘龍快婿，這碗現成的『冬瓜湯』，我是應該喝的……」

萬心玄委實不願使「吝嗇夫人」錢太真無功受祿，眼珠一轉，向司馬霖含笑說道：「老人家不是打算與『醉酡道，邋遢僧，綠白玉簫雙主人』等一仙三絕，互較藝業，一爭雄長麼？錢夫人絕藝在身，是位絕好帮手。」

錢太真不等司馬霖接話，便向萬心玄連搖雙手說道：「慢來，慢來，萬兄，你過份抬舉我了，在『七煞』之中，『吝嗇夫人』錢太真只是尋常人物，比不上『霹靂火』廉不和那等身懷絕藝，更比不上你『瀟洒殺手』萬心玄的出類超羣，我吃幾碗乾飯，自己內心明白，對付『一仙三絕』那等成名人物，難免差了一皮，本身勝敗無妨，替『尊天會』丟人現眼，弱了司馬會主的威風銳氣，却是不好意思！」

萬心玄見她猛推責任，嘴角微披，又復說道：「除了『一仙三絕』以外，還有幾個欲與『尊天會』作對的無名年輕人物，叫做甚麼柳延昭，秦文玉，蕭克英，孟贇，焦艮……」

錢太真聽了「無名年輕人物」，便接口含笑說道：「這些都交給我了，只要他們敢來『尊天會』總壇撒野，錢太真發句狂言，便誰也逃不出我追魂奪命的十二金錢之外！」

萬心玄心中暗笑，故意裝得一本正經地，目注錢太真道：「對方人數不少，怎好讓錢夫人偏勞，你只負責收拾柳延昭、秦文玉二人便可。」

錢太真聞言，連連點頭，向司馬霖揚眉笑道：「司馬會主，錢太真向你討椿差使，這柳延昭、秦文玉二人，若是敢來『小興安嶺九迴谷』，有所失禮，你便交給我錢太真予以打發！」

司馬霖道：「好，好，就請錢夫人對此事偏勞……」

萬心玄見自己輕輕巧巧地，便替錢太真拉了兩名厲害對手，心中方在暗自得意，錢太真已投過兩道彷彿極爲深沉、也彷佛具有極高智慧的目光，向萬心玄含笑說道：「萬兄，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關於這柳延昭、秦文玉的底細方面，還要向你請教請教。」

萬心玄是極爲刁惡之人，原意就在想使錢太真出出洋相，怎肯多言指點？遂搖了搖頭說道：「對不起，我是僅知其名，不詳其人，恐怕無法對錢夫人提供甚麼重大資料……」

錢太真笑道：「我倒有一些資料，只恐是道聽途說，未必正確，方想在萬兄台前，求證求證！」

萬心玄暗又一驚，錢太真已帶着滿面笑容，緩緩說道：「我聽說秦文玉是個棄嬰，自幼被一武林奇人，拾養撫教，天資穎悟，長成後，花容月貌，技藝不凡，年歲雖輕，已列名一流高手，是當代年輕俊彥『武林七雄』中的『巾幗之雄』！」

萬心玄愧然嘆道：「錢夫人耳目靈通，你所知道的秦文玉，比我詳細多了！」

錢太真端起酒盃，徐徐啜了兩口，又向萬心玄笑道：「至於柳延昭，雖亦宗派如謎，但本領方面，可能比秦文玉還要强上一籌？此人在『芒碭山』，曾獨斷八寇四大凶，得號『乾坤聖手，四海游龍』，金剛寨大會上，也出盡鋒頭，縱然火候難及萬兄，已不在司馬會主的得意門徒，而兼義女的司馬少會主之下了！」

司馬霖「哦」了一聲，臉上微現驚奇神色說道：「此人竟有這高修爲，並已與玉兒交過手麼？想是戚總堂主遠道歸來，又有事外出，行色太以匆匆，未把事情報我知曉。」

萬心玄想不到錢太真見聞如此廣濶，這一來，自己捉弄她的存心，豈不昭然若揭，臉上訕訕，有點不好意思！

錢太真看他一眼，含笑說道：「萬兄，錢太真忝居『七煞』之一，不能過份窩囊，才挽弓挽强地，承担應付柳延昭、秦文玉二人，這樣說來，我那野參雪貂，金葉明珠，以及即將到手的一粒『三目藍蛇』胆，不能算是白揀便宜了吧？」

由於對方詞鋒太利，咄咄逼人，萬心玄不禁有點老羞成怒，從鼻中「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應付人人都會，要能周到圓滑，或是乾淨俐落，才算本領！錢夫人倘將柳延昭、秦文玉除去，或令臣服『尊天會』，我請司馬老人家再奉上十倍酬贈！」

他的言語中業已微帶火氣，錢太真却仍滿面笑容說道：「萬兄怎把柳延昭、秦文玉看得那等厲害？難道你這威震八荒的『瀟洒殺手，玉面人屠』，竟吃過『四海游龍，乾坤聖手』的苦頭不成？」

這幾句問話，鋒利如針，恰好扎中了萬心玄的痛處！

萬心玄臉上一紅，劍眉方剔，司馬霖忽然含笑說道：「我今日飲得太多，已有點不勝酒力，錢夫人，我們去取那粒『三目藍蛇』的蛇胆好嗎？」

這位「黑白天尊」，畢竟身爲「尊天會主」，統率羣豪，經驗老到，他發現萬心玄與錢太真二人，互相鬥氣，各不相讓地，似要弄僵，遂趕緊打個圓場，設法把話題轉往另一方面。

但就在此時，空中鴿鈴又響，司馬霖不禁微愕，自語說道：「咦，又有甚麼急事？……」

話猶未了，亭外值役弟子，已持着一份飛鴿密報呈上。

司馬霖接過看畢，慰然含笑地，拈鬚點頭說道：「哦，原來這兩件事兒，都是好事，一件是『七煞』中的『酒煞』『金杯追魂』東方白已隨戚總堂主，來投本會，另一件是玉兒正騎着她最心愛的『照夜玉獅子』馬，星夜趕回總壇……」

說至此處，先轉過臉兒，對萬心玄使了一個眼色，然後含笑緩緩說道：「玉兒這一回來，老弟的佳期在即，錢夫人已然允爲大媒，你應該好好對她奉敬奉敬，巴結一點！」

萬心玄懂得司馬霖這是暗示自己須加忍耐，莫在大敵未至前，自己人先行失和，不由暗生愧念，臉上一陣燥熱！

錢太真却大大方方地，「哈哈」一笑，向司馬霖搖手笑道：「不要緊，不要緊，司馬會主儘管放心，常言道得好：『新人上了床，媒人踢過牆』，在萬兄嘉禮之前，他最多和我抬抬槓兒，彼此閑極無聊地，逗上幾句而已！何況錢太真臉皮極厚，一向只要裏子，不要面子，若有實質好處，便要我唾面自乾，我也辦得到呢！」

萬心玄一向自詡風度翩翩，辯才無碍，但今日遇着這伶牙俐齒，忽眞忽假，忽捧忽損的「吝嗇夫人」錢太真，眞有點處處受制，相形見拙，被她弄得有點哭笑不得！

司馬霖覺得這正是收塲良機，遂與萬、錢二人，一同離開後園，回到前廳，並向萬心玄含笑說道：「萬老弟，走，我們陪同錢夫人，到寶庫之中，去取蛇胆。」

萬心玄因此身已屬「尊天會」嬌客，不妨避避「人財兩得」嫌疑，遂微一搖頭，軒眉笑道：「老人家與錢夫人去吧，我對黃白之物，從來不感興趣，適才也陪老人家飲得太多，想在靜室中，略爲歇息一下！」

司馬霖知道萬心玄不會再和自己客氣，遂點頭一笑，轉面囑咐手下，安排豐盛筵席，準備爲新來的「酒煞」東方白、「財煞」錢太真接風，並邀早已在「尊天會」中的「天煞」沙天行，「地煞」公孫智，「人煞」萬心玄，一齊暢飲。

在起身前往寶庫，進入一條異常隱秘、別無外人的長長甬道之際，錢太真突向司馬霖問道：「司馬會主，令義女的芳名是……」

司馬霖接口道：「她叫司馬玉嬌，但在會中却作男裝，屬下也稱之爲『少會主』，遂又名司馬玉人……」

錢太真「咦」了一聲，微帶詫色，又復問道：「既是義女，怎又與會主同姓？玉嬌姑娘是改姓結契？還是事有凑巧，本來也……」

司馬霖笑道：「事情是這樣的，玉兒是個棄嬰，自幼便被我收養撫教，根本不知道本來姓氏，遂索性就隨姓司馬。」

錢太真道：「玉嬌姑娘與萬心玄兄的這段艮緣，是他們相互傾心，自行締結？還是……」

司馬霖不等錢太真往下再問，便自接口笑道：「錢夫人一向料事如見，但這回却猜錯了，玉兒這項婚事，是由我做主，她和萬老弟連面還沒有見過。」

錢太真聽得司馬霖這樣說法，嘴角微掀，似乎欲言又止。

司馬霖身爲一會之主，有雄霸武林之心，自亦智慧過人，反應敏捷，見了錢太真這副神情，立即問道：「錢夫人，你是有何話兒想說，不必存其顧忌，儘管賜教就是！」

錢太真道：「我不知道司馬會主的這段婚約訂立，會不會稍嫌魯莽？……」

司馬霖微吃一驚，目注錢太真，急急加以追問道：「錢夫人何出此言？難道萬老弟有甚麼重大缺點？」

錢太真搖頭笑道：「那倒不是，萬心玄兒文武無敵，風度翩翩，除了下手太狠一些，作事不肯積德外，挑不出甚麼缺點，我是覺得玉嬌姑娘江湖遊俠，年屆摽梅，又必然是副美人胎子，花前月下，難免已意中有人，司馬會主這一强爲作主，萬一拆散鴛鴦……」

司馬霖變色道：「錢夫人可是在江湖中聽過甚麼傳言？……」

錢太真搖頭道：「我與玉嬌姑娘，互昧生平，傳言亦未聽過，這……是由想像之中……」

司馬霖透了一口氣兒笑道：「一來，玉兒眼高於頂，相當氣傲，對一般男子，都看不上眼，不至於在外另有私情，二來，萬心玄老弟風神絕世，文武兩途，均屬當世翹楚，我認爲玉兒在見了萬老弟後，不會反對我替她作主的這椿婚事。」

錢太真笑道：「沒有波折就好，佳人絕代，君子好逑，我是樂於喝這碗冬瓜湯的。」

司馬霖被錢太真這一提醒，想起日前自己主訂這項婚約時，司馬玉嬌曾加反對，不禁又雙眉微蹙說道：「不過，我對玉兒，平日過份寵愛，以致在性格上略有驕縱，萬一她……」

說至此處，微覺語意滯澀，錢太真遂接口笑道：「司馬會主放心，錢太真已受重禮，身爲媒人，我定會竭盡口舌，在可能範圍，帮你把萬心玄兒，收爲東床嬌客就是。」

說話之間，走完甬道，到了寶庫的兩扇厚重鐵門之前。

既稱「寶庫」，自然警戒森嚴，但所有人力警戒，均在外圍，進入甬道後，却已一人不見。

這兩扇鐵門，看去厚重異常，門上一左一右，裝有兩具可以轉動的數字機鈕。門前一丈，地舖方磚，磚分紅，黑，白三色。

錢太真一見之下，便向司馬霖面含微笑說道：「司馬會主眞是締業艱難，這座寶庫外圍，警戒已極嚴密，內部並設有巧妙機關……」

司馬霖笑道：「錢夫人猜得不錯，請隨我行動，專走紅色方磚，黑白二色，千萬不可落足！」

錢太真點頭笑諾，兩人到得門前，司馬霖爲了收買人心，對錢太真毫不避忌，先把門上機鈕，旋至左九右六位置，然後再左旋六轉，右旋九轉。

這「六」「九」之數旋畢，厚重鐵門內，便發出「格」的一聲輕響。

司馬霖微凝眞力，伸手一推，鐵門便緩緩向內開啓。

原來這鐵門竟厚達尺許，自然十分堅固沉重！

門兒才啓，兩個全身披掛的金甲武士，便自一左一右地，躬身側立，似是迎人入室。

錢太真起初還未發覺，但經目光一注，才失聲說道：「呀，這是假的機械人，可作得眞像……」

司馬霖笑道：「不單酷似眞人，並還藏有極厲害的殺人手段！」

說完，便向那兩名機械金甲武士身後石壁上兩個紅色圓點，隔空吐勁，各自點

了一指……

錢太眞道：「司馬會主此擧何意？」

司馬霖笑道：「經這隔空一點之後，才可通行，否則，只一貿然擧步，兩具金甲武士，便會雙雙攻擊，包括全身上下，共有三十二件武器，極難有效抵禦！」

錢太眞嘆道：「這種想法，可稱奇巧，不知底細的外賊，若是擅入寶庫，非立刻現形，身遭慘禍不可！」

她目光注處，見門內仍是甬道，丈外一間石室，半圓形的拱門之中，閃射出誘人已極的珠光寶氣！

錢太眞指着地上的紅、黑、白三色方磚，含笑問道：「請教司馬會主，這方磚如何走法？是否仍挑紅色落足？」

司馬霖道：「恰巧相反，門外須挑紅色，門內則須避紅色，專走黑白二色，並須足點磚心，輕輕着力。」

錢太眞既屬驪珠，自然隨定司馬霖通行無碍。

到了半圓形的拱門之外，司馬霖含笑說道：「至此已毫無機關，錢夫人既有愛貨之癖，可以隨意把玩賞鑒的了！」

錢太眞聞言搶步，一進那半圓形的拱門，口中「呀」的一聲，人便呆住。

原來這間石室不小，方廣足有數丈，除了少許空間外，幾乎堆滿了金銀珠寶。

尤其是那些嵌在壁間的「多寶格」內，都是些趙璧隋珠，名劍靈藥等價值遠超金銀俗物的罕世精品！

司馬霖看了錢太眞的呆呆失神之狀，向她含笑問道：「錢夫人，你號稱『財煞』，風聞也擁有一座寶庫……」

錢太眞那因過於吝嗇，缺乏營養的蒼白雙頰之上，起了一陣淡淡紅霞，連連搖頭地，媿然笑道：「我是個人居積，那裏能夠與司馬會主這等收羅關東財富的霸世之資，互相比擬？窶人之世，與鄧通之庫，相去似天壤了！」

司馬霖心中也頗得意，但口中卻仍謙虛地，含笑說道：「錢夫人太謙冲了，東方白兄，可能已到，我們取了那『三目藍蛇』蛇胆，便同赴你和東方白兄的接風宴吧！」

話畢，走到南壁的「多寶格」上，取了一隻極精緻的藍色玉瓶，向錢太眞遞去，並含笑說道：「錢夫人，這就是『三目藍蛇』蛇胆，經以藥酒泡存，可以久置不壞，你看看這庫中若有甚麼中意之物，不妨再取上兩件。」

錢太眞接過玉瓶，道過謝後，卻含笑搖頭說道：「江湖之人，最貴上路，錢太眞新來伊始，受惠已多，雖有愛貨之癖，也不敢多貪份外之物，倘若我能爲『尊天會』略建功勛，請再司馬會主論功行賞便了！」

司馬霖聽她這樣說法，不禁對這位「吝嗇夫人」，添了不少良好印象。

出了寶庫，到得前廳，極豐盛的接風筵席，業已備好。

那位「金杯追魂」東方白，也已由他昔日老友「九爪鷹王」戚九淵陪同到達。

由於東方白在途中曾與司馬玉人暨戚如山，曾起衝突，並中奇毒，故而遠來「小輿安嶺」，並非輸誠投靠，與「尊天會」合作，而是含有尋釁問罪之意。

但偏巧「九爪鷹王」戚九淵自外歸壇，途中巧遇，一再婉言解釋，把錯誤全推在身爲後輩的「花花太歲」戚如山身上，東方白也就盛怒稍平，不好意思過份追究！加上進入「九迴谷」，發現「尊天會」果然財雄勢大，頗有幾分武林霸者氣象，東方白更覺意動，暗有就此生根之念。

進了大廳，除了盛筵，並有嘉客，武林中天南地北，一向難得聚合的七煞之中，竟有「天煞」沙天行，「地煞」公孫智，「人煞」萬心玄在座，並聞「財煞」錢太眞，正隨會主「黑白天尊」司馬霖，入庫取寶，越發令東方白爲之驚異不止。

「天、地、人、酒」四煞之間，有的已曾見過，有的尚屬初識，一陣寒暄過後，司馬霖與錢太眞也自來到，一同入席。

因東方白新到，遂由萬心玄推他坐了首席，司馬霖見羣豪畢集，霸業將成，心中十分高興，向戚九淵笑道：「戚總堂主，東方兄是酒中之伯，若無美酒，怎欵嘉賓？所設筵席，菜餚還過得去，酒卻嫌俗，你叫他們換一換吧！」

戚九淵笑道：「會主要換甚麼酒？莫非想把本會在中原正式開派，懾服各門，所準備的……」

司馬霖先行點了點頭，又復搖了搖手，含笑說道：「今夕只欵嘉賓，不談武林俗事，那種『香雪萬春釀』，釀藏已達卅年，風味相當不錯，便令他們取幾罈來，大家嚐一嚐新吧！」

東方白撫掌笑道：「好酒，好酒，這『香雪萬春釀』的名兒亦美，一聽便知可能是以隔年梅枝積雪，加上春來新發萬花，醞製久貯而成，這種酒兒醇香淡雋，雖易入口，卻有後勁，喝醉了不易醒呢！」

司馬霖對他投過一瞥驚佩眼色，點頭含笑說道：「東方兄眞是杜康知音，聞名知性，說得絲毫不錯，這種酒兒，你大概能喝多少呢？」

東方白道：「三十斤以下，不會有甚酒意，四十斤左右，略有微醺，若能醉酡惡境，大概非要五十斤以上不可……」

司馬霖聽得「哎呀」一聲，向東方白豎起右手拇指讚道：「海量，海量，要五十斤以上，才會到醉酡惡境……」

話方至此，在座諸人，不禁眉頭深蹙，全覺一怔。

因爲東方白適才已說過一次「醉酡惡境」之語，但在司馬霖第二次重述這「醉酡惡境」時，居然有人遠遠作歌，歌詞並明顯流露出反駁譏刺之意。

那歌聲是從這依山而建的大廳外的一片翠竹林中傳來，唱的是：「誰說醉酡惡，醉酡意境高，金銀若糞土，天地是兒曹。黑白何須論，身心不必勞，世間人慾客，幾個識醉酡？」

司馬霖把臉色一沉，目注戚九淵，冷然說道：「戚總堂主，『尊天會』何必再爭霸中原？這『九迴谷』的總壇中樞，除了諸堂執事，並有精妙陣法安排，怎會成了任人出入之境？」

戚九淵身爲「總堂主」，不禁滿面通紅，向司馬霖抱拳一禮，立即出廳，施展他威震北六省的「神鷹身法」，撲向歌聲來處。

「吝嗇夫人」錢太眞突然發ㄓ「噗嗤

」一笑！

司馬霖道：「錢夫人笑些甚麼？」

錢太眞笑道：「我笑這作歌人頗富急智，隨口編首歌兒，表面是嚮往『醉酡』，其實，卻把我們在座諸人，一齊罵在其內！」

「天台野叟」沙天行不僅功力最弱，心智方面，在這羣人中，也比較遲鈍，聞言詫道：「罵了我們？此話怎講？」

錢太眞首先指着自己的鼻頭，苦笑一聲，緩緩說道：「『誰說醉酡惡，醉酡意境高！』屬於起句，不必參詳，第三句『金銀若糞土』，便首先把我這貪金好銀的『財煞』罵得宛若糞土，一文不值……」

沙天行再怎遲鈍，也被她提醒，叫聲「哎呀」，怫然說道：「依此類推，第四句『天地是兒曹』，可把人罵得苦了，我沙天行和公孫智兄『天地雙煞』，豈不成了作歌人的後生下輩？」

錢太眞笑道：「第五句『黑白何須論』，是藐視『黑白天尊』司馬會主，第六句『身心不必勞』，是諷刺『尊天會』，莫期霸業……」

語音至此略頓，目光斜注，看着萬心玄，揚眉笑道：「至於結句前的第七句『世間人慾客』，顯然便是對萬心玄兄的非薄之詞……」

東方白怒道：「此人眞可惡，他編了這首歌兒，果然把我們一齊罵在其內！」

錢太眞看了東方白一眼，面含微笑地，搖頭說道：「別人可以恨他，東方兄卻屬例外，因爲他罵遍在座諸人，單單不曾罵你！」

東方白仔細一想，八句詩兒中，果然沒有半句刺傷自己，不禁好生疑惑地，向錢太眞詫聲說道：「錢夫人說得不錯，但這人爲何對東方白單獨客氣？」

錢太眞道：「我起初也覺奇怪，但細一推想，便想出了其中理由……」

東方白臉上一熱，微含怒意地，目注錢太眞道：「錢夫人莫非以爲那作歌之人，竟是我的朋友？……」

錢太眞連連搖手，截斷東方白的話頭，含笑說道：「東方兄切莫誤會，那人不會是你朋友，但你們卻是同道！」

東方白惑然道：「同道？錢夫人莫用玄機，請解釋得明白一些，否則，東方白落了嫌疑，在司馬會主所設的接風盛筵之上，便如處針氈，坐不住了！」

錢太眞笑道：「其中毫無玄機，你是『酒煞』，他愛醉酡，均係酷嗜杜康，如何不算『同道』？換句話說，他若罵你，便等於罵他自己，所以在座諸人，無不被罵得鼻青臉腫，只有東方兄一人，屬於例外！」

東方白聽錢太眞分析得頭頭是道，這才一抱雙拳，表示佩服地，向她含笑說道：「錢夫人析理入微，令人敬佩，你既慧眼高懸，看不看得出這作歌人的來歷？」

錢太眞笑了一笑，轉過臉兒，目注那臉上怒容未斂的「黑白天尊」司馬霖道：「司馬會主，你認爲在林內作歌之人，會不會是在武林中絕跡甚久，且曾享盛名，『一仙三絕』之中的『醉酡道士』？」

司馬霖冷冷「哼」了一聲，向錢太眞頷首說道：「我的看法，與錢夫人完全相同，心中也希望是他，因爲『尊天會』的酒囊飯袋，攔不住『一仙三絕』那等世外高人，猶有可說，否則，這個臉面，可就丟得大了！」

羣邪中最深沉冷靜的「瀟洒殺手笑面人屠」萬心玄，淡淡一笑說道：「老人家不必把一時榮辱，看得太重，誰能完成霸業，睥睨宇內，統馭羣豪，誰才是眞正高明的强中强手……」

說至此處，目光遙注地，又自軒眉微笑說道：「戚總堂主回來了，那作歌人究竟是誰，立可獲得分曉。」

果然，「九爪鷹王」戚九淵，仍是以他那身相當高明，足稱當世武林中一家絕學的「神鷹身法」自牆外飛回。

但司馬霖目光才注，便從戚九淵神色以上，看出他不會有多大收穫。不禁把長眉略皺，發話問道：「戚總堂主，你聞歌飛身，多半去遲一步，但不知可曾見着那作歌之人，是何形相？」

戚九淵滿面慚愧神色，向司馬霖躬身陪笑說道：「那作歌人身法太快，屬下追之不及，只彷彿看見他頭上梳的道髻，身上所穿，也是件灰色道袍，卻不知是三清門下的那個雜毛而已！」

司馬霖嘆道：「此事被錢夫人完全料中，那廝既作道裝，定是『一仙三絕』之內，久未在江湖走動的『醉酡道士』！」

戚九淵曾爲北六省綠林總魁，自然熟知「一仙三絕」威力。

因此，他聽得適才自己所追之人，竟是「醉酡道士」，不禁面現驚色。

司馬霖因事已過去，遂向戚九淵含笑說道：「戚總堂主快命他們到酒窖之中，去取『香雪萬春釀』，莫要爲了這點小事，致掃諸位酒興……」

他頓住話頭，目注「璇璣狂士」公孫智，含笑說道：「公孫兄，少時美酒取到，我要對你特別把敬三杯！」

公孫智知曉司馬霖必有所爲，眼珠略轉，揚眉笑道：「司馬會主有何差遣？是不是要我在『九迴谷』中，予以加强，或佈置甚麼新的陣法？」

司馬霖苦笑道：「『九迴谷』的入谷之初，總壇『白虎門』外，以及寶庫之前，共有三道陣法，司馬霖原先還以爲頗具神妙，如今被醉酡道士這一隨意出入，才知半文不值，想請公孫兄費點心了……」

公孫智笑道：「我雖一向嗜好奇門遁甲等璇璣之學，卻自知胸羅甚淺，未必攔得住眞正高人？但既承司馬會主付托，必盡所能，一竭駑鈍，期望至少能令陌生人，稍碍手脚，有益防禦就是！」

司馬霖聞言，目注戚九淵道：「戚總堂主，宴後你便奉陪公孫兄視察三處陣地，傳諭工匠暨各個崗哨弟子，如何改進？如何加强，悉聽公孫兄的指揮擘劃！」

戚九淵抱拳躬身，諾諾遵命。

司馬霖又向「吝嗇夫人」錢太眞拱手笑道：「錢夫人，我也有重任相托……」

錢太眞搖手道：「司馬會主，我可不懂奇門遁甲，不通星躔璇璣，沒有甚麼鬼神不測奧妙，最多只精曉一些歛貨貪財的居積之術而已……」

司馬霖笑道：「我發現錢夫人見識高遠，心細如髮，想請妳担任『尊天會』的

軍師高職，並兼任『錢糧總管』……」

錢太貞滿面興奮神色，「哎呀」一聲，微驚說道：「『錢糧總管』乃是肥差，幹上一年半載，準可撈得幾文！但『軍師』一職，却地位太高，我……我有點當不起呢！」

萬心玄知曉司馬霖不惜以要職高位，籠絡人心，遂在旁笑道：「錢夫人何必太謙，我一見你後，便甚欽服，司馬老人家禮賢下士，除對你特殊之外，連我們這『天地人酒』四煞，以及巳派專人邀請，尚未到達的『氣煞』廉不和、『色煞』玉嬌娃，也決定一併聘為『供奉』，地位相當清高，和你這『軍師』而兼『錢糧總管』的實權人物，足以分庭抗禮的了！」

錢太貞道：「好，司馬會主既如此看重『七煞』，我們便恭敬不如從命，錢太貞既任軍師，先貢蒭蕘，我要想個法兒，把廉不和、玉嬌娃儘快弄來，『七煞』尊天，『黑白』無敵，縱然『一仙三絕』，齊出江湖，我們也足可和他們收手一鬥的了！」

司馬霖大喜問道：「錢夫人有何妙策，能令廉不和兄，與玉嬌娃姑娘，儘快到來？」

錢太貞因這時「尊天會」的侍應弟子，已把那「香雪萬春釀」取來，遂舉杯嚐新地，飲了一口，失聲讚道：「好酒，香醇冷雋，沁人心脾，眞是罕世好酒……」

語音微頓，側顧那位號稱「酒煞」的「金杯追魂」東方白道：「東方兄，司馬會主以這『香雪萬春釀』待客，對你來說，是不是極佳禮物？」

東方白連連點頭，並自動連連傾盃地，狂笑答道：「何止『極佳』，贈『財煞』以珠寶，欵『酒煞』以佳釀，應該說是『最佳禮物』！」

錢太貞目注司馬霖，微微一笑揚眉說道：「司馬會主聽見沒有？處事之道，攻心最佳，對於『霹靂火』廉不和、『天魔玉女』玉嬌娃等『氣、色』二煞的號召方法，最好便是利用『氣』『色』二字！」

他在揚眉，司馬霖却在皺眉，略現躊躇，苦笑說道：「這『氣』『色』二字，恐……恐怕不……不太容易運用……」

錢太貞笑道：「不難，不難，從歷史上看，廉頗器量狹隘，與趙相藺相如曾為死對頭，『霹靂火』廉不和既出江湖，若是聽得這『小興安嶺』的『九迴谷』中，有位『屈秦辯士』蓋相如時，定會不請自來，要和『蓋相如』鬥上一鬥！」

司馬霖替她持壺斟滿，錢太貞眉飛色舞，又復笑道：「『天魔玉女』玉嬌娃，既稱『色煞』，必然自矜絕色，她若知曉此處有位色冠天下的『乾坤玉女』玉嬌娥時，包管也會刻意打扮地，來和她比上一比！」

司馬霖苦笑道：「錢夫人說得雖極有理，但這『屈秦辯士』蓋相如，和『乾坤玉女』玉嬌娥二人，又到那裏去找？」

萬心玄笑道：「這二人乃是虛構，老人家只要派遣手下，在江湖中散佈傳言，便等於是漫天撒下金絲網，那怕魚兒不上鈎了？」

錢太貞道：「他們一來，事便好辦，廉不和若是好鬥，我們『天、地、酒、財』四煞，誰不能接他三五百招，包使他鬥得過癮……」

眼光瞟處，向萬心玄舉杯笑道：「至於籠絡『色煞』，更復好辦，萬兄是位極現成氣煞潘安，妒煞衞玠的美男子，俏英雄！玉嬌娥見了你時，包管不再想與玉嬌娥比其顏色，而只想和你卿卿我我，誓海盟山！但……」

她頓住話頭，轉對司馬霖笑道：「但我們那位司馬少會主，若因此打翻了醋罎子時，司馬老會主却得替我這狗頭軍師，担待担待！」

司馬霖「哈哈」一笑，舉盃四望地，軒眉說道：「錢夫人智慧超羣，高明無比，『尊天會』深慶得人，諸位應該同賀一杯！」

就在他們觥籌交錯，喝得興高采烈之際，突見前谷的夜空之中，飛起了三道旗火……

錢太貞目光遙注，向坐在她身邊的司馬霖，低聲問道：「旗火連升，必非無故，這是甚麼緊張訊號？難道有強敵來犯不成？……」

司馬霖笑道：「不是有敵來犯，是玉兒回轉總壇，前谷執事知道我曾以『銀管傳書』，急於找她，遂先用旗火報訊。」

錢太貞笑道：「恭喜，恭喜，司馬會主諸喜齊臨，羣豪輔弼，這『黑白同尊』的武林霸主之位，顯然業已坐穩，我要賀你一杯……」

舉杯之時，望着萬心玄道：「萬兄，一齊來，司馬少會主既回總壇，你的吉期巳近，雀屏中選，跨鳳乘龍，要對我這媒人，好好準備一份花紅厚禮才好！」

萬心玄久聞司馬玉嬌具有天人姿色，自然滿面笑容，舉杯說道：「錢夫人放心，你的這份媒禮，我絕不吝嗇，打算贈以『大荒三寶』之一！」

錢太貞聽得驚喜萬分地，目注萬心玄，急急問道：「萬兄，你大概不至於讓我這身為大媒之人，吃個空心湯糰吧？你打算給我『大荒三寶』之中的那一件呢？」

萬心玄笑道：「錢夫人見聞極博，你知不知道所謂『大荒三寶』，是些甚麼東西？」

錢太貞頷首道：「知道，知道，是你兩位恩師的兩樁獨門震世武學，『混沌神功』，『玄陰煞手』，和一十三塊『護穴溫涼鐵玉』！」

萬心玄想不到錢太貞對答如流，居然如數家珍，不禁對她一挑大拇指，失聲稱讚說道：「這是我『大荒』一派的極高秘密，錢夫人能說得絲毫不錯，委實太以難得……」

他邊說邊自端起酒杯，飲了兩口，含笑又道：「錢夫人在這『大荒三寶』中，可以任選一樣，但話要事先說明，假如你想要『護穴溫涼鐵玉』，我却不能悉數相贈，最多只能給你三塊！」

錢太貞把嘴角微微一撇，淡然說道：「僅肯給我三塊，有甚意思？遮得了前胸，遮不了後背……」

萬心玄正色接道：「三塊『溫涼鐵玉』，價值巳奚止萬金？錢夫人請想，你在前胸『將台』『十坎』，以及後背『脊心穴』上，各佩一枚，縱然逢上罕世高手，多半也可性命無虞，度過一次刦數！」

錢太貞皺眉道：「萬兄，你逗死我了，使我既想要那寶玉，又想學那兩樁罕世神功……」

萬心玄搖頭笑道：「錢夫人不可貪多，這不是金銀俗物，你只可選擇一樣！」

錢太貞沉思有頃，實似下了莫大決心，目閃神光，朗聲說道：「我要三塊護穴溫涼寶玉，萬兄是不是馬上給我？……」

「金杯追魂」東方白聽得錢太貞這樣說法，向她含笑問道：「錢夫人，『混沌神功』與『玄陰煞手』，是威力神妙無儔的秘傳罕世絕學，堪稱武林人物的夢想瑰寶，你怎麼不加選擇，只要三塊玉呢？」

錢太貞笑道：「東方兄有所不知，凡屬神功絕藝，最好自幼着手，並不斷克苦鍛鍊，否則難有大成，何況，我錢太貞是個財迷，只想做個『大財主』，並無霸視武林的太高權力慾望，不如捨難就易，要三塊可以護穴防身的『溫涼鐵玉』，或許可以幫我在遇上重大災厄時，度過刦數，多活幾年，多享受一些摩挲珍寶的自得之樂！」

語音至此，突然伸手指向萬心玄微微一笑說道：「萬兄，別的事兒，都可欠帳，但謝媒大禮，却必須現錢現貨，才會吉祥！玉姑娘就要到了，你若要我多多美言幾句……」

萬心玄早巳伸手到內衣之中，摸索準備，不等錢太貞往下再說，便摸出三枚寸許方圓的黑色玉片，遞向錢太貞道：「錢夫人，這就是『太荒三寶』之一的『溫涼鐵玉』，你只消……」

錢太貞笑吟吟地接過「溫涼鐵玉」，點頭笑道：「萬兄不必再解釋了，我知道這『溫涼鐵玉』，具有吸力，只消貼肉，方可黏牢護穴，任憑再强的指力掌力，也無法透玉傷人，我這趟『九迴谷』之行，不單作了『尊天會』的軍師兼錢糧總管，又得了好幾件稀世寶物，眞是吉利巳極，太美妙了！」

就在她「太美妙了」一語才出之際，廳中羣豪，全覺眼前一亮！

不是燈光加强，不是空中閃電，使羣豪全覺眼前一亮，是有人從廳外走入。

這是一位風采奪目的白衣少年，瀟洒、漂亮、英挺，均兼而有之，若想用句籠統讚語，便恰好正是錢太貞剛剛出口的「太美妙了」四字！

當然，不問可知，這位風神美極的白衣少年，就是剛剛回轉總壇，經常易釵而弁的司馬少會主。

故而，羣豪之中的「瀟洒殺手笑面人屠」萬心玄，看得特別心內怦怦，兩眼發直！

司馬玉嬌入廳後，便搶步走到司馬霖的面前，恭施一禮，含笑說道：「義父安泰！」

司馬霖擺手笑道：「玉兒少禮，我來為你引見這位新近來此，並巳答允參與本會的特別貴賓……。」

司馬玉嬌道：「義父也慢引見，玉兒在回轉總壇途中，曾大胆妄為地，作了一樁極為擅專之事，敬請義父加罪，玉兒甘心領責，萬死不辭。」

任憑司馬霖再怎英明蓋世，足以領導羣豪，他也想不出司馬玉嬌這當衆請罪之舉，是作了甚麼事兒？自然「哈哈」一笑，溫言說道：「玉兒，說那裏話來？你雖是我螟蛉，其實情同骨肉，慢說你素來聰明穩重，不會作甚錯事，便算你當眞闖下了甚麼滔天大禍，也有作義父的，替你担待……」

司馬玉嬌聽了司馬霖這麼一說，臉上笑容益發開朗地目光一掃座上諸豪，揚眉說道：「義父既說這幾位均巳應允參與本會，則便不算貴賓，應該是自己人了！」

司馬霖心情十分愉快地，拈鬚微笑，頷首說道：「對，對，大家業巳成了一家人，我來向玉兒引見……」

他因只有錢太貞是女子，又正好坐在自己身邊，遂首先引介道：「這位是『吝嗇夫人』錢太貞，錢夫人善於理財，更極足智多謀，我巳聘任為『尊天會』的軍師，並兼領錢糧總管！」

司馬玉嬌抱拳笑道：「久仰，久仰，能者多勞，錢夫人以後要對我多多指導一點！」

錢太貞自然一番謙遜，司馬霖遂又順序為「天台野叟」沙天行、「璇璣狂士」公孫智、「金杯追魂」東方白依次介紹，因萬心玄與錢太貞是一左一右站在司馬霖的兩側，遂成為最後一位被介紹的人物。

引介到東方白時，司馬玉嬌特別深施一禮，陪笑說道：「東方供奉如今巳成為自己人，尚請原諒我……」

東方白笑道：「少會主不必說了，途中之事，只是彼此的一時意氣……」

司馬霖聽得方自向司馬玉嬌愕然看了一眼，司馬玉嬌巳將酒肆烘杯之事，約略禀報，並含笑說道：「啓禀義父，玉兒身邊所帶獨門解藥，業巳用完，請義父給東方供奉一粒……」

東方白舉手連搖，向司馬玉嬌含笑發話道：「少會主不必為我討靈藥了，東方白的奇毒巳解！」

這兩句話兒，倒着實使司馬霖聽得一怔，目注東方白道：「東方供奉，你既中本會戚總堂主費盡苦心的特煉奇毒，又怎能在未獲獨門藥物之下，袪解的呢？」

東方白說道：「我認識一位罕世神醫，遂特意到他所隱居的『嶗山』，走了一趟……」

司馬霖問道：「這位神醫是誰？竟具有藥到回春的這大本領？」

東方白笑道：「他如今雖叫『醉貓』劉三，以前却享有盛名……」

司馬霖既想霸視武林，自然對所有江湖異士，均儘量探聽，胸羅極廣，聞言搖手笑道：「東方供奉慢點說出，我來猜上一猜，是不是當年號稱『千杯仙指冷扁鵲』的劉子丹？」

東方白好生佩服地，向司馬霖一翹右手姆指笑道：「司馬會主的見聞眞廣，猜得絲毫不錯，劉子丹與我鬥酒落敗，隱名『嶗山』，巳有不少年了……」

司馬霖聞言，向戚九淵投過一瞥目光，揚眉說道：「戚總堂主，本會意欲與各派羣豪，逐鹿中原，則爭鬥之間，傷毒難免，像『千杯仙指冷扁鵲』劉子丹這等技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罕世神醫，是渴需的人才，你不妨與東方供奉，仔細研究一下

，有沒有甚麼爭取對策？」

東方白果然極愛那「香雪萬春醺」，一面不住傾盃，一面目光略掃錢太眞，向司馬霖笑道：「司馬會主找錯人了，你應該請錢大軍師，運籌帷幄！」

這兩句話兒，既像是對錢太眞揄揚捧場，又像是有點吃味諷刺？……

錢太眞居然當仁不讓地，笑了一笑，點頭說道：「好，我就來出個餿主意，請司馬會主先命人燒製一隻特巨酒罈，罈中裝滿『香雪萬春醺』等罕世美酒，由東方供奉，運往嶗山，謝他贈藥之德，並續行昔年鬥酒，劉子丹佳釀在目，舊愧在心，定然不甘推辭，必被酒量蓋世無敵的東方供奉，灌得醺醺大醉，那時，將他裝入巨罈，飛車上路，並繼續不斷加以供應，等他從沉沉醉鄉中，一夢醒來，業已身在『小興安嶺九迴谷』了……」

別人聽來，覺得錢太眞似乎在說笑話，但東方白却聽得眉飛色舞地，撫掌笑道：「妙計，妙計，大概除了把他灌醉，裝入酒罈以外，決無其他方法，可以使劉子丹離開『嶗山』，而要他甘心痛飲之酒也必須『香雪萬春醺』，能夠陪他同飲，把他灌醉之人，更非我東方白不可！」

司馬霖向戚九淵笑道：「戚總堂主，錢夫人既獻妙策，便偏勞東方供奉，依計而行，你負責籌備一切需用之物，只等巨罈製好，便立即啓程！」

戚九淵唯唯應諾，司馬霖又擧手輕拍坐在自己身側的萬心玄的肩頭，向司馬玉嬌笑道：「玉兒，這位便是被武林評定爲當世年輕人物中，第一高手，深得『大荒二老』眞傳的萬心玄老弟。」

他因萬心玄的「瀟洒殺手笑面人屠」外號，有點陰險凶惡，不太好聽，遂特意在司馬玉嬌面前，避而不提。

司馬玉嬌頗爲大方地，向萬心玄含笑點了點頭，並立即斟了一杯酒兒，雙手合捧，目注司馬霖道：「義父剛才面允爲玉兒担待在外妄爲之事，玉兒感激萬分，謹奉酒爲謝！」

話完，便把那杯美酒，恭恭敬敬地，雙手捧了過去！

司馬霖本來已把這件事兒淡却，但聞言之下，却又復引起疑心，邊自接過美酒，邊自向司馬玉嬌問道：「玉兒，你……你究竟作了甚麼事兒？」

司馬玉嬌笑了一笑，但笑容在嫣然中，却帶有一些極難察覺的悽慘意味，目光毫不畏縮，直視司馬霖，緩緩說道：「在玉兒尚未稟明所爲之事以前，有幾句直言，想先行稟陳義父！」

司馬霖越發驚奇地，「咦」了一聲，愕然說道：「玉兒，你怎麼了？你我之間，還有甚麼不能明言乎？」

司馬玉嬌遂侃然陳言，把自己外出所見「尊天會」招收太濫，良莠不齊，所作所爲，已爲武林人物側目等情，坦白說了一遍，並奉勸司馬霖能泯却爭霸之心，否則，亦應細訂律規，嚴誡屬下，不許妄惡，要爭也須爭個仁義武林霸主。

司馬霖雄心勃勃，萬心玄等人，又紛紛推波助瀾，大扯風旗之下，萬想不了身爲「少會主」的司馬玉嬌，竟會來了一個犯顏一諫？

故而，他聽完話後，臉色已變，錢太眞極爲識趣地，在旁圓場笑道：「少會主句句忠言，不單司馬會主必然採納嘉納，連我們也會本身戒愼，兼善旁人，務期『尊天會』成爲一個威震江湖，並受人尊敬的良善組織！」

經錢太眞這樣一敲邊鼓，司馬霖只得撇過一旁地，目注司馬玉嬌問道：「玉兒，你向我再三謝罪請恕，必非尋常，你到底作了一些甚麼驚天動地事兒？」

司馬玉嬌早就抱着極大勇氣，回轉總壇，來見義父，如今見萬心玄在座，更知非下決心不可，遂牙關暗咬，先吸了一口長氣，把神情、語音，均放得極爲平淡，緩緩說道：「玉兒業已嫁人！」

這「嫁人」二字，宛若兩聲震響當頭的晴空霹靂！

這霹靂，使萬心玄爲之一怔，司馬霖也爲之一震，在座羣豪均知司馬霖爲萬心玄與司馬玉嬌已訂婚約的情況以下，也均爲之目瞪口呆？……

別人不便開口，司馬霖却不便不開口。他臉已通紅，本已激怒，但一來想起自己事前曾有不論何事均爲司馬玉嬌担待的諾言，二來平素已極爲寵愛的義女，從未對她有大聲叱責，遂强自把一口勃發怒氣，慢慢沉壓下去！

直等業已通紅的臉色，恢復正常，方對司馬玉嬌，看了一眼，眉頭深蹙問道：「玉兒你要嫁誰？」

他明知司馬玉嬌既然如此，心中必已另有情郎，但仍期望她能顧全大局，體會自己作難苦衷，而說出「萬心玄」三字。

司馬玉嬌如今神色完全鎭定，彷彿連泰山崩於前也毫無所懼地，揚眉朗聲，答了三個字兒。

三個字兒的字數不錯，但內容不對，不是司馬霖心中所期盼的「萬心玄」，而是曾被錢太眞推爲蓋代年輕高手，足與萬心玄互相頡頏的「柳延昭」！

這是第二聲晴空霹靂，除了使羣豪從目瞪口呆，加上面面相覷外，還造成了一紅一白！

紅的是剛剛被司馬霖壓制得慢慢退去的那片怒火，立時又飛上這位「尊天會主」雙頰。

白的是萬心玄那張俊臉，不單白，並白裏透青，更從青裏透出一股令人心懾的陰森殺氣！

司馬霖無法再忍耐了，猛然一拍桌案，沉聲說道：「不行，我不許你嫁給柳延昭……」

老會主已然激動，少會主依然平靜，司馬玉嬌神色如常地，淡淡說道：「不行也得行了，柳延昭與我已完花燭，義父請注意玉兒所稟報『業已嫁人』中的『業已』二字？」

這幾句話兒，等於是威勢更强的第三聲晴空霹靂！

「業已嫁人」，等於是說「木已成舟，米已成飯」！

這怎麼辦？怎麼對萬心玄？更怎麼對派人專迎，即將遠自大荒，前來參予這樁婚禮的「大荒逸士」西門缺，「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大荒二老」交代？……

（未完）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